





贅語

雲
後

螢窗異草一書，用意新穎，措詞雅潔，直可與蒲留仙聊齋誌異後先輝映。惟作者僅署長白浩歌子，不署真姓名，或疑爲尹六公子所撰。每篇之後，所刊隨園老人評語，閱者亦目爲僞託焉。

然著書之究爲何人，及評語之是否出於附會，皆可存而不論；而是書筆墨之風華典贍，要爲近代筆記中不可多得者，梅鶴山人原序所謂賢於見聞隨筆之語，信不虛也。

近日坊間印行之本，大都分爲四編，詳加披覽，初二三三編，篇篇尊聞闕主人原刊，其第四編，不特無隨園老人評語，且所取材料，拉雜乏味，似剪裁於各種報章，湊集而成者，續貂之譏，其何能免。

余故於初二三三編，悉爲刪點，略加批註，並蓋訂爲上下二卷，以清眉目而

便瀏覽。至其篇中有稍悖情理，或習見他書者，則甯從刪爰。不復列入。而第四編，則盡歸淘汰，刪削無餘，非敢私心自用，好事更張，強使昔人著作，不爲書賈所玷污，而克存其真云。

中華民國十九年，十二月，溧陽許慕義識。

原序

稗官有三：一說部，一院本，一雜記。而雜記又有二種，大儒之語錄不與焉。其搜求典墳，博覽載籍，引古證今，發爲偉論，非第爲詩文之助，直可羽翼子史，尙矣！其記載時事，傳述見聞，舒廣長之舌，鬪雕鏤之心，說鬼搜神，事不必問其虛實；探蹟靈隱，文不必嫌夫詭奇；仰齊諧爲譚宗，慕虞初而志續，如杜牧之寄託風情，李伯時摹繪玩具，亦足以消長日，卻睡魔，固不失雅人深致矣。世俗陋儒，胸無墨瀝，勸謂立言務黜浮華，以爲補救人心挽回風氣起見，則六經廿二史，聖賢遺訓，班班可攷，又何必如許迂腐陳言，狗尾續貂耶？客有以螢牕異草抄本見示，歎署長白浩歌子，未悉爲何時人，或稱爲尹六公子所著，顧隨園老人評語，的係附會，其書大旨，酷摹聊齋，新穎處駸駸乎升堂入室，雖有類小說家言，弗足爲文人典要，而以之消長日，卻睡魔，固無不可也。賢於近時所刻

見聞隨筆也，遠矣！尊聞閣主人仿聚珍板，刷印行世，間序於余，爰作質直語告之。嗚呼！凡人有心作有關繫文字，轉不若里巷歌謠，足以啓發心思，耐人尋味；斯言惟具性靈者，可與共印證耳。時

光緒二年，歲次丙子，端陽節，梅鶴山人序於海上鶴鵝一枝軒。

標點評註螢窗異草目錄

卷上

天寶遺跡	一	犬塔	四六
卜大功	四	田鳳翹	五〇
金三娘子	一一	劉天錫	五七
玉鏡夫人	一八	桃葉僊	六六
賈女	二五	馮孺	七一
桃花女子	三一	昔昔措措	七八
紅鞋	三二	溫玉	八五
翠衣國	三七	睡姬	九六
癡塔	四二	張仙	一〇〇
		守一女	一〇二

柳青卿	一〇四	化豕	一五四
珊瑚	一一〇	縫裳女	一五七
白衣菴	一一六	火龍	一五九
魂靈	一二六	青眉	一六一
妬禍	一二八	王秋泉	一七二
李念三	一三〇	胎異	一七四
菅氏	一三四	夏姬	一七六
假鬼	一三七	郎十八	一八二
銀鉞	一四〇	三生夢	一九一
贖殃	一四四	固安尼	一九六
落花島	一四六	無常鬼	二〇一
貨郎	一五一	蘇緒	二〇三

衛美人	二〇五	酒狂	二七七
苦節	二〇七	祝天翁	二八〇
狐媪	二一七	暢生	二八五
瀟湘公主	二一九	鏡中姬	二九一
紫玉	二二九	程黑二	二九四
古塚狐	二三五	拾翠	二九八
崔十三	二三七	小珍珠	三〇八
白雲叟	二四八	屍變	三一二
遼東客	二五五	黃灝	三一六
弱翠	二五八	徐小三	三二一
考勘司	二六五	花異	三二九
杜一鳴	二六八	鬼書生	三三〇

于成璧.....三三五

卷 下

綠綺.....一

癡狐.....六

燈下美人.....一一

梁少梅.....一六

定州獄.....二二

住住.....二八

仙濤.....三六

陸廚.....四二

豔梅.....四八

鼻煙.....六二

鏡兒.....六九

翠微娘子.....七九

徐之璧.....九一

女南柯.....九六

子都.....一〇七

大同妓.....一一一

鏡國夫大.....一二二

姜千里.....一一六

賽廊.....一二七

竊妻.....一三二

唐城隍.....一三四

智媼.....一三八

挑繡	一四〇	輿中人	二一七
田一桂	一五〇	詩妖	二二二
瀋陽女子	一六一	變鬼	二二五
晉陽生	一六五	續念秧	二二九
春雲	一七三	梅異	二四〇
隔江樓	一八四	童之杰	二四六
談易狐	一八六	楊秋娥	二五二
田再春	一八八	笑案	二六三
宜織	一九五	戲言	二六六
遺鈞	二一〇	銷魂獄	二六九
奇遇	二一二	訟疫	二七九
繡鳥	二一四	秦吉了	二八二

龍陽君……………二八七

苑公……………二九二

銀箏……………二九四

董文遇……………三〇〇

馬元芳……………三〇六

瓢下賊……………三〇九

蛇媒……………三一

續五通……………三一

又……………三一七

玉洞珠經……………三二一

阿玉……………三二三

鬪蟋蟀……………三二九

狐判官……………三三五

鬼無類……………三三七

秋露織雲……………三三九

蕭翠樓……………三五〇

虛京……………三五五

蘇瑁……………三五八

標點批註
螢窗異草 卷上

長白浩歌子著 武林隨園老人評 溧陽許慕義標點批註

天寶遺跡

匪類已覺
奇詭

世惟喜事
好奇饒有
胆識乃可
與冒險糶
幽彼畏意
怯懦者安
足語此

驪山之陰有石洞，其類曰：「天寶遺跡。」以石爲扉，堅不可破，人亦莫測其中所有。故明正統年間，門忽自裂，窺僅尺許，有芻蕘者見之，歸以語其鄉人劉瑞五，已則惴惴焉，未敢入也！瑞五幼讀書，性豪縱，有古俠士風。聞之，欣然欲往；乃約里中喜事而好奇，兼饒膽識者，共得五人，攜酒食獵具而行。至則山徑崎嶇，荆榛塞路，攀附而後上。及見洞口，白石磷磷然，滑膩光澤，如有人經行者；心竊異之！又行里許，始達其穴，由隙而窺之；其中窈沓而深黑，都無所覩。有怯者卽欲言旋，其勇怯半者，亦未敢言入。獨瑞五奮臂大呼曰：「不探此奇，歸有何趣？」乃篝火燃炬，踴躍以前，遂先入，繼之者又僅得三人。初入

非瑞五鬢
臂而入烏
知明皇與
貴妃尙有
此一雙佳
話也

，差可駢肩，漸深而能容駟馬。兩旁皆石壁，潔白晶瑩；以火燭之，髣髴如有繪畫。瑞五顧請衆曰：「境殊不惡！何怯爲？」益深入之，窮其奇。曲折數武，便得一門，其屏以青玉爲之，隸書數行，墨蹟猶新。衆以炬照而讀之，其略曰：「朕與妃子，每遇盛暑，避熱此間，共享洞天之福，於茲五年矣。風流瀟灑，不啻神仙，漢武白雲鄉，遂非所羨；但恐千秋萬歲後，罕有知吾兩人相得之歡者。爰命良工，置石像於內，以流傳不朽。間與妃子流覽其中，不禁相視而笑，讎忘其身之匪石也。」未署「天寶十年，秋，七月，御筆。」始知爲明皇所書。及轉屏後，大可數十楹；中置寶座僅虛位，尙無他奇。左爲曉妝閣，一石美人，挽髮對鏡，倦態堪憐！旁二宮娥，一捧奩器側立而欲前，一代妃捧髮跪而持之，貌甚恭謹。妃首微迴，似有所語，眉目皆入畫。妃後立一人，唐巾便衣，髭鬚微捋，則開元皇帝像也。情形態度，宛若相親。衆覽之，無不欣然欲笑！其右爲浴池，以綠玉爲水，波紋蕩漾如活，旁立二人執巾捧帔，眉睫間微含笑意。帝與妃，皆以白

此中奇境
恐向不少
惜乎大聲
陡發未能
盡釋其祕
耳

玉爲體。帝白身游戲水中，僅沒其臍下，坐而側首，以目招妃，狀似欲言而匿笑。妃坐小石牀，亦裸其上衣，酥乳輕圓，麝臍微露，無不歷歷可見。然而黛低雲鞞，容如腴腆，且以纖手捫繡帶，一似欲解而不勝其羞者；由上而下，雙灣則已盡赤矣。瑞五與衆人，孜孜諦視，方將深探其祕；而舉首遙睇，帷幙儼然。俄聞大聲發於其內，如崩石；且冷氣砭人，肌皆生粟，遂股慄欲返；雖瑞五之豪邁，亦慄乎不可獨留。比出洞門，三人中已仆其二，面色青碧，口皆流涎，狀如中毒；乃大驚！扶掖下嶺，踉蹌而歸，至夜俱暴卒；家人罔知其由，遂涉訟。官鞫瑞五，具陳本末。命吏驗之，信然。乃薄責而遣之；因以丸泥封其洞，且鑿額以滅其跡；然在樵夫牧豎，猶能識之。泊乎天啓末年，雷震其穴，亂石嵯峨，已渺然不知其處。

【總評】「余嘗怪明皇爲一代風流帝王，驪宮之造，選勝蒐奇，豈無雪洞雲樓之興，而僅以土木侈其觀？且阿環素豐於肌，性必畏暑，又豈無清涼世界，

以妄此弱質哉？及聞此事於瑞五後裔，事雖荒誕不經，而未始不可以補開元遺事之闕；故存其異而偶錄之，以俟後之問津者。」

評曰：「刻畫奇詭，幾與聊齋相埒！然曰「喜事好奇，兼饒膽識，」方可以語此，則已得山水三昧矣！世無瑞五其人，不免皆門外漢。惜乎聲自內出，未許深窺其秘！竟等於桃源流水，問津無從耳。」

註解

驪山

山名在陝西臨潼縣東其麓有溫泉唐明皇幸之南

天寶

唐明皇年號

竊香

幽暗而深遠也

匱器

匱音移古匱器所以注水者

唐

巾

冠名唐人畫像帝皇多冠之後率爲士人之服

股票

恐懼之甚也也記餘皆股票

丸泥

東魏漢記魏書將王元說鷲背漢白元詩一丸泥東封函谷關

卜大功

明季張獻忠，作亂湖南，有裨將曰馬雄飛，能開五石之弓，善爲左右射；獻忠恆寵遇之，賞予獨厚。馬故燕人，與涿郡卜大功相友善。卜亦孔武有力，尤通文詞，年二十卽廢學而歎曰：「士生用武之世，當爲萬人敵，殺賊取斗大金印，何屑屑事此毛錐耶？」聞者咸壯其志！馬旣從獻忠，寵冠一軍，自以爲不世之遇

有此武力
宜乎爲獻
患所寵信
其不能操
主而事空
實此絕技
耳

期期數語
至今聞之
猶覺凜然
起敬況生
同其時遇
此人物相
不薄心相
從者乎

；乃使人馳書召卜。卜忿然作色，面叱來使曰：「渠以予首亦當賣耶？第念故人情，不執汝赴官，汝宜亟去！」遂不發其書而遣之，其剛介如此！後以應募從征，以功驟擢至守府，蒞任山東，土賊不敢入境。嗣因獻忠犯鳳陽甚急，撫臣馬士英，奏請檄召天下兵，護衛諸陵。卜被徵渡淮，與獻忠戰於滁泗，斬馘甚衆。究以北人不慣舟師，致爲賊所獲。獻忠愛其勇，乃使馬以利害說之。卜見馬來，閉目不視。馬執手泣曰：「故人何不幸至是？」卜忽張目而語，皆盡裂；謂曰：「予向與爾狩獵山中，競逐一狡兔；爾顧我曰：『大丈夫立功國家，得賊當如得此。』曩時之意氣何盛耶？言猶在耳，爾既從賊，今尙得以故人目我哉？」馬語塞，慚沮而退；終以緋袍戀戀，不忍於心。因詭詞以覆獻忠。謂「卜色厲而內荏，倘軟困之，不浹旬可得。」獻忠信其言，遂囚卜於土室，守以健卒，飼以草具，將俟其窮而收之。卜求死不得，乃絕粒以待斃。夜坐室中，吟以見志。甫哦曰：「去國離鄉事鼓鼙，滿拚頸血染虹霓。」餘韻未已，俄聞窗外續曰：「江流不葬

卜已拚却
一死上報
國恩突然
過救且獲
佳耦殆若
蒼者憫其
忠耿故過
離成祥耳

英雄骨，好逐青鸞過西。其音嬌婉，不類男聲。卜以爲異！聳然而聽之。又聞朗言曰：「良馬一蹶，終致千里，丈夫何不自振拔，乃欲效無益之死？」言已，竟破扉入。視之，則一女郎，年甫及笄，衣裳甚都，貌亦豔絕。錯愕間，女郎斂衽啓曰：「憐君忠節！逕來相救，可從妾出此虎口。」卜驚喜！不暇交談。幸賊中無桎梏，女郎徑攜之行。將出復反曰：「不可使鼠子知我。」乃取袖中彤管，大書數字於壁，呼卜曰：「去去！」悄然遂出。視守者，伏如沉醺，相與枕藉地上，卜亦莫解。去賊里許，卽長江，早有小鬣艤舟以待。女郎促卜同登，揚帆而南，瞬息百里。舟雖僅容三人，而波浪兼天，穩如磐石。卜驚魂少定，始謝曰：「感承援手，出予雉羅！敢請芳名仙居，以爲異日酬恩之地。」女郎聞言，以橫波睇之微笑曰：「君猶未喻妾意耶？詩所謂青鸞者，卽我是也。將與君翱翔天表，永效雙飛，何謝爲？」卜始默會其指，喜出望外！遜曰：「一介武夫，馬齒且長，烏足以當此青盼！」女郎笑曰：「君烈士，妾貞姬，正合爲偶；豈效兒

一踏行來
寫舟行之
速寫欲食
之忍具寫
風濤之險
而無害寫
小環之與
舟沒於水
已驚亦女
郎之非人
矣

女子，沾沾較量於年貌哉？」因自白其姓氏，則馬家少女，無字，越之會稽人也。卜又詰其顛末？女郎笑弗答。舟行次采石，天方達曙。女郎命鬢治具，未見烹調，珍饌羅几，卜食之至飽。飯已，女郎令卜小憩，解維復行；及寤而詢之？則已抵錢塘江矣。攬袂而興，晚潮適至，澎湃之聲，儼然萬千鐵騎，騰擁而來。卜未習此，駭極！女郎語之曰：「此子胥一怒之威，君獨未聞之乎？」逆流而上，雪浪拍空，毫無所懼。有頃曰：「去妾家伊邇，可以登岸矣。」卜從之，回顧小鬢，倏忽與舟俱沒；卜益異之！聯袂而行，約半里，得一村，水環木繞，風景頗佳。入村而北，東向一巨宅，門闌修整，棟宇高華，簷際有青字石額，顏曰：「參戎府。」女郎囑卜曰：「君至妾家，勿撓說，任妾所云。不然，事且敗。」卜領之。忽一少年，緩帶輕裘，自第中出。見女郎，愕然曰：「妹何徒步而歸？父事將若何？」女郎涕洟曰：「父不幸！沒於王事，廬州已陷爲賊巢。妹賴將軍力！相攜至越；此齊東之卜參府也。」少年聞言大慟！肅客入賓館，不暇爲禮，偕女

卜爲女耶
所援反說
稱女耶爲
卜所援文
情奇幻莫
可倫比

郎入內。卜茫然入，坐外舍，閉第中號咷悲戚！爾許時方止。又少頃，少年出，則已易縞衣素冠矣。形容慘淡，血淚盈眶，揖卜而謝之曰：「適聞凶計，痛割五中！慢客不能無罪！今奉老母命，請君一晤，敬來奉肅！」卜從之入。至庭，見婢媪擁一婦人，年可四十許，降階而迎曰：「未亡人不克從夫殉國，殊深慚赧！小女子重賴提攜，遠脫陷阱，高厚難酬！」語已再拜。卜知爲夫人，然喻女郎意，不欲實言，唯唯遜謝而已。夫人延客坐，茗甫一獻；起曰：「婚媾之事，未亡人既已洞知，請郎且就甥館，俟爲先將軍成服，敬當如命。」卜知婚事克諧，起謝！且請以壻禮見！夫人含戚而受之。令人糞除側室，館壻於廳事之左，供帳維豐。卜私詢臧獲？始知馬公諱中驥，卽廬州殉難者也。蓋馬本世族，以武科起家，歷任至參戎府，有二妻，一攜之任，一留家居，女郎卽從任者所生，故在衙署；少年則其異母弟也。翌日，公子與母，衰經受弔，設祭招魂，卜爲代紀喪務，戚族皆以壻目之。盡七後，夫人與子計，效楚界我之故事，擇吉贅卜於家。花燭

如此貞烈
如此美麗
雖鬼何害

身歿之後
猶念念不忘
爲父報
仇鬼也而
勝於人矣

之夕，卜謂女郎曰：「子實生我，而謂子賴我以生，受之殊覺汗顏！」女愀然曰：「妾有隱衷，懼駭聽聞，未敢輕洩！今名分已定，妾不忍欺！且君亦當世之豪，言之諒無所恐。」因泣白曰：「妾非人，實鬼也。生前從父蒞任廬州，甫二年，遭獻忠之亂，父沒於疆場，城亦繼陷，舉室驚竄，老母投繯死；妾正欲自裁，而衆賊已集。其將有馬雄飛者，悅妾姿容，將施強暴。妾給之，俟賊少懈，遂投智井，自隕其身。及歸地下，遇家嚴，乃知射吾父者，即是賊也。因懷忿不欲往生，感荷孤山小姑！憐妾苦節！賜以煉形之術，名列鬼仙。謂「妾命中合受一品封誥；且父仇可復。妾因辭姑行，出君於窞，藉手以報吾親。昨往鳳淮。賊已授首，不共之讎已雪矣。」卜聞言甚驚！卽亦無懼色。詢其復仇之狀？答曰：「妾前題壁云：『縱囚者馬也。獻忠見之，果疑雄飛與君有舊，不俟其辯而誅之。妾至賊所，渠已懸首於轅。』」卜又詰小鬟何人？曰：「此小姑之侍兒也，不然，豈能履水如康莊，且俄頃數千里哉？」言次，相扶入帷，解衣共枕，交合之際，聞

體宛然，益爲愛重！三朝，夫人爲之張筵，大會諸眷。嗣是倡隨甚歡。彌月後，女謂卜曰：「廬郡人來，必洩吾事，此地不可久居！」乃詭託卜思鄉井，買舟欲歸。母兄挽留不住，贈錢千緡，遂徙於秀水，卜宅於鄉。時有小寇竊發，卜治戎具，彎弓驟馬，連殺數賊，寇皆奔；里人藉以無虞。後撫軍召募，卜欲往。女沮之曰：「時尙未可！請與妾隱！」時至，可以有爲。」卜從其言。迨本朝定鼎，卜始出，累建奇勳，仕至總鎮，女果受封。順治辛卯，蒞任湖襄，擒獻忠餘黨數人，詢以雄飛？果以卜故被戮。卜傷之！爲設位以祭；且謂其僚屬曰：「彼志非不大，但惜目無矐子耳！」卜年七十，猶矍鑠，生子二人，皆成武進士。及卜卒，太夫人獨居一室，至夜忽不見。家人有知其事者，以爲從小姑仙去；遂具冠帔，葬於卜氏之塋。

「總評」物以類聚，良非偶然。觀卜對馬數言，至今猶凜凜有生氣！雖女之貞烈，有不降心以相從者哉？願同一人也，或爲忠臣，或爲淑媛；其不肖者

，乃陷身於寇盜，卒爲所誅。卜云：「目無瞳子」終屬爲友飾非之論，豈其然乎？拙哉雄飛！何如雌伏？

註解

孔武

孔甚也武
武方也

毛錐

筆之別名(五代史)史弘肇曰安社稷定
禍亂直須長槍大戟若毛錐子安足用哉

綈袍

綈音顯(史記)范
睢曰以綈袍戀戀

有故人之
情故釋公

浹旬

謂自甲至癸
周匝十日也

聳然

聳音悚
聳動也

彤管

彤音同赤管筆
也(詩)貽我彤管

會稽

會音檜縣名明清時與山
陰並爲浙江紹興府民國

廢爲紹
興縣

矍鑠

老人輕
健貌

金三娘子

丹徒周生玉聲，少奉呂仙甚虔。丙子歲，將赴南闈，因騰之。旋於硯匣中得片紙，硃書二句曰：「功名祇問三娘子，不待朱衣暗點頭。」玉聲行三，疑出其妻之口，遂於燕私時，突然問之？妻未及料，遽應曰：「中中！」生大悅！以爲聯捷之兆，欣然發軔，而不知仙意之所在也。及省試畢，揭曉，竟落孫山，頗悵仙之誑已。未幾，家郵踵至，則其妻病在牀蓐，奄奄待斃；遂兼程而歸；抵家，

仙語隱而
不顯非待
事實證明
豈易了解
周生遂謂
仙人誑已
謬矣

忽而頓悟
忽而不解
忽而聞言
心動曲折
寫來迷離
惘恍仙人
之詞漸將
證實矣

閱至此以
爲將遇所
謂三娘子
矣乃始而
聞聲繼而
見人仍爲

素旆已掛矣。撫膺大慟！嗒焉若喪！又值場屋潦倒之餘，百憂交集，往事早不在念。閱數月，忽憶仙言，頓悟曰：「予在雁行中，雖以三稱；然列諸兄之次，則十有二矣。所謂三娘子者，或別有其人，向特未及詳察耳。」乃更禱於仙，絕無影響。久之，獨處無聊，因往淮上訪所親，將以覓機緣。瀕行，夢中忽見前二語，則餘字宛然，惟三字燦若赤金，覺而記憶不忘，究亦莫解其故。舟行次某縣，有姊適江邨民家，停舸省之。登岸獨行，未里許；聞葦塘中有人偶語曰：「金三娘子！天上人，那得便偶窮措大？」又一人曰：「冥數果應合，措大亦正不窮。」生聞而心動。視之，二人狀類漁家，跣足戴笠，自葦中出。生亟前致詢？答曰：「東行二三里，北向有巨宅，叩之，當自知；我等不暇，弗能爲子導；然亦相見不遠耳。」語已，忽忽前去。生思其言，與仙語符合，是一生祿籍姻盟，胥在此矣。遂不慮荒渺，覓路而行。前至一處，茂林陰翳，棟宇巍峨，華屋北向。朱門洞開；近而款之，無應門者。舉步逕入，越過粉垣，聞人聲叱曰：「何處少年？」

一華髮鮮
衣之老嫗
文筆狡詭
令人莫測

寫房屋之
精寫花木
之雅寫詩
畫之古寫
同道人之
聯寫酒饌
之甘美寫
老僕之不
答所問皆
爲三娘子
作勢也文
筆至此盤
旋曲折極
盡能事

擅入人宅第，法當笞！」驚而諦視，則一嫗含笑，自庭中出，華髮鮮衣，目炯炯有光采。生自覺唐突，而幸嫗無怒容！乃揖而告之曰：「日暮迷途，無所棲止，浼借一宿，不識姥姥允否？」嫗熟視良久，徐曰：「予家故有閒屋，即以寓秀才郎，亦一佳話。」導之入東側一夾弄，甫數武，別有院落。其中精室三楹，四圍雜植花木，門掩簾垂，絕甚幽雅。嫗自啓扇，延客入。室中牙籤盈架，四壁圖書，一牀一几，淨無纖埃，恍若因賓而設者。嫗一呼，旋有老僕，以茗入；嫗遂出戶去。生頗疑訝！更自笑突如之甚！然既至此，不應去之太速。躊躇之際，周覽壁間詩畫，均極古雅；並有霞牋一聯，大書十字曰：「鳴鑾金作佩，揮塵玉聞聲。」其款則回道入筆也。大駭！適老僕以酒殺來，因叩以主人官閥，并其氏族？俛而不答。堅詰之？則曰「君聞所聞而來，何復諄諄下詢耶？」生竊喜！以爲卽金三娘子者；一時都無所慮，欣然舉卮；肴核甘美，酒復芳冽異常。少酣，老僕以異果至，且曰：「此娘子手自摘者，願以奉君下酒。」生益悅！食之清香沁肺

，麴蘗無力，既喜其情，但未識其貌，不免忐忑！無何燒燭檢書，漏下二鼓。及寢，老僕進衾枕，香綿錦綺，軟骨薰心。生反側不安！竟夕無寐。晨起，老僕殷勤奉盥，且言曰：「由此室東去，有園亭，頗可娛目，無憂悶倦也。」生益狂喜！不俟朝饗，即往遊覽。甫踰一檻，豁然別有佳境，亭臺掩映，布置皆有畫意。奇花數百本，五色繽紛，異香馥郁，鬪豔於疎籬之下；因樂而忘返，益深入之。

至此方出
三娘子而
搖尾形體
之美真有
類上添毫
之妙何怪
周生神魂
失據耶

俄聞珮聲環韻，似有人來；生匿跡樹側以窺之。侍婢數人，嫣紅姹紫，或以籃或以巾，掇採花卉；最後則前嫗，體一麗人，年可十七八，晨妝嫵媚，貌可傾城；而一肌一容，俱爲生平所未觀，生已神魂失據。麗人自摘一花，將簪於鬢，婢即以鏡進，立而顧影，能有餘妍。行且去，生方將趨出相見。嫗忽指曰：「碧桃花樹後有人，阿姊且宜迴避。」麗人轉身卻步，生恐其過歸，亟離樹呼曰：「已現金身，使人病渴，忍竟舍之而去耶？」麗人以橫波微顧，且笑且羞！乃小語囑嫗曰：「木已成舟，好事亦在旦夕，急色相，使人頗不耐！」以篋障面，曼立低

方謂得見
麗人便成
嘉禮安享
溫柔之福
乃事與心
違適爾促
行欲檢故
縱深得文
家要訣

鬢。媼前致詞曰：「娘子本上界謫仙，數合配君；故構宅第於此，預以相待。君能無惑於人言，當訂永好。」生心已無主，欣然諾之！麗人去扇相見，遂並坐於小軒之內，命婢供饌，相與對食；生此時已儼然溫存嬌婿矣。飯已，麗人謂生曰：「佳耦由天，且重以呂仙作伐，本宜卽成嘉禮；但前程錦片，不敢以燕婉誤郎。今付君黃金百斤，佐以幹僕，往游帝都，當有奇遇。統俟鵬搏克遂，始能驚夢無憂；君勿以愆期怨妾也！」語已，使媼喚二人來。生視之，雖故矮帽青衣，狀類臧獲，實卽葦塘相見者。誘之？亦不敢言。麗人諄囑兩价畢，促生啓行。生雖不欲，而迫於大義，不得復戀溫柔。至江，另有扁舟，供帳備具，遂揚帆行。兩价雖名紀綱，意態倨傲，一切並不關白。生以相從謀事，隱忍安之。緣江北來，過門不入。生詢兩价姓氏，一解一楊，而蹤跡率多詭異，無敢究詰！一日，將過天妃閣，聞自北來者語曰：「某公子闔舟覆溺，撈救無從，風水當自愼！」生心甚惴惴！二僕顧而笑曰：「此奇貨可居也！」解竟躍入水中。生欲號，楊亟止之。

此卽麗人所謂往遊帝鄉當有奇遇之發軔然非有二僕爲之策劃生雖有救公子之心亦無其力也

解楊旣授某公子又介王孝廉生之功名竟由此而獵取真能不負麗人之託者

以手。舟行十餘里，見解負一人，科頭華服，跋涉而來；登舟，置之鷓首，拯救之，遂復活。楊又以意授生，進以新衣，飲以美醞，其人精爽如故。詢之？知係某公子；其父某公，爲都中巨宦，甚有文名。公子以事歸江左，適罹水厄。生慰之，情意懇至；且曰：「兄旣還溺復生，不可再履不測！」尋鎮市，爲覓健驟數頭，并招得其從者；復整衣裝，潤其行色，約費數百金。公子感數涕零！知其北上，乃修函與父，祈以骨肉善視之，揮淚別去！及至京，以書謁公子父，公悉其拯溺之德，延至宅內，待以上賓，間與之指授書義，披覽導竅，度以金針。生經宗匠之手，造詣日益進，以公力，竟登北籍鄉薦；因益重解楊與同寢食。明年，將赴南宮；公閱其文，未嘗首肯，生亦切切隱憂！楊忽引一人至，青袍塵漬，不知誰何？解先驅入室，囑生待以優禮，贈以巨金。生從其教，詢厥姓名？則王孝廉，素號達人，因貧而落魄者也，生念係同袍，亦不以介意。及在禮闈中，竟與比屋，王感德不置！生首藝甫成，王取視之，以爲未能入彀；乃舍已業，爲生代

解楊爲水仙三娘子
既與同儕
其爲水族
可無疑矣

庖。逾時，三草立就，囑曰：「君才十倍曹丕，但未能投時所好耳。吾思報吾鮑叔，不嫌孟浪！可否宜自擇之！」生玩其所作，實大聲宏，坦然登之於卷。俟王事竣，相偕而出，質之某公，莞爾而笑，許以高魁；榜發，果登上選，王亦獲售；廷試首列詞林。因思金三娘子之盟，亟欲乞假錦旋。解止之曰：「娘子固在燕京，何暇外求耶？」輒爲之議婚於巨族，則某公之姻婭也。公方爲之撮合，生雅不欲，而解楊堅囑勿辭！生終怏怏不樂！迨至青廬之中，新婦之姿態，絕類伊人；生奇之！夜深，婦自白曰：「君識妾乎？固卽金三娘子是也。蒙呂仙作合，深恐有招物議，故假一帆風，使君徑登雲路。適某家之女，數合早夭，妾得假此塵軀，以奉巾櫛；庶幾顯然婚嫁，俾人無從置喙矣。」生始大悅！益相綢繆，歡然達旦！晨起，解楊不知何往？生亟以詢之？新婦答曰：「功成者退，理所宜然；况此二人皆水仙，爲呂仙所命，妾本與爲同儕，非能役之者也。」生乃悟！因刻其像，祀於呂仙之側。三娘子克相其夫，蜚聲館閣，與某公父子，往來如至戚，知

其事者，甚歎羨不置云！

「總評」「世之爲機變者，多曰「燒冷灶。」玉聲之飛黃騰達，卒皆從「冷灶」中得來，仙乎仙乎？何不遠世情如此？至三娘子絕無奇處，惟侃侃數言，有類於晉文之姜夫人，然亦女兒怕羞之態，餘則貪仙之功，以爲己力，不亦幸乎？呂仙靈蹟，世所多有，吾於此又見一斑。」

註解

朱衣

（侯鯖鮓）歐陽公知貢舉日嘗覺一朱衣人時復點頭然後此文入選

發軔

軔爲止車之木軔既發而車始行故謂事之開端曰發軔

措大

致士之稱（五

代史）老措大勿妄阻我軍

唐突

抵觸也（後漢書）轉相招結唐突州郡

麴蘖

曲酒也（柳氏家訓）崇好優游耽嗜麴蘖與麴同

志志

音穩或心志不定曰志志

臧獲

奴婢也（方言）海岱之區黑奴曰臧黑婢曰獲

南宮

唐開元中謂南宮感源爲南宮

青廬

（酉陽雜俎）北朝婦禮用青布帳爲屋於此交拜迎婦之青廬

玉鏡夫人

臨淄王友直，善擣菹，一擲百萬，無少負；以是裕其家，稱巨富焉。中年棄其博具，遨遊江海間，豪俠自喜，憂人之憂，急人之急，人因以杜季良擬之。甲

博徒而致
巨富奇矣
吾謂不意
也能愛人
憂愈人愈
其富也宜
矣世人不
知其故而
羨其富第
效其博不
效其俠而
不傾家蕩
產者鮮矣

神而喜博
千古奇聞
且不以陰
陽路殊而
爲數人生
相與入局
則奇而又
奇矣

子夏，挽費萬緡，將適閩越；舟次洞庭，阻風不得進，泊於湖干，抱悶者數日。一夕，陰晦異常，秉燭獨坐，夜將半，思欲就寢；忽聞骰聲清越，恍在鄰舟，心爲之一動；方將命人伺聽。俄有二青衣，齒稚容秀，直入艙中，啓曰：「家主君長夜無聊，敬邀佳客，共破寂寥。」王詰主人伊誰？對曰：「相見自知，無敢洩！」王素樂此，欣然從之！甫出艙，昏濃無所見，青衣亦不索燭，惟暗中扶掖而行。王覺所履者，非木非石，滑軟若脂。視之，苦不能辨；而耳畔洶洶，儼有波濤之狀，王心訝焉！良久，至一處，燈火熒煌，則已舍舟就陸，且有宅第，如王侯，閨闥高大，棟宇巍峨，而聲從中來，卽向之所聞也。甫及門屏，青衣入報。有頃，卽馳白曰：「主君來肅客。」旋見有貴官四人，狀如世所圖之神像，直前迎迓曰：「萍水相逢，他鄉無事，願與君爲一宵之聚，幸勿疑！」王固知其非人，而天性豪放，略無畏心！衆延王入，揖讓至庭。視其居，華美富麗，不可名狀。咸遜王以賓席，辭而後坐。茗已，展詢官闕？首坐一人答曰：「言恐震驚！不穀

四君既爲
水神豈櫻
藉之術反
不敵一塵
世博徒殆
冥冥中欲
借玉函爲
之作合放
一喝而六
子皆緋卽
神人亦無
法挽回也

實鄱陽君也。此三公者，亦五湖君長，因朝洞庭盟主，適遇公出，淹留於此兩日矣。今夕月暗雲陰，抑鬱弗快！聞君素饒豪興，故不嫌造次，命僕奉屈，倘不以人神路殊而拒之，實爲厚幸！」王愕然亟起！遜而謝曰：「草莽愚夫，濁塵下士，恐不足當此寵遇！」言訖再拜，三君亦各致款曲。鄱陽君卽命左右布局曰：「佳會難逢，良宵易逝，不可以久遲豪舉。」於是坐而共博。王之采興甚高，四君之籌馬悉爲所奪。天將五夜，王前後已致金錢十數萬。太湖君心甚不平！大呼「以玉鈎來！」左右進一物。王睨之，雪色瑩然，長近尺許，形如倒垂之蓮。甫出檀，光照一室。王知爲藏珍，意甚欽羨！四君乃笑謂王曰：「此寶值並連城，願借一戰，以決雌雄。」王亦笑而應之曰：「諾！」既而大虧，王乃變色！金錢復歸四君。王遂奮然曰：「某舟中餘貲萬緡，請以之爲諸君壽！卽以此鈎爲的，再合一圍。」四君殊不在意，徑許之。及擲，五子皆緋，其一旋轉於盆，王喝之，亦成赤色。王大喜！遽起，以手掇其鈎曰：「辱承厚貺！他物吾無所須也。」乃辭歸。

居然欲與
神博大是
奇事

四君皆失色！時已曠爽，不得已而聽其行。王出，二青衣仍來相送。謂王曰：「君所得者，至寶也！若過越水，恐爲玉鏡夫人所攫，切宜慎之！」王領其言。及返舟中，恍惚若夢寐。明日，解纜而行，亦殊無他異。王入浙省，將渡苕溪，因憶青衣之言，珍藏其鈎。至夜，忽喪其寶，乃大悲！詢之楫人？咸曰：「前途有水仙祠，不知其名，客有載寶過者，必爲所取。」王益大忿！比至祠前，盛氣而入，觀之，殿宇修整，雖湫隘而輪奐異常。中廡祀一女像，冠翡翠，衣雲霓，貌絕妖冶。讀其碑記，惟敘其精靈，不著姓氏，竊疑青衣之妄。繼得古碑一通，文皆漫滅，而玉鏡二字尙可識；因悟爲古之名號，今特概之以水仙耳。乃詣其位前，長揖而數之曰：「若以一女子，血食此方，宜衛行人，禁暴客，靖其厥職。今乃昧於不貪爲寶，而輕匿吾珍，殊非正直之道。茲與汝商，果好此，請與子博，勝則將去，予亦非鄙吝者；倘不予聽，當訴爾於上帝，毀爾軀，火爾宇，以正貪冒之罪，爾亦宜引義自決，勿致噬臍。」祝畢，宿於祠內，堅不出。從人無如

神亦居然
充其以博
角采更奇

之何！遂聽之。王在夢中，覺有人蹴之起曰：「夫人怒甚！將繩汝以法，何臥爲？」王睨之，則一女奴，年僅破瓜，容絕美，曼立於前，笑語相屬。王徐起整衣曰：「予正思謁夫人，詰真盜？豈無心肝睡者？」反洩女奴指南！女奴笑而導之，曲折數重，金碧輝映。有一廳，簾垂及地，女官十餘人，皆紫衣，森立階下。見王，卽通曰：「竊鈎者至矣。」王怒其言，瞋目叱曰：「誰謂而公盜者？」語未竟，簾內卽嚶寧言曰：「汝甚無賴！此寶藏余宮中，歷有年所，洛神漢女，皆所稔知。數月前，忽失所在，豈其不翼而能飛？昨者物自珠還，余不究汝眩篋之罪，亦幸已！猶敢狂言相瀆耶？」王愈不服！大譁曰，「余以一舟之賞，質於太湖君，始獲此寶，汝言乃真無賴耳！」簾內聞之，默然。徐曰：「據汝祝詞，以博自許；余亦擅長於此，卽與子角采何如？」王喜曰：「願之！雖然，將何以爲值？」簾內笑曰，「負則以鈎還汝，復何言？」王又艱然曰：「鈎爲余鈎，汝悍不還，今又以此與余賭，余勝則僅得故物，汝負則莫損纖毫，豈以黃口兒視我乎

神之失着
即在自負
精于其技
以致爲王
所算不能
自脫人願
可自負乎

？」籬內沈思良久，乃曰：「余技素精，隨子所欲，卽以之相當，其可乎？」王悅！始拜謝而諾！籬內又詢王所欲？王見夫人像，久動於中，嘔喘曰，「一言唐突！幸毋見怒！余閱人甚多，從無如夫人之麗者，倘得倖勝！則願以金屋貯玉人，他無所欲。」言未已，左右女官，俱嬌音以叱之曰：「何太無狀？」王言笑自若。籬內遽曰：「此中或有夙緣，汝曹毋爲我慮！」乃謂王曰：「欲則聽汝，博須任余，汝不可爭執！」王負其技，坦然從之。廳上卽命捲簾，延王入。王視夫人，較之土木者，尤爲動目，益欣悅！夫人遜王坐，隨出玉鈎置案上，且命侍人取骰二枚，宣言曰：「一爲月，四爲星，三擲皆然，始爲全勝；否則玉鈎不能還，且治汝嫫媧之罪！」王無難色，卽請夫人先。夫人約骰於掬，手色與玉盆相映，劃然有聲，羣婢大噪！果如向之所言。王謂倖中！猶未動心；再擲復然，氣亦少怯；及三擲，有月無星，一子猶旋轉未定。夫人將喝之，王遽從旁呼曰：「六！」已而，果餘其二；夫人則粉黛汗淫，嬌羞無以自主矣！不得已以骰付王。王

王之言行
雖近于無
賴而豪爽
之概亦非
胆怯者所
可企及

已志滿氣盈！三索皆合五數，乃取盆投地，鼓掌大笑曰：「星將從月，此中豈真有夙緣耶？」徑舍己席，引身與夫人偕坐。夫人靦覷不勝！因呼女官語之曰：「子以一念之貪，墮落色界；今將從郎去，不得仍蒞是方；汝曹可亟奏昊天，別委長吏，庶幾無廢事。」言已，與王攜手行；其屬皆涕泣從之。甫數武，夫人告王曰：「妾不敢見他人，恐招疑怪！君亟歸舟，見渡頭一片石，其圓如鏡，其潔如玉者，卽我也。君擲置牀頭，夜深，妾自來薦枕，決不後期。」王信之！夫人以玉鉤與王，且擊其背，王頓寤，反側欠伸，身猶在廡下。張眸瞻視，花影西斜，夕陽將下。亟返舟，索諸水次，得一石，形跡果異，祕而不宣。至夜，方就枕，奇香盪發，顧之，夫人早立於榻前，以纖指掠髮，羞態可掬曰：「輸身者至矣。」王歎然亟起，與之解衣，挽以共臥。是夕，備極纏綿。王因叩以玉鉤本末？答曰：「渠與妾，實同類也。渠生霄溪，妾生茗溪，俱爲上帝所命。客歲仲春，渠出游戲，偶遭南海小郎子，兩心相悅，遂成姻契，荒淫於水宅。龍性未馴，洪波大作

事既奇幻
文亦恢異
運筆遺詞
直可與嘲
齷並駕齊

，淹斃無辜數命。太湖君聞而劾之。九閻震怒！命以雷火焚之，還其本元；太湖君乃留而玩好。前聞歸君，妾甚欣幸！意將攝之去，再加煨煉，俾以成形；今如此，其命也夫？」王殊未深信！夫人令置玉鉤於帷中，遠而望之，若絕代麗人，近而就之，則依然一鉤，始知其言非誣！自此一鏡一鉤，朝夕在側。遠遊將返，夫人忽告王曰：「鄱陽君已請帝命，令君總攝越溪，壽不永矣。」王翌日果病，遺命以二物殉葬，竟卒於溪之左側；從人如其命，合葬焉。

【總評】「烈哉！賭之爲禍也！一擲而失其身，棄其位，俛首帖耳，慨然從范大夫游，非賭當不至如是？然王以賭得至寶，復以賭得美人，世間無袴公聞之，難必其不色喜。試爲之語曰：「若有空空兒之妙手乎？即令擊之遂中，

一識鄱陽君，將爲越溪長矣。」夫人尼鬼，冥漠中良不可知，又何羨焉？」

註解

擣菹

謂賭戲也太平御覽老子入胡作擣菹

茗溪

水名在浙江省

噓臍

言後悔無及也

噤嘴

欲言又止也

綰綰

牢固相着之意

賈女

某以二句之年猶未授室遂致缺畧亦屬恆情詎意淫鬼即乘機而入少年人不可不戒

部郎索公家，有厮養兒，善琵琶，尤工歌曲；每遇讌集，輒使奏技，僚友莫不稱妙！咸厚賚之；以故富甲於儕輩。年逾二旬，猶未授室，未免缺畧於主人！庚午春，公家將祭掃，塋在阜成門外，距郭猶十數里。先期一日，使某偕一老成人，前往治具。出都時，天已旁午，二人且行且語，所言多藏獫事。路過半，見道旁小肆，趨入共酌；酒未及酣，聞戶外人語曰：「六三哥！許時不晤，何竟不一顧弟也？」蓋某之乳名，公家內外皆呼之者。某亟出視之，則同署某公之棄僕，梁姓者。某素與之契，乃挽入同飲。老成者輒然，色甚不懌！某亦弗顧，相對浮白，良久無行意。老成者起謂某曰：「恐誤主事！予先行，子姑徐徐。」某特主寵，聽其自去；笑謂梁曰：「梁二哥！近來依傍阿誰？何檻襪不如昨也？」梁搖腕止之曰：「頗有奇遇，此地尙不可言。」某堅叩之？梁又曰：「俟罄此樽，前途當悉以告。」某遂不再問，懼飲將醉，始出肆，交挽而行。某又曰：「梁二哥有言，此時盍以語我？」梁曰：「然！言誠有之，試問若如許大，曾識人道否？」

兜探其意
之所欲後
再提其所
好淫鬼誘
人備盡能
事六三哥
安得不入
轂中哉

？」某覲然答曰：「不須語此，令人憤懣欲死！」梁曰：「猶未室耶？予之新主人，賈姓女也；孀居而美，服役者多取少年郎，意蓋有所爲。若能隨我一謁，當有好消息耳！」某不之信，乃譖應之曰：「有是理哉？主雖美，非奴僕可調者。」梁曰：「子姑偕往，當知余言不謬。」某欲驗其言，欣然隨之；乃由歧路曲折而前，日暮猶未抵其家。某曰：「子誤我事，歸必受譴？可若何？」梁笑曰：「居此不復，渠又若之何？」又行二里許，至一宅第，重垣列屋，氣象壯麗，則已漏下二鼓矣。梁曰：「已至主家，予先入，子且少待！」乃去，某視之，門庭修整，而闕其無人，心竊訝焉！良久，梁始出，謂某曰：「主者相召，須以禮見。」某領之，遂同入。紆迴歷數門，始達主室。巨屋五楹，簾垂燭暗，惟聞琵琶聲。某素耽此，方將側耳，梁命之拜，內亦停撥。某俯伏榻外，梁入而稟白。復有頃，簾內嚶嚶曰：「渠肯爲我服役，亦甚善！但慮野性未馴，可令居西廊，候心安，方可執事。」梁諾而出，卽引某之衣曰：「從余去，主人留汝矣。」某思匍匐檐

赤身露體
寸絲不掛
人嬾必不
至此目視
怪狀爲樹
其色而取
消去志其
不死也幸
矣

前，僅得片語，且嚴厲若役僕婢，心實不甘！不得已而起，從梁行至西側一室，梁推扉與之入，其中黑暗如漆，都無所見，惟以手撫之，牀榻溫軟，似有衾褥。某不悅！因詰梁曰：「若言好消息，今入活地獄矣；請引我歸！」梁笑曰：「若何暴躁如是？請卽安寢，好事固在後也。」言訖，竟闔其扉而去。某不能耐，視門尙虛掩，潛出，將思夜遁。行至主者之居，忽聞人語曰：「某如凝脂，雖不著寸縷，究亦莫染纖塵。」主者大笑曰：「予實不慣被服，然終日若此，不免厭見生人。」言已，鼓掌大笑曰：「裸衣國固不足道也！」某駭甚語，穴窗窺之，燈明如晝。見一麗人，白身立室內，膩肌如雪，妖臉若桃，纖乳酥胸，麝臍粉股，歷歷可辨；心乃大動，而欲入無門。旋見婢媼二人，侍婦就寢。某寢立移時，遂無去志，勉強歸室，暗中捫其臥具，皆以緞繒製成，絕不類寒素家物，惘恍久之；且思婦貌不置。平明卽起，梁復來，問慰畢，乃曰：「家食難安，徑引之出，就近卹沽酒市肉，饗殮皆具，直至昏暝方歸，仍宿於其室；如是者數日，某

在室不見
旭光出外
亦觀舉
明係身處
邱墓絕不
省悟可謂
愚矣

不知蓋恥
謂于如此
明係鬼魅
尙何竊疑
之有

終疑訝！故晏起，而究不見旭光；及與梁出，則亦馭半天矣。心不自安！又向梁求去。梁曰：「子勿匆遽！昨已白之主人，今夕當不再盡度也。」至夜，主者果令梁傳命，某至，仍謁於簾外。內溫語謂之曰：「聞君有妙技，今夕少暇，可爲予一彈。」某敬諾！梁乃設矮座於簷下，授以琵琶。某覺其器，鮮澤異常，心甚喜！轉轉按指，竭生平之能事，而內終寂然，不見稱賞。甫一闕，梁傳語曰：「主人謂若技止此，無足奇！倘有佳音，可以一奏。」某因停腕發聲，微聞簾內歎息！似覺稱善！連歌數曲，內有歡笑聲，遽命捲簾，燭光射於檻外。某微睨之，婢媼夾侍，皆衣裝楚楚；惟中坐者，身無寸縷，如前夕所窺，因大駭！竊疑其非人，而婦已命某入，且賜坐，觀面之間，絕無羞態。某於燭影之下，覩此皓皓之白，不覺動情；欲令再歌，則未免強弩之末矣。婦笑而起，顧謂衆曰：「是兒固得剛望蜀，雙目灼灼，幾令予置身無地。」遽令移燭，攜某就枕，衆皆嬉笑而出。某解衣就婦，其軟若綿，其膩如脂，狂蕩不可名狀；某遂以爲生平之奇遇，

且且而伐
之人類猶
且不可況
先魅乎

而不暇計及乎其他。及曉，梁來，引某廳外飲食，率以爲常。婦亦善琵琶，盡以其技授某。然某自與婦狎，形神日耗，漸欲避之；無如柔曼當前，見獵心喜，不數旬，容若稿木矣。一日，又與梁出，就肆中朝食；飯畢，見壁上琵琶，取而撥之。梁方力止其操縵，早有數人突入曰：「逋逃者乃在此耶？」某驚視之！則皆公家价，奉命緝捕者也。喧囂間，梁已失所在，衆擁某行。某力請少緩！將索梁同往見公。衆中有一人詬之曰：「汝病狂耶？梁自見擯於某公，出居都外，爲人傭作，不數月，嘔血而亡，今將三稔，若轉輪，亦已匍匐矣；汝猶藉渠爲汝分謗耶？」某乃愕然！具以實告；衆亦訝其憔悴！因隨某往蹤跡。至則茂草荒煙，叢塚疊疊，絕無宅舍。某大驚！詣左近訪之，有土人笑曰：「此殆前賈家女也。」衆詰其狀？答曰：「賈，前邨巨富，生女貌甚美，酷好絃縵，尤工琵琶。及笄，與里中少年私，其父聞而怒！乘其寢，掩執之，少年踰窗而遁；女乞全屍，遂裸而納之於棺，生瘞於此。其母恫之！陰以琵琶殉葬，歿已五年餘，田間臥者，猶

某竟因此
出家豈羅
綺夢醒勸
破世情耶
抑不忘賈
女之情欲
借佛力爲
之超脫鬼
迷耶一笑

時聞彈絲聲。若所遇、得無是此耶？」衆乃信某言。又詢梁姓？土人尙能識其塚，指而示之，白楊樹下一塚土，是卽梁二哥矣。衆因笑謂某曰：「六三！不當謝冰上人耶？」乃譁然擁之，歸告主人。索公前詢老成人，已料其有異；及見某，稔知遇鬼，不復加責。後某病數月，危而復痊，遂贖其券，出家於正覺寺中，法名普通，輒醜縷爲人道之；聞者咸驚異焉！

總評「女以情死，死後復仍其故轍，當不啻徐娘老去焉。余疑此特逃奴之飾語耳！未必誠有是事也；如果有之，洵所謂「牡丹花下死，作鬼亦風流。」夜臺無父捉姦，此女正快活不少！」

註解

廝養

謂賤役也

饗食

音胤係熟食也朝食曰饗夕食曰飨

赤馭

謂日也

靦縷

靦廣說切應作靦靦縷委曲也

桃花女子

平陽鄭生，得扶鸞之術於其友，休咎多奇中，同袍有疑事，咸取決焉。其人年僅二旬，美如冠玉，且風雅能詩；暇輒與仙人倡和，雖無所判，亦盤桓竟日，

設壇詩仙
最易名邪
偶一爲之
尙宜謹慎
況暖誠信
和盤桓竟
日耶

前詩不過
風流放蕩
之女鬼後
詩竟直指
鄰生而待
其靈而無
怪友動
色相戒也

仙始退。乙卯春仲，同人咸有志於秋闈，生亦以鸚鵡爲望；因集於城西某觀中，懸乩召仙，以卜其售否？甫焚其符，懸毫卽動，大書曰：「妾桃花女子也。郎君近時安樂否？」生素未觀此號，與衆友皆愕然！乩又自動，續書一絕曰：「兒家舊住桃花岸，君子曾勻柳葉眉；蝶不尋香香覓蝶，曉風殘月負多時。」衆以其語不莊，皆勸生速退之！生年少情癡，竟涉冥想，且愛其詩句，強以考事相叩。其乩颺疾如風，又成七律一首曰：「些兒心事爲情苗，故解星璫下碧霄；綠綺抱來誰與撥，紅牋疊就或重燒。胡麻自是羞相問，靈鶴非關懶作橋；前日眉峯今淺淡，因郎愛損待郎描。」衆覽詩大驚！生亦有懼色！乩又書曰：「諸君在此，兒女情事，不便緬陳；且科名非吾所司，請卽退。」書訖，微開麝蘭氣，乩遂不動。友中有知幾者，規生曰：「兄不可再爲此矣！此邪妖也！魔且將至，避之或可，迎之必不免。」乃撤其壇，不再令生請，衆亦默然各散。生至家，雖涉疑忌，而心竊隘之，以爲奇遇！翌日，復設壇，私召之。乩又動，則素所邀致之鶴仙，

女鬼與生
始有夙孽
故仙人亦
祇能隱約
言之而不
能授之以
手也

卽純陽所馭者也。因叩以女子蹤跡，仙書二十字於杵，卽告退。其文曰：「安不居官好，一了便煩惱；醜者半不知，人去他來了。」意似勸隱，而實寓「女子鬼也」四字謎矣。生迷不悟，反謂仙爲戲已，或者功名不顯之讖耳。明日，又專召女子，且祝曰：「桃花大仙！如不鄙棄軀生！請卽踐前約！」昆動，果復降。叩以不來之故？書曰：「昨爲飛瓊姊邀去茗戰，實無暇，不然，中心藏之，又誰能忘之耶？」生與之酬和，句皆柔媚，能蕩人心目；更多情詞勾挑，直陳自薦之意。生遂爲所惑，坦然不以爲虞！至暮始去，猶戀戀不已；生亦忽忽如有所失！自是無日不召，無召不來，并無煩促駕之符矣。生託言藏修，足不窺戶，客至亦不追晉接，晝惟與乩相對。一夕，又卜夜召之，女亦至，生意蓋有所爲也。徑戲詰其姿容？女答以詩曰：「花作溫柔玉作肌，筆尖早已滌胭脂；狂夫漫問奴顏色，初放天桃嫩柳絲。」生讀之，神魂飛越，頓忘其仙，貿然戲之曰：「昔曾許我畫眉，迄今未窺半面，豈張京兆能向空中着筆耶？」女不致辯，又裁一律曰：「久

待霜毫畫，非關妾閉門；霧中花自有，泥畔絮偏存；欲種合歡樹，終須杜宇魂；何時輕似燕？飛上白羅村。」生將細詢，乩已悄然。不二日，生病怔忡，絮絮與人語，而實無所見也。然雖不召仙，而床頭枕畔，時有新詩，家人竊觀之，字畫妍麗，迥非生之手筆。其詩頗多，不甚記憶，錄其最足銷魂者：有「紅豆拋殘思欲碎，青梅剖破意徒酸。」「閒書情字原非恨，欲佩護花又不忘。」「依稀似夢含羞覺，彷彿如君帶笑迎。」「裙邊萱萼春空結，眉上葳蕤鎖不開。」「翠帶近來慵自解，銀缸何日倩郎吹？」凡十數聯，皆綺語，醉心蝕魄，蓋生不死，女之筆亦不懶也。生友聞其疾，咸來問視，皆力諍其謬！生雖默默不答，心則恍惚若寤。友去，生病少瘳，闔門交慶！詰朝鹽濯，忽於匱器中見一律，則又女之詩也。其詞曰：「歸去來兮胡不歸？春風春夜掩雙扉。香添帳底芙蓉豔，媛入波心瀾瀾肥。自有暮雲壓玉枕，何須朝露戀荷衣。溫柔鄉與蓬山近，莫把蓬山咫尺違！」生得詩，惘然者終日，疾復劇，遂以不起，泐句竟卒；時去召乩之日，不過冀英兩

鄭生之死
實由其心
不正故邪
魅得乘隙
而入耳

放也。死後見夢於其友曰：「女居重泉，而給我以仙境，未免大言夸人；然相得甚歡，亦殊無所苦，幸語我家，勿以爲念！」友驚寤！轉告其家人，莫不駭異！究不知女子爲何代人，其詩草至今猶在，晉人亦或見之。

總評「乩不必真靈，而其靈者亦未必爲真仙，故凡召而輒來者，大率在鬼與仙之間而已。何則？仙必不屑至，鬼又不能至，於是靈鬼獨爲之。但世人習此者甚多，而生竟以之賈禍，豈其心之未克自正耶？抑亦真夙緣耶？昔余內弟，亦好爲此，然卽世之所謂託乩，非其真也；詩皆請者代爲捉刀。後向余言「召乩之時，依稀若有神助，下筆數十言，揮灑立就，其間亦多有驗者；意者冥冥中果有操縱者乎？第恐爲鬼爲妖，則耗人精魄，爲禍不淺矣！」因乘其術不再召。由此觀之，余弟達人哉？而世之耽耽於此者，其亦未見夫前車耳。」

註解

鵲薦

鵲薦也（蘇賦詩）
親嫌妨鵲薦

飈疾

謂如風
之疾也

鰕生

（漢書注）鰕生小人也
後多用爲自稱之謙詞

紅鞋

嬉戲不特
無益且以
召禍世之
愛嬉戲者
閱此則當
知所戒矣

某縣有甲乙二人，姻婭也；素相嘲謔，見即喋喋不休。其地有深深，闊僅數丈，而湍急不可以涉。一日，甲乙各約數人，將往某處遊，路經溪側，隔岸邊相值，一水盈盈，聊通笑語；衆中亦有相識，且言且行，二人復相謔，同遊者靡不粲然！乙忽拔所佩小刀，戲謂甲曰：「忤奴！勿再言！言將殺汝！」甲大笑詈曰：「畜產！爾思弑父耶？生汝不肖！殺我固宜！」語次，以膺相向，嘻嘻不已。乙亦笑挺白刀，作擊刺狀；衆方爲之捧腹！甲忽頽然倒地。亟視之，喋血朱殷，行刃已陷胸矣。甲竟死，舉大駭！視乙，猶含笑操刃，鋒鏑皆赤色。兩岸喧噪，行人胥驚，觀者如堵牆。乙始覺其殺人，欲遁不能矣。衆奪其刃，逮以見官。邑令某公，素號神明，聞即馳往檢驗。驗訖，即命人過溪上流，俟其涸而窮其異；果有腳跡，自此岸而達彼岸，往來皆有蹤。細視之，纖細如銚，不類丈夫，亦愕然！更命人深掘其泥，甫數尺，更得一篋；啓之，內藏女鳥一雙，鮮若朱蓮，巖然

未朽。令頓悟！即呼乙當場語之曰：「此夙孽也！汝雖未殺伯仁，伯仁由汝而死，嬉笑與戎，罪實自取。」乙亦俯首無詞，遂論抵。先大人每舉其事，數數戒人，以爲嬉戲無益，且有賈禍如此，可不慎歟！

總評「律有戲殺一條，是其殺有由於戲者。此則斷無能殺，而竟以戲成之，戲真無益於人矣！猶憶某州有一婦，年未二旬，以弑夫將置極刑。官訊之？輒揮顏涕泗，惟求速死！官不忍！命入內署，令夫人從容詰問？始得其情；則夫婦俱少年，家畜牝牡二衛。一日，夫如廁，見牡者躍躍，而牝者拒以後蹄，踢不使前。夫即呼妻往觀，舉大笑！及歸室，強婦爲此狀。婦不可！夫終不懌！乃勉從之。甫一騰蹕，適中舉丸，遂警然而倒，視之已無救矣；此尤戲殺之可笑者！因并附紀於右。」

註解

喋喋

音喋多言也（漢書）喋喋利口

喋血

殺人流血也

堵牆

謂牆也（禮）蓋墮者如堵牆

翠衣國

隴蜀故多鸚鵡，土人恆羅之，以爲玩具。成都人蔣十三，畜一佳者，馴養數年矣。一日，有鸚鵡來，止於樹杪，呼鸚鵡爲「能言公」，隔籠與之語；詢之曰：「君不游翠衣國幾年矣？」答曰：「丙年離鄉，丁年罹羅，今居樊中，歲又三稔，通其首尾計之，已五易春秋矣。」鸚鵡又曰：「頗亦思歸否？」答曰：「胡不思！君不知我，我非生而羽者也。猶憶昔年爲商，販於湖湘間，賈嘗三倍；且敏於言語，恆爲人解紛，人無有難之者。某歲仲春，與同伴航海，將謀重利。舟行至一島，碧嶂插天，蔚藍無際，偶拉客夥數人，登眺其上；愈入則其境愈佳。涉歷既深，頓忘歸路。島中無一人，惟有公輩，飛鳴上下，不知幾千萬億。予等病不能興，又無弋獲之具，可仿羅雀之風，遂餓死於岩下。他人我不能知，予則渺渺然，遊行至一國土，宮殿巍峨，城郭富麗，其人無貴賤，皆衣翡翠裘。予詢之人曰：「此海中第七島，翠衣國也。」予因謁見其王，欲圖歸計。王年可五旬餘，亦衣翠服，能識義理，通陰陽。其國中上大夫必能詩，中大夫皆能曲，下大

鳥亦猶夫人也，使人爲捕而置之獄中，令其有家不得歸，有父母妻子而不得圓，衆能甘心乎？鳥何罪而乃置之籠中乎？閉此則者鳥者當知返矣。

夫亦能言，以捷給爲才，從無有不鳴者；遂館予爲客卿，後以貴主下降。主貌姣好，亦嫻歌詠，與予伉儷甚歡。明年，爲予製此，服之遂能飛舉，時與主翱翔於茂樹，倡隨無間；不意爲近侍所誘，將欲歸視故鄉。行至山中，下而取食，遂爲人所獲，縶絏於茲，不能返，每思主愛，如割寸心！君今去，能爲我致一口音，則幸矣！」鵲曰：「願爲驛使，雖遠弗辭！」鸚鵡乃低吟一絕曰：「雙飛何日向晴皋？每爲卿卿惜羽毛；最是舌尖消瘦盡，繞籠猶自語叨叨。」詩成，俛首拳足，若不勝情。鵲即振翼而飛，回翔而語曰：「必不辱命，君勿過傷！」遂飛去。時蔣臥小窗下，院宇無人，聞其語甚爲慘然！乃起，開其籠而縱之；且囑曰：「翠衣國路遠，子宜自愛，慎勿再罹羅網之災！」語竟，鸚鵡啁噓作謝！飄然高舉，漸入雲漢間，不轉瞬而逝。蔣以此事語其家人，多不之信，且疑其故縱；蔣竟無以自明。踰年，蔣患疾疫，病垂斃，迷惘中見有人皂衣而鳥喙，直前啓曰：「君家之囚，已言於翠衣國主矣；命僕奉延，即請稅駕！」蔣正昏憤，莫知所

鳥也猶知
感福今之
受人恩而
忘之者不
如此鳥矣

好語如錦
亂飛雖然
是有驚嘆
仿留仙者

指，竟毅然隨之行。其人奮臂一呼，早有綠衣人十數輩，駕一肩輿，昇蔣前往。須臾，至海上，波如山立，心甚惴惴！視其輿，輕猶一葉，去水僅尋餘，毫無沾濕，行且如飛。既至，有絕境，都如鸚鵡所言。即有人迎於郊外，俯伏路旁，引吭而謝曰：「主君體好生之德，罷悅耳之具，網開三面，德並二天，使折翼之禽無難旋里；嫌籠之羽，竟得生還；不獨樂昌之鏡重圓，抑且若敖之鬼弗餒，感恩涕泣！深愧啣環；擁篲郊迎，聊酬翼卵。」言訖，伏地哀鳴，一若感激不勝者！蔣自輿中窺之，騶從甚盛，冠蓋甚都，其人年二十許，翠衣翩跹，疑卽曩昔所縱者；乃降輿慰勞，並駕而進。入其國，人皆衣碧，語言俱帶鳥音。將至路門，國主躬親迎迓，揖而言曰：「寡人愚昧，國禁廢弛，致令金閨愛婿，辱於弋人；徵先生釋之歸里，則弱女無與並棲，卽不穀亦無與共治矣。」語甚摯謙。蔣目之，貌古神清，被服赫奕；因遜謝！國主隨揖蔣入，延至殿廷，納之上坐，將下拜。蔣辭讓再三，然後以賓主禮相見。既坐，國主又言曰：「兒女輩賴君完聚，時銘

正平作鷓
鷓賦可謂
此鳥之知
音無雜其
建亭望之
也

五中，無由申報。適聞病在牀蓐，故遣剪舌侯奉邀，幸辱惠臨！當令叩謝！」因命傳語後庭，使白貴主。旋鋪紅氍於地。俄有小環十餘，自屏後捧一麗人出，齒甚穉，衣翠羽之服，玉聲璆然，夫婦並肩，皆北面再拜。蔣不獲辭，卻而後受。主卽退。國主命設宴於望禰亭，與蔣歡飲；且告曰：「此寡人踴望正平之地也！異世知心，今與君爲二矣。」於是飛觴痛飲，諸大夫皆在坐，有獻詩者，有歌曲者，紛沓而前，蔣亦不甚記憶。國主知蔣有恙，命取海中神露，和酒飲之，恍若沃以冰雪，病遂除。宴畢，國主謝曰：「敝路褊小，土產絕稀，不腆敝賦，未足以酬大恩，聊供君之玩好，幸勿揮斥！」乃進明珠十粒，紫玉一雙，約值數千緡。小環又傳夫人命，致水心鏡一圍，珊瑚樹盈尺，曰：「敬以報欽合鏡圓之德！」貴主夫婦，又私有贈遺。國主命寄於近海市肆，以券付蔣。令其自取；仍命皂衣人送之還；國主冰玉，親餞於郊，握手流連，甚不忍別！蔣思歸念切，登輿而返，比至家，舉室號咷，將殮屍於櫬，死已二日矣。蔣推衾而起，家人大驚！詢之

？始得其故，出視庭柯，有鸚鵡爰止未去；始悟所謂剪舌侯者，卽此是也。乃設食飼之，三嗅而作。蔣疾大愈；欲詣海肆合其券，家人以爲妄，力止之，遂不果行。至今蜀人呼鸚鵡曰「能言公」；「其遺意云。

總評「鳥之酬恩，無足深異；異在間關對語，儼有鄉人話舊，知己談心之狀；而吟詩一段，尤爲慘動心脾，宜乎蔣子不忍聞，而縱之歸也。昔有達人，嘗戒子弟畜鳥，謂「其音淒楚，人家有此，多近不祥。」語雖迂而實切於理！今聞是事，益信達者非無稽之談，惻隱君子，所宜深戒焉！」

註解

鸚鵡

音勛欲鳥名剪舌令圓能效人言俗名八哥

蔚藍

天之隱語今多作深藍色解

號咷

謂哭聲也

癡塔

幼時聞老嫗常言，每及癡塔，輒爲捧腹！然其事不雅馴，不足以資談柄。及長，聞某縣巨家，生子而癡，其新婚之夕，種種可發人噱，而竟變化於其妻，琴瑟反以葦調，又非如聊齋之小翠，能以循易其夫者。其事在康熙初年，某家生女

癡呆至此
爲之親者
猶欲聯姻
貽誤閨秀
不知其意
何居幸女
聰慧過人
能易胎換
骨使癡者
居然不癡
耳否則非

貌美而性慧，少讀書，父母皆雅人也！彈棋品茗，種藥栽花，日惟以韻事相娛樂；暮年得女，珍惜之！不使苦讀，故女僅識之無；而自孩提以至成人，久居芝蘭之室。年十三，頓失怙恃，寄養於其伯兄；乃兄嫂又皆儉人，居女爲奇貨。邑有大姓，知其可餌，遂許以百金聘之，又不責其奩費。伯兄喜而諾！女甫及笄，竟遣之于歸。大姓之子，癡人也；不第菽麥不辨，抑且牝牡不知。女在閨中，亦耳其名；人或爲女不平，女笑而弗答；惟私念曰：「苟知人事，似猶可夫，奚必過市其聰敏耶？」比及花燭之下，衆目環矚。婿出，面不垢而若垢，口不涎而若涎，五官四體，舉若冥頑不靈；且見女，亟自引避，如逢怪異！大姓夫婦，強之當堂成禮，拜不知興，跪不知叩，推之前，挽之後；一時賀客，莫不掩口胡盧！女亦不禁失色！自嗟薄命！無可如何。婿既癡顛，女又羞澀，一切牽紅合卺之文，草草而已。及入洞房，猶聞其吃吃語父曰：「面白白而衣紅紅，又是幾阿姨？」蓋其父有妾數房，年僅少長於女，故云云。父怒且笑，強叱之！既而又詢其母？

默爾香聲
抑鬱天亡
卽月下花
前敗蓮門
風而已豈
不大可懼
哉

母答曰：「爲汝娶婦，伴汝，何猶不知耶？」婿色似甚喜！取木牛土馬之屬，雜置於合歡床，而自戴面具，跳舞而前，招女曰：「胡不下與予戲？」女且羞且憤！面壁不答。婿竟呱然大啼！奔告其母曰：「婦不好弄，娶來奚爲？」闔室女眷，哄然大笑！女聞之益慚！時以淚洗面。旋自解曰：「幸猶知人語，事尙可爲；」乃不復悲！其姑因子癡，益憐婦！屢撫慰之！至夜，婿雖被強就枕，不知爲人道；女又處子故態，不自解衣，其不成歡，可想見已。迨閱三朝，女心計曰：「業已倡隨分定，若竟聽其癡，將終身之託謂何？」因而強按羞顏，不復作兒女態，剪楮裂縑，作爲飛鳶舞蝶之類，招婿與觀；亦鼓掌言樂！女又取其戲具，共戴假面，與之憨跳於室中，婢媼盈前，恬不爲怪！大姓夫婦見之，翻喜女不知愁，並不加禁；如是者旬日，婿亦漸稔，跬步不離，儼然伉儷。女又時藏果餌以飼之，婿竟日不出室。女知機會可乘，每日整衽，牽之使坐於側，頻頻引鏡自照，詢以好否？貪色固人情，婿雖癡，年已成，情竇漸啓，亦笑而頷之，答曰：「好好

至此而女
之功告成
然當其逐
步漸進之
時一寸芳
心不知幾
幾躊躇九
曲柔腸不
知如何轉
折始能收
此成效也

世之遇人
不淑輒怨

！」女又詢曰：「汝愛否？」亦答曰：「愛愛！」女心竊喜！自是閒與之戲，暇即刺繡於床，曳使並坐，輒以一足置其膝，朱蓮纖嬈，誘使撫摩，又詢之以好否？其答如前。女因潛擇吉期；一夕與其寢，盡去襦褲，裸而後眠；蓋自燕爾以來，從未露體相向也。夜半，引使捫搦，週身殆遍，柔肌膩骨，着手欲融；女又詢之如畫？婿笑而不語。再詢之？始曰：「好甚！」女潛以輕軀暱就，婿果不動，不須臾而好事成矣。」侵晨，女約之曰：「勿與人言，言將撻汝！」婿果遵守弗洩。至鏡臺之側，無反目之時；綉筐之旁，皆捧足之日。月餘，女病吞酸，大姓夫婦以爲異！使黠婢覷之，竊其事以告，則閨房之樂，竟較之尋常不癡者，殆尤甚焉！皆大悅！益憐愛女！女遂自此與婿，盡棄兒戲，晨昏定省而外，卽坐房中，或藏鉤射覆；或博奕飲酒。婿不解，而靈明已復，積漸能通。久之，竟與女相埒。女又教以讀書，亦能辨字，蓋非復吳下阿蒙。且自女之入也，每晨起，親爲盥濯，整巾幘，飾衣裳，數日務令一浴，摩頂放踵，刮垢磨光，婿貌本非不揚，

所天者觀
此當大知
所自處矣
怨天尤人
固無益也

加以人功，亦翩翩年少矣。期年，女學生二子，錦襪綉襪，玉潤珠圓，見者皆謂其肖母而不似父；然癡婿之癡，早又乘堅策肥，周旋肆應，使自念其蚩蚩之態，當不免啞然而笑矣！

總評「瞽者無相，則將俚俚乎奚之。人至於雌雄罔辨，癡已甚矣；非女有以相之，又何能脫凡胎而成仙骨耶？然女之於此，其柔腸不知幾千百轉，始肯忍恥含酸，強爲此態；否則金閨女兒，其孰無面目若是哉？余既鑒女之心，益憐女所遇之不幸！」

註解

談柄

事之可爲談話
資料者曰談柄

及笄

(禮內也)十
有五年而笄

合巹

(晉禮)同牢而食合巹而酌(注)巹謂半
瓢以瓠分爲兩瓢婿與女者執其一故曰

合燕爾

謂新
婚也

犬婿

余友邵次彭，具生花之舌，言事極其酷肖。一日，謂余曰：「近有一異聞，非君莫可與語，能不濯以污濼乎？」余曰：「願聞其概。」邵曰：「家有曠室，

每聽人之僦居，值之軒輊弗計也。客歲仲春，有一婦，年約二旬，貌頗妖冶，來賃屋。家人與之約，每月半緡，亦不較，遂徙來居焉。家無丈夫，祇一犬，猶毛獅尾，豺口狼牙，龐然大物也！初來，人無敢近，久之，覺甚馴，亦無異常畜者；惟有男子入婦室，則人立而咋之，噬衣裂膚，勢甚詢詢。家之婢媪若往，則搖尾承迎，引導而入。余以爲召南之虺，能衛如玉之女。居既久，婢媪皆熟識，默伺之，跡甚奇詭！夫人之畜犬，不過食以殘炙，飲以餘瀝耳。婦則每食必呼曰：「飯具矣！」犬卽昂然入，婦遜犬上坐，敬以食置其前；犬食訖，婦乃食，窺之者不禁疑訝！謂是犬也，何相敬如賓之若是哉？一夕，某僕之婦，服役於內，歸甚遲；將就已室，而適經彼室，聞窗中有犬聲，疑其未寢，穴而覘之。時正望日月明，見婦白身偃臥，犬如人形，俯伏其上，絕類交媾者；犬猶猶然，婦亦睥睨作態，乃大駭！旋聞婦作顫聲曰：「毛珍珍刺人肌膚，頗不可耐！」又曰：「予倦矣，若何未寢耶？」遂寂然。視犬，則已下榻矣，不覺捧腹！明日，言之同輩

雖不必實
有其事而
足以爲女
子之炯戒
此文之有
功於世道
人心者也
吾願今之
女子悉置
此文於座
右

，哄傳以爲笑柄。余聞之，意殊不信！至冬，婦誕一子，週身皆長毫，形狀如猓，因棄之不育；犬若忿恚！不食者累日；事益宣洩。嫗有與婦善者，私以謂之曰：「若人也，奈何以犬爲婿耶？」婦視然者久之，蹙額曰：「此誠風孽，姥勿言，願以實告。予生十有五年，父母將爲擇婿，人既問名矣；忽得奇疾，若患瘋癩，狂言者竟日。給以飲食，盡揮之，惟索人便，父母亦堅不肯與。一日，自言曰：「若致我爲畜，若乃擇人而事耶？」其聲音都不類予，父母疑而詰之？則曰：「我某也，汝女前世爲人婦，曾與我私；既而利盡交疏，乃與夫謀，寘我於死。我破後，訴之冥司；冥王不以我爲直，反怒我淫，謫之爲犬，今且三世矣。汝女以改前行，仍得爲人。予大忿！又訴之，冥王判令生汝家，與汝女爲匹偶，以彰果報；詰朝將誕，汝女若適他人，我必殺之！語已，予頓仆，少頃即甦，舊疾如失。明晨，家犬生五子，其一卽是犬也。父母以予故，將盡坑之；又以事涉荒誕，一斃數命，有所不忍於心，遂不果殺。次年，予甫二八，犬亦成立，跬步必隨予；

有執柯者至，咋之幾死，因以巨練繫之。夜深，斷其索，入子室，登子榻，噬子衾褥，但不及膚，若以之示意者。父母懼！乃不敢以予字人。及秋，父母皆病瘵，予之宿疾又作；且發狂，裸裎而奔，人挽之亦不能止。夜恆臥土室中，堅不出，惟犬相從。未幾，父歿母愈，予又夜奔，予母往跡之，則犬俯予身，其辱不可勝言矣！母爲此氣結，尋亦卒，親族知其事，遂不以人類待予，議析予產；乃人甫及室，犬卽狂噬，無有能禦之者，家資賴以不散；予亦弗狂，而迷惘中亦知與犬爲匹，心甚恥之！然愈後自思，親族且緣此不齒，况他人孰肯以予爲婦；於是決意從犬，滌其垢污，美其飲食，事之如夫，今五年矣，生三胎，皆不敢育，將隱忍以終身，夫復何言！」婦語畢淚零，媪故善諱，乃笑而詰曰：「犬之樂，亦猶人樂歟？」婦默然良久，亦破涕曰：「今遇曠婆子！予不忍匿矣！人之樂，予不能知，乃自與犬寢處，初在病中，昏然罔覺；及愈，更蒙面受辱，久而相習，始得其樂。諒壯男子不過如是，因而愛戀弗捨，不知其他。但犬姓奇妬，予若見

一幼童，亦齧予身，瘡痛者數日；彼亦從不另覓他雌，朝夕相守，儼然伉儷，此係不傳之祕，姥勿聞之於人，益增予愧也！」媼遂笑而去，翌日，婦竟他徒，不知所往。」邵言已畢，余笑曰：「此殆君之生花舌耳，世豈真有是事哉？」邵亦相視而笑；既而思之，冥報或者不爽，良有此奇緣，因以爲異，而筆之於書。

總評「槃瓠，犬也，以功竟得佳配，載之傳記，雖誕而有可徵。今此犬，又以夙寃而獲美婦，似屬不經；但婦能降心事之，不以犬待犬，直以夫待犬，嫁犬隨犬，婦蓋有味乎其言也。嗚呼！世之以犬待夫者亦多矣，不誠犬婦之不若哉？」

註解

軒輕

猶言高低也

狺狺

犬聲也

捧腹

大笑時以手承腹也

跬步

謂半步也

破涕

謂笑也

田鳳翹

韓城盧孝廉，某年下第，將歸秦省，從一僕，跨二健騾，行於燕南道上，夕陽在山，猶未得所棲止，心正茫然。忽聞犬吠聲，知去人家伊邇，遂疾行；然細

老翁之言
已覺可怪
而孝廉向
不之信坦
然投刃使
非芳魂力
援孝廉危
矣

聆之，聲在樹間，不由孔道，乃迂路而趨之；未及里許，日漸昏黃，比至，則屋宇不繁，草廬低矮，惟一家面水而居。諦視之，則槐蔭盈門，柳綿匝地，牆頭杏子，纍纍垂熟，令人起鄉關之想。客未款戶，金鈴復吠於門中，有老翁年約六十許，蹣跚而出，詢客何爲？語以故，再三，始開笑曰：「女孟嘗固不拒客者，但慮湫隘，不足以容車從，可若何？」孝廉又言之；乃曰：「俟白主人。」入閨良久，方出肅客，則已月印前溪矣。孝廉棄乘，從之入門，東向一矮屋，中甚修潔。翁延孝廉入室，僕騎均止於院中。翁謝曰：「暮夜倉卒，蓬門市遠，不及備斗酒，爲客洗塵，幸勿怪！」言已自去。孝廉視僕秣駒，徘徊月下，見其居偏仄，主人臥室，似與客寢毗聯，祇隔一層籬落；而人聲笑語，入耳逼清。孝廉立未久，聞細聲言曰：「田家小妮子！今夕不來，殊慢客！」其音似一少婦。語未竟，聞小女子聲笑曰：「子非我，安知我不來？」婦亦笑曰：「正說曹操，曹操便到也。」小女子又曰：「遠迢迢的，陳家姨！未審來否？」婦曰：「渠亦好事者，

將無來；第子家適有嘉客，欲邀預席，但恐汝曹羞縮皆逃去！」女子哂曰：「汝自不羞！欲捉官路作人情，我輩大家風範，豈村莊小兒女所能推揣者！」婦乃大笑曰：「婢子面皮！故鐵包者哉？我真未及料也！」語次忽風聲隱隱，似又有老少閨人，雜選而至；凡數輩，各敝寒暄，聲亦漸遠，不復聞。有頃，老翁出，速客曰：「家主母不揣寒陋！竊思一晤高賢，請卽行！」孝廉聆其言語，頗歆動，又值客况無聊，遂與偕入。院宇不甚寬廣，而花香濃郁，樹影陰森，銀蟾之下，布置舉一一可見：左側三楹，華美不類民家，疑卽主人所寢者。右側一草亭，頗軒敞，中設三席，而虛其一。婦人四五輩，語笑甚歡，聞孝廉至，皆出迎。一衣縞素者，貌甚清麗，斂袂改容曰：「妾以先父見背，僻陋村居，今幸君子惠臨，頓光蓬葦！適田妹設有薄酌，藉花獻佛，萬勿疑訝！」孝廉知其爲恁人，乃答揖曰：「不才羞等劉蕢，窮如蘇季，抱慚點額，狼狽西歸；猥以日暮途長，懼逢虎狼暴客，輕造潭府，已荷優容；更與華筵，亦驚寵召！」語已，衆客亦相見畢；

媼之詩妖
氣早已顯
露孝廉進
人奈何不
悟殆已爲
美色所迷
乎

遜之入亭，延之首席。孝廉辭謝而後就坐。筵前無燭，映月窺視，左席一媼二婦。媼年近五旬，狀貌魁梧，衣雜彩之服，五色翩跹，衆呼之以姨。婦容俱風格，衣亦素色，齒與主人相埒。右席則縞衣而外，祇一紅裳少女，美如圖畫，坐閒恆流盼相屬，意似有所欲言。孝廉處衆美之中，深自斂抑，不敢少縱！酒甫行，卽覺微酣，不勝驚訝！細咀之，其釀味釀而色淡，醇醞異常；遂不多飲，略備蔬果，以見主人之意而已。酒方再巡，媼謂衆曰：「鯨吞牛飲，雖八斗亦奚以爲？請效桃李園故事，各吟短篇，以充觴政，客以爲何如？」孝廉唯唯！因請媼首唱。媼亦倨慢不辭，口占一絕曰：「曾兆霸圖侔颯鳳，更符聖道笑冥鴻；紅顏老去風流在，每向南陽化赤虹。」吟訖，衆婦鼓掌曰：「與殊不淺！但不覺遽露本色耳。」次及孝廉，辭讓至再，乃吟曰：「一園紅杏原無我，滿眼天桃信是誰？猶作廣寒花下客，不須臚唱且舒眉。」衆聆之，謝曰：「妾輩遠遜婦娥，何克當此！」再次及三婦，皆推不能，願以觥受罰。惟紅裳女子低咏曰：「長夜無燈憐自照，

聞女詩變
色而起學
廉倘非潮
於色者故
可救也

金剛經教
力如此今
之新人物
閱之其意
若何

斷魂誰伴月爲儔？淒淒一樹白楊下，理盡金閨萬斛愁。」孝廉見其詩有鬼氣，咄咄逼人，不禁變色而起。衆俱恚曰：「婢子何敢人清興？」遂皆不歡而散。孝廉出就外舍，心悸不甯！欲行則暮夜蒼茫，莫知所往；欲止則蹤跡詭異，深以爲虞！乃和衣假寐，方轉側間，倏聞窗外彈指作聲。起視之，歛見紅裳女子，倉皇閃入，謂之曰：「非妾拙作，則君危矣！此地較虎狼尤惡，胡爲棲棲於是？」孝廉愕然！驚詢之？女亟曳其袂曰：「行矣！猶問耶？」孝廉欲顧僕馬。女曰：「身存而此可徐圖。」徑攜之隻身而出，東竄里許，乃復西行。孝廉惶怖汗浹，罔知所措！至一大樹下，女曰：「此卽妾家，可少息，妖來自有以禦之。」孝廉空息，叩其顛末？女曰：「妾名鳳翹，田姓女也，陳姊居於歧州，竇一雌雉之怪。彼三人者，皆千年之蠟，專伏地底，啖人腦髓，左近之邱墓，無不罹其荼毒。妾生時，虔誦金剛經，歿後以之爲殉，妖不敢近吾壠，因結爲姊妹行，晨夕同遊，實欲盜吾寶也。昨夕，妾家以酒饌餉妾，渠等知之，以法攝致，強妾爲東道主，不圖

君乃與席，妾不忍以口腹之故，使人肝腦塗地，以飽無厭之饑，曾數數目君；君竟漠然，幸得賦詩見志，聳動君聽！不然，此時已莫能生矣。」孝廉聞女言，益驚！方將研詰？瞥見火光數團，越阡度陌，疾如飛隼，將至樹側。女出袖中一卷，曼聲嬌誦，其光即搖搖不前，如有所忌憚然，相持至雞鳴，始各散去。孝廉竄伏蓬顆，屏息不敢出聲，汗蒸蒸，衣襦盡濕。比及天曙，女賀曰：「君生矣！請俟日出，重詣故處，以驗所言之信否？妾陰質，不能晝見，今宵旅邸夢中，當來與君細敘，將有要事相商。」語訖不見。孝廉視之，蔓草寒煙，新墳三尺，猶有紙錢，以片石鎮其上。因揖而謝之！仍循故道，至客夕居停，則叢塚如佈棋，絕無廬舍，行裝輻重；散委於榛莽間。亟尋其僕，則已溘然長逝，願門有小穴，其中空空然，想爲羣妖吸去矣；愈大駭！物色得其蹊，猶幸無恙，乘之以行。旁午，始抵城市，即以告人，莫不驚異！遂止孝廉於傳舍，而白之官。至夜，孝廉夢女來，面酬其德，并詢僕死之由？女曰：「是妖虎踞泉壤，非此莫得延年；然遇

生人而麗之，恆勝於化者什倍。以君頗有福澤，無敢驟近，放假酒色以亂君；君倘酣臥，渠乃可邊。君幸從妾遁，而僕猶在夢中，其權於毒手，又何疑哉？」孝廉又語以驅除之方？女曰：「渠壽既長，兼具靈異，往來數百里，鬼神亦莫可如何；况人乎？」因視然曰：「妾已與妖爲讎，不復可以居此，知君失偶，願承琴瑟之乏，從君入秦，留經作鎮，亦可永護殘骸，不識肯俯從否？」孝廉雖黷其姿，而懼爲陰類，乃答曰：「再生之恩，何所不可？但卿生之而復死之，予心雖無憾，不亦重累卿德，是以不敢！」女沉思良久，歎曰：「言實近道，妾不敢強！」又曰：「明旦詣官，恐有辯難，第亟呼妾名，當有裨益。」言已，孝廉頓寤。及見邑宰，果以殺僕疑之。孝廉憤激！因呼鳳翹不置。宰駭然！亟退廳，引孝廉與語曰：「此吾女也，歿已兩月，君何以悉其乳名？」孝廉遂述其異，并及女之衣妝，無不胥合。宰驚喜曰：「亡女好誦金剛經，存日嘗怪之，不意竟得其力！微先生言，吾不知也。」蓋宰本閩人，因道遠，屍柩難攜，又不忍失之，故即葬於

鳳翹多情
若斯冥冥
中殆亦墮
其誠故使
托生爲孝
廉之妹乎

任所，亦視官爲家之積習也。於是不疑僕死之枉，僅以暴卒，詳於上官，獄遂解。孝廉起女柩，浮屠佛寺，免令死者懸懸，宰亦從之。孝廉遂辭謝旋里，至家，其母適姪娠將產。一夕，又夢女來，謂孝廉曰：「與君終屬有緣，不倡隨而壘簾矣。」孝廉醒，聞母已誕生一女，知爲鳳翹轉世，乃稟於父母，仍以字之。及長，能友其兄，不啻悌弟。孝廉年五十，猶困於公車，家又中落，其妹嫁一巨家，輒不時資助焉。

總評「世俗趨利，恆以蝟爲財星，而不知其爲禍最烈！卽以此段觀之，卽居洒落，言雅色殊，令人一往而深，實已厲齒相向。脫無雌田橫之義，幾爲女孟嘗所啖，不亦殆哉？雖然，世之牟利者，且不慮生焚其身，又何恤死盪其腦耶？」

註解

孔道

謂大道也

秣駒

飼馬也

翩躚

飛翔貌

溘逝

謂人死也

壘簾

詩伯氏吹壘仲氏吹簾故稱兄弟曰壘簾

劉天錫

天錫爲人
固自可敬
而主人亦
喜復偶儻可

劉嘏，字天錫，嘉善人。年僅弱冠，名噪一時，歲試輒前列，司袍者咸推重焉。崇德李氏，巨富家也，慕其文譽，以重幣聘至，爲子弟指南。天錫齒雖卑，而循循善誘，師道克敦，主人亦心悅誠服！嘉平將解館歸省，李氏又堅約以來歲。時天錫以家貧未偶，有母尸饗，心竊以爲憂！計將歸里畢姻，俟井臼有人，然後出；遂以他故力辭。而主人早窺其隱，乃毅然曰：『先生其有內顧之憂乎？然文人花燭洞房，必俟金榜，方爲快事，青燈固未可厭也。倘慮太夫人在堂，無人陪侍，寒家頗多粗婢，卽請遴選一二人，前往服役，子亦無所吝！』而天錫素懷壯志，誠如主人言；今因母老而計及此，初非本心。迨聞主人語，喜出望外，而中有未安，故囁嚅不卽首肯。主人因笑曰：『先生豈慮子索值，俟貴後相償，未免也！』遽出侍婢數十人，俾天錫自擇。天錫熟視良久，皆妖豔異常，不敢祇受！主人促之再四，乃指一元色衣絳裙者，顧謂主人曰：『此子願以見惠！』主人哂曰：『色不甚佳！先生何取於此？當副以麗者。』卽指一藕絲裳綠衣者曰：『并

有此義方
之母故能
生此令子
天錫之少
年持重蓋
皆由於母
教也

以相贈！」亟起入內，自檢券契，盡以畀之，謂天錫曰：「吾不使先生有後憂也！」遂命二婢叩拜天錫，使以主禮事之。天錫少年特重，見二婢均有殊色，益以名教自閑，不敢少縱；辭主人啓行，即另覓一舟，以載二美，言笑亦未嘗輕適。歸見其母。母故世家女，訓子素有義方，一旦見二尤物，即訶之曰：「老婦乃尚健，提汲可以親操，安用此纖弱者爲？且汝學業無所就，便欲效寇萊公，以菑桃自損其名耶？」天錫伏地請罪！因白主人誠意，弗克辭！母終不喜！另居二婢於室，元夕甫過，即遣天錫赴塾，不少稽；且私謂曰：「見可欲而心不亂，惟聖人能之，吾子恐不逮此也！」二婢一名湘瑟，即衣藕絲裳者；一名琴心，則元色衣者；俱善音律，爲主人所鍾愛，而湘瑟尤聰慧可人意，主人器重天錫，知非凡品，故以之持贈。天錫母以茹苦自甘，養殮皆身爲之，不輕役二婢。知其素解之無，遂躬親教讀，授以內則，及女四書，課若嚴師，咕哩終日；二婢亦甚樂之！一夕，母忽謂之曰：「汝曹亦因貧致此，豈甘爲人下者？既承賢主人惠歸子家，必

一語之下
竟以身殉
鍾情可謂
深矣

不忍令汝居妾媵之列，俟少嫻婦道，遣嫁良久，庶畢汝終身之事。」琴心聞母言，嘿然不語，獨湘瑟顏色慘變，若不勝憂者！及歸室，私語琴心曰：「我輩奉主命，遣事郎君，意固有在。妹觀郎君器宇，純粹而高明，當非久困寒氈者；因自謂此身可託矣！適聞太夫人命，意似不能相容，命之不辰，又將安往，倘捨玉堂金馬，而事瓦犬土雞，姊能之，妹實不能也！」琴心亦潸然泣下曰：「然！」遂相對忤悒，竟夕僂僂！無何，二婢皆病矣。劉母罔知其由，亟爲延醫診視，云「係憂鬱內傷其情」服藥如水沃石。未三月，琴心小愈，而湘瑟遂卒。臨逝之日，啓劉母曰：「湘瑟以卑賤之軀，得侍太夫人左右，飲食教誨，恩戴高天！今不幸而長辭，亦其命也。雖然，太夫人則未諒湘瑟之心，是以不克遂湘瑟之願，湘瑟歿後，若能葬於劉氏塋側，使得如驥尾之蠅，則素心遂矣！」又顧琴心曰：「姊自趨赴，不可同效無益之死，有負主人嚴命也！」言已而瞑。琴心慟絕復甦，劉母亦甚哀之，爲市櫬以殮，如其遺囑，葬以憤園隙地。事畢，將挽人馳告於子，而

天錫之言
詞嚴義正
足以快服
鬼神無怪
湘瑟願爲
之死也

慮分其文心，遂不果。天錫居主人家，館穀較前倍豐，業亦較前倍進，賓無權與之款，主無倦教之憂，相視莫逆，儼若一家。時值新秋，淫霖數日；一夕，生徒散後，月色微明，天錫倚櫺凝眺，偶吟子美對月一聯曰：「香霧雲鬟濕，清輝玉臂寒；」因笑曰：「此老興殊不淺！」語未已，身後有人低謂曰：「郎君亦憐此苦况乎？」天錫愕然！迴身瞻視，則湘瑟盛黛立於燈前。天錫大驚曰：「汝何以至此？豈懷舊主人之恩，遁逃以歸耶？」湘瑟直前斂衽，愁態可掬，遂而對曰：「非敢如是也！」因述已與琴心致病之由，并已身死之故，且言今在冥途，終以未得事君爲恨！感蒙地下主者；憐婢子苦衷，俾得自由，乃隨風至此，以了生前未遂之願。」言已涕泗，拜伏於地！天錫益驚！且悲其死！命之起！溫顏以却之曰：「聞若之言，情實可憫！致汝殛謝，實予之辜！但予有慈命在身，且承先人後，不敢以鍾情，致干不孝，幸爲予諒，往生他方！予歸，當臨穴弔汝。」湘瑟聞此，卽正色答曰：「郎君何過疑婢子？卽婢子在生，猶不敢以殘軀，上辱君

生不能奉
職死亦
願爲服役
湘詠之情
真不可及

子！况今已歸泉下，實爲幽陰之質，而敢別存邪念哉？茲之來，亦期奉侍琴書，少釋隱憾，萬勿慮及其他，令婢子益增慚報！」天錫見遣之弗去，又深感其情，遂留之。湘瑟執事惟謹，天錫讀則淪茗剪燭，曼立於旁；吟則磨墨濡毫，斂袂以待；與之語，卽肅容以對；不與之語，卽含笑無言；自始至終，了無倦色。夜將半，天錫欠伸，湘瑟拂榻佈衾，敬以相待。天錫臥，已亦不眠，爲之整几上未掩之簫，添爐中將燼之篆，事已，默坐於側，寂無欸聲。天錫甫轉側，卽來問視，兼以纖手扶其衾，愛護若嬰兒，似慮夜風侵者。天錫深感之！遣使別榻就寢。答曰：「夜臺固無寐者，君姑高枕，勿以婢子爲念！」天錫亦不之強，而竟夜勤懇，可謂忠愛之至矣！侵晨，天錫猶未起，几屏琴劍，早無纖塵；及起，又爲之整臥具，奉裳衣，視天時之寒煖而進之；未及闢戶，肅然告退，曾不知其安往。主家亦有侍者，入見館中精潔，竊疑先生所爲，心銜其德，而未悉其手不煩麾也。及夕又至，習以爲常；天錫不言，人亦莫識其蹤跡；因詰其里族？對曰：「婢子

亦嘉善人，與郎君同鄉里，父以賭蕩產，售婢子於外邑，蒙主人養，今已五易
裘葛矣。家本賈姓，初無名，湘瑟則主人所字也。」天錫念爲桑梓，益加愛重！
一日值重陽，主人設讌，天錫沈醉而歸，室無他人，惟湘瑟在側，乃乘興謂之曰
：「知汝善歌，胡不爲予一奏？」湘瑟正容對曰：「婢子非故爲藏拙，實不敢以
聲惑郎君，致背太夫人之慈訓耳；不然，已爲之多時矣。」天錫遂不復言，卽就
枕。翌日，語湘瑟曰：「予昨被酒，見汝幾不自持；微若言，能不陷爲輕薄子耶
？」益優禮之！天錫自得湘瑟，侍從有人，燈底談心，牀頭論古，雖未及私，較
前頗不岑寂，祇恨其不復生！歲杪，又解館歸，以學使者將下車，遂辭不再就塾
。主人乃大張綺席，餞之於蕭齋，召優演劇，歡飲終宵，以是未得與湘瑟言別；
湘瑟亦不復出見，心恆怏怏！及歸見母，詢知湘瑟果卒，琴心甫扶杖而起，心感
二婢，而不敢言於母。乃因湘瑟之卒，不勝浩歎！遂謂天錫曰：「汝宜奮志！倘
得月桂一枝，卽以琴心備小星，亦無不可。」天錫與琴心聞之，皆竊喜！因念湘

舟中入夢
蓋堅天錫
之信使其
聞某紳言
而訂婚耳

天錫力請
再三誓不
他婚可謂
不負湘瑟
矣

瑟不置，既以杯酒澆其墓，兼作悼亡詩以哭之曰：「花月兩無情，情癡僅見卿！不隨流水去，忽傍彩雲生。人既留餘恨，天應鑑積誠；倘能迴玉貌，來伴許飛瓊。」自是幽齋獨坐，輒望其來，竟不至。比及秋闈戰勝，將謁房考謝公，卽崇德令也。夜宿舟中，忽夢湘瑟靚妝來謝曰：「感郎君臨弔，銘刻五中！近又折桂天邊，益愜所願！然妾向者，欲圖其側而不能，今後將處君正室矣。」言已不見，天錫深以爲異！及入見謝令，適有巨紳某公亦在座，詢及榜名，愕然曰：「咄咄怪事！」令與天錫請其故？笑曰：「事涉不經，不可以聞之儒者。」堅叩之？始曰：「老夫昨得一女孫，生卽能言，謂人曰：『嘉善劉緞，吾夫也，幸與之約，勿令寒盟！』老夫惡其不祥，命溺之，其父母不忍，力勸乃止。今遇劉君，姓氏昭合，詎非異聞！」令亦付之一笑，乃天錫驚喜！亟請問倩師執柯。令與某公皆不欲曰：「君能爲韋固耶？俟此呱呱者成立，則鬻已歸矣。」天錫固請！始笑從之，猶以爲桐圭之戲。天錫適歸告母，請使委禽，母艷然曰：「汝非失心，何竟

至此？且予老矣，亟於抱孫，誰能徐徐待之？」天錫力請再三，願以琴心攝闔政，誓不他婚！母不得已，乃聽焉。納采至公家，咸嬉笑以爲異事！明年，天錫登上第，歷官館閣，岳家爲之語曰：「三歲爲婦，卽受榮封，大奇大奇！」天錫旣以琴心主中饋，家人亦事之如內子，凡十有五年，女甫十七，卽于歸；時天錫已去強仕不遠矣。親迎成禮，女貌旣婉麗，而語言態度，無不酷肖其前生，益徵其爲湘瑟無疑。女遇琴心。獨有恩，不以妾視之，雖未及事姑，而歲時祭祀，涕泣若不勝情，亦不解其何以然。一日，忽謂天錫曰：「觀君狀貌，恍若熟識，絕似何地相遇者；但妾自幼至長，未離閨闈，此中實有天緣耶？」天錫笑曰：「卿忒思之，當亦有故。」女沉吟良久，恍然曰：「是矣！聞妾甫生，卽能語，先祖深惡之！將置妾於死地；父母懼；飲以犬血，遂不復言，迄今猶彷彿一二。」天錫因緬述其顛末，且戲之曰：「若以婢學夫人，何幸如之？」女始頓悟，回憶本來，一一胥如夢寐；乃命人厚其棺槨，遷葬湘瑟於南山之陽。後李氏之子，佩綬佩

絳，皆藉天錫教授，並登科第。天錫今已五旬，夫人僅二十餘，倡隨無間，不啻少年琴瑟焉。里人王紹濂爲作傳，以行於世。

總評「婢之奇，至湘瑟止矣，死生不易其心，惟以不得事夫子爲恨，千古侍兒應推第一！而天卒報之以花封，志亦畢償於再世，爲善降之百祥，豈虛語哉？獨惜主人如李氏，而不傳其名，令人弗克識荆，是亦天壤間一恨事！」

註解

弱冠

禮二十曰弱冠

寇萊公

名準宋人封萊國公

逡巡

行不進也

倡隨

謂夫倡於前婦隨於後也

桃葉僊

尙延采，天津人，才長而短於視，跬步之間，僅能約略人形，同人因呼爲次公；蓋戲以狂者進取之義焉。一日訪友，得子建洛神賦，於其案頭讀之，色喜曰：「世固有佳麗若此哉？」友笑曰：「但恐吾兄見之，亦與嫖母無異。」尙亦笑曰：「君過矣！予縱未知色，豈遂不聞其香？」因相與大粲！越二年，南游吳楚，僑寓秣陵，載酒於秦淮等處，日尋名勝；偶過桃葉渡，忽忽有感於懷。比歸邸中

果然未見
其色而未
聞其香矣

天已薄暮，閉門高臥，輒誦王獻之舊作弗輟。俄聞窗前低吟曰：「故人不相識，獨坐爲誰繫。」音甚嬌婉，如閨人。尙心微動，啓戶視之，時正月望，清光如水，院中杳無人跡，心疑爲鬼，亟闔其扉，拂榻就寢，屏息不敢出聲。無何，環珮珊珊，寢門竟自關矣。尙於枕上咳嗽，苦無所見，然而香氣逼發，嗅之而骨爲之靡。未幾，聞小語曰：「王郎睡乎？」近在咫尺，始能少識肌容，纖腰弱態，素面紅裙，二十許少婦也。第爲目力所限，猶未深辨妍媸，而口脂遙吹，亦旣心醉；乃不畏縮，起而曳之使坐曰：「別來無恙，何怨我不相識耶？」女笑曰：「窮措大！強作解事，子知我爲誰？乃鬼狐來取汝命耳！」尙竟坦然，惟以目抵女面，睫毛幾刺其頰，且誦二句曰：「施朱太赤，敷粉太白，吾人不我欺矣！」女頗不耐其視曰：「人皆具眼，一目了然，奈何令眸子逼人至此？」於是兩相諧謔，歡然止宿，明旦始別去；乃謂尙曰：「君實獻之後身，妾卽桃葉，雖鬼而已僇矣！情緣未斷，因以相投，君能與妾久處，當令君壽，慎勿洩之他人，使造言者疑

能知不以
床第相惑
雖狐也而
近于道矣

我也」尙既喜得麗質，生死俱所不辭，遂不懼其鬼，而反暱之，雖至契密友之前，未嘗微露其概。女晝去夕來，日益纏綿，卽有客乘夜過訪，而女之至也無形，女之避也無跡，私語喁喁，屬垣者窺如充耳；笑聲吃吃，窺戶者闕其無人；其行蹤詭秘如此，尙益信其真仙。無何而尙疾矣。女時來問視，湯藥必親，儼若伉儷，而疾亦小愈。獨尙之癡情不斷，每值其來，欲與之合。女忤然辭曰：「妾誤君幾危，猶忍以牀第相惑耶？」尙不聽，強之共寢，明日而疾又大作。女歎曰：「子害夫子，將不可復爲人矣！」尙正色曰：「即使今爲卿死，已愈於徒生，何憾爲？」女終引爲己過，幸尙之艱於遠視，遂匿跡韜聲，雖日侍尙之左右，而不使之見。尙因疑其薄情，而恨恨不已！無如疾益不起，同寓之友咸憂之！女亦數夕弗至。蓋自尙之疾也，女爲情所繫，爲憂所迫，漸不能隱其形；尙雖不覩，而人返時一見之，甫悉其病源。與之契者，皆苦口以諍，尙猶堅諱曰：「無！」適鍾山有一道士，素持勅勒之術，驅遣最靈。衆乃相與爲謀，不令尙知，造請焉。道士

慨然與偕來，至則曰：「妖氣甚深，非符咒所能祛」。乃度地爲壇，四面皆張獵網；道士遂禹步作法，且戟手而指曰：「速速！」良久，有黑氣一團，微挾赤光，自東南而來，颺疾如風，徑投網內。衆視之，則一白狐，毛雪色，口啣小草，閃灼有光，向之所見爲赤者，蓋卽此也。道士不暇責問，急掣劍欲斬之。狐匍伏乞命，以喙向病室而嘯，一若悲不自勝者。道士驗其草爲芝，乃擲劍歎曰：「世之膜視其夫者，固此畜之不若也！吾幾害天下之節義矣！」亟命撤其網，狐遂展轉仍化爲女，衆環矚焉。見其妖冶異常，因嘖嘖曰：「無怪乎尙三之見惑也！」女詣道士請命，且自白曰：「兒前身實繫王家桃葉，綠夙孽，墮落爲狐；修持數百年，旣已悟道，前一見尙，戀戀締袍，遂狂惑忘其異類。不意尙一病沉疴，竟至不救，兒籌思無策，昨自靈山，覓得此草，實欲前來救藥，行至中途，卽被擒獲。兒以妖妄惑人，死乃其分，祈師以此物療郎痼疾，兒區區之念旣遂，歿亦無憾！」言次，詞色俱慘！衆中多有涕零者；反向道士爲女乞憐！道士乃呼女而進之

道士數語
屬望於狐
者實深可
謂一片婆
心

曰：「汝來前！夫人之心如水，溢則爲災，尙雖不由汝死，病實因汝而生，烏得無罪？予今鑒汝寸誠，不加汝譴，况尙疾得此亦愈，痊後仍勉事君子，戒以寡慾清心，不獨可同成地僊，亦可以完汝素志。」語已，太息徑去。衆延女入室，煎草醫尙，一飲而瘳；左近羸尙之夫，沾其餘瀝者，亦活十數人。女遂自此畫見，同寓者咸得晤言。女善書，頗得鍾王家法，丐其一幅一扇，無不寶以終身。乃尙自愈後，益愛重女，情好倍篤；然不敢過於馳聘，遂益堅強。居半年，尙返故里，女亦與偕，但不復露形，而倡隨則未之有異也。尙不自諱，愷曰：「不見可欲，使心不亂，予初視如雲如茶者，直如無物，乃迫一見之，幾不能生，彼目之灼灼者，可不戒哉？」聞者深領其論。後尙至五旬，道士忽來，兩人闔戶飲，及夕，竟失其所在，蓋與女皆僊去也。

總評「太上忘情，特不自溺於情中，而於人之有情者，未嘗不心焉許之。觀道士見女啣芝，卽開密網，諄諄以節義爲言，非因其情而憐之乎？至於衆人

未必皆鍾情之輩，乃爲女所感，泣下沾襟，反爲之居間而排難，情之動人，一至於此！然非尙之深於情，女之癡於情，安足言此。吾故曰：「忘情者，終屬無情；不及情者，又何知有情；彼鍾山道士，其亦有情人耶？」

評曰，「近察秋毫，遠昧輿薪，世之短視者固多也。惟此得遇麗人，香豔千古，不惟可以解嘲，抑更可以解醒，浩歌子直世間第一解人！」

註解

嫫母

古之醜婦黃帝第四妃

大槩

猶大槩也

桃葉

晉王獻之妾名

牀第

謂牀第也

勅勒

謂敕勒也

馮堽

馮堽，字懷仲，浙西人，友于葦篤，無忝厥名。弟堃，素無賴，恆傲慢之，

堽恆笑而不言，戚族多不平，謂之曰：「渠弟而若兄，何乃無禮如是？」堽曰：

「予少失怙恃，同胞者惟此一人，若以微隙而昆季分離，庸保長逝者不掩淚泉下

乎？予不忍於吾親，非爲弟也。」人以是高之。未幾，堃之髮妻卒，繼妻某氏，

性極悍，每每以事陵其夫，堃益視兄爲陌路，箕帚繆斲，恣其詬詈；堽之婦漸不

不計事之
曲直一味
溺愛其弟
助惡長奸
失爲兄之
道矣

壘之出妻
固欲兄之
去也乃竟
不察橫被
而行適墮
奸人計中

能堪，亦憤訴於夫前。壘怒曰：「若亦效長舌者耶？」牝雞司晨，惟家之索。」子寒門，不堪有此！」遂與弟計，欲出其妻。壘始猶諫阻，及納妻言，反向兄前媒孽嫂短，且借端與之鬩；每謂兄曰：「若留嫂，盍析吾居？」於是壘去婦之志遂決。婦故名家女，誓不二夫，長跪夫子前，流涕不去；壘又以言激壘曰：「我固謂兒女情長，則英雄氣短也！」壘益恚！竟出其婦。壘與妻，愈益得志。壘亦不再言娶，筑筑一身，盡以家事予弟，壘遂少安。然自壘出妻，飲食衣服，皆仰給於壘之婦，日漸涼薄。家故素封，壘與婦，日饜梁肉，而以粗糲奉兄，壘亦隱忍弗言。壘以天性不安於中，遂於兄討，亦欲出其妻。壘聞之，歎曰：「家門不幸，而有離異之名，一之已甚，其可再乎？不可因吾，而壞弟之琴瑟，吾合去之。」遂襪被夜行，悄然他往。壘本故爲此語，以飾己過，壘既遠去，益中奸謀，夫婦乃私相慶幸！居無何，竈突火起，延及室廬，泯焉蕩焉，盡其所有，夫婦日益貧乏，不可謂祝融回祿，偃偃然目無瞳子也。先是壘倉卒去鄉，茫無定向；因思

以三罪責
堦詞嚴義
正無怪其
汗流夾背
也

舅氏某公，新任江右，遂決計謁之。獨行數十里，力少倦，息於道周。俄有偉丈夫，鬚髯如戟，騶從甚盛，疾馳而過其前；見堦卽下曰：「故人別來無恙？」堦視之，若不相識，乃起而揖曰：「契闊日久，偶失記憶；望以姓氏見示。」客大笑曰：「不復念我耶？予與兄實同桑梓，竊已識荆；今且略置姓氏，有一事卽欲諮君。」因卽樹下設氍毹，與堦並坐而叩之曰：「昨自故鄉來，聞兄有棄婦之事，信有之乎？」曰：「然！」客曰：「審是則君以孝悌自居，而懼三大罪矣。」堦愕然！亟請其故？客笑曰：「君之父母，以弟付君，不能導以和順，而任其滅性陵兄，將來不可救藥，一罪也。君之父母，爲君授室，執婦道數年，未聞蒸梨之小過；今因昆弟而棄夫婦之倫，二罪也。君之父母，望君生兒，以延祖脈，乃竟出妻不娶，莫續鸞膠；卽令君弟有嗣，而君儼然無後，非三大罪而何？」堦聞客言，流汗夾背，乃強與之辯曰：「兄知其一，未解其二；自來兄弟之禍，無逾於鬪牆，僕懼大傷父母心，豈反以此爲口實？且兄弟手足也，妻子衣服也，甯爲手

足去衣服，忍爲衣服間手足。僕嘗徧觀人世，家之不和，多以婦故，世少賢女子，僕因醜而不續，弟子卽兄子，渠兒卽我兒，何必徒多擾擾哉？」客又笑曰：「君之言，何其不達也？鄭莊縱段，君子譏之；魯隱讓桓，儒林謬之；周公右王，而管蔡爲戮；以兄弟之有賢不肖也。若喻妻子以衣服，固已；然因手足之故，而裸以爲飾，卽聖人亦無取焉。且使尊夫人得罪於舅姑，君又何以處之，抑更有加於此乎？將如此而止乎？原情定律，君必有以教之！」壻語塞。客又曰：「君爲弟之子爲己子，語更大謬不然！父母之生子，不虞其多者，非謂舍飴弄孫，一變已足也；意將繁衍椒聊，多多益善耳。如兄以此事委之弟，當年亦何必有兄？况子嗣皆關天命，君幸而爲伯道，固可矣；君之弟不幸而爲中郎，又將如之何？」言已，壻乃大悟曰：「噫嘻！是僕之罪也！」亟起再拜！客使還坐，而詰之曰：「君之意將圖其舊姻乎？抑別求新特乎？」答曰：「舊人雖在，吾未如何！新者其可哉？」客曰：「諾！家有小妹，頗賢淑！仰君高義，卽以之奉攀。」壻訝曰：「異哉

盲下居然
大悟自認
其罪與文
過飾非者
迥異

樞誠薄倖
而婦之節
義則藉此
以著矣

！萍水相逢，未過數面，突以千金之媛相屬，使僕聞之滋懼矣！且僕單寒羈旅，今尙無家，得無爲門楣之辱耶？」客曰：「不然！君篤倫常，僕重品望，豈敢以門第相高哉？請卽同行，無須謙退！」乃以從騎授堦，並轡而前，途次，自言其官閥，則黃姓椿名，其父卽現任山陽令也。行至薄暮，始抵其家，高門巍煥，僕役十數，儼有世家風。公子肅客，下騎同入，卽命小奚傳報曰：「速啓夫人，薄情卽已邀至矣。」堦聞而心疑，亦未遑問。入則華堂夏屋，備極富麗，有婦人年可五旬，冠帔尊貴，迎於簷際，熟視而笑曰：「真吾家佳婿也！」堦知爲夫人，參謁如禮；夫人辭讓而後受之。少坐，卽令易衣，且言曰：「今夕日吉時良，可成好事。」堦怪其急，方欲起辭，而簫鼓喧於堂下，旋有嬌環數人，扶新婦出與成禮，送入青廬。及堦啓袂視之，燭光之下，眉目宛然，實卽故婦某氏也。大駭！詢之？婦惟揮涕不語。有頃，夫人至，乃代白其由。蓋婦自被逐而出，父母卽遣之他適。婦以柏舟自誓，矢志不從，以是觸怒父母，將強之于歸，遂遁跡尼庵

，欲薙其髮；適遇黃夫人憐其志節！收養於家。公子故豪俠尚義，有郭解之風；因爲物色馮生，使得完聚。夫人言之歷歷，孀亦抱慚不勝！語次，婦始謂孀曰：「君以家之不和，遣之使歸，今何以仍不見容於悌弟，而亦擔簞以出耶？妾誠不足惜，但思奉事舅姑十年，未蒙訶責，竊自謂此生無忝矣！忽一旦棄之如遺，竟同覆水，使爲梟爲鳴者，得以快心而滿志，則情實不甘耳！」言之潛然，泣不能仰！闔室咸爲之不平。孀更嘿然內媿！夫人乃解之曰：「兒勿氣苦！薄倖人誠不足道，但今是予家贅渠，往事皆不須齒及。」婦因雪涕對曰：「母毋再言婚媾事，兒已被棄，不敢僭他想，但得郎來一證其是非，歿亦無憾！今藉大兄力，既得表明衷曲，請死於郎前，以終妾靡他之志。」語至此，詞氣俱烈，卽出袖中短刀，欲自刎。夫人與婢媼，持之以力。公子遽自外入，止之曰：「妹勿爾爾！予覓馮郎來，豈反以送君之命耶？」乃謂孀曰：「詩有云：『刑于寡妻，至於兄弟，』古人處家室之間，良亦有道。今一有不睦，遽出其身，宜其怨也！君欲效買臣故

事，僕不敢強；若猶有伉儷之情，願早圓樂昌之鏡。」壩聞夫人言，既已自悔；繼見婦狀，不禁慘然！惟唯唯隕涕而已！公子與夫人，又居間排解，遂爲夫婦如初。明日夙興，乃雙雙入謝！夫人館於別院，外事戒令弗通，以故壩家遇災，壩竟不與聞。年餘，公子之父，以卓異薦陞某州，遣役迎其眷；夫人因置酒話別，贈以五百金，夫婦皆垂淚而謝！公子囑壩曰：「倘不如意，可攜妹至任所相訪也。」不數日遂行。壩同婦歸里，其家已無立錫。壩甚駭然！因出金置產，招弟同居。壩見兄嫂偕來，亦覺忸怩！壩婦私謂其夫曰：「我固逆料阿伯之有餘蓄也，渠實不能捨姆，故託言他往，攜金以就之；觀其偕歸，事可知矣。不然，黃家縱巨富，詎肯以重金畀路人？」壩以爲然，遂播諸里黨，漸入壩耳，始恚曰：「我念弟而歸，今反以私婦謗我耶？予不可再居於是。」乃以餘金付弟，買舟載婦，徑詣黃衙，公子引詣其父，待以壩禮，使與公子司衙務，絲毫莫欺，甚重之！在任五稔，黃公致仕歸，特析宦囊之半，約二三千金，與之曰：「壩棄家佐我，我

不特使離者復合且令馮氏有後公子之德詎不大乎

不忍見婿無家也！」壻又驟富，甫歸鄉，弟卽來謁，夫婦又襁褓如丐矣。詢以前金，則曰：「屢遭盜劫，炮烙幾死，今幸有命見兄，其他尙可問哉？」言已，涕泣請罪！壻仍憐而收之，夫婦遂不敢妄爲私議；而卒無子，惟壻之婦生二男，繼其宗祧，益服黃公子之論，往來如姻婭焉。

總評「世人多重妻而輕弟，懷仲獨能矯之，可謂中流砥柱矣。然爲弟出妻，又不復娶，則近於不可！觀黃公子侃侃正論，原非奪理之詞，而救痼疾以藥石，馮氏先人，冥漠中當爲額手，又不止斷者能續，作一段佳話已也。」

註解

怙恃

謂父母也

長跼

猶長跪也

祝融

回祿

均火神之名

萍水

喻偶然相逢也

五稔

歲一熟曰稔

五稔猶五年也

昔昔措措

湖南鄒士銜，少有四方之志，年僅二旬餘，足跡徧天下。某年春，又將負販入黔，所親以蠻烟瘴雨之鄉，山川險阻，勸以勿往。鄒不信，且愾然曰：「大丈夫死生有命，豈區區者之能爲耶？」束裝徑行。比及思南等處，淫霖爲患，跋履

此女大異
關漫殊爲
可喜鄉生
何幸于遇
荒中得遇
斯人

維艱，未免有悔於心！一日，迷蹤深山，峭壁巉岩，人行鳥道；良久，始踰絕險，遠望邨墟，似有炊烟；而深潭當路，猶須循岸而行。疲極，遂憩於樹下。俄見對江有木筏，一人以長竹爲樞，蕩漾而來。鄒大喜！以爲接引者至矣。少近視之，其人披一短蓑，週身似無寸縷，不知鳥之雌雄；立而姑招以手，乘槎者亦甚欣！其疾如駛，無何卽識其面，兼觀其身，則螺髻雙垂，體潔如玉，一少年女子也。大駭！詫爲異物，方將奔避；而女子早已登岸，操苗音，且笑且歌，絕不差澀；始悟爲蠻俗，未免少見而多怪，因從之登梓。女子鼓楫而行，共濟同舟，逢此絕豔，鄒亦不禁心動，間以手戲之，女子漫無避忌。爾許時，始渡迷津，解錢付之，女子不受，惟吃吃憨笑，且舍所業，與之偕行，土語胡盧，若將導引。鄒亦喜得指南，曲折里餘，始達邨口；時已天氣昏暝，莫辨物色。女子引之至一處，狀類神廟，親款其扉，語鄒曰：「此猶可居郎君，非我族類，慎勿他往也！」其言則華音，絕無啁晰之韻，鄒心異之！女子卽反身自去。鄒入祠中，惟一禮聊可

樽酒盤飧
情甚可感
異鄉遇此
實慰衷懷
無怪其不
忍拂也

棲息，黑暗中都無所見，亦不知所祀爲何神；方假寐而枵腹苦飢，旋聞女子呼之，則樽酒盤飧，陳之廟堦，且酒炙俱溫，啜之亦甚適口；鄒亦深感其情，兼疑其爲結驢之計，勢必復來，私心因不忍拂，遂亦不拒，乃兀坐以俟之；漏已數下，跡竟杳然。忽夜雨大作，浙瀝有聲，聞人語曰：「措措兒引了一佳客來，何不見？」其音倍嬌脆，全非苗語。已而熒煌內射，似有燈光，乃起自門隙覘之，則又一女，以斗笠罩首，僅及其肩，白身亦無衣袴，惟持尺木，若燃藜，冒雨而行。鄒不覺駭然！且笑以爲身入蠻鄉，目與裸裎者相值，情何以堪？正窺望間，此女早至戶外，竟排闥入矣。鄒不能引避，直前見之；女子凝眸微笑，似有慚色。徐曰：「突如其來，致以醜形爲人見，令予頗瑟縮不安！」鄒又揖之。女子斂羞爲喜，相與席地坐，而置其木於前；鄒始得瞻仰廟像，則一女神，亦絕無裝飾，披髮露體，殊與所見者無異，疑其地從無布帛，不知縫紉，故創教者如此也。因叩女子姓氏，并所居何地，所祀何神？女子自言「爲昔昔，與所謂措措者，俱金蠶

生於苗家
而誓不盡
入植心已
極忠厚此
所以能過
鄰生而返
故鄉也

神之侍女，卽祠內所塑者也。蠶有雌雄，此神遂分男女，凡婦人行蠶者，胥是神主之。地名強洞，所居皆生苗，距海祇三日程，昨日所過之津，卽所名漳水也。『語之綦詳。鄒又曰：『卿旣苗類，何以能漢語？卽措措亦何以然？』昔昔始歎曰：『妾與措措，均非此間人，實中土之所產也。本以鬚眉來黔，貿易一如君之今日，不意偶中惡蠶，死不甘心，訴之於蠶神；蠶神憐之！俾與措措俱生於苗家，化身爲女，誓不盡人，蠶神遂收之位下，用爲侍從。自蠶神擾於毒龍，數往水府，妾等乃漫無統束，故得遊戲至此。』鄒因卽叩其由？昔昔未及答，而措措早已入室，笑曰：『姊對生人，傾吐底裏，得毋使客笑我？』昔昔微哂曰：『婢子太不諳事！郎君實有厚福，將藉以返故鄉，何諱焉？』二女遂同坐，語鄒曰：『毒龍悅色，其體純陽，知蠶神之美，數數嬲之，食其種類殆盡。蠶神懼！不得已，親詣海藏，自獻其身，緣與龍爲歡，不甚主人世事，以故蠶毒亦不甚驗。』鄒因笑曰：『據卿言，神有雌雄，當成配偶；今毒龍恣意貪淫，神之雄者，能無怒耶？』

？」昔昔亦笑曰：「郎誠解人！妾輩所慮者正在此；彼一妖不敢與龍爲仇，將以妾等洩其慾，深懼其毒，故避之不遑。」鄒曰：「然則奈何？」措措忽正容而對曰：「昨夕渡君，良非無意，妾等實人身，猶可奉君箕帚，今擬相從而歸，爲君立業，苗疆非善地，願君毋思深入也！」鄒聞之，俛而自計，本已倦游；且二美同心，爰適所願，但不免尙懷首鼠。無何，而天已昧爽，昔昔亟起立曰：「不可，一言而決斷，妾輩亦將衷裝而他往，君勿過於躊躇，翻以誤我。」鄒實不能捨，遂欣然曰：「諾！」二女皆大喜曰：「君盍少俟！容妾整頓，即可行。」言已偕出，不半時而旋，則俱易男兒裝，窄衣禿袖，狀類雄苗，相偕出廟門；又各肩一巨篋，顧謂鄒曰：「持此去，喫着不盡，無事作汗漫游矣。」遂行。仍循故道，以筏渡水，而翼鄒登陟，其疾如飛；過嶺數十，迴顧而太息曰：「神縱知之，亦莫子追也已！」是夕，宿於旅舍，遂成歡好。二女皆柔媚，鄒益樂之。數日，經一苗寨，措措與昔昔耳語，俱笑不能仰；鄒詢之？昔昔曰：「君勿言，今夕當

有樂地，且以之洩我幽憤。」鄒益不解。措措乃先行，至一家，門庭軒敞，似爲苗之素封。措措以一物，置其門檻上，視之，狀如蟄蟲，螻屈不伸。少頃，蠕蠕自動，旋即能飛，忽不見。鄒正愕然！措措又囑曰：「慎毋洩吾事！從妾指揮，且倍於曩夕之樂。」鄒姑領之。俄而門皆洞開，老者少者，男婦雜遝而出，見即叩首無算，狀甚殷懃！其人皆熟苗，亦嘗稱蠱之家也。鄒頓悟！坦然屹立。昔昔厲聲曰：「神實怒汝！可治筵以享吾客，吾當爲汝解紛！」其中有類家長者，卽應之如響，延鄒，與二女俱入，中庭設酌，肴核紛陳，闔家奔走恐後。微酣，昔昔命以歌，舉不敢辭。少婦數人，聯袂而前，雖不解所謳何語，而音韻清婉，頗可悅心！措措又擇一及笄女，年僅破瓜，戲令去衣把盞。女微有慍色！昔昔卽怒而起。主人甚懼！長跪乞哀！昔昔叱之如犬豕，且命曰：「自嫗以外，有不去棍者，死不恕！」舉室震恐！無敢違！未幾，白鳥嚶嚶，環於座側，肉屏風不能過焉。措措又牽少女，使於鄒側並坐。鄒已醉，不禁其狂，交吻捫身，靡所不至。

二女所爲
未免過甚
然以之施
于行蟲之
苗則亦以
直報怨耳

措措與昔昔，皆鼓掌，遵令荐寢於鄒。主人不敢逆，昔措亦同處室內，待旦而行，其家反拜送之，過於奴隸。出郵，昔昔告鄒曰：「此苗蠱數人，致費巨富，若此，亦足以報矣！」鄒亦嘻笑不絕！自是每過蠱家，輒翮之如前。比及楚界，昔昔曰：「今至文物之邦，不可仍前草草。」出篋中異寶，市其一二，得錢萬緡，買舟治裝；二女始易弁而笄，色旣殊尤，衣以文錦，又覓婢僕數人，烜赫不殊富室。鄒本無妻孥，乃以昔昔主家政，而措措副之，亦彼此無妬心。至其篋中，皆珍異，取以易費，金錢萬計，市產構居，一切資用不乏。鄒旣裕隆，兼對麗人，不再作遠游想。期年，各舉一男，鄒益欣快！忽一夕，昔昔謂鄒曰：「蠶神與龍媾，不勝其淫毒，昨已命盡牀第，其雄者雖在，已無能爲，自今適南苗土者，可以安枕無患已！」鄒且信且疑，或以語人，亦無有考据其言者。

總評「諸毒之蠱，無逾金蠶，雖苗人貪戾，而濟其惡者，實維是物。毒龍具大法力，翮而姦之，且因以斃之，雖近於附會，洵快人心！况載記云：「種

父歿而不
忍觀遺澤
至於封閉
其礎歷五
年之久雖
足徵其孝
思然不免
召怪異矣

盡之家，其婦女多爲神淫。一則昔措之所爲，良亦有徵而可信。若二女不以苟合，不以色妬，是乃居濁亂之鄉，猶具清明之氣，信乎其爲不昧本來者矣。

註解

巉岩

言高峻也

螺髻

言結髮如螺殼也

金蠶

苗人畜金蠶取其矢以毒人謂之金蠶

素封

謂不仕而富也

鷓鴣

音鴣鳥羽

肥澤潔白也

溫玉

孝廉陳鳳梧，風流蘊藉人也。祖居紹興，寄籍宛平，弱冠卽掇巍科，人皆以神童目之。家在京城甘水橋，宅後有小樓三楹，卽乃尊侍御公沐處也。孝廉初猶登嘯，及公捐館，不忍手澤之存，遂閉之，已數稔矣。一夕月明，孝廉訪戴歸，甚遲，家人皆已熟寐，惟留小童應門。孝廉入，因貪月色，不忍就枕，乃自檢松柴，命童灑器，將以煎茗。俄聞笛聲，嫋嫋然，如怨如慕，如泣如訴，聳然聽之，宛在樓上。孝廉駭然！毛髮盡豸，凜乎不敢獨醒，遽歸寢。平明卽起，將往

蹤跡；家人知而力阻，弗聽。至則蟻蚰在戶，軒檻積塵。甫啓扇，有巨物奪門而去，孝廉股栗！仰視之，六翮凌空，則鵬也。蓋公沒五年，此樓未闢，物遂異其中，然門窗封識，亦不知其何自而入，良足詫異！孝廉神少定，然後入觀典冊，茫無人跡，又絕無可怪，惟愴懷洒淚而已！乃仍闔之而歸。至夜靜伺之，漏下三鼓，其聲又作，諦聽焉，音甚靡曼，而非復向之嗚咽者矣。翌日，孝廉具衣冠，敬詣樓下祝曰：「僊乎鬼乎？何駭人聽聞至此也？倘有妙音，請容面領，毋過吝！」言已返室，案頭卽有邀客柬；啓視之，字跡婉麗，一則溫玉，一則柔娘，蓋皆閨中女字也。乃大駭，以問家人？舉茫然莫知所自，闔室驚疑，靡不惴惴！及昏，孝廉欲赴其約，太夫人懼，訶止之！因假寐，人俱寢，悄然獨往。未至，早有小青衣，妖冶非常，迎于門際，笑曰：「知音人誠巨膽哉？二位娘子固俟之久矣。」遂導之同行，旋聞椒闥馥郁，來自半天，遙睇樓頭二美，繡袖凭欄，意似徙倚無聊，月下遇之，香霧雲環，清輝玉臂，不欲垂憐而不能也。因拾級而登，

直前揖曰：「庸耳俗腸，未嫻音律，荷蒙召以雅集，能無媿乎？」一美人微哂曰：「既非願曲周郎，奈何諄請妙部？此言亦誰能信之？」語次，睨其貌，一則玉潤珠圓，嫣然百媚。一則花愁柳怨，笑可傾城。均衣五銖衣，束百寶裙，環珮珊珊，實天人也！孝廉自詔爲奇遇！因曰：「客夕清音，遙聆之若出兩人，而各擅所長；願卽于此賜教，使得饜飫，其可歟？」其未言者，亦哂曰：「忽遽若此豈登徒子之牀頭，猶有所系戀耶？」乃出袖中玉笛，爲奏一曲，卽前一夕所聞者，恍乎若鶴之清唳，雁之哀鳴，淒淒然使人淚下！未闕，彼美一人，卽舉翠袂揮之曰：「妹忽作此斷腸聲，反令佳客不快！」遂命青衣以笙來，倚檻和之，聲如和鳴之鳳，共噦之鸞，哀者以喜，怨者以舒，蓋卽隔夜所聆者，而纏綿過之矣。曲旣終，乃展姓氏，始識吹笙者卽温玉，而柔娘則作折柳之曲者也。孝廉與温玉晤語，談及古今聲伎，無不叩之卽鳴。獨柔娘低環掩袂，對月無言，一似重有憂者。孝廉疑而詰之？玉曰：「癡妮子！故當作此態，君勿深怪可也！」夜旣半，青

溫玉豪爽
柔媚沉靜
一對笑人
各有佳處
孝廉幾生
修到竟能
兼而有之

衣促歸。玉顧孝廉曰：「有客無酒，良夜不歡，君能作東道主，當過簫齋奉訪耳。」孝廉敬諾，約以明夕；遂下胡梯，冉冉過樓東而去，不知其所往。孝廉亦潛歸臥室，母妻皆不覺。早起諱不言，旁午入齋，僞作拈毫狀，至暮託言會文猶未竣，遂不入內，命僮僕被來，設榻佈衾，且密置酒饌，秉燭俟之，惟虞其爽約！直至漏下二鼓，雙美偕來，笑語生春，非復日前之羞澀矣。入室雜坐，履舄交加，孝廉將自起煖酒，溫玉以目視青衣曰：「不可重勞主人！」因命以代之。酒甫三行，少酣春色。孝廉起，請盡昨夕未盡之妙。玉辭曰：「耳目較近，鳴則驚人！」遂不復作；惟浮白歡飲，射復藏鈎，以祈爾爵而已。無何，玉山盡頽，眉目蕩然，玉乃離席謂柔曰：「妹盍留此，予且歸。」柔作羞態曰：「儂不慣與生人臥，此事終須遜姊。」玉笑曰：「汝先吹笛，以邀風月，何人乃敢僭耶？」遂凭青衣肩，踉蹌而返。孝廉與柔解衣，柔低曰：「妾尙葳蕤，郎君幸勿狂暴也！」孝廉笑曰：「敬如卿命！」既合，柔不勝鬢柄之苦，猩血流丹，嬌啼宛轉。孝廉

熟玩之，肌不豐而若無骨，態不勝而若爭妍，衽席之間，極人世之樂焉。詰旦，柔攬衣先起，謂孝廉曰：「郎君尙有新人，妾請明日來；」遂珊瑚自去。孝廉因詐稱抱恙，不返內寢，太夫人與其細君，咸來問視。孝廉以心神不爽，願屏煩囂，謝去之，人故莫之疑也。將夜，仍藏斗酒，以待玉來。踰望久之，宵深果至，則僅玉一人，並青衣亦不復隨。燈下促膝，觥籌交錯，玉之倜儻，尤勝於柔。酒未酣，孝廉之情已蕩，促之就寢。玉笑而起曰：「清狂如此，宜其渴病難醫也。」因而銀缸笑吹，羅襦偷解，狎之，雖故處子，而枕席之情，頗爲流動；抑且溫軟如擁絮，柔膩若塗脂，容則滿月生輝，態亦名花斂蕊。甫兩夕，而二難並薦，歡娛已久，曙色盈眸。玉將起，乃語孝廉曰：「兩斧伐孤木，君知之乎？妾去而妹已來，妹行而妾又至，君以一身當之，鮮不敗也！爲君計，今且就內寢，約五夕，妾等一會；如此則君之精力已復，卽妾等之情好，不更能于永固乎？」孝廉感其愛己，深領之。玉旣去，孝廉亦起，將返內室，而恍惚如有失；良久，乃始能

記憶，愴然曰：「柔約今夕來，我何可負渠也？」因復臥。少頃，母妻踵至，仍以病爲辭，留宿于外。然心爲酒色所蠱，飲食亦銳減，人遂深信其疾。太夫人將爲延醫，堅謝不顧。柔至夜復來，纏綿倍勝於前，昔猶嬌而怯，今則柔且媚矣。臨別，問玉姊來否？孝廉以首示之意，柔輒然，頗有喜色！及夕復至，笑語曰：「妾今來代彼當夕矣。」孝廉因告以五夕之約，柔忽嬌噴曰：「妖婢！竟喬獻慙勸耶？妾告君，渠非我仙侶，實狐也，必別有柔濮行，故以此給君。不然，豈有相愛而能違舍者。」言已，歎洽如常，將去且囑曰：「君勿漏言，反似妾妬也。」至夕，玉仍杳然，孝廉亦疑之，而不知其爲遜柔故。自是柔之至無虛夕，而孝廉遂憔悴不勝矣。迨及旬終，玉始夜至，入室即驚曰：「君豈未懸此榻耶？不然，何形神之憊也？」孝廉以愛柔故，堅諱之。及寢，玉覺有異，益詰之？乃言柔來太屢，且渠謂若爲狐，囑予勿洩。玉聞之大恚曰：「誤與鬼子同事，幾予我以殺郎名！渠乃某家小女，歿已多年，當明末時，闖逆寇都，自縊而死者。因亂中，

從鬼口中
說出狐又
從狐口中
說出鬼用
筆曲折非
率爾撰觚
者所可企
及

玉爲孝廉採藥而死，又于夢中薦醫以醫其疾，用情深摯，無異于人，安能以狐目之哉。

稿葬于君之後樓下，尊夫人在日，福德俱隆，渠乃深自潛藏；今以樓虛，遂據之。妾與之音律相知，以時往來，故得相借見君也。」已而笑曰：「渠亦爲情所殫耳，雖然，郎君則苦瘠矣！俟明夕來，妾當爲君止之。」雞鳴遂去。孝廉確知爲鬼狐，始悚懼欲徙，而慚報未及言。是夜，柔與玉果偕來。玉詆柔曰：「妹謂我爲狐，妹獨非鬼耶？何事人以色，而不愛人以德也？」柔赧然！無詞以對。玉刺刺不休，柔則低蛾斂黛，愁態可掬。蓋柔自遇孝廉，不再如向之幽怨，今復見之，不覺悱惻！乃解之曰：「渠實愛我，子何相尤之深耶？」玉艷然紅漲於面曰：「君旣左袒，妾不能與人分謗也！」拂衣逕出。柔雖仍留，亦不盡歡而罷。閱一日而孝廉之真疾作，形色支離，神氣困憊，太夫人堅徙之內寢，而玉與柔俱絕迹。病旣彌留，闔家憂戚！孝廉正當沈頓，忽夢玉揮淚而來，語之曰：「君不納妾言，幾殆矣！然祿籍固未絕也。妾爲君疾，採藥嵩山，觸怒嶽神，墮崖而死；今與柔妹，同在冥途，可勝慨哉？」言之慘然！孝廉亦大慟！玉又曰：「某醫精於

長桑，亟延之，二豎子或可瘳也。」言已，孝廉卽驚覺，如其所教，物色之，果得和緩，委以治療，病乃痊。孝廉旣愈，恆感玉之德，而悲其死之慘，且更思柔不置也！獨處輒冀其來，竟杳然。又明年，孝廉之內人，以產厄卒，鰥居岑寂，益思念之。長夜淒清，寢不能寐，倏見向之青衣，歘然徑入，告孝廉曰：「玉娘子傳語郎君，三日後相俟於門外，見有殯女者，如是如是，則鸞膠可續也。」孝廉詰其詳？答曰：「娘子死，訴之嶽帝，廉得其實，憐娘子之節，許令更生；因與君舊緣未斷，故將奪舍復圓耳。」孝廉因并詢柔之近况？青衣曰：「彼愧見郎君，且冥司發牒，行將往生他處矣。」孝廉方將研詰，遽歛其袂而退。越三朝，俟之門外，果有扶柩而過者，覆以紅氍，送者皆衣青衣，絕無縞素；察其女也，逆而語之曰：「故未死，何葬耶？」衆愕然！而柩重遂不能舉；旋聞棺中嚶嚶而言曰：「我已活，將復悶死矣！」乃大驚！女之父爲某部郎，止此弱息，旣筭而歿，深痛之！歿不忍殮，冀其復生；聞此喜出望外不以爲異也。第恨通衢無可止之

所，正倉惶間，柩中呼聲倍急！孝廉乃前致詞曰：「若無地息肩乎？此大好事，敝廬固可也。」部郎大喜！深感之！遂舁女櫬，入孝廉之門；家人咸驚怪！孝廉堅執其可，甫開棺，而女已瞿然起矣。竊睨之，貌甚姣好，雖姣怯，與玉無殊。部郎又請假外舍，俾其小憩；孝廉無難色，徑啓書齋，使衆扶入。部郎益啣其德，展問殷勤，知爲世家子，且登桂榜，頓思以女字之，而恐其有耦，私詢僮僕？知方鼓盆，益大悅！因變薤露之歌，爲伐柯之詠，而鳳卜其諧。孝廉喜！治筵相款，且命焚其櫬於郭？以彰其奇，觀者如堵焉。至暮，以香車送女歸，擇吉納采，而舊絃復續。迨至親迎之夕，甫啓袂，女卽凝睇如舊相識，而未敢遽洩。及宵，乃歛歎言曰：「妾爲君兩夕之歡，犯至險而隕越，君亦憐之乎？」孝廉曰：「然！藏之寸心，無時可忘，以子之靈，固早鑒之矣。」玉笑曰：「使柔妹更生，君視之，當勝妾什倍。」孝廉亦笑曰：「子未忘情已事耶？」遂相攜就寢。玉曰：「兩以女身事君，人之受屈惟一，妾之痛楚有二矣。」旣交，渥丹浹席，女之畏

縮倍於前，而款洽則無異於舊焉。夙興卽起，謂孝廉曰：「妾今日乃可廟見矣，以前真所謂「妾身未分明，何以見姑嫜」也。」乃盥濯入，朝太夫人亦因其婉婉，深喜之！嗣是燕爾情濃，夕無虛度。孝廉戲詰之曰：「若不虞我再病耶？」玉頰顏答曰：「今非昔比也，鬼與狐皆異類，五夕且不堪，况源源而來乎？今以人身侍巾櫛，則坎離交濟，雖少過，不傷也。」孝廉倍領其論。一夕，忽語孝廉曰：「曩者之讖驗矣，妾昨夢柔來訣別，渠羞與郎見，故命妾報知，渠已託生某家，十五年後，可至廣陵相見也。」孝廉時已得隴，不復望蜀；惟詰曰：「自經者亦能轉輪耶？」答曰：「渠有德而無罪，且幽沉已久，合生男身，因思君故，特懇爲女耳。」孝廉感其言，然亦姑置之。後孝廉屢躋春闈，竟以明經授邑宰，初任新蔡，有政聲，驟擢秦州牧，十年不遷；俄以卓異陞安慶太守，攜眷渡淮，當過邗溝，固已十有五稔矣。玉謂之曰：「李蘿郎卽此已是，君豈忘揚州之夢耶？」時玉已兩索皆男，孝廉雅不欲，因玉固請；乃從之，爲留十日，大索於瘦馬家。

此則一狐
一鬼與聊
齋蓮香一
則地相似
然玩其運
筆摘詞則
又與聊齋
不同閱者
宜細覽之

玉皆曰：「非！」瀕行矣，有貧嫗攜小女郎，乞食於驛卒，玉適從太夫人游平山堂歸，見之曰：「是已！」即告孝廉，託言購婢，遂得之。玉攜之歸室，泫然曰：「妹何一寒至此？」女不解所謂，而星眸炯炯然，亦注視不移。玉親爲盥櫛，眉目煥然，詢其年？果十五，因仍以柔字之，不欲沒其舊也。及夜定情，孝廉試其啼笑，宛然一柔；益狂喜！謂玉言不謬！履數任後，玉雖主中饋，而視柔若匹敵，每讓夕曰：「吾以補十五年之缺欠也。」期年，柔亦誕一子，未幾，孝廉以內艱歸，遂不出仕，遨遊於溫柔之鄉以終老。

總評「玉以溫名，取其德也，女字以此，殆無媿乎？蓋婦之美德，不過曰不妬，不淫而已；女讓當夕，不妬也；約以五夕，不淫也；且能爲夫子死，猶欲冀夫子生，其賢如此！嶽帝雖震怒！亦應霽威矣。卒之碎者復全，分者復合，溫其如玉，不致徒悼於重泉，宜也。若柔娘獨無可取，惟願爲女一節，聊可解嘲；然非溫玉之淑，又烏能附驥尾以傳也哉？」

評曰：「人謂似聊齋蓮香傳，余亦謂似聊齋蓮香傳，然非鬼狐之迹略同，人亦烏從尋針線迹耶？事奇文奇，安在蓮香後哉？」

註解

蘊藉

會審也

捐館

謂死後捐棄一切也

手澤

先人遺留之物謂之手澤

長桑

即長桑君古真醫也

睡姬

某貴官娶一美妾，以色專房，而其性善睡，每每至旦弗覺，即當白晝之中，亦如三眠之柳，初未知其有異也。一日，立開塔，似與人偶語，入閨即就枕，竟至三日弗寤。貴官始疑而詢之？初不肯言，及詰之再三？甫自述曰：「妾隸芙蓉城主爲謳者，以過見謫，雖居人世，而夢寐中時往供役，冀贖前愆！仍居仙境。昨爲石君誕日，羣仙畢集，妾以司職，不克遣返，以致見疑於公。恕之幸甚？貴官殊不信，因曰：「若能導我一遊，以實此言，則可遣；否則敲扑不遠矣！」言之色怒！妾竟坦然曰：「妾處此世，如塵棲弱草，去留惟公，死生亦惟公，決不敢以天上瓊樓，爲人間邀寵之地也！」貴官甚恚其言，而因愛不能割，遂亦置之

降臨塵世
猶能于睡
中供役其
事甚奇

。居數年，妾忽病，漸且不起。貴官憐之！時就床頭問視。妾忽恣然曰：「感公厚愛！誠未易報！昔公欲從妾一遊芙蓉城闕，今其時矣，盍就良夜以行，以償公之夙願。」貴官大喜！亟詢以出遊之策？答曰：「公自屏人獨臥，妾能導君同往，慎勿洩！」貴官領之。及夕，宿於外齋，果夢妾靚粧如平時，而衣一五銖之衣，雜采爛然，迥非第中所有；且控一鶴一鸞，立請命駕。貴官勉跨其鶴，歛卽凌空而起，懼其墜，瞑目而行。少頃，若蹈實地，張目顧瞻，妾與鸞鶴，俱失所在，遙觀重城，金碧交映，四圍皆植異樹，高數丈，五色繽紛，迨近而諦觀，果皆瑤城所植者，香數里可聞；心益悅！遂徐步而前，方及闌闌之間，忽一披髮少年乘小驪駒，自門出，貌絕美，而駘蕩動人。貴官素嗜男色，見而悅之！因矚之目。少年覺之，一顧卽停轡與言，詢之曰：「公何爲者？而來此鬼域？」貴官馬！自白其故。少年大笑曰：「石曼卿死而主此，其所治者皆鬼耶，豈蓬島瀛比，亦號爲神仙之境耶？」貴官猶以箋言與之辯。少年曰：「公之妾將死而

此，公未捐館，何以借來？即此可知矣。」貴官頓悟，懼不能返！少年竟棄騎
語曰：「閨中人不免誤公，請與某處乘，當以公歸，無足慮！」貴官感謝！因
少年居前，而已乃自後擁之，雙人匹馬，背腹相交，隔衣熨貼之餘，覺肌膚之
靡，既足蕩心；而蕪澤近聞，益爲動情，貴官於此，翻不欲過歸，而欲與少年
偕遊；因問語其來此之故？答曰：「子居中山，久成仙道，亦慕此城之勝，潛來
一遊；詎意陰氣盛熾，不可以居，故棄如敝屣而去之。」貴官信其言，恍惚中行
且數里。少年曰：「至矣！」貴官舉首四顧，別更一境，重樓複閣，掩映山坳，花
木亦甚葱蒨，但妍豔而無雅致；貴官反顧而樂之，以爲相去遠甚。少年延入，置
酒歡飲，侍者多狡童，色俱殊選。少年又曰：「此方丈之山，金仙所居，非公有
緣，區區者烏能至此。」酒酣，少年又進以媚技，漸至狎褻，貴官情不能遏，頗
思爲鑽研之計。俄聞鸞聲噦噦，少年色頓變，侍者亦甚倉皇。旋有赤色如匹練，
直達中楹，則一麗人，舍怒自外入。視之，乃其妾也，鸞鶴猶翔其側。貴官大慚

三仙而
人何至如
此貴官觀
此而不悟
其妾福薄
之旨情不
觀矣

！迴顧少年，已化爲石卵，大僅盈掬。妾掇之，迴噴爲笑曰：「是兒亦太不自重，然亦公之福薄，今請奉公歸，家人當凝望矣。」貴官抱愧！復跨鶴上升，一時屋宇都渺，怪壑懸岩，懷乎其不可留也。歸至齋中，轉側而悟，且聞人噪曰：「公甦矣。」醒而詰其故？則臥已兩朝夕矣。大駭！方命人視妾，而妾已使婢來邀；亟詣其室。妾即執手永訣曰：「本意引公入勝，不期鸞遲鶴速，以致惑於邪妖，究亦足以釋公之惑已。今將返妾故居，不得再充下陳，慎勿過悲！」因以圓石付之曰：「此公之可人所化，剖之當獲寶玉，猶可朝夕把玩不致以殺風景怨妾。」言訖，溘然而逝。貴官知其仙，厚加葬具，題之曰「睡姬之墓。」卽以石示玉人，破其璞得明禰一枚，朱眼霜毫，天然工巧；因寶之，佩以終身，斯須未嘗去焉。

總評「究竟是妾之狡獪，不使塵中貴人，深歷瑤天勝境。不然，重門擊柝，猶防暴客，豈世外仙居，竟任狂童出入哉？至於黑甜鄉中，原有樂趣，固不俟

姬之導引，然後如入華胥。人患不善睡，不暇睡耳，果如姬之高枕，縱不居

芙蓉城，亦平生第一快事！」

註解

芙蓉城

石曼卿卒後
爲芙蓉城主

生日

日即生
日也

錦城

即錦官城屬
今四川省

明視

兔也（禮）兔曰
明眎視與眎同

張僊

人之艱於嗣者，多繪張僊以奉之，以其能衛厥子孫也。其像爲美丈夫，錦袍角帶，廣頤豐鬣，左挾彈，右攝丸，飄飄乎有霞舉之勢，仰視雲中一犬，叫嗥而去，蓋卽俗所謂天狗也。某縣一畫師，尤善於此，所作者，眉目如生，勃勃有生氣；且遇小兒驚啼，禱之輒應，人以是神之；遠近數百里，奔走相求，其門若市，畫師遂因是致富。縣東數里許，某邨，有民家，娶婦而美，數年不育，乃親詣畫師求之，往返再四，甫得尺幅以歸。及至家，香火奉祀，意甚虔潔。旬餘，夫偶他出，婦獨寢，卽有偉男子，衣冠甚都，直至榻前，謂婦曰：「我張僊也，夙鑒汝誠，思以甯馨錫汝，但汝夫痿弱，不克播種，今來代若耕耨，庶幾黍稷可望。」

聞此則可知迷信之爲禍烈矣。使此婦不欲供張儂以求于則真操極全而畫師亦不至慘死矣。歷歷敘來足爲迷信者當頭棒喝。

汝勿驚訝！」言已解衣，便將登床。婦睨其美，亦心動，欣然容納，歡好達曙，始攬衣下榻，整束端嚴，冉冉而沒。視之，則已身入畫中矣。婦益信其靈感，夫婦亦祕而不告。嗣是益隆情好，夫不在卽來，婦亦不拒，積漸縱恣，夫在亦來，婦遂不能諱，覩然傾吐，猶以爲神之佑之也。夫察其迹，知爲妖異，竟取其像而焚之。甫及幘首，有細字一行，諦視焉，則人之年庚八字也；益詫其奇！燬之倍亟。越數日，聞某畫師無疾暴卒，驚而偵訪；其徒有與婦之夫讖者，密以相告，始得其顛末：蓋畫師見婦，心志動搖，無能自主，畫成，乃戲書其生年於軸，且祝曰：「倘有夙緣，當卽於夢中相晤也。」後旬餘，果夢與婦狎，自以爲奇遇，聞與人私遞爲笑。其徒以是聞之。及婦之夫焚其像，畫師方在肆中，大呼曰：「某人以火焚吾軀，吾無生矣！」言訖遂卒，周身焦灼如燎也。婦之夫聞而大快！益以宣播，不旬日而畫師所繪之像，早已盡成灰燼矣。

總評 張儂本花蕊夫人捏造者，史載夫人自入宋宮，每思後主不置，乃繪像

以祀之。嗣因藝祖詢及，乃詭詞以對，非實有是神也。則夫畫工之靈，由筆而入，似無足爲神羞，抑安知非後主之風流，與丹青合而爲祟耶？鄉人一炬，總足解醒。」

評曰：「以僞筆破俗情，幾令世間假神道，無處生活。」

註解

張僊

世俗所供送于之神

天狗

星名爲嫁娶所忌

顛末

猶始末也

守一女

有明中葉，山寇竊發，某邨有及笄女，爲賊所得，悅其美，并其父母弱弟拘繫之，謂「不從污，將舉一家盡殲之，無噍類。」其父母握手涕泣不敢語，亦不忍語也。女已有成竹在胸，獨慨然曰：「兒之身，父母所生，辱兒身，卽辱父母，義固萬無可從。但兒不受辱，兒必死，兒死而父母弱弟，無一得生，是背罔極之恩，而斬先人之祀，胥由於此。兒固含笑於九泉，以全節爲榮；父母能安於地下，不以生女爲怨乎？今請與之約！苟具夫婦之禮，予卽事之；否則甯死不辱。」

女爲保全
父母而從
賊其心苦
矣賊亡不
嫁守一以
終其所守
者非賊也
父母之命
也吾知理
人復起亦
必許此女

無敢以父母爲念。」其父母亟白於賊，主者實一渠魁，欣然諾之！女請先釋其父母與弟，賊知其給已，堅不許！女乃太息曰：「天乎？予非不死，實不能死也！」徑趨賊幕，趁與成婚，絕不作兒女子態。賊既納女，以兼金。贈其父母，使與其弟俱歸。及入與女別，女言笑自若，惟以一布裹，縫紉甚密，付之曰：「他日相見，可以此爲質，且勿視之。」其父母遂泣而去。乃居賊中旬日，官兵大至，合圍之。賊敗，俱駢首受戮，所掠子女，盡放之甯家，女亦歸其鄉墟。時賊已盡平，人皆旋里，父母將與議婚。女堅執以爲不可！父母笑曰：「向特不得已，豈賊也，而將爲之守節哉？」女曰：「不然，兒非爲賊守節，實受父母之命也。父母當日，果能拚生罵賊，與兒俱死，兒卽淫賤，亦不忍偷生。乃旣爲親而事賊，是猶奉命而嫁賊，一醮烏可再醮，重辱父母之遺乎？」卽索布裹拆視之，則驪珠在焉，因號泣曰：「以此還父母，今後無命可從也！」自是獨居一室，足不出戶，供木主於案，倩人題守一二字，以示靡他之志。父母百計俱窮，竟不能嫁之。

爲反經合
補矣

母卒，已亦不食而死；臨沒猶嗟嘆曰：「遲矣晚矣！」蓋恨其不死於被掠之先。
總評「嗚呼！名節至重，吾人何敢妄言。然以情理揆之，守一身之節，殞全家之命，烈而似近於忍。此以父母之命爲詞，得免父母於死，又守一不變者，差爲反經合權。雖然，婦人之身，固不可如此，女子而如此，其可訓不可訓，則又非聖賢莫與定論矣；吾曹敢云乎哉？」

註解

中葉

即中世也

成竹

謂臨時有定見曰胸有成竹

渠魁

翁首領也

柳青卿

文安戴敬宸，學富而貌寢，偉軀碩腹，腰大十圍；且年未三旬，濃髭滿頰，面皮幾無隙地，人因以毛胖目之。康熙戊子，以明經登進士第，銓補未陽令，邑人以爲士元再來，閨閣中聞宰之貌，靡不竊笑而攢眉，其見陋於人如此。蒞任期年，以事赴省，暮宿於某縣紳家。紳家故有廢樓，久局，因宰至，始糞除之，以安其行李。戴與紳飲，夜深始登其樓，惟一僕從，餘皆寢於下。戴病酒，不克遽

人以爲醜
而納鏡撥
眉豈仙人
反不以爲
醜而自來
就之乎足
繼繼終殆
亦註定有
此一段姻
緣耳

寐，輾轉間，漏下已三，歛聞異香發於榻側，嗅之，有桂之清，而兼麝之馥；戴以爲樓前所植者，亦不之異。已而，笑聲吃吃，乃亟張目以睨，則少婦豔絕，掩口胡盧，立於榻下。戴知爲異類，更不呼僕，蹶然突起，將自身執之。婦倉皇欲遁，且匿笑曰：「尊範若此，不亦難爲佳人，願卽退避三舍。」言已而趨，適足纏微鬆，帶掛於板，竟顛躓不能脫，遂爲戴所獲，牽以就榻，詢所從來？乃頰頰答曰：「妾柳姓，小字青卿，實狐也。服役衡山，差滿將歸，因喜此樓幽靜，暫傲居之，不意君之涉吾地也。」語次，口脂之馨，渾如百合；戴不覺心旌動搖，強之解衣。柳笑曰：「凡狐皆能祟人，遇之輒死，以君之品，猶可未減，何反舍生就之？」言訖，以紅袖掩口，仍復胡盧。戴素以貌自憎，今更不見納於狐，益大恚！逼近柳軀，親鬆其扣，慨然曰：「死則死耳！與其爲醜鬼以生，毋寧因妖狐而死，誰復能堪此鄙薄？」柳以纖指彈其腹曰：「身掛五斗袋，而強人歡合，君真不自量矣！」戴弗聽，益力持之，羅襦纒解，薌澤近聞，覺其竟體芳馥，神

魂飛越。柳亦不勝羞赧！乃自登榻，引戴衾冒首而臥。戴亦情急，不能姑待，啓衾而入，遂相歡好。事已，柳捋戴髻微哂曰：「于思于思，棄甲當離。」戴亦笑曰：「于思于思，從此弗離。」相與大噱！柳因轉側，又笑曰：「楊家阿環，與祿山爲好，以今觀之，真大難事！」俄而雞鳴，柳著衣先起，辭戴欲行，戴挽之，堅訂後約。柳曰：「倉猝呈身，此體遂爲君有，去誠無所之。但君有公務，妾不敢消，俟返琴堂，妾自趨赴，從此與鬪偕老矣。」乃以香囊留贈，珍重而別。晨起，戴亦不與紳言，徑趨省下，謁見院司，事竣過歸，初猶慮柳之爽約也。重過紳家，未嘗止宿，乃誦毛詩兩聯，望樓而祝曰：「無我鬪兮不進好也；無我鬪兮，不進故也。」祝訖始行，抵署，宿於外寢，以冀其來。宵未分而柳果至，蹇簾徑入，笑謂戴曰：「聞人皆畏胖，我意獨憐鬪！」遂引身與戴並坐，諧謔甚歡！從此夜現晝藏，渺無去志，署中人亦罕有知者。一日，忽語戴曰：「衡嶽諸姊妹，皆欲晤君，兼爲妾賀，明夜盍一行。」戴問筵設何所？答曰天上。戴嗤其

費此歷心
原欲藏拙
乃醉後不
愜竟現本
來面目使
人嘲笑母
怪柳卿一
怒而去也

妄！柳正色曰：「君以妾不能登天耶？青雲獨步，君輩胥誇大之詞，視妾之干霄直上，則浮而不實矣！」語已，復曰：「往須易好面目，如此肉疊疊而毛瑋瑋，姍笑當不可耐！」戴姑領之，亦未深信。明夕，柳樸一物來，謂戴曰：「爲君製造，費盡匠心，可著之，然後偕往。」戴展視，則人皮如蟬蛻，眉目宛然，官骸皆具。乃大駭！柳令諦視，以素絹製成者，無縫紉迹，如織女天衣，始信其神。柳令戴裸而著之，膚革之充饒，忽焉頓縮；獨至於腹，墜墜然急不能納。柳乃笑而撫之曰：「杜甫杜甫！無骨有肉；消瘦些兒，送汝歸蜀。」戴不覺大笑！腹遽小，迨及於元，凡所謂「美且鬢，美且腮」者，胥歸於無何有之鄉，即欲效毛遂處囊，脫穎而出，亦不可得已。著訖，戴於燭下，索鏡自臨，見其面部頓清，無復擾擾；眉宗忽判，不再蓬蓬；不禁擲鏡大喜！柳又進以鮮衣，百端修飾，則儼然美丈夫矣。潤色甫畢，戴即請行。柳語曰：「君至彼，勿貪杯中物，適可而止，恐沉醉，或洩吾事。」戴敬諾！甫出寢戶，夜黑如漆，戴恍惚如行雲霧中，柳

時以纖腕夾持其腋，自後面吹噓之，積漸而高，身不自主，彷彿如陟層梯，不知其幾千百級。須臾，至一處，朱門洞開，飾以金玉，有石獸二，高丈許，臥於左右。兩楹燎巨燭，毫髮畢見，榜曰：「衛帝驂鸞之館；」蓋卽嶽主之離宮也。柳引戴入，至其門無人，登其堂亦無人，轉折而西，別有側戶，又入之，迴廊曲檻，皆懸絳紗籠，院中花竹森秀，清芬襲人；中屋五楹，燭光外射；柳與戴猶未及階，聞室中人語曰：「司香子延客至矣。」卽有麗人四五，從籬間媵媵而出，俱宮裝畫衣，備極妖豔，迎迓曰：「過勞晷履，遠棄琴堂，一觀壺冰，爽人眉宇，妾輩不勝景仰！」戴遜謝入堂，則酒香茗氣，玩好紛陳；彝鼎圖書，極其典重。南嚮設二筵，籩豆楚列，衆遜戴首坐，目相顧語，若有所疑訝！未能釋然。戴會其意，坦然卽席，撫其裯，皆以異錦製就，香軟殊常。衆又推柳與戴聯肩坐，笑曰：「數旬夫妻，今夕合登，不可謂壽晚也！」柳亦笑答曰：「暮夜倉猝，無從得酒，業以香唾代之矣；此夕當是與姊輩會親，雖晚何傷。」衆俱頰赤曰：「婢

子亦大無賴！」於是履鳥交錯，相對舉觴。酒微酣，衆嗅戴身馥郁，不知其以香囊佩也。咸戲曰：「近薰者果無藉耶？」柳又笑曰：「同器者宜爾，脫遇卿輩，恐亦十年尙有臭。」衆大譁曰：「汝今者亦入鮑魚之肆矣。」因詰曰：「若言使君貌不揚，今見之，何不逮予所聞？」戴時已醺然，乃代答曰：「欲妍則妍，欲媼則媼，妍媼皆任人自爲耳，卿何惑乎？」柳急以目止之。衆中有覺者。堅以詰戴。且置巨盎於前曰：「不言，以斯爲爾爵。」戴懼量不勝，始約略述之。衆戲剝其革，劃然有聲，甫及頰下，而廬山之面目已出，衆美凝睇，亂草橫生，飛蓬滿目，不禁捧腹絕倒！柳大有慚色！扶戴亟出曰：「醉人無知，竟使人窺見底裏。」戴昏然，覺其身如墜，醒則臥於衙齋，革已無存，并柳亦不見。自是思之雖苦，亦絕不再來。年餘，丁外艱，忽遽歸里，行及宜陽道上，見柳偕一美少年，從騎十數，馳騁于茂草間，使人傳語謝戴曰：「青卿致意，渠非狐，實嶽帝之司香女也。自君露形，數見笑於僚輩，以故難堅舊好，今已改適郭指揮，相得甚歡。」

，幸無以爲念！」言已，俱穿榛莽而去，家人始知其事。後戴屢爲人言，且出香奩以爲質，有見之者，精工芬馥，洵非塵世物也。

總評「夫不若人，嫫母猶以爲恥，况絕代之姝哉？今世之慧女子，亦多有譽夫之癖，每一出門，輒爲加意整飾，孰知大醉狼藉，最能壞人體面耶？然使良宵訪戴，興盡而返必無此一段佳話，柳之不幸，乃戴之深幸也。」

註解

士元

龐統字士元

冀除

讀掃除也

于思

多鬚貌思音雖

珊珊

許皋鶴太史，未第時，讀書於溧水書院，有同舍生孫某，素同筆研，爲莫逆交，數年肄業，無所就，棄儒而商，隨人航海，遂不復，疑其溺如弱水死矣。太史既貴，恆思憶之。嗣遇冊封暹羅，太史充副使，遠涉海外。既竣使事，歸途遇颶，覆其舟。故事，凡奉使入海；正副使皆輿櫬而行，以備不虞，柩前釘一金字牌，題曰「使某國某官某公之靈，」以爲識。事迫，則先臥其中，束手待斃而已。

太史之遇
故人可謂
出于不意
矣

此中人非
固不足爲
外人道宜
其笑而不
答也
捋詞詞
直與聊齋
無異

。太史既罹水厄，無復生望，在柩中載沉載浮，聽其所之，不葬魚腹爲厚幸！忽聞人語曰：「此予之故人也，奚爲至於此？」命啓其棺。太史始敢展視，熟視之，則孫某也。羽衣星冠，儀從甚赫，己身亦在島嶼間，無復洪濤汎濫矣。亟起，離櫬拜謝！孫握其手曰：「貴人犯險，良不易！請卽寒家小憩。」把袂以行。入島不數武，遠望朱甍碧瓦，幾罇王侯。至則高閣邃宅，闔者十餘人，趨前聲喏。孫引太史入，至一廳事，顏曰「釣鯨」鋪設之華，目所未覩。甫揖坐，卽命酒曰：「震驚之後，非此不足以鎮之。」太史稱謝！須臾，苾芬旋進，珍錯盈席，食之鮮美，多不能舉其名。其酒紺碧色，味甚醇。孫語曰：「此卽東海之扶桑露也。」太史驚詢之？其地屬高麗國界，蓋已順流而東，幾千里矣。益大駭！又詢孫近况？笑而不答。旣而，命細君來。使者卽入，旋聞環珮璦然，異香襲鼻，有小環十數，皆豔粧，自屏後引麗人出。冠飛鳳之冠，履文鴛之履，霞衣霓裳，貌甚姣好，當筵再拜。太史欲避之，孫摩其祛曰：「以君通家之好，故令出見，何

爲故人謀
劃既且詳
極之情深
驗至此無
怪其能成
仙也

作此蕩生態？」太史小孫二歲，因以嫂禮見之。麗人拜訖，另席坐。太史以其豔絕，不敢仰視。孫乃謂麗人曰：「阿姨年已長，未擇所適，此我之故友，當時之貴人也。不因封王，難以至此，盍字之乎？」麗人始睨太史，意似首肯。孫又曰：「此君文章事業，當代知名，卿勿誤人好事！」麗人乃起曰：「阿姨性拘，容入商之，當有以報命。」遂冉冉而去。太史聞與議姻，亟辭曰：「兄言固不當違，但身任天憲，恐掛彈章，弗敢諾！」孫笑曰：「君誤矣！此地僻處海隅，不通諸邦，兄非漂沒，亦不能至此；今即欲還歸復命，實難不翼而飛。若俟風帆，十餘年不止，獨居寂寞，情何以堪？且子稔知兄尙無嗣，宗祀亦重事，不可固辭。」太史究以朝命爲嫌。孫曰：「蘇武持節，亦曾娶婦，兄獨未之聞耶？」正紛議未決，麗人復出曰：「珊瑚諾矣！一惟姊丈之命是聽。」孫因笑指麗人，謂太史曰：「此即若人之姊也，君熟視之，較之故鄉人何如耶？」太史意乃定，復以姻姬禮拜孫夫婦，咸大悅！呼之以許郎，蓋從女家稱之也。麗人遂同坐，談讌至夕

孫曰：「今宵時日不吉，且許郎初經危險，神氣未復，嘉禮須俟來朝。」乃送太史於堂側精室，已亦命僕僕被來曰：「久不與故人抵足，今當小罄別悰；」遂聯床共臥。蓋孫偕伴入洋，亦遭沈舟之厄，正漂流間，遇一叟，拯之以杖，旋登是島，喜其風雅，贅之爲壻。岳任姓，卽東海釣鱉者也。有二女，長曰瑟瑟，幼曰珊瑚，因厭塵囂，故以瑟瑟字孫，而屬其家，乃去遨遊六極，不再返。孫主其家政，更從妻參道，少知求來事。是夕，歷歷爲太史述之，直至夜分始寐。翌日，發東召客，至者數十人，皆女之戚族，半爲任姓，衣製絕古，狀貌奇偉，堂中簫鼓教曹，金玉璀璨。太史仍以原衣冠，與客相見，互致企仰。良時已屆，羣婢擁女出堂，瓔絡重遮，縮金步搖，衣翠羽氅，妝束若天仙。交拜已，送入青廡，孫亦張筵款諸眷。太史與女對坐，飲合歡之盃，縮同心之結，忽婢以彩箋進曰：「阿姊以郎君清華貴客，染翰鳳池，催妝無詩，合卷必當有句，願賜數行，以誌今夕之勝。」太史微笑，卽取筆書曰：「別卻黃麻駕彩虹，乘槎今入斗牛宮；不

色既鮮豔
詩復清麗
許太史贊
生修到乃
能享此溫
柔之福也

須更把支機贈，自有皇華傲粉紅。」腕未及停，又一婢自外入曰：「大姊有詩申賀，卽出小紅箋，太史讀之。其詩曰：『使星耀自九重天，金屋欣看結好緣；寄語劉郎須着意，桃源還勝杏花前。』詩甚清豔，太史爲之開筆。女命婢取二作，流覽良久，微哂曰：『羞堪伯仲，均未足愜吾意！』乃以目視婢。婢進彤管，女卽書曰：『條爲彩鳳啣書去，旋作文鴛覓偶來；舊是紫薇花下客，挑燈試看海棠開。』太史覽詩大笑曰：『真吾敵也！然而新紅可試矣。』遽命撤燭，擁女入幃。女羞澁不克自主。已而葦蔻飄香，杜鵑啼血，綢繆嬌怯，歡倍生平。晨起謝孫。孫問夜有佳作否？太史以三詩示之。孫莞然曰：『君才十倍曹丕，吾豈能與許爭乎？』太史亦笑曰：『弟實不敢與諸任齒。太史居島中六年，燕婉如一日，暇則詩篇唱和，服食皆孫供具。女誕二男一女，俱已匍匐。太史忽思歸，且臥病。孫知之，慰曰：『無須惆悵！聞有使命入朝鮮，今將返棹，可附舟以歸。』太史颯然，疾頓愈。孫爲具小艇，載餼糧，擇吉令行。太史與女訣別，執手嗚咽！孫

曰：「君姑錦旋視妻孥，無用依依！五年後當有會期。」太史遂登舟，至海中，船輕而不溺，一日夜，遂抵海邦；適輜軒出境，逆語之。中有太史同年某，見之大驚曰：「君之正使某公，遇救得不死，復命時，言君之屍槨無獲，君故無恙耶？」太史匿其情，惟云「漂至海島，賴居民撈救，無力難歸；今聞勅使東來，故願望見。」衆皆喜！爲太史易衣，遂同回朝。部議以太史犯難有功，擢給諫，家人始知其尙在；平其塚，焚其槨，闔門稱慶！後值五年之期，果有高麗之使。家人皆不欲，太史力請於廷，又乘傳以出。使事畢，暴卒於舟。旣歿，棺輕於紙，異而啓之，空空如也；蓋隨孫仙去云。

總評「君言不宿於家，未及反命，良不宜有此事。但封王之臣，經歷險遠，蹈不測之淵，汨沒而死者，不一其人，今得聞此，亦必少慰於泉下。」

評曰：「許太史風雅絕倫，聞其使暹羅，甚持大體，迨及覆沒，杳無回音，丁令威之化鶴久矣，此殆托以慰之耶？」

亞九頗有
自立之志
惜乎恃勇
好殺屢蹈
法網日雖
雄倒置棄
亂陰陽以
圖脫罪其
謀雖狹而
天網恢恢
決不令凶
人道遙法
外好殺者
聞此當知
所警戒矣

註解

肄業

猶習也

數武

武少猶言數少也

支機

(集林)一人至天可得石可歸以示

嚴君平君平曰此織女支機石也

輜軒

天子使臣所乘之車也

天子使臣所乘之車也

白衣菴

貴陽有熟苗，其名曰亞九，姓辜氏，勇力善鬪，矯捷絕倫，儼然一苗也。乃其母則非苗，實爲江左名娼，有宦於黔者，買以隨任，家室妒不能容，乘官他出，賜配於苗，生一子，卽亞九，故其貌不肖父而肖母。及長，色冠一方，美播遐邇。時大理某宦，有名班因陷其父以重金，羅而致之，亞九遂爲優於滇，聲容並妙，名擅梨園；每一謳，座客爭鄭纜頭，諸伶咸愧其不及！年十七，頗存壯志，不以柔媚自甘。一日，濱泣魚記於鄉，亞九扮龍陽君，大爲假楚王所窘，不勝忿忿！至夜，乘其醉，手刃之，亡命入蜀，轉折至秦。每言曰：「大丈夫以鬚眉之身，爲巾幗之態，旣已辱人，况復受狂且輕薄耶？」因是不再業歌，人亦無知其優者。資用乏絕，乞食於市。有道者見而愀然曰：「子有大難隨身，何猶坦率如此？能從予往，或可以逃。」亞九故弗信，又念黃冠者繇處，倘遇如玉之姿，必

將染指而後已，遂不答，夷然自行。居無何，羣丐悅其色，醉以酒，將其糶之。亞九素有戒心，因大怒！立斃二人，乘宵遁去。及明，餘丐首諸官，捕捉甚急。亞九大懼！伏於榛莽中，不敢行，枵腹終日，病不能興，至夕月上，力趨而前，忽見向之道者，貿然而來。亞九不及避，因其前知，俯伏乞命！道者一目，卽笑曰：「忠言逆耳，反以見疑，今急而求我，無能爲矣。」亞九益頓首！道者徐曰：「與若良有緣，誠難固却。」乃引與疾行，至一土窟，使入曰：「此中食物皆備，可自執炊，俟髮長尺餘，當相見也。」言已，卽自去。亞九自思，弗入亦死，苟得容身之所，倖免一時，固愈於束手待斃耳。因俯躬而入，其中絕寬大，約可數楹，牀榻俱以土築成，衾褥亦具，旁有側戶，窺之，米麥堆積，乃大悅！日食以三，暇則默坐，道者亦不復來。亞九心益安，惟冀其髮速長。年餘，幾盈尺。窟後故有池，因勤沐之。再閱一稔，髮已披肩。又數月，道者始至，見之笑曰：「以是雲游天下，乃可無患。」卽啓囊，出一衲衣，與之着，更付以棕墊，使

從已出。是歲，亞九僅二旬，而頤養之後，貌更潤澤，隨道者東出函關，募於城市。人見之，疑道者以女自隨，紛紛私議。道者不安於心，行及睢陽，遣之曰：「子精於風鑑，僅能知人，非有其他異術也。前見子氣色晦暗，知有禍臨，遂以一念之仁，免子於厄。今以子爲道侶，頗致驚疑，反將重爲子累，子盍行！」亞九聞言大駭！流涕不去。道者笑曰：「吾視子印堂紫氣，當有奇逢，行矣！勿自誤！」遂以千錢付之，使爲資斧。晨出傳舍，卽判袂；亞九不能戀戀，亦竊行。南來向北，將及汝上，而所贈爲之一空。因效道者，牀坐而行乞，自朝至於昏，絕無一文相施者，而聚觀之人，且多頤指而目語。亞九反大恐！將起而去之。忽見一叟，蹣跚行，步過其前，數數目之。亞九視其人，年約五旬，色白皙，而頰下無寸髭，頗類宦豎；因前而求其施捨！叟微笑不言，惟以一手相招，意使隨行，如肯布施者。亞九大喜！毅然從之。出邑，東行里許，天已昏暝，叟始與之語，詰所自來？音雖蒼老，實近嫗；然自肩而前，辮髮頰白，又垂垂於後，亞九

亦莫辨雌雄，姑以權詞答之。又行二里，甫抵其居，則非宅第，實蘭若，月下視之，榜曰「白衣菴」，乃儂尼之所棲也。亞九愕然！叟即延之同入，中廡供大士像，側屋亦有十餘。甫入門，叟即大呼曰：「又得一活寶來，可消數十長夜，汝曹真坐而安享矣！」語未已，妖尼五六輩，皆自室中出，以手脫叟之帽曰：「老不差！自行覓漢，反向人有德色耶？」亞九驚顧之，光頭如瓠，嫩髮微白，其先之垂者，係假借焉。心知爲淫媾之區殊亦不懼！反大笑！老尼又語衆曰：「郎尚忍飢，可速具一餐來！」衆皆噉應，紛然自去。老尼迓之入祕室，已易衣相對坐。有頃，酒肴羅列。亞九飯已，團聚歡飲。睨之，諸尼色皆平等，惟一人獨豔絕，亞九爲之首肯。因計精力無多，禿媼尙更番迭進，予身將葬於菴中，何能生返，度必臨之以威，異日乃可以自立。計定，漏下已二鼓，諸尼皆起而求歡。亞九姑從之，裸衣徵逐，往過來續。是夕，狂淫無度，達旦始眠。亞九自覺憊甚，而決計倍亟。次日，老尼與衆謀，以亞九有髮，使更女粧，詭稱初來求度者。亞九

亦聽之，且夙曾習此，稍一廻思，盡得其態，即使有人見之，亦不能料。諸尼因大悅！益相慶幸！至夕，又聚而宣淫。亞九已留意，預藏短挺，置之袖中，將寢，忽大言曰：『汝曹實類嫖母，而強思與予爲歡，予誠不願。必欲予留，惟若人差可共棲，餘皆各歸乃室，俟至旬日，略一波及；不用吾命，則撻之。』語竟，獨挽豔者，麾衆使退，衆皆失色！大有醋意。而老尼尤不服，曉曉與爭。亞九出挺一擊，中其肩，仆地不能起，衆始知其武勇，股栗莫敢前！亞九又持挺驅之，命負老尼亟去，竟無一人敢復留。亞九長嘯數聲，掩其扉，與豔者共枕，溫柔旖旎，樂且未央！豔者忽嘆曰：『妾與君禍不遠矣！』亞九驚詰之？則曰：『此媼既妬且毒，其徒莫有違逆者。今既受君之創，必將甘心於予，平明必號召鄉隣，誣妾背師行穢，有犯清規，其檀越又皆大力者，官必左袒，命將斃於杖下矣。』亞九恍然曰：『是予過也！然以一身當衆淫妖，實有所不堪。』已而晒曰：『此尼有犯淫戒，誅之當無罪。』徑起，周室巡視，有廚刀，適曾用以削瓜者，即斂

之，拔關以出。豔者猶未料其肆暴也。俄聞嬌啼號救，乃大驚！著衣而起，將出視，未躡門限，亞九早血刃而返，謂豔者曰：「除子之患，乃可以高枕無憂！」豔者駭然！詰其故？亞九言：「如卿所料，羣禿方聚而謀我，已有老尼，啓外戶，似往馳報，予先刃之。次入室中，盡殺無遺，至此始快人心！」豔者聞言大怖！肌膚汗淫，良久始能言語，謂亞九曰：「君何凶暴至此？令人心胆俱落，明日事覺，將若何？」亞九笑曰：「與汝備述，夫復何慮？」豔者曰：「不可也！妾與君行蹤詭異，何能行？」亞九笑曰：「汝誠中智以下者，向見老尼以冠服行市上，人莫能識，今其具尚在，汝盍效之，予仍以女妝相隨，矯稱夫婦，又孰能辨之？」豔者頓悟，不得已而從其說，破筍出衣，盡更被服。亞九視之，固翩翩一美少年；因爲之鼓掌！惟髮色不類，亞九剪諸頂上，製而懸之，亟焚其舊者曰：「勿使人窺其底裏。」已故不煩改易，草草梳裹，卽啓行，席捲尼室，所有一切金帛，盡攜以去。庵中故有寢衛，豔者與亞九各乘其一，又以其一載輜重，比出庵門

，天僅味爽，人皆寂無知者。途次，豔者始自述，「其身劉姓，父母皆汝人，幼失怙恃，遂入庵中。及笄，始披剃，初亦惡尼之淫穢，既而不能獨清，遂亦失身，然所遇則止一二也。」又言「老尼性淫，因色衰不克自致，故遣我輩固結人驩，然必騰足其欲，而後分甘。其初，誤入者，多不能返，因知戒不恆來，老尼又爲此譎智，喬扮幕出，遇有無藉如君輩，誘之入庵，務至死而後已，前後化者已九人，與君而十矣。非君知幾，當亦不免。」亞九因笑曰：「若然，則尼之死，亦鬼之假手於我，以洩其憤也！」遂與劉每日止一殮，薄暮宿於途次，已故爲羞態，先入室中，飲食皆劉自傳送，儲保者概不令入。人因竊笑！而不意其爲規避焉。未明卽行，長裙蔽足，猶有所慮，乃命劉密製女鳥，盡夜而成，已遂削木爲寸趾，裹以膝袴，盛以蓮鈎，縛束於足下，踏之步履，竟能如飛；蓋其爲優時，熟習之長技也。劉故未見，不勝驚奇！由是坦然前進，且不由徑而行。所過鎮市，追捕亦甚詢詢，言汝甯白衣菴，殺死女尼，衆內一尼，竊賫而逃，必與凶身偕

遁，勒限懸格，通省緝拿。見亞九與劉，亦間有疑忌，無如雌雄倒置，女旣衣冠濟楚，烏髮拖巾；男又蟬鬢峨眉，纖距宛若；遂無自究詰。由齊入晉，謀所攸居。劉因使亞九爲婿，而已仍蓄髮。返其故吾。亞九不欲曰：「予昔在陝，曾爲不法，迄今捕者無虛日，密邇接壤，未可以面目視人。况若髮亦難驟長，反啓人疑，何如予婦而若夫，得以長此無患乎？」劉聽其言，遂不復易；卜居於綿山之下。亞九反穿其耳，加環瑱焉。日處閨中，絕類少婦，蓋旣柔媚其容，又復輕盈其態，以氈氍之嬈娜，作綉閣之妖嬈，不學而工，反若過之，其聲音笑貌，無一而不神似。劉又攜諸尼積蓄，不下千金，出則輕裘駿馬，入則緩帶峨冠，且幼時從師，遍歷閨閱，談笑夙所擅長，故雖弱不勝衣，人反目爲書生本色。况已密留頂髮，直接弁髦，縱令落帽風前，而有目者，胥如無目矣。居晉數年，產業饒裕，劉已生二子，惟臨蓐之時，托言臥疾，餘則出入如常，人遂謂其母所生，而不知實父所誕也。晉人故習於儉，亞九亦從不蓄婢，家惟一二傭人，無事亦莫能入內

其蹤跡可謂隱秘。乃貴陽汝甯及陝之捕役，因亞九不獲，案莫能結，家屬多瘦死於獄，因而天怒難迴，王法莫追，忽於丙子歲，微露其形。蓋緣二子稍長，不時遊戲於門，亞九不能隨，又甚溺愛，遂頓忘忌諱，欲置一媪，使視其兒。適里中有售身者，以十金納之。劉故亟諫，不聽也。夜則使媪寢於外，而自闔重扉，不復令入。媪故有心人，頗爲疑訝！一夕夜出便溺，瞥見中門失閉，乃竊喜！悄然徑入，室中猶秉燭，因潛窺之；夫婦方噉香交歡，兒宿於旁。時正溽暑初收，皆白身無寸縷，初亦不甚介意，及細視之，不禁駭而欲笑！於是春光盡洩，男女攸分，媪之惑因以頓釋。趨出就室，深慮見疑！明日，反托疾不起。亞九與劉，果不猜忌。媪後微有漏言，聞者或以爲誕。里某甲某，亦耳其異，偶向所親述之。其人頗具遠識，驚曰：『此大盜也！既居此地，不首，將有害。』里甲領之，果控諸官。時介休宰彭公，諱應奎，明察吏也。知其事涉重情，乃先陰拘媪至，悉得其實。翌日，遣役守候於邨，俟劉出，卽擊之來，視其喉，無雄骨，褫衣驗

之，嫩乳雙垂。公大怒！擬以嚴刑。劉懼！始罄吐其故。公念亞九必勇，非給之，當不可得。乃命役徑詣其家，詭言曰：「劉某犯官前導，官怒！置之獄中，必得娘子一見，吾曹當爲之疏通。」其意似索賂者。亞九聞劉有事，大驚失措！竟自出，將細詢。役承官命，各攜瓶油，見其來，預傾於地。亞九不及知，步疾而中蹶，衆役遂直前擒之，戲探其襟，盈掬者實非無物，皆以爲奇！亞九欲用武，而兩臂盡傷，肘骨亦折，竟不能復逞。逮至官，以事無證據，極口稱冤。公乃下之獄，榜示通衢，不匝月，而三捕皆至，各呈文牒，公始加刑嚴鞠，亞九不能支，遂伏罪。公以律應寸磔，但死者俱以淫惡自致，詳請減等論決，與劉俱棄市。獄達，上憲俱色喜！公因獨膺卓薦。亞九死，其子猶在晉，官爲具牒，解送回鄉，而亞九之母猶存焉。惟汝甯白衣菴，迄今如故，行人每指以爲戒。

總評「自古男女雖別，要皆蓬飛其首，以故冒爲男而膺爲女者，不一而足。今則不能矣，何則？雌雄之分，實在於首也。髮垂於後，望而知其爲男；鬢

掩於前，見而識其爲女；豈不明著哉？奈何道士無良，潛蓄凶人之髮；尼師不法，全光美女之頭；更有作俑之官，使混履烏於紅氍，且多似瞽之夫，莫辨僧俗於白日；而亞九之詭譎得逞，劉尼之變幻難知矣。向非天奪其魄，縱集羶之蠅，可以徒死；豈逐雀之隼，皆宜無生；諸捕能勿顛屈呼天耶？獨是亞九之得行其智，實出於爲旦之時，彼故宦與道士，俱當首坐者也。」

註解

梨園

唐明皇選子弟三百教于梨園故後稱優伶爲梨園子弟

蹇衛

即嚴鞠也

嚴鞠

嚴鞠書問也

魂靈

京都有老儒，失其名，僂僕猥瑣，侏儒可笑；且自耳目口鼻以至四肢百體，無一不似有如無，人因以魂靈目之。居某巷，以授徒餬口。丙戌夏秋，都中大雨，其室爲霖霖所壞，無所依棲；左近有凶宅，無人敢居，曾懸鍾馗像於壁，究莫能驅；以故曠之甚久。因造請焉，欲假數椽爲懸榻計。主人曰：「先生休矣！以君狀貌，雖似與鬼爲隣，然亦宜避而遠之，何更趨而近之乎？」弗聽，益固請，

鍾馗像相
貌穉悍不
足以饑鬼
僵僕猥瑣
之侏儒反
得而驅之
可見天下
事固有出
於意外者

因許之，遂移居於其內。夜將半，果聞鬼聲啾啾，毛髮盡豎，惟勉誦救苦咒不輟。無何，有二人排闥徑入，睨之，黃瘦臃腫，不可以目。乃甫入戶，卽反身退却，駭曰：「咄咄怪事！」若有所辟易者。驚怖少定，更聞其語曰：「此真儻僊國痾瘵丈人，吾曹不可以復還。」又似一人擲揄之曰：「汝不畏魁梧丈夫，撫劍藐視，而畏此瑣瑣者，是真吳牛喘月矣。雖然，吾亦胆碎，勢難復留。」遂長嘯而俱去。初以爲佛經之力，既而知其爲己，不禁引被而竊笑，竟夜安寢，聲響寂然。明日出以告人，罕有信者；而居之旬餘，絕無他異，乃奇之！主人欲留爲久計，童蒙皆畏葸不來，爰繪其像，撤鍾馗而懸之，後有居人，無不安堵；厥像至今猶在壁，山東徐明府蓋曾見之。

總評「人而以之鎮鬼，非極英毅者不能。此獨以僵僕侏儒，使數年盤踞者，走而且僵，直可舉天下硃判，投畀炎火矣。韓子云：「兼收并蓄，待用無遺。」安在儻僊國痾瘵丈人，不足以收牛溲馬勃之效乎？一笑！」

註解

偃僂

音葉彎曲之病

侏儒

短小人也

僂僂

(列于)僂僂國人長一尺五寸

痾瘕

曲脊之人也

妬禍

以一念之
妬而置丈
夫於死且
絕祖宗之
祀誠不知
其是何居
心受罰于
之橫暴抱
恨而致猶
不足以蔽
厥辜

家有老嫗，其先都中某家婢也。每言在京服役時，以其黠，頗蒙主婦寵。主翁家巨富而世職，惟以無子爲憂！納一妾，旣懷妊矣，主翁適以差出；瀕行，顧妾謂妻曰：「此假腹之事，宜善視之！」乃主婦奇妬者也，僞應曰：「諾！」夫行，卽自計曰：「此隔腹之事，吾安用之？」於是百計墜胎，幸不下。迨妾將坐蓐，密囑此嫗，無論男女，輒棄之。嫗素以迎合爲事，及產，果乘間攘去，視之男也；卽交關者某，使棄之於外。某初亦不平，而無如之何！適值運煤者，空車驅過，委實其中，御者揚鞭去，竟不及知。主婦旣得嫗報，反誣妾房婢嫗，不加防護，致失吾兒，哭而詈之！然亦不甚究詰，轉瞬而罷，反以妾爲不利，甫及彌月，遣嫁出門。比及主翁旋歸，則兩望俱絕，忿極頓踣，遂以痰疾暴卒。主婦初猶不恤，泊乎喪葬事畢，別支承廕嗣子，又橫暴不善遇之！恆曰：「假腹之事媼不

爲，而責我隔腹之子耶？」親族皆惡其妬，又併凌之！主婦乃大悟，密囑前僕，使覓棄兒，竟無由可得。時已六旬餘，兀坐一室，白首低垂，悔而愧！愧而哭！未幾，抱恨而歿。後聞是兒，爲西山素封所得，蓋卽煤窰主人，亦患乏嗣者。初傭人售煤而返，見車中棄兒，唾而且罵！旣而熟思得策，馳歸獻之主人；主人大悅！厚賚之，以兒爲子。及長聰穎，遂以遊泮。棄兒之僕旣老，始遇煤戶，訪得之，然已無及矣。惟嫗在余家，年逾七十，以老疾，裸而後死，兩股糜爛，如被重杖；殆亦奴絕主祀之報歟？

總評「自古妬之爲禍，原不止於有此，而讀此能不寒心，欲寢妒婦之皮，而食其肉耶？雖然，如若人者，不啻億萬，苟無杆臼之義，必致若敖之餒，奈之何哉？夫綱不振，而責效於銀鹿樵青，恐亦過苛之論，不足以深服其心。」

註解

點狡稱也

坐蓐

婦人臨產也

媪

音換婦人年老長之通稱

李念三

詩言：「商人重利輕別離，」大抵晉人爲然；其生也髮猶未燥，卽從人商販於外，輒數年不歸。其父母亦不俟子之返，卽爲之納婦於家，名之曰「娶空房，」習俗不改，未知防於何人？孟縣一民家，亦沿而爲之；婦年二九，美姿容，性且個儻，于歸以後，徑以中饋爲己任，親順翁姑，諧和里黨，絕不作女兒態。第翁以書去，初猶望子還歸，旣而，鱗往鴻來，則言肆主將畀以重貲，使主會計，得利什分之三，因貪此不忍違舍，故不能旋。歸期亦未定何年。婦竊聞之，心志頓灰，然在鄉人，則不以爲異也。里中有李念三者，不知其所自來，蹤跡詭異，傭於人，未嘗力作，而成功反居人先；且飲食衣服，未見其經營，無少缺乏；然其貌甚粗鄙，城中女羞與爲婚，以故求贅於鄉，然亦無應之者。乃某家之婦，未嫁時而旣怨標梅，至此又心傷楊柳，牀頭枕上，太息時聞。翁姑因子弗歸，遂不忍過責，蚤眠遲起，舉不復詰，卽婦亦習以爲常。一夕，挑燈獨績，夜已將半，忽聞

既賦于歸 猶復獨守 空房坐老 青春卽無 禍患發生 亦傷天地 之和而乖 夫婦之道 此則歷敘 流弊不啻 暮鼓晨鐘 而晉人嗜 利猶不啻 恆其可慨 矣

人語曰：「寢乎？」其音甚低。驚顧之，戶竟洞開，有人悄然入。婦大駭！先疑爲盜，無何，立於榻前，則故布衣草履，狀貌可憎，卽所謂李念三者。婦故熟識其人，瞿然起立，遽詰曰：「汝來奚爲？」答曰：「來就寢。」婦益大怖！幾出聲，強叱之曰：「此中無汝寢地，可亟歸！」念三笑曰：「歸固無難，但惜娘子玉貌，久虛花燭，徒擔新婦之名，未識葉砧之面，愁雲怨雨，渺渺無期；鶯老花殘，行將指日；殊令人爲之長歎耳！」婦聞其言，適中隱衷，不覺潛然泣下；遂復坐，亦不揮斥令出。念三又言曰：「僕本陋貌，不堪陪侍，惟；然得識春風於荆棘之畔，猶勝抱枯蕊於空谷之中，娘子倘留意，僕願竭盡其材，當亦無殊於兩美之合也。」語次，竟逼近其身。乃婦終羞澀，情雖動，而意尙遊移，且係處子，無敢承迎，惟拈帶微頰而已。念三知其易與，直前持婦，覺肢體頓軟，遂任其緩帶鬆裳，相與登榻。既合，念三之身如礪石，磷磷然著肌欲破，婦殊不可耐！推之使起曰：「去去！予甯無夫，不敢與汝爲好矣！」念三笑曰：「客旣登堂，忍不

醉飽而去。」強之竣事，婦益莫支，嬌啼欲號。念三微哂曰：「他山之石，猶可攻玉，汝真不可磨礱者！然亦太璞不完矣。」乃抽身而起，攬衣一振，渺矣無蹤，蓋不獨出不由戶，亦無足音。婦更大懼！幸未甚至狼狽。晨起，井曰如常，亦不敢洩，而心則惴惴焉，恐其復來。嚮晦，開立門闔，見念三忽忽經過，絕不顧瞻，遂竊喜其忘情，自以爲無患。至夜將寢，有一人排闥直入，又不勝張皇！視之，則非念三，又易一人，年僅十五六，容甚秀美，被服風華。婦當驚弓之後，草木皆兵，不欲再經風雨，惟語曰：「若何人？昏夜過此，甯無瓜李之嫌？請即旋返！」其人笑曰：「名花吐豔，通國皆知，卿猶爲此飾說，豈李念三未嘗同榻耶？」婦默然。其人又曰：「若既嘗胆，宜乎不忘其苦也；雖然，予非莽男兒，令人號泣求免者，幸勿推拒！」言訖，引身與婦並，溫柔軟款，佞倚多情。婦之慾心已動，然以創深痛鉅，究不敢輕許。其人溫存至再，始與之解衣爲歡，其柔膩溫婉，迥殊念三；惟藍橋玉杵，尙仍前矛，而在情蕩之餘，亦遂不甚艱楚。既

喜其貌，兼樂其情，婦至此亦幾無以自主矣。歡娛達旦，其人辭去，甫下榻，鏗然而笑，謂婦曰：「子姑視我，孰與念三美？」時婦已倦甚，強應曰：「念三何能及君也？」迨凝睇一觀，則依然念三立於其前，婦益駭然！念三早穿窗而出，猶聞其聲曰：「癡妮子！枉揀精肥，彼烏知既已玉碎，不能瓦全耶？」婦猶不疑，而神思昏昏，伏枕遂眠，閉門高臥，直至日中方起。及啓戶，其姑見之，大驚曰：「新婦何所苦？而形神頓失，得無二豎爲災乎？」婦始心疑。已而，覺私處暴痛，墳起如壚，其熱炙手，然猶不敢告人，臃腫以行，困益甚，且流毒泛溢，其出如漿，遂病不能起。翁姑懼！始告厥父母，咸來問視。婦終恥於言，僅私告其父母曰：「誤兒至此，誠不敢怨！然兒已不貞，歿後請勿葬於某氏之塋。」母唯唯而不解其故。明日遂卒，比及殮尸於棺，則腹穿膚裂，黃水汪洋，益莫得其病由。乃自婦死後，念三之毒始肆，凡遇巾幗者流，開行隴畔，卽以重賄，誘與之私，不從，輒強致之；遭之者恆病，病卽死，與婦之狀略同，人始悟彼婦之疾

以此；因戒其室家，不令出。如是旬餘，念三忽不見，後值迅雷，有樵者歸，告其里人，言「某山震死一蟒，已生角，角端有赤字，曰「李念三。」好事者爭往視之，信然！而娶空房者，則猶不一而足也。

總評「此事非常，固屬娶空房者所不及料，顧吾謂婚嫁大倫，與其娶而後歸，何如歸而後娶？紅顏薄命，遭逢晉人，即無蟒之毒，亦不免於婦之歎矣。况夫娶已有日，歸尚無時，耽蠅頭之微利，誤鸞樹之佳期，丈夫志在四方，竟至此乎？篇首曰：「商人重利輕別離」良有慨乎言之也！」

註解

侷儻

猶言不
拘束也

藥砧

謂夫
也

巾幗

婦人首
飾也

訾氏

大兵初定新疆，市廛尙覺寥落，洎乎歲久，商賈雲集，有號義聚者，典肆之所肇始也。肆中傭人，失其名，年僅二十許，傭於肆主有日矣。戊子秋杪，因內急，出肆大解。時當初創，城郭而外無居民，荒榛斷梗之旁，隨在皆可。某方踞

認身叢莽
與人相對
小遺果爲
人類何至
無恥若斯
某食色好
淫漫不加
察端與爲
歡不豐厥
生亦云幸
矣

地而道，俄聞叢莽中有笑聲。視之，則一美婦人，裳紅而衣綠，亦踣踞與之相對；且噫曰：「予在此，渠何旁若無人？」某愕然！謂爲民家婦，不及竣事而起，行後卻顧，見婦亦冉冉徑穿荒草而去，心始安。數日又往，婦仍先在，與某相視而笑，絕無羞縮之態。某揣其可挑，先投以言，欣然容納，遂就城隅僻處，野合而散。某歸肆，至夕，獨臥一室。夜半，婦忽自至，悄然無聲。某已爲所蠱，遂不審厥由來，共枕歡好，倍極綢繆。詢其姓？曰管氏。叩其居址？堅不肯言；惟曰：「君得美婦相伴，亦足矣，何問其他？」及曉，披衣先起，忽忽自去，肆中亦無人知。自是無虛夕，來輒歡會。旬日後，與中諸人，視某容漸枯槁，飲食亦銳減於前，頗疑之，而不意其有他事也。已而，遂病怔忡，少記善忘。某素司簿籍，凡典物之出入，纖悉必登；至是勢如亂絲，又多所遺漏。肆主始疑訝！將遣之行。某哀懇再四！姑留以觀其後。乃未二日，故態復萌，遂決意去之。某有兄，亦備於他肆，聞之，亟來乞留，言次輒泣下。肆主哀之！遂不復遣，置酒與其

兄共飲。衆因詰某以致疾之由？初猶隱諱，及兄呵責至再，乃吐其情；衆聞之駭然！以爲鬼也；但查戶民，從無訾姓，益更愴惘不定。至夜，乃留其兄伴弟，婦竟不來。及兄以事歸，婦又夜至，相見倍加款曲。某不能拒，仍納之。晨起，衆見某神色有異，知又爲鬼迷，遂共謀徙其臥具於神廚之下，以其上所祀者，關聖帝也；婦之迹果渺然。次夕，主人慮肆後空寂，議令他人宿其中。至夜，釜鬻雷鳴，門窗風吼，竟夕不能寐。又更一人，懷刃而臥，聞聲卽起而捉之，都無所見；臥則笑聲吃吃，兼擊麵杖，作擲揄狀，又復不勝其擾。衆中有黠者，謀使某仍臥故處，婦若至，以嗽爲號，衆往逐之，必得其蹤迹。某不得已，從其言，衆皆不寐，靜以俟之。至夜，聞某大嗽，乃明炬持械，而往喧噪。及戶外，猶聞調笑聲，破扉徑入，則惟某偃息在床，室中更無一人，益驚異之！衆退而婦返，含慍謂曰：「予雖犯多露至此，然亦婦人也，何來妄男子？使人心胆俱落矣！」因刺刺怨恨不休。某撫慰之，乃解衣同夢，侵晨始去。某亦不再隱，詰朝，悉以告衆

。衆曰：「我輩太匆忙，反誤乃事；今夜須俟其就寢，子始嗽，且力揪其衣，予等往捕之，渠白身將不能遁，怪可以獲。」某又如其教。宵深婦來，某與之款洽，倍逾疇昔，迨其寢定，乃大嗽，且擗其裾於榻下，而躡身以厭之，僅若熟寐者。及衆闐然前往，聞室中作惶急聲曰：「暴客又來，亟以衣予我，奈何！盱睡如死耶？」衆聞而益噪，婦聲益急，良久喑然如裂帛，則已絕裾而逸矣。衆人視某，猶力揪其衣，驗之，得紅裳半幅於衾側，蓋以楮爲之也。某因咋舌不能收！明日，傳示於人，多有見之者。其兄又挽人爲文，投首於城隍司，怪遂絕，某亦尋愈。

註解

寥落

猶冷落也

泊

音雙及也

秋杪

季秋也

怔忡

病名心氣不足之疾也

愴恍

失意貌

楮

楮紙也

假鬼

余師馮佩琛先生，數從南來，道經某地，失其名，至輒迂道而過之，亦未暇諦其故。己亥仲春，自粵東羅定迴轍，將赴京，復由其處，御夫則揚鞭徑過，不

再趨避，先生因微叩之！笑曰：「舊傳斯地有女鬼，頗能爲祟，故避之。比年嫁去矣，經行固無害。」先生益怪而詢之，御指路側一古塚答曰：「鬼居此中，衣色緋，被髮吐舌，面顏無血色，每遇行旅一二人，輒出現，人恆棄其輜重而奔，如是者數年，殊不知其何怪。客歲有某者，未稔里居，中歲，無妻孥，因赴淮北訪所親，少潤囊橐而返，蹣跚焉獨行道中，頓忘是地有此異，比至始憶之，遂股栗不能前。既而，僥倖其不遇，疾馳弗顧，蓋乘鬼不及知也。俄聞塚中有聲，啾啾長嘯，心益惴惴然！視之，一鬼出自墓間，狀如人所傳，乃大怖欲竄。鬼行如風雨，嗚嗚然，相逼而來。其人卽欲棄所荷，脫然而走。轉念奔波千里，甫得此蠅頭，一旦擲之，殊爲扼腕！且鬼不過累吾身，豈利吾有，因逡巡不能捨。鬼且咫尺，吼嘯倍急，更嗚咽作啼。其人毛髮皆豎，而終莫割所愛，踉蹌思遁，鬼亦僅迫之，無敢前。其人急智頓生，思以老拳敬之，甯爲鬼死，不甘財亡，爰出鬼之不意，直前搏之，隨手而仆，一若在弱不勝者，益得志，揚臂奮擊，鬼早嬌啼

此則爲鬼
之逼人驚
心動魄及
至面曰既
現婉轉嬌
啼又不禁
令人發噤
事奇文奇
兩足千古
矣

乞命矣！其人訝甚！諦觀焉，紅箋數寸，飄揚綠紗，鬼狀如初，鬼舌早已弗存，其人不禁大駭！停腕詰之？則泣告曰：「某家距此里許，身實女也，徒以老母在堂，終鮮兄弟，無已，視顏而爲此，以備甘旨之需。今已小康，但此身子然未偶，曾默祝曰：『有能識吾迹者，吾卽夫之，不再作此醜態』。幸與君遭，其命也夫？」其人聞言驚喜！意猶未信，遽捋其襟而驗之，鷄頭半垂，宛然閨質，益大悅！釋之令起。女靦然整衣，導以同往，須臾，抵其家，茅屋低矮，籬落洒然，隱有殷實之象。旣入，見一嫗，龍鍾殘疾，女告之故，颯然曰：「固沮兒勿再出，今竟何如耶？雖然，郎君之膽，亦較升斗爲巨矣。」因謂其人曰：「老婦孤孀已久，藉此女得以存活，嚮因無以養生，適古塚陷一巨穴，渠遂作此狡獪，令且十稔，待緣未嫁，君若琴瑟尙虛，盍贅此爲吾壻，小妮子亦無顏業此矣。」其人敬諾！是夕，卽結爲伉儷，女家頗裕，某亦心安，旬餘，遂移去，不知所往。」御言次，猶遙識其處，廬舍儼然。先生至都，每舉以告人，靡不驚異！

總評「風聲鶴唳，草木皆兵，人自倉惶，鬼何能爲祟哉？而世之狡者，又故借幽冥劣相，以嚇此嚙嚙之氓，吾不知真鬼聞之，其亦擲揄否耶？猶憶京師某巷有鬼，夜深輒出，宵行者遭之，每遺棄衣物，與此事頗相類。巷中邏卒王某，醉中見之，其首如栲栳，紙條飛鳴，周身皆白，毫約寸許，朱其目，赤其口，形狀可怖！王已沉酣莫懼，反嬉罵曰：「若鬼耶？聞鬼避人，汝反逐人耶？」鬼聞之，折身却走如辟易。王察其有異，疾趨而前，摔之以力，鬼亦仆。王審知爲人，剝其面，褫其革，徑抱以歸，向燈下視之，則羊裘一襲，亂毛如蝟，面具乃以汲水器爲之，塗以硃墨，敗楮亂粘而已。明日傳視，見者俱大笑！王至今猶衣其裘，但未稔其人雌雄。」

註解

輻重

猶言行利也

蠅頭

蠅頭小也

咫尺

晉逼近也

銀鏡

故明天啓中，桐城孫大廉，以孝廉舉於鄉，將赴南宮，因疾不果。及榜下，

聞某某皆成進士，心益不平！蓋其素所輕者，於是厥疾益增；太孺人深憂之！醫曰：「舊患已平，此新者，乃情鬱所致，必得勝遊，開拓其心胸，病或不藥而愈。」生言之於母，深然其論！乃爲之買舟束裝，使游二水三山之勝。生辭母啓行，從以一僕一僮，以備負書擔囊之用。及登舟，有一叟，堅求附載，視之，年約六旬，狀頗豐饒；生以其老也，憐而許之！叟入艙，與生爲禮，自言胡姓，號悅菴，北直人也，將往金陵售其術，故願附驥。生叩其所業？笑而不答，徐曰：「此非儒者所樂聞者也。」生意爲房中祕戲耳，遂不復詢，舟乃發。翌午，生以病臥，聞篷窗下有歡笑聲，諦聽之，則其僕僮似捧腹不勝者，心異而潛跡之。見叟踞矮几袒而露臂，以筆繪人形於上，卽能自起，宛一裸程之軀；且有聲如小鳥，嚶嚶然歌唱；僮僕驚喜！故歡聲達內。生知其異人，不相驚，屏息自退。詰朝，治具延之，欲求其術。叟早知其意，謂生曰：「君飛黃有日，不宜效江湖鋪販者流；雖然，其濟之德，老夫不能無報。約以五日，別時，舉以相贈，今尙不暇

。」生乃不再請，歡飲而散。及期，將抵南京，叟乘夜入見曰：「來朝別矣，前所云者，老夫不敢食言，敬來拜納。」生致謝！詰以所在？答曰：「在子腹中。」生笑曰：「叟誑我！披肝瀝膽，胥假設之詞耳，豈腹中之物，果堪持以與人哉？」叟笑而不辯，惟自解其衣，露腹向生曰：「君試呼之，此中當有應者。」生益笑而不信，堅不肯呼。叟乃自拊其腹，呼曰：「銀鏡兒！速出見客，何作三家村兒女子態耶？」生更笑不能仰！俄聞叟腹中作嬌懶聲曰：「予故厭見生人，何相逼至此？」其音細如簫管，婉而且清，生大駭！輟笑俟之。叟又呼曰：「子業以汝字孫君，非蔣生者比，妮子慎毋懼羞！」內不應，叟又促之。乃曰：「如此絮聒，足徵阿翁老悖矣！幸啓半扇，予卽出。」生是時，形如木雞，注目呆視。見叟以掌擊其腹，忽裂寸許，並無微血，益大驚！「倏然異香習習，聲震如裂帛，生亟顧瞻，則一麗人，縞衣紅裳，掠鬢微嘖，立於燭下，而叟之跡渺然。生不覺大怖！詫爲妖異！視其容色，又豔絕，不忍遽捨。乃正色叱之曰：「汝誠何怪？敢

欲報共濟
之德竟至
以女事之
孤之剛恩
可謂厚矣
然既已事
之而又不
終其局豈
緣分僅至
此乎是真
令人樂解
無從矣

以詭異惑人，予故宋廣平，不爲色動者，盍速退！不然，吾刃將斬矣。」女無懼容，斂袂致詞曰：「妾實孤仙，父奉^上遣，將往長陵，爲高皇守墓，慮妾無依，攜以隨行。昨至江干，爲水神所覲，慕妾之色，強委禽焉。父以其體匪同階，雅不欲，故匿妾於腹，藉君福蔭，以渡此津；今且至，仰君清德，使奉箕帚，兼酬卯翼之恩，非敢爲禍，幸勿疑！」生察其意不惡，心微納之。惟曰：「予搆痼疾，急未能痊，何心復作他想。」女微笑曰：「此易辦耳！君姑高枕臥，請爲君先驅二豎子，以驗妾非禍人者。」生大喜！詰曰：「卿亦知醫耶？倘能祛此沉頓，予固不惜爲情死。」女不言，生甫臥，欵已不見，惟覺有氣如火，入自臍中，上達肝高，下行臙腑，須臾，汗出如蒸，神思頓爽，因而厥疾盡瘳；重負既釋，軀然熟寐，竟罔知女之所在。旦起，舟已泊岸，僮入白，叟已辭去，遺書一緘。生啓視，則囑生善視其女者。生不得女，亦未敢深信，舍舟就輿，入城，寓於其友家，談讌之間，絕無病態，知其疾者，咸稱慶！生亦私心竊喜！語至漏下，始歸

寢室。生冀女復，乃令僮僕別宿。及寢，竟杳其蹤，快快就枕，方輒轉問，聞耳畔小語曰：「妾來相伴矣，君真鐵石腸，不一動耶？」口脂之香，近在咫尺，撫之，則膩然如玉，已在衾中。生遂不能自持，歡然相狎。晨起，謀所以匿之。女固言無庸，果泯其跡，將寢，始自來。生游覽已徧，歸思頓萌；適懷帝踐祚，詔舉賓興，遂旋反。女送至江畔，垂涕曰：「父在斯，不克隨郎同去矣。」生亦戀戀，強之弗從，竟分袂。明年，生下第，再詣秣陵，冀遇之以續舊好，茫無消耗。

總評「詩云：『出入腹我，』非謂姪娠之先，蓋言鞠育之意耳。今此狐竟直腹之矣，且能出己腹而入人腹矣，生與叟可謂腹心之交，女與生可謂知心之好，又不徒東牀坦腹，作一段佳話已也。」

註解

附驥

謂藉之以成事也

飛黃

喻仕途得意也

宋廣平

即宋

分袂

猶分

消耗

即消

質映

吾猶有同
煞者全家
皆出偷兒
乘之罄其
所有蕭摺
而逸明日
歸來徒呼
負負而已
由此以觀
人死之後
何向有殃
即令有之
亦安能死
人世俗不
察致使宵
小乘隙而
入何其愚
也

人死而回煞，其有無不辨可知；而世俗咸信之。京都一富家，新喪子婦，亦屆其期。於是闔室戒嚴，雞犬皆徙，而竊慮怯者，乘間爲患！有駭僕，潛使居守，閉置於立櫃之中，囑曰：「若有殃，屏息自能免禍，無之，亦安枕而臥，何懼爲？」僕領諾，衆俱匿跡。至夜深，風聲淅瀝，未免戰栗弗甯。俄而塔前察察有聲，未幾而履闐矣；無何而入室矣。僕從隙間竊窺，燈光微閃，昏慘不明。見一人，衣飾面貌，彷彿化者，乃大駭！已而，據案而食，齒聲格格然；傾樽而飲，唇聲漬漬然。又有頃，紙錢窸窣，繞室巡行，益大怖！而竊幸其不已視也！乃遲之又久，傾耳若有所聽，舉首若有所覓，嗚嗚而前，徑趨此櫃；僕不覺心膽俱落！悚惶間，條已逼近，視其面，白如雪，劃然啓扇，豁然洞開，駭然俱驚，頽然皆仆，不獨內者無生氣，而外者亦相對死；蓋兩敗俱傷已。平明，主人呼僕莫應，卽而視之，僕尙奄息於中，殃早絕倒於外，衣裳楚楚，儼乎生人，惟髮際著紙條一束，實則子婦之從嫁婢也。主不禁愕然！以湯灌僕，移時甦，具述所見，

視婢既已莫救。蓋婢有去志，思假此以竊主貲，且稔子婦之儀狀，裝束一如其在生；及夜入室，冀飽貪壑，初不聞主之留僕居守也。比見之，不勝驚駭！遂仆於地。主察得其故，乃笑而殮之以槨。明日，事傳都下；迄今京中人語曰：「殮能死人，人亦能死殮。」嗚呼！殮卽有真，豈亦能死人哉？

總評「從來懼殞者，無如婢媼；每言之，輒搖腕變色，懷懷乎如見其形。此婢何勇也？而究爲韞積者驚怖以死，要亦利欲居中，天奪其魄耳。吾恐真殞若出，彼二人者，又將何如耶？」

註解

怯篋

竊盜也 窳窳

安不也

落花鳥

申無疆，字仲錫，跨鶴維揚，歷有年所。一日，遇海商於市肆，與坐談，歆其獲利之美，乃以數千金畀其子若姪，使合夥焉。子名翊，頤而白皙，且善謳，年僅廿二三，海舶人咸喜之。比入大洋，舟如一葉；翊年少，未慣洪濤，因驚，

遂臥病，欹枕呻吟，恍惚若寐。夢中聞有人語曰：「落花島中花倒落。」翊素不能文，覺而語其侶，雖熟歷海境者，莫能舉其名。一客頗嫻吟咏，笑曰：「何不云『垂柳堤畔柳低垂。』句雖不佳，猶有對者。」衆與翊皆稱妙！翊因默識於心。無何，病益劇，未及抵岸，竟卒於舟。從兄某大慟，草草殮訖，載柩而行。而翊則罔知其死，頓覺身輕，都無窒礙，因思效列子御風，遨遊水面，雖風濤洶湧，毫無沾濡，不禁大喜！猶憶落花島之名，竊計其境必不凡，頓欲往遊。轉瞬即得一山，形如覆盂，懸於波際，其色若蜀錦，五色繽紛，且香氣濃郁，馥馥數百里；愛好之！奮身以登。旋已含水就陸，西行里許，見若山口者，遂入之；則坦坦康莊，無復巉巖之象。山徑皆落花，約寸許，別無隙地。踢花前進，滑軟如茵褥，而香益襲鼻，神氣爲之發越。環囘皆茂樹合抱，花即生於其上；細玩之，諸色俱備，濃淡相間，香如庚嶽之梅，而馥郁過之，尙有存於樹杪者，則低枝似墜，繞幹如飛，亦多含苞欲吐者，意蓋四時咸有焉。欣然前行，約數百步，花益繁，

而落者益厚，且四望並無屋宇，卽山之層巒疊嶂，亦隱現於花中，不以全面示人。翊至此。心曠神怡，小憩於落花樹下，發謔一語，花盆簌簌自落，若細雨然。俄聞嬌音叱曰：「何來妄男子！此仙人所居，豈汝行樂地耶？」翊急視之，則一美女子，通體貼以落花，宛如衣錦，手一小竹籃，亦貯落英，徐徐自樹後出。翊起，遂致揖，告以所來。女微哂曰：「汝一齷齪商！何福至此？雖然，不可謂爲無因；予有一語，人無能對者；汝能，則留宿於此，且有佳處，與若棲身；否則宜遠颺，不容再溷仙境勝地。」翊兼戀麗容，頓忘其拙，毅然請命！女因朗誦一句，則固夢中所聞也。翊喜出望外，卽應聲以客所屬者對之。女稱善！良久，慨然曰：「此才殆由天授？吾不能恣然於子矣。」直前笑把其袂曰：「行行！請與妾歸，花密處卽是子家。」翊悅而從之。至則籬落四圍，遠望亦綺綰繡錯，蓋皆以花片砌成者。逡巡間，得其門，乃巨樹二株，柯交於上，儼有閉闕之象。女遜翊入，中無數椽之屋，几榻皆以彩石，盡鋪落瓣。仰而窺其上，莫見天日；亦茂

幹爲之庇蔭，花葉周遮，恍一天造地設者。女未延坐，卽治具曰：「郎餒矣，枵腹不可以晤言。」於是盡傾筐筥，而湘之烹之。及進饌，花之外無兼品。翊疑慮不敢食。女笑曰：「此仙人所餌，啖之無傷也！」翊試嘗之，甘香肥美，視人間梁肉如塵土。女又進百花釀，味尤芳冽，吸之如醍醐，須臾，神清氣爽，飄飄欲仙。翊固不自知其鬼，遂竊幸長生可以立致！食已，始相款洽，漸及諧謔，女情不自禁，一振衣而羣花皆落，皓體生輝，乃與翊歡合於石榻之上，備極綢繆，兩情深相纏繞。已而，女覺其非人，詫曰：「郎何有形而無質也？幸早語我，毋使自誤！」翊亦自思，予何得至此？且海亦如何可浮？因撫膺大感！女止之曰：「慎勿悲！鬼而仙，猶愈於人而鬼也。况有術在，子何憂？」因出一盜罌，內貯清泉斗許，徧沃翊身曰：「此百花之液，妾晨起收之，實天漿甘露之屬，人浴之而成仙，鬼浴之亦成形，加以服食，更採花之精英餌之，則鬼仙不難立證。第妾數百年之積蓄，一旦爲郎耗矣。」語次，翊覺沃處，肌骨堅凝，非若向之虛而無寄者。

落花鳥不
啻一世外
桃源也惜
乎無運可
入否則衣
食出於花
寢息在於
花彼阿堵
物失其勢
力一切爭
權奪利之
事可以盡
泯豈不大
快人意

，此心乃釋然。自視其衣，則本屬烏有。女以花爲之被服，而粲兮爛兮，兩人相對，不啻錦羽瀟瀟。女盍與翊出，採花共餐；暮與翊歸，席花同夢。其所衣者，臥則一拂而盡，無事解脫；醒則繞樹徐行，瞬息曳婁。其地無寒暑，亦無晝夜，以花開爲朝，花謝爲夕，衣食一出於花，寢息卽在於花，方丈蓬壺，不獨擅勝焉。數年，翊忽謂女曰：「賴子再生！宜諧永好，但親老弟少，欲歸省視，子其許我乎？」女正色答曰：「此君之孝也，妾敢不勉成君志！第以鬼出，以人歸，爾墓之木拱矣，誰其信之？」翊曰：「姑試一返，子亦不克久留。」女徑聽其行，且以花葉爲翊製衣，俄頃卽成華服。臨別，贈以一甌！囑曰：「飢則飲此，慎毋食煙火物！食則神氣日薄，不可以生。酒盡宜速返！勿再留！」翊約以匝月卽行。至海，仍復如蹈平地，遂不假舟楫，直達越省。比至揚，仲錫已老，弟皆成立。翊突入，咸疑其鬼，驚避之！獨仲錫抱持而泣曰：「子誤兒，兒歸，其憾我乎？」翊力白其爲人。仲錫曰：「汝兄言汝不幸，前歲攜榼歸，葬於祖塋，爾言何

謬也？」翊乃詳其巔末，人皆愕然！郡中有杖者，少曾航海，聞島名，恍然曰：「是誠有之！島在東海之偏，人罕能至。予曾經其處，聞係神仙所居，無徑可入，至今猶彷彿其風景。」人因稍釋厥惑。仲錫在揚，猶客居，翊侍膝下數日，不飲亦不食，浹旬！忽失其所在。

總評「百花之精，人餌之可以延年，不謂鬼服之竟以登仙也。申翊借人成事，遊香國，得佳偶，且以躋壽域，何事桃源中人，不以鬼爲憎，反羞與人爲好哉？是誠吾所不解者！」

評曰：「世真有此境，吾何樂有身。寫落花島之景，令我時時神往。」

註解

轉瞬

喻時之速也

康莊

大道也

齷齪

俗謂不潔也

閼

門也俗作閼

綢繆

繆也

貨郎

來陽之地亦多竹，蓋卽黃岡之一脈也。民資其利，種植成園，在在有淇隲之象焉。近邑某邨，有農家，所植尤夥，方圓數畝，密葉陰森，日色無光。少入其

不能防閑
於前而惡
其恣淫於
後遂使父
子同沉獄
底女亦被
屏於夫皆
某農人自
取之禍也

家，喬梓緒三，兄馴而弟劣，且好遊蕩；父深惡之！鳴諸官，曾示薄懲，以觀其後，而猶未之悛也。先是鄰縣某貨郎，時來邨中，售其花繡之屬，與某家習熟，遂以蝶贏目其父，輒信宿不行。其家有女，年長而猶然待字，貨郎以親狎之故，積漸與之通，一門皆罔覺其事。一日，其父返自田間，室中適無人，瞥見貨郎與其女，挽頸交吻，狀甚狼麋，遂大怒！卽以力田之器，突前擊之。貨郎不及防，破腦而死。父冤不忍於其女，且懼揚醜聲，乃呼其仲子，舉而瘞之於竹下。更慮爲犬狼所搢，翌日，托言失筭，亟築高垣以圍之。計畫周密，里中皆莫能知，事隔數年矣。適值熊公某，來宰是邑，政令恭嚴，而逐惡尤如鷹鷂之鷲。其子賭無貨，又私伐園竹而市之。父知而大恚！將復控之官，且撻之流血。其子深忱官威，窮極而呼曰：「阿翁何以呈爲，若用寸鐵斃子命，仿若人埋之竹園，夫誰得而知之？」其父益恚！驅而扑之，其子遂狂呼於市，閭里無有不聞者。比鄰某，素與之有隙，聆之曰：「嘻！異哉！其子之言也。向曾有是人，往來市貨於此，彼

家尤與之稔，稱父子焉；後忽不見，疑其自歸。以此言觀之，得毋爲老悖所戕乎？」於是白諸里甲。里甲亦與其父不相能，遂具狀投首於官。熊公猶未之信，拘某父子至，俱不承。其鄰證之曰：「若某日爲若父所撻，不嘗云云乎？」其子乃俛首無語，公以刑威之，仍強辨，不言其實。公乃關行鄰邑，詢貨郎之有無，以定真僞。閱數日，貨郎之弟至，衣巾登堂，則已入泮矣。泣陳曰：「某年十三齡，兄卽行販不歸，今又數載，音耗渺然；某又少未更事，不能遠涉尋兄，老母爲此，血淚盡枯，或存或亡，惟父師憐而鞠之！」熊公既知有人，益嚴訊某父子，加刑者屢矣；而狡供不一，莫得屍之所在，案久不結。因逮其女到官，則嫁夫有年，亦旣抱子。公并不一詰，惟令與其父兄，同繫一室，而獨懸其兄之拇指於梁，且密遣幹人，伺之竟日，亦不再提訊。至夜分，其兄不能復耐，乃呼其妹曰：「若貪淫，貽禍於父，而又苦我肌膚，誠何忍？」其妹慚不言；其父訶之曰：「汝耐片刻，我可得生，爾妹亦免爲人笑，何曉曉如是？」其子益忿恨曰：「若父女

晏然，而官獨竊我，豈謂我獨非人乎？」其妹亦溫言慰之，絮語至旦，嚔吐其情。幹人突出曰：「招具矣！看汝能翻供耶？」父與女皆失色！及公升座，俱服罪，始得貨郎屍，其弟痛哭，負骨而歸。公以某子不得無罪，乃援筆判曰：「既不
及幹盡於前，而竟同證羊於後，雖鬼神若或使之，亦王法所不恕矣！」竟論從，
與其父同械於獄，其女亦杖釋。夫醜之！遂與離異，踰年，再醮而去。

總評「嘗怪人家，恆與妄男子結爲親眷，任其出入閨闈，多致牆茨不可掃，
何其疎於計也？而賣花人與貨郎，尤易與閨閣相近，以其所售者，舉非丈夫
所用，故得假此以進身，非閨家者，所宜禁乎？卽如此獄，貨郎固有死之道
，而不能徒薪於竈，妄思撲燵於原，一旦敗露，身命俱捐，愚夫之不智，一
至於此，其亦可哀也夫！」

註解

喬梓

謂人父子也

螺贏

蟲名養螺蛉之子以爲己子故後人稱寄父爲螺贏

恚恨

也

絮語

謂語多而囑

再醮

卽再嫁也

此僧以法
力懣侍衛
救職衆殆
深通佛法
者歟若今
之達賴班
禪安能及
之哉

西藏佛國，其地故無君長，主之者惟番僧，卽所謂大寶法王者是已。余聞之某公，言後藏距華極遠，曾有女僧主之，貌綦美，術且通神，亦觀音大士，化身爲妙莊公主之類。某年，有侍衛，以差入藏，往參達賴。僧適來前藏，與談禪機，故在座。侍衛入見，輒膜拜無算，遲久不起。達賴不言，僧惟顧之微笑。及出人詰侍衛？則曰：『予闕閨人多矣，未有如若人之豔絕者，因假和南，以飽秀色，豈爲僕僕如是哉？』問者笑而去。乃侍衛啓行，未及半日程，馬逸。墮於岩下，深且百丈，雖無所毀傷，苦無樵徑可尋，百計不能出。從人知爲僧故，亟返見達賴，哀之！僧故未去，達賴乃正色諍之。僧又微笑，而侍衛早踵門入謝矣！蓋從人甫返轡，侍衛之身，倏忽已履坦途，不惟天塹絕無，抑且平沙一望。震驚其異！遂亦迴驂謝過！見僧則肅然致敬，如對神明！禮畢，趨而出。其異類如此。後值西域某部兵來，絕雄健，無能禦者。前藏人衆，幾無子遺。後藏人情兇懼，咸謀奔竄。僧乃集衆語之曰：『遁能免乎？有我在，必不使汝曹罹於兵燹。』因

率闔藏人衆，至一山，羣峭摩天，中有隘口，僧盡麾之使入，已乃跌坐於要衝。無何，敵之前鋒猝至，見僧，舉嘯嘯不止，將奮往擒之。僧忽化爲野豕，隘通百騎，豕以一身塞之，別無餘地，而剛鬣烏喙，又復醜惡駭人，敵衆辟易。適渠會亦至，競往白之。笑曰：「此妖術也，以矢攢而射之，若屠麋然，何懼爲？」衆領諾，控弦數萬，一時畢集，弓矢未張，豕身自崖而墜，剎那間，百千萬億，舉如前豕，蠢蠢然，平川復無間隙，敵衆大潰，渠酋亦莫可如何，斂兵自退；僧亦不傷一騎，收法跌跏。其人出視之，則故胡然天帝也。故當是時，二藏之中，惟後藏歸然獨存，迨聖朝撫之，生聚始各復其舊。

總評「佛稱象教，象固獸之巨擘也。此豕直可吞象，大且無倫，况益以恆河沙數乎？其消虎狼之威，而保鯨鯢之衆，其有大造於藏，卽有偉功於佛矣。至於警輕薄而莊嚴自見，又非聊齋之織女，所可同年而語已。」

註解

膜拜

長跪拜也

和南

僧人合掌作禮也

跌跏

盤膝而坐也

縫裳女

京都有縫裳之業，蓋皆負郭貧家，出爲市廛補綴者，以其所作，多衲衣敝褌等物，故又號之以縫窮云。東直門外，有母女，亦業此。女年十六七，貌頗姣好，雖蓬髮布衣，人恆矚焉。女性貞靜，惟低鬟備作，不輕交一言，人亦無敢犯之。一日，其母病，經旬不能如市，薪水之費俱乏。女不得已，踽踽獨行，縫紉終日，薄暮，始出都門，攜一小竹篋，內貯剪刀棉綫，無他利器也。村居去城較遠，行及曠野，塚樹叢雜，人跡杳然。正倉皇急步間，忽聞林中語曰：「若歸乎？予有垢衣，可將去爲予滌濯。」女愕然！蓋母女業亦兼此，遂疑爲市井熟識，趨就之。入林，則一惡少年，箕踞茂樹下，袒裼露臂，形甚兇暴。女驚懼！反身欲回。少年突起，直前，提其領，如捉雞雛。女無如之何！乃頰頰詢曰：「若有滌衣，可亟付我將歸。」少年笑曰：「予給汝，衣服附在吾身，汝何能將去。」女曰：「既無所事事，盍釋我，日已暮矣。」少年曰：「予實以情告，予悅汝美有

女之愈覺
殊可欽佩
使其當日
猶持閨人
之見視顏
羞澀安能
全身而歸
哉

日矣，邂逅相遇，適我願兮，將與子爲好，何歸耶？」女聞言，面如灰，又急不能脫，遂亦給之曰：「我女也，從未與男子處，盍先以具示我；信果非偉且長者，乃敢諾。」少年大喜曰：「若勿恐！子固無兼人之具者。」因釋女，將自捋其袴。女又麾之曰：「止止！我女也，必去其羞縮，事乃可爲；若宜偃息樹下，待子自尋佳處，摩挲良久，漸以親狎，始無懼。」少年以女爲釜中魚，諒不至潛逃於淵也；欣然從之！女見其臥，將遁去，又懼其追；乃寘宮身側，坐而撫之，隔衣捫探，觸手崩騰；因覩然裸其下體，更以纖指把握，大可盈掬。女僞爲睥睨，不忍釋手。少年早慾熾情炎，不暇瞻顧。女乘其隙，卽宮中潛取裁剪，如斷帛布，齊其陰而剪之；憤激而力猛，血直溢。少年大噉，頓化爲狐，鼠竄而去。女益驚悸！目眩爾許時，然後歸；抵家猶血殷衿袖焉。

總評「雄狐綏綏，遇者多不免，女能於倉卒中，以計闔之，可謂能事矣！且其節亦足以風世。脫非然者，之子且慮無裳，能不舍縫裳，而襄裳以赴哉？」

西人謂雷擊爲觸電，絕無神道主持其間，是說也。固足以破除迷信矣。然而此則之綠案疾馳，蜿蜒追逐，與夫撫公出亭而雷聲下擊，則又與西人之言絕對不同矣。安得深明其理者一解此惑。

註解

敵禪

猶言破

低髮

即俯首也

竹宮

編竹之篋也

睥睨

以目視之也

火龍

某撫公觴客於園亭，觀察以上，皆與席。其地故近山，有佳木幽壑之勝，因屏優樂而尋雅集，忘分追歡，選勝自得，良亦一時之快舉。乃飲未半酣，天氣薄陰，烏雲生於巖岫，始如片席，漸且盈空，未幾，而甘霖大澍矣。時方微旱，舉座皆顧而相慶！然而電光瞿目，雷聲反鬱而不揚。久之，繞亭不去，豐隆無停聲，而雨益傾注。衆方心疑，忽撫公連詫奇事！召衆視之。撫公故首座，祇一人，其几有二異物，閃閃有光。其一如宵行而巨，綠案疾馳；其一長兩寸許，細如綫，狀類蛇，蜿蜒逐之，行亦甚迅；所經處，几爲之灼，宛似線香燒刻者，深入膚理，簾簾之旁，縱橫莫計其數，衆皆茫如。臬司某公，素博物，亟言於撫公曰：「請公少避此席，是殆怪異，藉公之威靈，以免雷劫耳。神龍亦畏福澤，不敢攬

拿，所謂投鼠忌器者也。」撫公深聽其言，冒雨出亭後，行未數武，忽震雷一聲，軒楹擺簸，盤盂瓦碎，竟揭亭之一角而去，雨亦頓止。撫公與其僚屬，耳目震眩，有類鸛聵，良久始復其故，遂罷飲，蹤跡二物，皆不見，因收其几入內署，用以誌異，幕中人多有見之者。

總評「龍之變幻，莫可端倪，傳紀言之甚夥。而雷之爲雷，其不測亦多類此，且更有神於此者。昔在都中，寓於某寺，一夕，過隣友閒敘，大雨滂沱，疾霆不止，條聞震響聲，似在左近，心疑吾寓，而急不能歸。清晨入寺，乃知在其左廡，則非吾寓而實人寓也。其人皆射夫，俱京營食餉者，晝聚於寺，夜返其家，室固虛無人。然壁有僕姑數枝，嶄然新製，雷之所擊者，竟在於是。余亟就而視之，凡五矢，皆懸於壁，不絕如縷，宇中都無所損，亦無焦灼痕，不勝駭異而退！」

註解

豐隆

雷師也

宵行

螢之幼虫狀略如蠶腹端亦有光

簠簋

盛祭品之器此指杯碗而言也

青眉

皮工竺十八，邑之鄙人也。年僅弱冠，貌姣好，如女子，雖居市廛，里之美少年，莫之能掩；以故有俊竺之號。其室曰青眉，色尤姝麗，見者疑爲畫圖；初詰其所自，堅諱不言，後乃稍稍露之，則實北山之狐也。蓋竺少傭於鄉，始學裁皮，年甫十六，其師嗜酒，夜出恆不歸，肆中惟竺一人，縫紉至中宵，然後敢寢，率以爲常。一夕，師又出，竺方夜作，聞彈指聲，意爲比隣取履者，隔扉詢之？則答曰：「儂，」其音絕嬌細。竺大駭！且慮爲市中惡少，偵其師不在，來尋斷袖歡，心益惴惴！且給之曰：「已臥矣，客請明日來。」外又曰：「儂非暴客，實隣女也，盍開，我與若一言。」竺不得已，從板缺覘之，果似女人，垂鬢立於檐下，因啓之；女徑掩笑入。竺視其貌，容光照映斗室，雖少小，心亦不能無動；遂視然詰所自來？答曰：「家居距此咫尺，緣夜績，燭爲風滅，特來乞子新火，非有他也。」竺素醇謹，慨然與之，不敢交一言，女亦持炬徑去。竺雖未通情

受富豪之
壓逼而不
失其貞節
也移尸于
門血狀伸
冤智也不
棄故夫力
作成家禍
也孤而如
此安得以
孤目之哉
惟竺皮游
蕩成性始
則狎比匪
人幾入餘
桃斷袖之
隊繼則嗜
賭若命竟
作賣婦償

話，而心頗愛好，冀其復來。及師歸，女竟不再至，日夕坐肆中伺之，亦杳無其跡。無何，師又他往，女則又來乞火。兩情漸稔，欣然延入，與坐談。女以年歲詢？竺答曰：「一十有六矣。」女微笑曰：「阿儂適與君同庚。」竺亦詢女之居址？答曰：「久當自悉。」絮語移時，猶無去志；竺亦貪其貌，眷矚弗捨，四目癡癡，將不可解。女忽廻顧衽席，謂竺曰：「此郎君之臥榻耶？恐僂仄不足以容二人。」竺會其意，乃答曰：「卿試先臥，看能容否？」女笑而起曰：「明夕來，當試之。」又復去。竺終靦覷，弗能挽留，然已心志盡惑矣。晨起，無心操作，惟冀其師不歸，得以成此佳會！而師果爲麴藥所羈，嚮晦不復，心益悅！及昏，明燈兀坐，形狀類癡，亦不再捆屨。漏下二鼓，女果來款戶，啓之入，則靚妝豔服，迥異昨之樸素。詢之？笑而不答，竟登竺榻，面壁臥。竺知其懼羞，乃先解己衣，熄火就枕，暗中摸索，手戰情熾。女忽佯拒之曰：「市井兒！同衾已足，復望其他矣。」竺笑曰：「子意同衾者，未能無事。」已而，嬌香流溢，帶緩

眼之舉終
雖藉兄嫂
尊之力
稍斂其跡
然有愧于
霄眉多多
矣

衣鬆，女若戰戰弗克勝任，而纏綿之意尤濃。竺初近女色，顛倒神魂，不須臾而玉山頹矣。於是柔肌互貼，夢寐皆春，及寤，而東方已白。竺尙流連，女早攬衣先起曰：「樂正未央，不可使他人窺見底裏。」乃去。竺起而師返，女絕不來，竺亦不以爲訝。閱數夕，乘師之出，又復歡會，款洽且倍於初。女謂竺曰：「儂自見君，頓爲情繫，以故不能自堅，致有前宵之事。今幸兩相歡愛，生死弗渝，君能不棄，卽以妾爲糟糠婦乎？」竺囁嚅良久，始答曰：「阿誰不願？但予幼失怙恃，育於兄嫂，今從師習此末藝，將來尙未知若何，疇有餘貲，爲予納婦耶？且年齒尙卑，尤未敢漫然啓口。」女曰：「然！以儂計之，君能辭師出遊，妾自能相君立業，奚爲仰人眉睫，使我燕爾不歡。」竺恍然，乃詰之曰：「若言有家在，豈無父母，而可自主耶？」女笑曰：「妾初給君，君今乃悟乎？儂字青眉，居北山，實狐也。羨君玉貌，故假隣女以相就，豈真有高堂，爲予縛束者。」竺年幼，且貪新歡，茫不知懼，唯曰：「聞狐恆爲人害，信然否？」女曰：「亦信

有之，而妾非其倫也。妾不愛君，亦不屑至此，愛之而復殺之，甯能見容於天地乎？」因侃侃鳴誓，竺亦相信不疑。臨去，授竺以策。竺如其教，啓於師曰：「昨聞里人言，予嫂病，且甚危殆，予少受其撫育，請給假，一歸省視。」言已泣下。師亦微聞其嫂疾，見其悱惻，心甚憫然！乃自營肆務，遣之行。竺出肆，未及里許，女早逆於道周，問之曰：「君將奚適？」竺曰：「將歸予家。」女大笑曰：「君誤矣！若往汝家，有兄嫂在，其何能不從師？」竺曰：「爲之奈何？」女曰：「儂視君之業，雖未能游刃有餘，而尙可以進乎技。妾幸有薄積，請與君遊於外郡，自立生計，必有以愈於爲人傭，君以爲何如？」竺本漫無主裁，欣然從之。女出白金一錠，覓舟南行。竺與女倡隨甚樂，亦不念及鄉族。舟抵常熟，女猶欲前進，竺不願，乃僦居邑之北門。女又以金半笏，爲營肆具，遂開設於市中，其後爲居室。女以竺年齒尙穉，不令合人生理，凡竺所不能製者，皆女代庖爲之，式甚新奇，名乃大噪，邑中之履，咸歸焉。女親操井臼，治饗殮，暇則織屨

相夫子，怡怡然無怨色。竺益心德之！明年，竺已十七，家小裕，志遂少荒，數從無賴游；女禁之，弗聽。適常熟有富家子，性佻達，尤好龍陽君，時來肆中市履。見竺之色，深悅之，會竺與無賴交，乃以重金啗諸無賴，值望後，月色甚明，置酒於邑中慈覺寺，邀竺爲長夜飲。竺以他故給女，遂從無賴行。至則富家子亦在座，極致款曲。竺素限於量，飲未半，已不勝酒力。衆引之別室，俾其小憩，實則以計勦之也。竺方轉側欲眠，忽聞人小語曰：「捨妾孤棲，君乃在此高臥耶？」竺亟張目視，則青眉立於榻側；因詰其何以至此？女曰：「君之危，若履虎尾，猶問乎？請卽隨妾歸。」竺內慚，因詐以醉辭。女以氣噴竺面，冷若燄栗之風，酒頓醒，強起，隨之行。女曰：「君未得其實，歸將怨妾，盍少留，當有笑柄，供君解頤。」隨捉一矮凳，置牀頭以待，麾之倏成人形，衣履面容，與竺無差別；竺亦莫測其意，惟矜伺之。有頃，見富家子，與衆嬉笑入曰：「啜醢之魚可捉矣。」徑以手啓臥者之衣，潛掙其袴，狎褻之狀，不可勝言。竺面赤汗流

始悟衆人惡計。女頓以纖腕相握曰：「去去！」遂悄然出走，恍若夢寐，兩身早在室中矣。既歸，女延之坐，長嘆而數之曰：「妾攜君遠離故里，雖不敢望君大成，亦宜自愛。今君數作游蕩，幾以丈夫之軀，陷入妾婦之隊，使狡謀果遂，不獨妾羞爲彌子之妻，君又有何面目，歸向桑梓乎？」語甚悲咽，泣下數行！竺愧悔無以自容，顏色沮喪，莫措一詞！女恐其過慚，乃起，以溫言慰藉曰：「後勿復然，過固貴於能改也。」遂仍歡好，不再言。乃富家子爲歡良久，頓覺有異，視之，則裸伏凳上，竺之跡渺然。大驚！疑竺爲妖，與衆共首於縣。時巴陵蘇蓋臣，以進士宰常熟，素稔富家子有邪行，不欲究其事；然因馬朝柱一案，逮捕妖術甚亟，爰命役拘竺。竺至，公見其少小，且事涉曖昧，略加研詰，竟笑遣之。竺歸肆，女忽謂之曰：「是地不可復居，居將有禍。」遂貨其器具，束裝北行，徙家於瓜步間，爰卜山陽之南郭而居之。女以竺少不更事，前因多貲，致蕩其心，遂不復設肆，日令竺荷擔入市，所得者僅足餬口。己乃茅屋數椽，紡績相助，

此外別無贏餘。竺漸不能堪，每出，竊與市兒賭，始亦獲采，少助杖頭，遂欣欣以爲得意！女故知而不問。一日，女出汲，突遇同巷某，瞥見之，驚以爲神仙中人！蓋某素業賭，以博得罪於勢豪，方切憂懼！見女，居爲奇貨，頓思假此爲釋憾之計，獻媚於豪。因乘間以言餽竺曰：「子業此，欲贖兩口，勢必有所不能。且男兒遠離鄉井，亦當思奮身立業，始可歸見里族。若僅日覓蠅頭，竟同株守，不第不能歸，歸亦何顏也？」竺聞言，適中所患，乃咨嗟曰：「君言良是！但無所措費，業何由立。」某又佯爲躊躇，徐曰：「此事亦非大難，某同輩中某某，均以博起家，獲費千萬。聞子采興甚高，戰無不利，盍爲此不母而子之策，白手可致素封，猶愈於坐操會計多多矣！」竺本以此自負，又不禁歆羨之私，遽攘臂曰：「君能貸我十緡，我當試一爲之，看花骨子非我如意珠耶？」某慨然許諾！暮，又偕一人來曰：「子適小匱乏，貸於此兄，幸如數，請卽署券！」竺素不能書，女雖能，又不敢以告，卽倩某捉刀，其名實卽某豪，竺不及知也。其一人得

券，卽以資付竺，忽遽而去。竺亦未及致詳，徑攜資就某家賭，其始小勝，後乃大虧，比及鷄鳴，早已萬錢立罄，衆闕然散去，竺亦垂首而歸，抵家倦臥。女故悉其所爲，亦不致詰。又明日，竺詣某處，與商背城之策，數往皆不遇。瞬息月餘，某忽偕數人至，衣帽甚都，前人亦在內。某謂竺曰：「積欠猝未能清，其子可償也。」竺爲此故，已私蓄千錢，毅然曰：「息幾何矣？」答曰：「五十緡耳。」竺駭曰：「其母僅十千，其子何反數倍耶？」衆譁曰：「語都不類。」亟出券，令竺自閱，則已千緡，實書其上矣。竺不覺頸赤，與某力爭。某亦不相下，手口交加。衆咸怒曰：「逋欠者亦敢肆虐耶？」遂羣毆之，幾斃而後去。隣人有憐竺者，扶掖入室。女爲之撫摩瘡痕，毫無詬辭，人益賢之！詰朝，豪僕又來取索，且風示其指曰：「能以婦償，百緡尙可得。」竺大罵之！其人卽返，又引前數人來，搥門穢辱，比鄰俱掩耳惡聞。女背竺，亟出止之曰：「若勿爾爾，若之意在人不在資，儂已知之。但竺爲儂夫，今甚狼狽，伉儷之情，不忍違絕。歸與若主

言，果相悅，俟竺愈，徑來相迎，儼固不惜此一身。」豪僕聞皆喜，敬諾而去！里中聆其言者，俱以女爲緩攻計，卽竺亦不疑其有去心。浹旬，竺已復初，惟憂豪家來索逋。已而杳至，女出與之約，竺亦不能盡知。晚間，女置酒室中，爲竺慶！少酣，女起，滿酌而語之曰：「妾爲君婦，三載於茲，不克有所裨益，旣致君離其鄉里，骨肉不通乎笑言，今又以蒲柳之庸姿，辱君於狂奴之毒手，心實作焉！刻下積欠無償，進退維谷，君將何以處之？」竺嘿然，旣而歎曰：「子誠不肖，重負吾卿！豪家之事，情甘與之涉訟，他復何言？」女泫然曰：「君奚固執若此？君以異鄉之身，與豪富相較，危可翹足而待。若整裝急旋故土，上可廣先人之祀，下可酬兄嫂之恩，計誠莫逾於此。」竺已喻其指，因曰：「我歸，子將若何？」女曰：「豪之所圖者色也，妾以色事君，卽以色事豪，渠必不追吾夫矣。」竺赧然色變曰：「是何言也！予甯死，不以妻抵債！」女遂不再言。及寢，又以利害說之，竺方首肯。女卽起，爲之治裝，促之行曰：「不可緩！遲疑則禍

至矣。」竺尙留連，女強之出門，以手麾之，足遂不能自由，大奔若狂，直至百里外，始復其故步。暮投旅邸，計去山陽，已二日程。竺終以妻爲念，止不復前，將以探其耗。閱五日，果有自淮上來者，且其熟識也。見竺，卽尤之曰：「子誠負心！捐妻子而遠遁，令其死於強暴，情何以堪？」竺故預料有此，乃大慟！詰其顛末。答曰：「尊閻至豪家，涕泣不食，夜出，竊於其門，屍重不能舉。官知之，檢其懷中，得血狀，具訴其寃。官將逮子，莫知所往，因置豪於法，并誘子者，亦得罪，隣里咸稱快！子來時，獄將具矣。」竺心又少慰！乃市楮錢，祭之於野，痛哭至嘔血，病臥傳舍，時時飲泣，旋復迷惘；沉頓間，女忽歛然入，就榻撫視，且笑曰：「妾已得生，君何欲死耶？」竺愕然曰：「聞卿已殉節，今至此，得毋學桂英，來索王魁命乎？子誠負心，沒亦無憾！」女又笑曰：「年已如許大，何猶菽麥不辨，呱呱作小兒啼耶？妾本狐仙，甯無自全之策；向之歿者，特江間一片石，豈儂亦效癡婦人，作投繯鬼哉？」竺夙知其靈異，欣喜不勝！

而病已甚憊，女投之以藥，遂霍然。女又謂竺曰：「妾不可露形於此，致人疑怪，當仍往前途候君，君亦毋久滯。」乃先行，竺至次日，亦就道。至夕，與女重圓於旅次。竺謀他適，女不可曰：「前因一時孟浪，屢躓於他鄉，今而知安樂莫如故土也；請卽偕歸，不再與君作汗漫游矣。」於是出金。爲竺製衣履，并己之粧飾，遂返本邑。初竺之兄不見弟，欲訟其師，鄉人有見竺遠行者，力止之；而兄嫂恆思憶不置。一旦見竺攜妻，復其邦族，咸驚喜！竺詭言娶於佗邑，人亦不疑。女以貲授竺，使仍設肆於市，而迎兄嫂與師，奉養於家曰：「爲我約束狂郎，婦雖智，究難箝制失也。」自此竺與女力作，家以日裕。余初見青眉，深異其非常人，因再三詰竺，甫肯緬陳其概。更謂余曰：「微君之文，予妻將湮沒畢世矣。」余亦喜其相夫之智，持節之堅，遂援筆而爲之傳。

總評「青眉園功之首，而亦罪之魁，非其誘竺速出，何至屢瀕於險。幸而歸老首邱，差可自蓋，然亦竺之嗜飲嗜賭，自貽伊戚，豈真婦有長舌，爲厲之

階哉？溫柔鄉不慕，而慕醉鄉，宜其有兔脫之厄；恩愛海不貪，而貪苦海，宜有鼠竄之危；故罪不可不專責之青眉，究亦不能未減於竺皮。」

註解

比鄰

近鄰也

嚮晦

夕也

龍陽君

戰國時魏

汗漫

放浪而無

限制也

王秋泉

王秋泉者，吾邑名醫也。有某富人，病且死，延秋泉。秋泉適治某貴人疾，不果往。富人念不已，中夜綿懨，謂其子曰：「吾甯得一當王先生，死不恨！」

子乃使僕走秋泉所，頓首敦促。會所治貴人疾良已。又數日，貴人起，治具觴秋泉，奉金幣爲壽。秋泉飲大醉，歸至舟中，語家人曰：「今可赴富人約矣。」而富人子所遣僕，業踴躍解維，代搖櫓，至其家。傳呼曰：「王先生至矣。」舉家驚喜出迎！秋泉方酣睡，家人起諸夢中，主人已盛衣冠，鞠躬，入舟肅客。秋泉謝以暮夜，請待詰朝，櫛沐登堂。主人固請曰：「老父忍死待先生，先生幸辱臨，何櫛沐爲？」強之入，診脈已，與藥竟出。主人盛饌揖秋泉，秋泉但搖手謝，

所謂名醫者如此吾不禁爲病者危矣無怪憊吝者以不服藥爲中醫也

還舟解衣臥，雞鳴酒醒，呼其家人罵曰：「惰奴！曠乃公日，某富人待我久，當夜赴之，何尙泊此？」家人曰：「公頃已診脈與藥，忘之耶？」秋泉大驚曰：「審與藥乎？吾真大醉，必殺之矣！」頓足促解維歸，謂不去必受辱！家人匆遽解維，主人已遣僕伺秋泉，聞去，卽入報。須臾門啓，望岸上燭籠數十，傳語止王先生。秋泉不知所爲。俄而主人踉蹌至，入舟頓顙，淚下承睫，謝曰：「老父得先生刀圭，今者熟寢，病若脫矣。先生存，父存；先生去，父且大去；惟先生終哀憐之！」秋泉自疑曰：「世豈有是事哉？必給我。」然已無可奈何，強隨之登堂，門且掩，心猶怦怦然！坐定，主人申謝再三曰：「先生用藥，何神驗乃爾？」秋泉乃漫應曰：「昨已得其概，請更得審視。」遂入視，索藥渣觀之，私自慰曰：「幸不誤！」更與數劑，起其疾，厚獲而歸，人呼爲醉先生云。

總評「此事見烏青志，醉夢之中，而用藥之神效如此，豈其中有鬼神耶？然亦可見醫術之不盡足憑，而生死之自有命也。一笑！」

註解

綿懌

疲也（沈約文）
漸就綿懌

敦促

催促也

刀圭

藥物量名一刀圭爲
十分方寸七之一

胎異

粵東之俗，生女十二三，卽結閨閣之盟，凡十人，號曰十姊妹；無論豐齋，不計妍媸，簪珥相通，衣飾相共，儼有嚶鳴之雅焉。及嫁，媛急相扶持，是非相袒護，凡翁姑之不慈，夫壻之不睦，叔伯妯娌之不相能，父母兄弟所不敢問者，惟姊妹得而問之。故閨門之內，蒂固根深，莫能搖奪，而獅吼之威，卽在司牧者亦爲之屏息，矧其下者哉？某縣紳家，有女及笄，字於巨族，忽病吞酸，腹亦震動，父母咸疑之！然而家禁森嚴，內無五尺童子，唯同盟一女弟，係貧無所依者；女白諸父母，留養於家，晝則共一繡筐，夜則同一繡榻，此外別無一人，疑不及此，遂目爲疾，延醫診視之，舉不能辨。無何，而彌月不遲矣，且居然生子矣，衆論洵洵，醜揚中菁。壻家巨族，不堪其辱，遂訟於邑宰，欲罷其婚。女家亦慚赧！不能白，將致女於死以滌垢；惟姊妹行不忍！具牒於縣，言女之誣，嬌烏

胎既無骨
即宜於此
中求之奈
何置之不
問乎使非
某公之博
洽則此女
冤沈海底
矣今而知
司牧者不
可以不體
書也

羣啼，閔堂號泣！幸亦無能判決。事聞中丞，委員同鞠，究不能定。時少司寇某公，出司臬事於粵，諳練詳核，強記多聞，乃謂其屬曰：「盍使穩媪相女，若係閨體，則斯獄無難立斷矣！」其屬竊笑！以爲生子者，不副不垢，究或有之，未聞既生既育，而猶珠聯璧合者也；因奉憲令，勉使驗之，果皆以處子報；猶恐其妄，遂各遣其衙眷，同往查勘，又俱以女體爲言，始信之，而惑愈滋！因復命於公。公聞之，嘿然良久，遽詰曰：「胎豈有異乎？」對曰：「向會視之，雖無生氣，具體亦人，但四肢百體，空空然如蟬之蛻，若革之囊，一似全無骨肉者，惟此爲疑耳。」公乃太息曰：「仕優弗學，幾殺人子，諸君固有所不知；此二女同居，重陰交感之象也。」衆請其說。公笑而不言，命吏詣庫，取某年部案，與衆觀之；中一事，若合符節，衆乃頓悟。蓋女年已長，情事漸知，私其女伴，效其狀，雖兩雌無異，而真烝流通，因亦有孕；第無雲雨之私，究非細縑之正，遂令碩果雖結，宛同鑽核之李，職是故耳。」僚屬歎服！乃定案，增家亦無異言。滌

數月，迎女子歸，倡隨無間，至今生子數人，則骨擊膚立，迥非向之僅具皮相者矣。

總評「胎之異者，履迹吞卵而後，載籍所傳，指不勝屈，固不止有此異也。

惟以二陰之交，竟成坎離之濟，人多未之前聞，遂不免震駭耳目耳。然無公之博洽，孰敢臆決，而倡聲者嘗戲以語人曰：「亦有學養子而後可嫁。」得此可補賢傳之未及矣。」

註解

豐齋

編賞

獅吼

謂婦人之悍妒者也

綱

元氣蘊

夏姬

金陵某宦，素猥鄙，生女而美，且能詩，嘗取政於郡中某夫人，以其爲閨中之尊宿也。一日春暮，女偶得詩曰：「花落花開總是春，惜春何必怨花神？別餘一種春光好，柳絮如花亦惹人。」吟成，錄小箋，遣婢詣夫人鄞政。夫人閱之，蹙額曰：「是兒欲狐媚終身耶？」評跋深示不足。婢歸述其語。女乃強自斂抑，

此則敘事
均用倒插
法及補敘
法詞曲而
折筆閉而
約對於女
之放浪處
以開端一
時隱括之
其敘事處
翻辭略現
鱗爪令加
以人尋味
而後可得
其隱始如
隨園所云
事關閨門
故出以委
曲之筆耶
然其篇法

取關雎葛覃諸篇，日諷詠之。期年，少洗其靡曼之習。未幾，宦以蚤緣起復，又出仕於晉，女將隨父之官，往辭某夫人；因指壁間紅白二梅圖，求贈言！夫人卽吟曰：「南枝不比北枝寒，漫把丹青一樣看？儻共紅芳顰笑日，更無人倚玉欄杆。」蓋以高潔相望，而寓箴規之意焉。女聞詩默然，及歸，愈知儆省，於路時佩教言，無少縱；雖江山儘多風景，而舟車之內，不一窺簾，信乎漢南游女，沐周文之雅化，幾同喬木之難息矣。獨是女初生時，宦卽夢巫大夫來謁，詢之？則春秋之屈臣也。從一美婦，雞皮猶膩，蠶髮將星，貌且妖冶異常，稱之曰夏夫人。屈臣爲宦曰：「吾兩人幽冥相聚，幾二千年，今上帝有命，以此長春花持贈君家，宜善視之！」言訖，留婦將獨去。美人擊其祛，意甚流連，嚶嚶嬌泣。宦驚覺，聲猶在耳，使人視之，則女誕生於側室，方落彘不久。宦聞而惡之！心知夏姬爲不祥尤物，欲棄之，而猶豫未忍。比長，遂密爲防閑，戚族男子，惟十五以下者，方許入內，雖託言家範，實爲此女故也。及抵任所，又夢巫大夫貿然而來，

句法則已
別具爐錘
爲後人關
一蹊徑矣
閱者宜細
玩之

延之坐，相與晤語。大夫遽啓曰：「閨愛及笄，分應字我，不然，恐無以安其心。」宦以幽明阻隔，意不欲許。大夫拂衣而起，微哂曰：「子亦不敢違天，特以舊愛難忘，強以相請耳，豈真向汝家坦腹哉？」徑出弗顧。宦寤而愈憂！然見女頗貞靜，遂以妖夢無憑，愍置之。惟女微聞其事，恚曰：「何物淫鬼！敢以邪說惑人，卽令有之，豈人定竟不可勝天耶？」忿欲祝髮爲尼，家人力止之。乃洗脂粉爲女冠，日惟靜坐一室中，卽婢媪亦罕見其面；且爲書致某夫人曰：「自蒙清訓，益以洗心，針黹爲常，吟詠並廢，雖經過瓜揚淮泗之勝，遠峯聳秀，近水澄鮮，亦若視爲無物。不意特遭鬼謗，謂兒爲夏姬後身。夫姬生於千載以上，兒生於千載而下，安在轉輪之必俟今日哉？兒誓以女貞自守，不字終身。以仰副垂教之雅，庶幾使鬼物無顏，徒逞鑠金之口；聞人生色，長留抱璞之軀，……」夫人聞臧色喜曰：「是兒果能迴心，前因固不足道也。」逾年，聞女死，且身首異處，乃大駭！而亦莫知其故。又逾年，聞宦以事去官，無顏歸其桑梓，寄籍於他省。

，女之事實，益不可知，時康熙之戊子也。及庚寅之歲，夫人之長君，蒞任於晉，卽女父之舊治，迎母奉養，以盡子職。夫人往，見衙署半虛，加以筦鍵，怪問之？對曰：「此中有鬼，嚮臚卽現形，風雨之夕爲尤甚；故無敢居者。」夫人聞之，恍然曰：「得毋某家之媛乎？試啓其封，吾爲爾以理遣之。」長君雖悉其事，但恐禍及母，極力諫沮，夫人弗聽，強闢之，攜一幼婢，露坐其間，舉家無敢從。夜未分，卽浙瀝作響，有頃，風威陡作，其寒豎人毛髮，久而始息，卽亦無所覩，惟聞牆角有聲，似微吟者，傾聽之，則五言絕也。其詩曰：「舞蝶應難覓，花枝不久留；可憐今夜月，空照舊時柔。」詠嘆再三，音甚淒婉。夫人稔知爲女，乃笑曰：「是兒之情，殆不死矣。」因和其前韻曰：「三疊音應記，雙魚今尙留；但能懷窈窕，何事泣溫柔？」女聆之驚曰：「是吾師也！」趨而前，雖隱其貌，實聞其聲，歛歔曰：「夫人無恙耶？五年闊別，鬢髮斑矣，曾不念兒死之慘乎？」言次，近在咫尺。小婢雖幼，見其相偕而來，大怖欲啼！夫人神色自若

，微詰其致死之由？答曰：「前寄寸緘，敬陳心迹，想在鑑照之下；不圖蓮性難胎，藕絲易縛，書甫去，而兒之諸姑來；以其君子亦任陝中，將赴京候陞，留眷屬於父任所，不及攜也。姑有幼子，貌甚姣好，年僅十二齡耳。以中表姊弟，至親無嫌，時入內室。兒因愛之！與同寢食。居無何，以暴疾卒，父與姑大慟！究其病由，羣婢之狡者，譖兒於父，言與之有私。父素疑此，毒加拷掠，遂誣服。幸醜聲未揚，仍爲兒議婚於某尉，事已可成；忽有劇盜，夜入深閨，斷兒首而去。歿後始知其人，蓋卽尉之所使耳。冥冥之中，每思報復，奈其人有劍術，不可近，是以籲屈清夜，有駭聽聞，幸勿罪！」語竟，悲楚不勝！夫人微哂曰：「若欺予哉？予未聞中生孝已，有鬼神不爲代白之冤；紅線隱娘，有一時枉殺無辜之事；若性如水，勉就隄防，稍遇橫流，便成泛濫，寢食旣與同，素絲豈無染，安得以小弱弟爲詞乎？彼縣尉者，家有劍僮，詎容室有蕩婦，想畏若父之威，婚不敢辭，意豈無怒，橫加白刃於紅顏，特以此耳。」夫人言未及終，女似甚慚者，

徐曰：「惟然有之！夫人其何以教我？」夫人知其可遣，乃正色曰：「閱汝前書，合以近事，若真再世之夏姬矣。株林之醜，流穢篇章，今既未至於濫觴，不污清化，是亦汝之大幸！爲汝計者，正宜遠遯荒野，與草木爲伍，必有夙世鍾情，仍來相訪，或能攜汝以返，亦未可知。若猶溷跡官舍，倘遇正人，運彼慧劍，將魂消魄滅，永墮沈淪，益不可問矣！予言止此，汝宜自思！」女聞言，若有所悟，悲歎許時，肅然請退。行數武，少露其形，則鵲血飛紅，霓衣盡赤，儼然一無首之屍；婢遂驚倒，夫人亦目眩者久之。忽夫人之長君，突出於側，善慮其母之被祟，潛跡相從。及見從容諭遣，不勝歎服！故未遽出耳。乃扶夫人歸寢室，明日，遂絕女之迹，衙中始安堵無擾。詢之吏胥，鮮能言女之姦狀。後遇尉來晉謁，留心物色，從一人，虬髯虎面，瞻視非常，疑刺女者卽此也。長君履任未久，尉卽掛冠歸，似知其事之洩者。夫人又夢女冠帔來謝云：「從巫大夫作三湘之游，復得相聚矣。」

總評「淫根於性，猶難化誨，况爲三生之夏姬耶？故始雖唯唯受教，錚錚矢節，卒不免妖十二齡之子，南過以往，又何所止乎？幸劍僊奮一時之威，杜無窮之禍，舉凡貴介如陳靈，浮浪如孔儀，皆得倖免，豈僅先拯一將危之御叔哉？某夫人數語，尤有烈丈夫風！亦足與劍俠並傳！」

評曰：「不細述於前，惟約略於後，深得龍門敘事之法，亦以事關閨帷，特爲委曲之筆，詩人之忠厚，吾於此又見一斑！」

註解

取政

即就正也

郢政

善斧斤者莫如郢人故稱就政於人曰郢政

鍊金

以火消金也國語乘口鍊金

申生孝已

皆古時孝子

紅線隱娘

皆劍仙

郎十八

客窗夜雨，滴滴愁人，聞有歌郎十八者，卽而聽之，音甚淒婉，初莫解其故；詰朝訊之旅人？則湖襄之近事也。其人宗姓酉名，字蘊二，桂陽青衿，善詩賦，能文章，知名於當代，蓋亦楚中之秀出者。嘗晝寢，夢一麗人，柔媚嬌小，語

一起以聞
歎逆入大
有勢如破
竹迎而刃
解之概

深夜月明
忽過逐客
之使而又
不知其來
蹤去跡安
得不駭

之曰：「郎十八，妾十七，夙世相逢成姻契。」近而就焉，霍然頓悟。時宗已屈四句，漠不介意，自是每夢必見之，云云如前。欲詰之，有口若瘖，旋復驚覺；聞者或以爲妖，戒宗正心以祛，而究不能絕。丙子仲秋，赴試省垣，棘圍矮屋之中，偶向同人話其異。一人愕然曰：「此吾女弟之讖也！女弟年十七而夭，未卒之先，輒夢人語曰：『良緣真不偶，可惜郎十八！』醒則悒悒，未幾而亡。生時頗能詩，因作長歌以禳之，此其起句也。」言之泣下，同人皆驚異！宗自以生人遇鬼，壽將不永，亦鬱鬱弗快，遂無心詰其全詩。秋闈事竣，宗每憂虞！乃是科竟獲雋，中五經第三人，欣幸之餘，頓忘前事。明年丁丑，下第歸，距家僅百餘里，舟行次公安，泊於小渚，月色甚明；宗乘酒酣興豪，登岸小步，甫數武，俄見一雙鬟，自蘆荻中出，遮道致詞曰：「夫人聞主君南返，潔治一樽，糞除三徑，遣婢子奉送文軒，請卽枉臨爲望！」宗駭曰：「夫人伊誰？」笑對曰：「主君之內子，何不諷耶？」宗大驚！竊疑其室有變！雙鬟又強之，乃從之行，曲折至

一處，朱門碧瓦，彷彿貴家。雙鬟引導以入，門庭雖故有司關，亦莫敢究詰，且恭謹如待主人；宗亦不問。至廳上，鋪設綦華，別無賓客。雙鬟顧曰：「夫人在內室，想凝盼久矣！」復歷門二重，始達閨闈，則綉戶香深，翠樓春鎖，又別一佳境。雙鬟奉籬延請，更宣言曰：「一主君來。」宗入其室，有麗者承迎，諦視之，花貌嬌羞，冠帔嚴整，固卽夢中人也。斂衽肅容，淚含美目，慘然曰：「紅顏黃土，不獲早踐前盟，婦職有虧，惟君子憐而恕之！」宗心知爲鬼，而貪其姝麗，不甚驚！徐徐言曰：「素昧平生，從無婚媾之言，辱承見召，旣已懷疑；更聆清詞，益用滋惑；惟夫人明教之！」言已長揖。女延之上坐，答曰：「君之前生，與妾同居此宅，實夫婦也；設有盟言，愿再生仍諧伉儷，今世郎十八，妾十七，好事可成。無如妾以夙孽，數合早夭，不獲共君琴瑟，私心憾恨，靡有窮期！旣歿之後，訴於地下主者，許妾待字冥途，仍居故第，今又廿有餘年矣。」語至此，宗又竊疑已死，駭然曰：「子將於窈窕納婦乎？」女笑曰：「非然也！昨日

已歸地下
猶許待子
冥中主者
較陽間慈
善多矣

地下之樂
如此人又
何樂於生
哉

冥官牒下，許妾轉輪，與君踐此舊約；適值南旋，因以奉屈，特達此情於君子，早諧鴛侶，豈望君光我泉壤哉？」宗聞言，驚異少定。乃笑曰：「卿誤矣！予之馬齒，將及強仕，再俟卿十有七年，花甲將屆，復何顏再結花燭乎？况室人苦同辛，十數餘載，脫有不諱，當守義以酬其功，忍更思人間少艾耶？」女又笑曰：「是有數在，彼月老，姻緣簿，豈人世之如意珠？且婢子既奪我原配之名，享我青春之樂，報亦慘矣！烏有久假不歸者？」宗詰其詳？女曰：「君今之室，即我前世之婢也；從妾媵君，以聰慧多得君憐，妾慮分房帷之愛，借小事撻之數十，渠遂氣結而死。冥司因錄妾過，轉世當天，所謂孽者，即此也。渠根基淺薄，得此已足，諒不能偕白首而兼富貴耳。」宗猶豫未信！女又曰：「渠有疾，歲時一舉發，即前生遭毆之故，此可證，足徵妾言非謬。」語未終，忽一鬢進曰：「機事宜密，夫人勿深恃主君，而易言也！」女遂默然，遽命酒合歡。雙鬢十數人，或歌或舞，紛沓盈前，宗亦不覺心醉。女因謂之曰：「此即君日前之樂也，好自

奮勉，今生將復享之矣。」於是飲酒暢甚，方思繾綣，以慰其情；俄有蒼頭兩輩，馳入白曰：「毓嬰使者至矣！」女乃起，與宗爲別，歔歔不勝！旣而曰：「後晤猶遠，君能伴妾一往，庶識其處，爲異日覓緣之地。」宗亦欲覘其異，欣然從之。出門，卽有油壁小車，駕以良馬，使者凡兩人，面目猶惡，而待女頗恭。女指宗語之曰：「若人卽我之夫子，將隨往，視我門閭，幸勿阻！」使者唯唯！宗遂與女共乘，車馳如風，途次似有城郭，皆不及注目。女在車中謂宗曰：「凡人轉生，必昧前因，至死乃復悟。妾此行，當亦如之，他日相逢，恐不免以少長爲憾！郎十八舊作，君尙能記憶否？」宗答曰：「雖得其概，未得其詞。」女乃自誦其詩，凡數十言，語極哀豔，強宗識之，遂弗忘。有頃，至一郡邑，絕類黃岡，近市有巨家，閨閤高大，車止門外，使者促女降輿。女執宗手涕泣曰：「勿相忘！此亦吾鄉貴人，門第甚相當也。」言訖下車，宗亦將躬親送之，甫離輪轅，金聲大作，恍如五夜晨鐘，張目顧瞻，則身臥於篷底，舟子方始揚帆也。亟呼從者

五戰不利
蓋欲待夫
人之長成
而就職黃
岡以撮合
耳

妻殘固可
守義子女
俱亡則不
得不續絃
以爲膏燭
計矣

詢之。客夕並無一眦事，且泊舟之地，斷岸千尺；宗始自悟其夢，不禁訝然！及歸，室家幸無恙，因陰勸其積善，以冀大年。詰其故？直告之，乃笑而不信！自是宗試輒不利，凡五戰春闈，皆敗北以返，究以大挑，銓補黃岡教授，時已五十有二矣。內子亦屆五旬，倡隨俱健，可望偕老，竊謂前夢盡妄。乃履任二年，忽喪其偶，宗心爲之甚戚，誓不再續；且有子二女一，皆成立，足娛晚景，益無他志。明歲，湘南大疫，死者相繼，宗之子女，又俱歸於冥漠之鄉，孑然一身，形影相吊，初亦慘怛無所思，繼念無後之大，自揣康強，乃圖似續，而頭童齒豁，人皆羞與爲婚，亦徒懷此意而已。一日，出郭迎上憲，乘馬過一巨宅，頗似誕女之地，因詐稱口渴，命役少貸壺漿，而已立馬以窺之。俄有長者，自門內出，見宗訝曰：「文光射室，果有異人，請卽少輝蓬華！」宗視之，則邑中梁氏，曾任副元戎，其子數人，亦多有顯者，惟公致仕居家，此其別墅也。宗亟棄乘爲禮。翁延宗入，笑謂宗曰：「君輩老書生，只合擁鼻比，訓誨生徒，乃亦偃僕奔走，

得毋憶甚？」宗慚其言，亦笑而謝曰：「爲此一官，未能免俗，必如翁，乃可東山高臥耳。」翁因詰其家事？宗歷言之，翁亦爲之扼腕！旋聞上憲將至，遂辭出。翌日，有媒灼，詣宗議姻，則卽梁翁所使也。宗怪之，亟請其故？蓋翁有弱女，年僅二八，甚鍾愛，不輕以字人。方宗有細君之喪，翁卽夢女于歸，其婿卽宗也。初猶笑其不類，及與宗遇，又夢如之，且夢諸子俱繹綽，惟宗盛服，獨據一堂，少緩頰，而桎梏盡脫，覺而異之！私念宗必通顯，能拯岳家之溺，故有此使宗詰之？媒乃具白其事。宗笑曰：「老書生詎有此一日，雖公有命，竊恐諸郎相鄙薄也！」媒又固請，議乃諧，擇吉納聘，邑人皆竊笑，以爲翁之老昏，而女之薄命也！乃許字未幾，宗竟以上考擢縣令，人始驚異！明春親迎，賓從之赫奕，儀仗之炫耀，迥非青氈故態，益嘖嘖稱羨不已！青廬之中，宗視女貌，宛如一同車入夢之人，始信定數。惟女以妙齡貴族，配此耆艾，頗以爲羞！雖不敢黜其父母，而空閨靜處，時有粉痕淚迹焉。宗知其意，乃以郎十八一詩，私授侍兒，

此歌詞致
懷婉音韻
悠揚可稱
佳作

令其按節以歌之，其詞曰：「郎十八，妾十七，夙世相逢成姻契；奈何金閨月易沈，朱陳未締先相失。雨瀟瀟，雲密密，巫峽陽台都未悉；縱令楚客夢中來，未必巫娥花裏出。並蒂蓮，合歡橘，世間草木猶親暱；天公應是獨憐花，人當美滿遭妖嫉。白面郎，態飄逸，玉人何處新婚畢；紅顏空向卷中求，須臾鶴髮如太乙。繡帷人，倍啾唧，嫫母無鹽反超軼；銀瓶落井玉沈埋，不許標梅歌迨吉。叩元穹，憑彩筆，愿將百歲易一日；但得于飛十二時，花殘月缺良不恤。且調琴，並鼓瑟，孤鴻浮寄雙鴛室；豔李穠桃亦自春，白頭吟詠曾何必。蝶尋香，蜂成蜜，前程由來黑似漆；鸚鵡惟望占枝頭，甘心蘭夢輸燕姑。歌澗槃，樂衡泌，何必黃金千萬鎰，翠鈿珠串遜卿卿，我先荆布奉巾櫛。登皇朝，郎輔弼，朱輪畫閣人安佚；非關薄命覬花封，儂取名兮汝取實。千百言，心專壹，迴天祇恨無神術；雖燕乳鶯巢同棲，信是紅裙運不窒。樓十二，橋廿四，吹簫望月翻書帙；歡娛恰遇少年時，此樂何人能究詰。彈箜篌，吹簫篴，悲歡自古原不一；此中別有斷腸聲

，嬌歌未已珍珠溢。」適值家讌，婢遽奏於筵前，女以夙慧，頗通文，聞未及闕，早涕泣不能仰。曲終，呼而詢之？婢不能對。宗乃從旁緬述墓詳，女恍然大悟曰：「噫！妾知之矣。」因破涕爲笑，歡好異常。自此悲歡不形，較之賈大夫射雉之後，尤爲好合焉。閱數月，梁翁病卒，諸子俱奔喪歸，頗不以宗爲意，聞問弗通，迨宗以廉能，累官至方伯，妻族始敬禮之。獨翁所夢排難一事，迄今渺然，意者德可勝妖歟？或時有未至歟？且安知非冥冥之中，鬼神爲之撮合，而特假此以怵翁也。女今祇二旬餘，生子已能讀父書，而宗之嬰鑠，無異昔年，則信乎緣之夙定者矣。余旣得其大概，爰就芭蕉新雨，而附記於斯編。

總評「老夫耄矣，之子猶少，非以夙緣平其憾，鮮有不抑鬱終身者。然女本爲青年佳偶，齋恨重泉，究乃因白髮蘂砧，再遊人世，死死生生，要皆妬之一字，自貽伊戚也；故古今療妬之方，應得此爲第一。

評曰：「余每謂老夫少妻，似亦造物者之過，今乃知天之報施妬婦，必如是

始快人心；第慮江汜之詩弗作，而枯楊之稊，幾遍天下耳；卽十八一篇，吾

安得家喻而戶曉之。」

註解

青衿

青衿也學子所服

伉儷

夫婦也

馬齒

謂年齒也

三生夢

突然而起
文勢如峭
壁巖莫
測端倪

涇水之陽有異人，傳者失其姓字，家無長物，懸一囊，空空如也。然過旗亭酒家，攜囊以入，飲必盡醉，醉卽探囊與值，無少乏，人因以爲異。一日，飲於某肆，旣已醺然，有丐者就而行乞，敝污藍縷，狀貌可憎，年且三旬而上。某忽驚曰：「玉人何憔悴至此？豈其千金一笑，猶不足供汝溫飽耶？」丐者愕然！一時當爐滌器之人，靡不粲然。某亦不顧，索酌與丐共飲，且命之歌；丐辭以不能。某笑曰：「汝之視腆猶昔，又何怪予之心醉也。」相對浮白，意甚狎暱，直至日晡而後別，又傾囊中一緡，與之曰：「聊以備花粉之需，毋固卻！」丐者大悅！頓首稱謝！某若有惻然不忍之容。丐旣去，某遂寄宿肆中，亦其醉時之恆事耳。

。翌日晨起，有好事者爭詰其由！某笑曰：「是前世之佳麗人也，諸君欲詢之，當偕予往訪之。」衆皆踴躍相從。出肆半里許，卽丐寓，則一廢祠，破屋頽垣，見丐獨臥於廡下。就視之，藉草枕石，病且危；衆乃大駭！未及發言，丐早張目而視；見某卽曰：「僊師來乎？三生一夢，僊師之神力，予尙迷不知悟也。」衆益錯愕，交喙致詰。某揖衆列坐，使丐自白。因悉得其梗概。蓋丐自遇某返，心亦疑訝，然已酒力不勝，遂鼾睡如死。夢入一宅第，金玉羅列，錦繡堆積，私心頗愛好之。繼見守者無人，貪念頓起，乃擇其精者，隨意攫取。已而悟曰：「噫！予殆盜也，人知之，必將不免，盍歸乎來。」及出，則垣丈許，高不可踰，倉皇間，足忽去地，竟能不翼而飛，遂大喜！而迴欄第內，火光熒煌，適有持炬追逐者，其聲且詢詢不絕。因度屋而趨，雖隔越丈尋，視如無物。比歸，則有妻有孥，方明燭相俟。非復孑然一身矣。見丐至，皆慰勞之，煖酒炙肉，奉侍殷勤，丐遂沈醉而寢。明日起，攜金如市，乘馬從僕，邑人皆致敬。自視其衣，高冠盛

盜而竟棄
所樂溫飽
以終將令
世人不復
知有報應
矣故必使
之重爲滿
婦身歷惡
果以見報
應之不爽

服，實大盜不同穿窬者，志益自得。由是每夕必出，出必重獲而後返，人固未能相難也。年六旬，妻妾數人，子女亦皆成立，資用肥饒，儘足娛老，亦棄盜弗業矣。一夕，乘醉又出，至一家，闔閭深邃，惟少婦二人，侍婢三四而已。欺其荏弱，竟突入。一婦甫就枕，一婦既解衣，見丐俱噤不能出聲。丐視未寢之婦，素體瑩潔，不覺色心萌動，更揭臥婦之衾，則白身如玉，恍然落葉之花，隨風動搖，四肢無著，益勃然情不自禁，徑登其榻，將就而狎之，婦亦無敢峻拒。忽迴顧彼婦已渺，乃大疑，方起而索之。俄聞戶外喧噪，聲且甚夥，蓋卽婦所號召者也。猶恃其能，坦然無懼，旣已奮門欲奔，旋見一物如寒霜，直沃厥腦，應手而仆，耳中猶聞人語曰：「盜已斃矣，誰謂我劍不利耶？」丐知已死，魂遂飄然，猶將歸家，視其眷屬。乃丐甫及門屏，卽有人鼓掌笑曰：「以盜去，固應以娼來也。」丐不自悟，心則孔悲，及發聲，室中鬨然曰：「兒落草矣，女也。」丐驚而四顧，身在次兒室中，其婦方坐蓐云。心知再世，不敢自明，然在襁褓中，家事無

開此乃知
青樓粉黛
皆自風高
放火月黑
殺人中來
何怪乎不
操戈矛而
能盡肢體
笥以去乎

不歷歷。聞其長子次子，俱爲被盜者所訟，官私交迫，家室一空，二男皆以慘刑，斃於獄底。次婦攜其女歸母家，未幾再離去，竟棄其女不復顧。丐居舅室十餘年，比長，貌甚麗，而舅始遇之苛，役如僕婢。一日，有老嫗踵門而入，謂始曰：「郎云此中一株柳，俾予移栽，盡指以示我。」始解其意，召甥相見。嫗喜曰：「若舅言不誣，老婦植之，足敷半生乘涼矣。」言已將去，始囑曰：「渠非我種類，實劇盜某之女孫也，汝宜誌之，勿令人以予家爲笑。」嫗唯唯自返。閱兩日，卽有肩輿來逐。丐知爲娼家，堅不肯往。舅始以鞭扑逐之，痛極始行。至則濃粧豔抹，嬉笑倚門，卽不欲倡而不得已。數旬以後，名乃大噪，箏笛琵琶，素所未解者，而儼然能事，在已亦不得其由，且其色藝旣精，單寒者遂莫能問鼎，而惟巨家富室，得以攀折。獨是溫柔軟款，雖勝於穿窬穴牆；而苟賤卑污，尤其甚於鼠偷狗竊；旣朝張而暮李，人盡可夫；更換斗而移星，客猶未寢。翠眉朝畫，面如燕市之帘；錦被宵溫，身同射圃之鵠；昔也傾囊肢體，惟貪積內之精金；今

以有恥心
乃得反其
本來仍舊
爲丐可知
無恥之人
欲求爲丐
亦不可得
矣

也。蹠綠蹂紅，誰惜牀頭之美玉。丐雖故盜，心頗恥之！如是者十年，以鬱疾而卒。甫死，卽有獠牙巨角，非獸非人者凡數輩，繫之以去。俄頃，抵一衙署，意卽世之所謂冥司也。入覓冥王，面黑而有光，烏珠雙炯，貌聳神清，狀如包龍圖，袞冕尊嚴，高拱於殿上。少致研詰，遽曰：「是有恥心，可貸之。」仍令爲丐，且命吏諭以所指。吏卽引丐與語曰：「汝自今三世以前，亦丐也，行於市上，見物不無貪心，而究無術以致之，乃悒悒而死；緣此一念，墮落盜中，輾轉相因，益以莫救。今得復爾本來，實出冥王大德，汝盍鳴謝！」丐領之，方將跪拜，忽一巨鬼，以骨朵自後擊之，大痛失聲，驚悸而寤。醒時了然洞澈，惟腦痛如裂，遂不能起。丐旣爲衆緬述之，莫不爲之駭汗！因言「邑有積賊，號曰飛手張，歿已數十年矣，取物如寄，人莫能禁，後爲某宦家，以妓爲餌，斃之室中。又有蘇五金者，名娼也，風月十年，傾動數郡，云是盜之遺孽，以丐言驗之，良不謬已。」遂相與慨歎不置！某因謂丐曰：「爾生受享，一世貧乏，幸獲清白之名，遠

勝污辱之實；丐固無病，病亦不在丐矣。」乃大笑，引衆俱去，丐亦頓痊。後人見丐於市，深自斂抑，若有所感動者。偶見行人，遺數錢於道屬，丐呼而止之。其人顧而笑曰：「若乞也，胡不自取，而猶告我耶？」丐默然，舍之逕去，知者以爲丐得道也。未幾，某提其囊，詣諸肆，言將有遠行，遂別去。不數日亦失丐之所在。咸甯陳仰舉，上元許輔仁，皆與聞其事焉。

總評「盜旣爲盜，固不憚於娼，以盜實危於娼也。盜思爲盜，必不樂於丐，以丐遠遜於盜也。不知丐苟不盜，且以潔白之行，傲然於紅粉黃巾之上矣。冥王愛人以德，故其於賞罰如此。」

評曰：「夢之爲夢，所以兆其將來，今乃鑒其已往，孽鏡高懸，後車因以不覆，目之曰異人，良不愧已。」

註解

長物

餘物也

旗亭

市樓也

覩覩

惡頭也

讀若緇奈按字書覩覩

二字並他典切當作緇覩始合

胝篋

篋發他人

箱篋也

固安尼

靜定之求
披荆意在
脫羈絆也
主婦爲之
建庵焚修
不啻鳥入
樊籠矣欲
求其守清
淨戒結蓮
花果安可
得哉況法
祥寺近在
咫尺移乾
柴而就烈
火燎原之
禍固意中

固安，小邑也，素無尼，有之，自靜定始。靜定，姓王氏，其初某大家婢，色甚殊，主人納之後房，寵冠同列。主人卒，遂請於主婦，披剃爲尼，以報厚恩；實欲脫羈絆而遠颺也。主婦喜其誠，爲築菴於近郭，所費不下千緡，極其壯麗，獨供一南海大士像，因號之曰觀音菴。靜定既闢法門，香火衆盛，又收女徒數人，日益縱恣。距菴僅半里，爲法祥寺，寺僧之壯者，皆與往來綢繆，無虛夕。然靜定自建此菴，門戶日扃，白叟黃童，莫或能入，而壯夫無論已。且朝饗夕殮，凡有所須，日倩一貧嫗購辦，此外不再啓閉，已與徒，非值齋醮，絕不輕出入，因以清淨稱之，鮮有疑其穢者。上元汪秉鐸，以孝廉來宰是邑，以尼與僧居相近，心竊訝焉；詢之紳衿？又皆力白其孤潔。汪究恟怛不定，乃遣幹人，密偵於左近；旬餘，有土工許二，醉臥菴前，謾罵不絕，語語皆侵靜定，靜定亦閉門不敢答，幹人以爲疑。翌日，矯宰命，偏召土木之工，而獨陰厚許，許心感之。一日，醉以酒，而詰之曰：「若某日於某菴前，何暴怒乃爾？」許笑曰：「淫婢子

事而固安之紳矜士庶猶以清淨稱之可謂盲于心井盲于目者矣使非許二漏言汪令素隱濟淨道場將永爲藏垢納污之地而諸佛菩薩讚詎有已時

！許我重賅，每月五貫，今竟悍不肯與，故小辱之。」幹人佯訝曰：「靜師素有清德，以何事而賂汝，得毋誣乎？」許怒曰：「禿娼！何清何德？惟予深悉之，近寺僧皆其所歡也；慮爲人所蹤跡，乃以五十緡，挽予爲地道，自某家墳側，直至菴中，凡四十餘丈，號爲方便門；諸僧乘夜，蛇行於其中，或五或三，均未可定。禿娼又於朔望，率女弟子，夜行赴寺，作大歡樂道場，深恐予有漏言，故加賂焉；渠但能欺聾聵耳，豈能欺予哉！」幹人得實，卽以白汪，汪召許，以刑擬之，盡得其奸狀；乃於是月之望，五鼓出邑，詣法祥寺行香。既至，僧始知，亟棄所樂，出迎宰官。汪給主僧曰：「汝寺之衆約幾何？可悉告予，予將普施捨。」主僧倉卒以數對，中實缺一二人。汪指數之，陽怒曰：「何竟誑予？是必藐我之職，有高枕不出者。」命役徧索於各房，得諸尼於臥榻，繫之以出，皆裸如也。汪笑謂主僧曰：「阻汝佳會，頗殺風景，然世尊則攢眉久矣。」主僧頓首至流血，汪命盡拍之，而尼中獨不見靜定。詢之？則因病在菴。亦捕之至，則私產坐糜

耳。汪鞠之，僧尼皆伏罪。惟靜定不承。因出許二與之質，兼掘其地道，乃成招。既而，得二屍於隧畔，則諸僧以妬相殺者，遂定重罪，流僧尼於嶺表，而褫主僧與靜定之衣，束以大布，使之對面擁抱，如好合然，貯以巨籠，積薪而焚之。汪戲爲之偈，以送之曰：「咄嗟二師！四大相依；聽我一語，攜手歸西；由空入色，設想雖奇；剎那敗露，信有天知；借此三昧，急早脫離；莫沈慾海，永證菩提；生既掌風流之教，死亦化連理之枝，噫！改換皮毛猶牝牡，秋風道上每雙騎。」誦訖，闔邑爲之粲然。俄頃，毗盧盡成灰燼，菴遂廢。迄固安之俗，緇流尙無雌伏者，汪公肅清之力也。

總評「尼之爲尼，至今愈不可聞矣：肆慾宣淫，恬不知恥，如靜定者，猶存羞惡之良然者也。脫非許二漏言，依然玉潔冰清，孰得而議其後哉？余友邵次彭，曾作解冤經，幾數百言，今撮其略如左：經曰：「伏以白馬馱經，原非用牝；奈何青獅秉教，反爲求雌。夫勤面壁之深功，眼底空花易過；脫少參

禪之靜定，泥中敗絮宜沾；如引摩登，同歸極樂；難辭佛國，頓改溫柔；故
既形判陰陽，自合禮嚴男女。乃有若而人者，非稟乾健以生，洵足超凡入聖
；實抱地柔以處，祇堪獻供拈花；蘊玉含香，自有仙郎描翠黛；欺桃笑柳，
不應少女謝金釵；苟賴天全，奚爲祝髮；倘非病廢，何事披緇。竊嘗叩厥由
來，不禁啞然言下；蓋綠婆心佞佛，掌珠輕擲於空門；月老主婚，花燭忽陳
於梵宇；既髡其頂，安知爲尙爲尼；苟祕其蹤，何必非夫非婦。况近春風之
面，孽海難清，且敲夜月之扉，蓬山不遠；以致梅嬌杏俏，好花終上道人頭
；暮鼓晨鐘，私語頻留老僧耳；且冤之當解，莫此爲尤。想其燕乳鶯雛，隨
緣可度；泊乎苞含蕊吐，齋恨難消；人盡有情，惟我木魚敲五夜；誰能無慾
，輸他錦帳價千金；因太息於蒲團，徒悲鳥道；遂流連於蓮座，暗許鴻溝；
於斯時也，三千揭諦恨難言，八百金剛降不住矣。迨至琉璃燈火，乘暗談經
；不免紙帳梅花，因昏入定；袈裟濕露，更帶些雲雨之痕；芒履尋春，不再

問鶯花之徑。可笑者藤牽蔓引，牀頭結一對葫蘆；堪憐者水盡烟空，月下散幾雙瀟灑；當解之冤，信居其二。無何惜深愛久，時貯甘露於鉢盂；又難乞藥尋方，早祛愁根於臟腑；法軀懷甲，祿山之腹難藏；禪室添丁，楊妃之錢誰賜？於是祇園隙地，埋盡蛇女嬰兒；頓令靈鷲奇峯，陷在血盆阿鼻；冤乎宜解，又屬其三。是故幸而瓦全，清淨已非清淨；不幸而玉碎，風流忒不風流；方盤薦有頸之瓜，彌勒佛難開笑口；苗條吃無情之棒，比丘尼莫按羞眉；何如斬斷情絲，永清法界，反可跳出慾海，免落迷津，不望菩薩之慧刀，剖開並蒂；惟求如來之寶樹，辭却旁枝；佛法不度閻門，陷人坑早已打破；仙娥請回蓮步，迷魂陣俱各勾除。從此後錫杖無塵，衲衣少垢，大雄寶殿，方可號以大雄；不壞金身，乃得終於不壞。嗟！愿求一滴楊枝水，洗盡人間老婆禪。『經語尙多，此尤解頤。』

註解

綢繆

猶繻也

嫚罵

輕慢人而罵之也

蛇行

謂以面拖地其行若蛇也

攢眉

眉蹙而攢也

嶺表

五嶺之表

嶺南也

嶺南也

無常鬼

易郡人吳可久，嘗宵行驛路中，循表道之樹，徒步而疾行。時正月明，見前有白光矗立，搖搖動蕩，彷彿雲影徘徊，遠觀之亦不甚悉。有頃至前，則非雲氣，實一巨人，白衣袴，長與樹杪等，往來蹀躞，路闊可並馳三車，其人跬步越之，似無餘地；乃大駭！懼不敢前。初猶俟其去而後行，久之，其蹀如故，且兩袂綦寬，纍纍然有物蠕動，漸作鬼聲，遂不敢復立，反身就故道，另覓曲徑而歸，竟亦無恙。後以之語人，或謂爲無常鬼，似亦近是。

總評「野曠深宵，鬼魅現形，固所宜然。昔先大夫所居之宅多怪異，嘗於中夜寤，見後窗間巨影，大於丈尺之牖，而窸窣刺紙有聲，叱之至再，甫徐徐縮足踏地，其響甚巨，儼擲千餘斤重石，比屋皆聞，人以爲魍魎，亦一異也。」

註解

表道道路之標也蠕動即微動也

世傳無常鬼身高而衣白此則所言必爲無常矣

蘇蓋不應
歿於疫疾
故有某生
爲之導引
接近神人
俾二豎潛
蹤不敢爲
厲然其事
則其奇矣

蘇緒

汝南蘇緒，字道基，風雅士也。元皇統中，以事羈迹於燕，久未得歸，滴遼疫癘，臥病於城北之神霄觀中，勢已危篤，道衆慮其死，扶而委置於廡下，蘇迷惘，亦不自知，恍惚中，見其故友某生，忽忽來，謂之曰：「諸務告竣，可行矣。」蘇正鄉思迫切，欣然從之。甫出觀，早有二衛，執以相俟。友扶掖使乘，同行出郭，約數里，天已昏暝。友白曰：「夕陽西下，盍停驂，明且啓行乎。」蘇亦領之。於是共詣一邨，桃柳夾植，紅碧相間，行次，落英繽紛，長條搖曳，絕似暮春風景。顧謂友曰：「斯何地也？時屆三秋，何卉木繁盛若是？」友笑曰：「兄勿問，至時自有佳境。」須臾，抵一門，狀甚烜赫，如王侯巨家，僮僕出入以百計。蘇覺精神陡健，迴顧其友，已失所在。乃自下騎而入，甫及門側，俄聞宅第中，金鼓大作，如演弋陽劇焉。心益歡動，潛往窺之，卽亦無人訶止。歷門三重，直達廳事，堂上銀燭高燒，賓主十餘席，優人隊舞而前，亦莫辨爲何曲；

簫管款管，間以笑語而已。蘇鵠立諦視，賓席皆男，有黃冠者，有緇衣者，有冕者，有弁者，亦有草衣卉服者，貴賤老少，形狀不一。惟主席二筵，坐四美人，瓔珞垂珠，半遮嬌面，均衣五色宮衣。席前巡酒者，亦皆二八妖鬢，絕無三尺之童，心竊豔之！立許時，不聞驅逐，一時麗色驚眸，酒香襲鼻，不覺宿疾若失，而脾燥喉乾，頓忘顧忌，忽抗聲大呼曰：「如此高會，而不一波及旅人，爲之主者，不亦吝甚！」語未畢，突如而前，笑謂主者曰：「有不速之客一人來。」徑趨上坐，便將就席，一堂舉愕然！主者微有怒色，徧召門者詰之，咸以不知跪白。賓席者俱笑曰：「此狂客，實有夙緣，夫人幸無怒！」乃命以盃箸進蘇，遜之首坐，仍復歡飲。蘇連浮三爵，儼如甘露醍醐，煩燥頓解，益大悅！方將展問官闕，俄而鉦鳴若雷，鏡喧如沸，優人扮鬼十數，共執一人當場而支解之，手足割裂，臟腑狼藉，血雨腥風，撲鼻慘目。蘇素未覩此，不覺大驚！以袂自障其面，汗如雨下，耳邊惟聞嘶痛之聲，股慄欲走。良久，張目視之，寄身廊廡，蓋已霍

然愈矣。始知其夢，且歎其奇；因匍匐往尋道衆，飲以粥湯，不旬日而復初。後過嶽廟，見寢宮塑四美人，酷似夢中東道主，但不知所延者爲何客耳。又半年，始歸故鄉，病疫者每樂聞其說，比諸子章燭骸云。

總評「酒色薰心，偏能祛病；凶殘觸目，反可愈疾；甚矣！安不如危，而因危得安者，難以更僕數也。若僅以夢中佳遇，解其彌留，吾知其疾必增，卽盧鵠罕與奏效，况神乎？神之爲神，當亦深悉乎此已。」

註解

疫癘

時疫病之流行
廣者曰疫癘

繽紛

盛也

抗聲

高聲也

衛美人

京師某公家，有老僕曰李某，性樸實，然諾不欺。從某公，居積數年，少有餘蓄，年且老，乃退閒，自設一肆於市，以屠驢爲生。一夕，宿於家，夢一美人，元衣而白褶，粉容慘淡，珠淚悽惶，直前再拜曰：「妾衛姓，突遭強暴，命在須臾，非君莫能拯救，望垂援手！敢效啣環。」李夢中粗解所言，惻然許之。及

歷歷錄來
懷惻悲憫
令人戒殺
放生之念
油然而生
是有功乎
世道人心
之文

寤，始夜分，展轉不寐，五鼓始起。如市，亦循其常，所疑固不在此也。比至肆前，聞衆喧笑曰：「腹膨脹，奈何無孕？」又一人曰：「果有之，正不知爲誰氏種。」言次哄然。李訝之！試從板隙窺焉；燭燄搖紅，鑊湯蒸霧，衆方鼓刃而屠。椿上縛一婦，白身挺立，絕似睡鄉所見者；然已破腹屠腸，腥紅滿地，不可以復救。李大駭！懼禍及己，悄然復返，抵家尙戰栗，日高不敢出。肆中操刀者，不見主人，亟往促之。李審知無患，方肯僭來。至，見肉陳於砧上，依然是驢，始悟前夢。以未得救，祕而不言，閱三日，卽闔其肆，不再業屠。其人改業，後告人，每舉此事以戒殺，猶以食言爲憾焉。

總評「香閨綉閣之人，安有披毛戴角之日，寤此夢中風景，謂是閻羅老子，鐵石心腸；又烏知香溫玉軟中，放侈驕淫，苦惱皆自若耶？吾愿天下恆河沙數美人，讀此皆合猛醒，與其搖尾以求生，何如懺悔於未死，不但可免於屠，且可無焚琴煮鶴之事矣，奈之何迷而不悟？」

註解

居積

經傳儲蓄也

啣環

續齊諧記：揚州見有雀爲鳥所搏而墜，反同雀之毛羽成乃飛去。彭秘夢童子遺謝以四環，與之曰：願君子孫潔白，世世三公，當如此環。

序

說大

苦節

燕趙古稱多佳人，以予所見，都城而外，其鄙居而野處者，苟非黃面髻髻，卽屬黑頭包老，鮮有一白皙可觀者。抑且癯瘦擁項，何問螭螭；復履撐舟，可知蓮瓣；蓋亦風土淳樸之故也。惟玉田一少女，盈盈十五，貌頗軼羣，雖非瑩光之玉，尙存天桃之色；乃余再經其地，聞已適人，且守苦節而死，心竊憫之！詰其故，則其翁聶姓，曾業儒，迂腐執拗，爲文三十載，莫博一衿；因棄而歸農。生一子，頗有父風，亦屢試而未售，卽女之壻也。喬梓之間，互相標榜，父謂子爲芝蘭，子以父爲賽桂；父之所可，子亦從而可之；子之所否，父亦從而否之；創立臆說，譏刺短長，人有美，且總總弗許；人有惡，卽刺刺不休；是以取憎於鄉，同井者胥爲之側目。自女守節，家益貧薄，藜藿新樗之采，皆女躬親任之，媼

此種人拘
迂執約最
是可憎女
何不孽而
遜之耶

女與二姑相與已久，機智並姿，之態見之，有素絕不疑其行爲之放蕩性，情長厚于此可見，以爲厚者與奸猾者同，處安得不死。

又病屢在牀，不克偕往。以如玉之姿，行中林之地，保無有誘以死鹿者。幸女性貞淑，言笑不苟；而鄉風近古，王法嚴嚴；人固無能犯，而亦無敢犯焉。乃翁有妻姊某氏，其家與翁居相錯也；生一女曰二姑，貌嫵而性蕩，施粉塗朱，巧笑輕顰，里中少年，咸以口舌相嘲弄，因與翁家爲瓜葛，凡女之出作，姑必與俱，而任其輕佻，亦各執其事，不之顧。時值新秋，秸稈茂密，女將往采菽荳，以供午餐。蓋燕薊之地，田間雜植，蔓引於梁木之上，如附喬之蘿，結莢可茹，農家以爲常品。女欲呼姑，既已先往，乃獨行，披禾而入，采未盈筐，俄聞笑聲吃吃，似在左近；因大驚！疑有惡少，窺已隻身，將爲掩襲之計；及撥密稽視之，見姑鞠躬如磬拆，隱約之間，狀如大解者，初不意連理之枝，僅觀其半也。因笑而相喚，兩人舉大駭！謂女已窺見底裏，姑亦不敢應聲，徑穿阡陌，倉惶遁去。女猶不悟，誘其避己，尙以爲匿迹禾中，聊相嬉戲，遂輟采往蹤之，竟不見。比歸，遇姑於微行，乃笑而謂曰：「亦太疎狂，獨不畏人之見之耶！」姑面色紅白，

由二姑口
中歷敘女
平日之謹
守閨訓是
文字之旁
敲擊法

心益疑懼，爰乘間謀之所歎曰：「春光洩矣，可若何！渠姑與吾母，姊妹也；渠翁性乖戾，鄉鄰有小過，輒斷斷而道之，况姻婭而有是事乎？予父母必置予於死地矣！」言已嬌泣，如喪考妣。其人齊姓，故無賴，非鄉中人，家於邑城，甚饒裕，緣視個人刈穫，始來此；見姑與女偕，好醜攸分，恍辛夷之與桃李，心大動。既而聞聶父子之隕厲，而女又端重不佻，似不可猝得，遂假途於姑，原以圖女，非止得隴。而始望蜀者；聞言大喜！乃謂姑曰：「若懼乎？是在人謀，倘以計兼致之，則弭却其口不難矣！」姑以首示之意，徐曰：「是誠不能，渠夫年正壯，琴瑟甚調，非如我無人爲操縵者；且言不涉邪，與之語房帷中事，輒頰赤而疾趨，女伴猶如此，妄男子可知已。」齊曰：「不然！渠家甚貧，婦姓如水，倘以利誘，而更以情慾動之，渠將自銜不遑，奚難耶？」姑勉從其言。齊以千錢授姑，且授以策。嗣是有貨物來郵者，凡閨人之所需，及一切飲食，姑必呼女共觀，市以相遺。女堅不肯受，而訝其揮霍，或微問之；姑笑而不答。閱數日，齊於新

此段實行
以利誘之
之策

此段實行
以情慙動
之策

築場上，集邨中牧牛兒，爲蹴毬之戲；琢石爲之，以雙丸相擊爲勝者。瞥見女與姑，冉冉而來，時將往挑野蔬也。齊止姑，立而與語，授以腰囊，冀女見之。女早疾行而前，相去不止數武。姑因故以示女曰：「若人太厚情，得之羣兒者，悉以畀我，將何以酬？」女自是疑姑有私，稍稍遠之；而姑與齊，亦疑其先幾規避，陰謀倍亟。無何，場功伊始，女奉翁媪命，往舂麥；以已荏弱，不得已而借助於姑，及昏未竣，女懼翁責，晚食後乘夜復往。乃姑與齊已造謀，預伏鎧室，且闔其扉。女知姑先在，呼令闢之，寂無應者。女不得入，麥不得出，遂徘徊不能去。旋聞姑笑曰：「若具粗壯如蘿蔔，其樂直難言狀。」女駭然！益信姑與人私，抽身欲返，而慮麥爲人竊，進退彳亍之際，乃室中濃雲密雨之聲，間雜聒耳。女羞忿畏怯，不知所出，遂不顧其麥而歸。姑久之，不見女入，知其堅不可動，瞰其去，遣齊逐之，已不能及；二人益惶悚！姑咎齊曰：「前日之目，既不可掩；今夕之耳，愈不能捫；弄醜當場，究無濟於大事。子真誤予矣！」齊思之良久

曰：「事急矣，非強致之，必不可挽。」嚮晦，聞聶翁飲於鄰家，醉已不起，其子又在田畔，今夜亦不得歸，渠家一嫗，因病，早入睡鄉，何能爲，子盍導我一往，務隨吾心而後已。」姑忽遽不知所爲，徑從之。及抵聶家，疑懼猶未敢入，靜偵之，闕其無人。姑素往來甚稔，潛啓其扇入。聞病媪詢曰：「若來乎？收貯宜嚴，須防鼠子撥撒也。」蓋在恍忽中，謂其婦歸，而不意其棄麥先返。姑肖女聲，徵應之。姑達女房，燈猶未燼，知已就寢。低喚曰：「嫂！何舍之遽歸？子亦將之來矣。」女聞姑聲，意其以麥至，坦然啓扉；齊先入，姑始繼之。女驀地見齊，知懷惡意，大怖欲號！姑亟以手掩其吻，齊遂極力擁持，致之於榻，將行姦。女心甚悲，突以手爪刺其頰，血跡殷然。齊亦怒！兩不相下。乃命姑持纖腕，而取牀頭敗絮，實諸櫻口，啞其聲。女不能支，力亦少怯。齊大悅！將解其衣；女又撐持如前。幸粗服牢繫，猝不可解，而無瑕之璧，深護櫥中，青蠅不得遽玷。相持既久，姑力微疲，甫一縱，而女已墮地。兩人又力致之，再登再墮，漏

下已三。姑懼曰：「母將覓我，我宜歸，豈其時麥猶未盡耶？」齊究不甘，不再致女於榻，將席地而就之，少遂其私。女手足力盡，無少餘；齊勢益猛，且探手織腰，欲斷其帶。女忿氣中激，反較前愈暴，乘姑鬆懈，又自地突起，以柔荑掌其面，並傷及眼眶眉稜骨。齊覺痛不可當，亟釋女，反身欲行。已而恨恨曰：「婢子無情乃爾，心實不平。」又遽反，踢之以足，中其肋。女亦負痛不嘶。姑乃勸之，又去女口中阿堵。溫慰數言，然後與齊俱歸；蓋知事已決裂，聊借此修補者也。乃女雖未重傷，心若火熾，將起而就榻，又病莫能興，困瘁支離，慘難言狀。有頃，開門前剝啄聲，旋即徑入，大吐狼藉，且責問夜戶不閉故；則其翁醉臥比閭，隣人往呼聶子，扶掖而歸；因而在田者，又將入室。脫令齊與姑，少延頃刻，亦邂逅相遭，謂非天哉！聶子侍父寢，遂歸已室，吽吽然，猶以啓閉不嚴爲怒！及入戶而視之，見女臥地上，雲鬢蓬飛，花落搵土，乃失色，驚詢其由？時女已能言，因縷縷敘述其事。聶聞之，勃然震怒！初亦憤不能平，及徐以手探

女衣，帶其編矣，固未絕也。聶素迂，嘿然內念，轉以生疑，反不以完趙爲功，而竟以誑楚爲惑。卒然問曰：「若婦人也，遭一壯男子，庸詎能免？」女初俟夫至，將愬之以鳴其冤，突聞此言，氣填胸臆！乃復曰：「妾果不免，君何以知之？」聶忿然作色曰：「天下惟處子可辨其貞淫，汝曹旣已適人，則不能矣。衣服附在汝身，尙宜慎之；矧帶履隱微之地，今乃不絕如縷，自謂能免，誰其信之？」女益恚！因曰：「若之姨妹，瀕我於危，我力禦強暴，爲若守此全軀，乃反謗我耶？」聶聞女言至此，亟搖腕止之曰：「此母之至戚也，汝何倡言若是？予亦老吏，直以斯帶斷之矣。」女因負屈，極口與爭。聶終以帶爲論，且曰：「持此以示路人，渠言無疑，予又何疑哉？」其堅僻如是。女以不平之氣，更被此不白之冤，情難隱忍，乃舉姑之名，而痛詈之，至於流涕。聶旣懼母聞，又素以愛護母黨爲孝，見女醜詆其短，愈大怒！卽取室中短挺，將以撻之。女見其用武，不勝憤激，言益不能少默，籲屈呼天，比隣皆聞；而醉中之翁，病中之媪，則固不能

賢之橫暴
飲達極點
又有二姑
助榮爲虐
女以佳弱
之質撐柱
其間保至
一操爲之
劉姑夫婿
有宜如何
屈其志而
則其遇委
成曲孽以

不覺也。聶因女不屈，已撻之十數，忽聞父醒，厲聲詰問？乃舍女趨出，約略述之，而獨隱姑之一節。翁遂大贊曰：「明鑒哉！予之子也！否則幾爲所蔽哉。」女聞翁嫗已寤，欲出陳訴，而負傷起立不能；因匍匐出室，白牖而泣白之；語稍侵姑，嫗卽發聲叱之曰：「是何言耶？二姑一女子，不日將以字人，汝以片言誤人終身，能無深痛我心哉？」乃作呻吟之態，請其子曰：「牽之去，勿嘔老婦。」翁又囑曰：「吾兒大義深明，予無多贊，盍善處之，勿令兒女情長也！」言已，遂寂然。女猶哀陳，聶恐大傷父母心，曳以入室，拳杖交加，且以斷帶爲據，令女誣服。女既遭齊踢傷，又復試聶毒手，剜深於外，氣結於中，遂漸不能堪；乃大呼曰：「聶某！天日在上，予不負汝，汝誠負予矣！」竟瞑目不語。視之，則已氣絕矣。既而大怖！自揣無罪斃妻，律應論抵。於是狡計頓生，周視屋宇，左側之壁將頹，又以磚石堆砌者。乃扶女屍於其下，亟出室外，推而仆之，始往白其父母。翁嫗莫之哀，而反盛稱其子之智，則其別具肺腸可知已。味爽，卽馳輶

冤其心乎
乃聶氏父
于不特遂
無矜恤之
意反以惡
語相加疑
其自璧已
得女於受
論之餘復
纏纏纏除
一死之外
更無他途
矣然則女
之死齊與
二姑固爲
鬪首而聶
氏父子亦
罪魁也

岳家，闔門悲感。獨女之父側首曰：「秋無淫雨，何至壞垣，宜亟往視之。」及至，號咷而入，始起土展視女屍，則爲破壁所壓，瘡痍徧體，辨識良難；惟二目煖然，淚猶含眶，其爲生前受創，證據昭然。女父亦不遽聲言，痛哭一番，反慰安其婿而後去；卽日具控於官。翁父子知之，亦補牘申訴。官拘鄰右研訊，有五夜夢迴，聞女聲之悲慘者，卽據實以對，蓋亦聶父子素不相能之故也。官詣翁家，命檢死者，無如肢體糜爛，幾莫能明。仵人有謝二者，精於其術，指出各傷木石之異，並生前死後受創之殊，證以洗冤錄，無不脗合。官乃以嚴形鞫聶子，得其致死之由，而究不肯言逼姦之事，人亦無從知之，亦幾於天庇淫人，使二凶得以漏網矣。案既定，以聶子毆妻至死，又不以罪，合論絞，下諸獄中。聶翁深痛其子，不免漏言，少露二姑之穢。其父素强悍，聞而大恚！初猶以翁爲污讎，及徐察之，見姑時立閭間，與一男子相嘲笑，則卽齊也。遂大疑，夜起，前往掩執，二人果並頭高臥，絕類倡隨；忿極！卽踰窗而入，手刃其女，并殺齊。及見

二屍裸然，乃益憤懣，砍爲數段，攜首赴縣，具白其由。比見官，突然憤亂，作女聲啼泣曰：「妾今得假手屠讎，死無憾矣！然不可竟爾泯沒也。」遂當庭傾吐其冤，並齊與姑謀姦之狀，一一緬訴，無少遺，官役皆駭！署之內外，觀者如堵，言訖頓仆，仍復其舊，而人之聆之者，靡不怒髮上指已。官又提聶子鞠問，始肯言姑所爲，而已實疑信參半，且因母族之惡，無敢暴白，故隱諱至今，殊不謂死者，猶多此曉曉也。官聞其言，因笑曰：「汝誠愚孝，然法之所在，身命俱捐，又豈全軀事親者，所忍爲乎？」聶子乃號泣伏罪。官以事涉荒誕，且齊與姑已授首，竟薄責二姑之父，存案逐出，而聶子之死罪，究以莫道。明年，鄉人請於官，爲女立祠，歲時禱祀，頗著靈祐之名。余旣得其概，爰作長歌以悼之，限於篇幅，不能具載；然女之大節，已足與日月爭光矣！是爲傳。

總評「余初見是女，溫柔嬌小，似不宜錚錚如是；及聞其事，益慕其人，古所謂貞姬烈媛，其必非無鹽嫫母也可知。故又曰：「節之苦者，不於常而於

變。』女立誓不二夫，不少概見，惟此誘之以利，若弗見；動之以慾，若弗聞；且惕之以威，若弗懼者；爲閨閣中之不易有也！孰謂得婦如此，竟甘心斃之而不惜，則傳其事者爲無罪，而聞其人者，亦足以風矣。」

註解

瞿曇

佛之先世本姓瞿曇故世人以之稱佛

瓜葛

世交親戚纏綿相系屬者謂之瓜葛

五夜

猶言五更也

狐嫗

樂部掌祠祭之事，雖巡狩而亦扈從，蓋亦以所過山川，并古帝先師之祀焉。旗員某公，職隸太常，號曰贊禮郎，六品秩也。辛未，大駕南巡，公與同署三人，皆備其選。隨駕回鑾，抵濟上，暮宿於民家，其居停亦巨族，宅第軒敞，有廳事五楹，扁之不以寓客。公問焉？則曰：「有仙居之，無敢擾。」叩其蹤跡，實狐耳。公與僚友皆大噓。時正清和下旬，天氣暄熱，殊不可耐，以其庭屋高爽，竟不聽主人言，破扉而入。視之，雖無牀幔，裝飾精潔，乃大悅！主人又力阻再四，究不見從：呼僕假懸榻數張，並設於內，相與呼盧浮白，盡醉而臥。其二人

，膽少怯，不安於中，托言畏暑，陳臥具於廡下。惟公與一友，宴然就枕，一眠於中庭，一棲於西側，眺其屋，五區而爲三故也。公寢至夜分，酒力微醒，忽覺臥榻搖搖，肢體震撼，初亦不甚介意。已而牀忽自起，乃大駭！睨之，有四人，侏儒短小而青衣，各執牀之一足，以力舉之，積漸而高，幾與屋樑相埒。公大懼！隱忍不言。無何，上抵屋頂，其榻均以板製成，月光之下，丹腹燦然，面之相去，其間不能以寸。公方慮昇者釋手，而細語嘈雜，果商所以撲之。屋高數仞，高隕越實爲可憂！正倉皇間，俄見屋上有小間，豁然洞開，中一嫗，年可六旬，高髻白髮，衣褐色衫，掛念珠，半露其身，視公而笑。亟叱曰：「兒輩勿惡作劇，諸公皆從天子至此，風塵鞅掌者，速詣故處，甯一夕亦不可忍耶？」四人聞其言，無敢違逆，榻漸低，去上漸遠，良久，始復其故。公覺榻已至地，僅著一袴，不及覓衣，白足而奔，出戶卽大呼。兩友及僕輩皆驚悟，急起詢之？公爲具言其狀，汗流浹背，衆皆大笑！未幾，西側臥者，亦奔出大呼，衆視之，面塗濃墨如

古語有曰
德可勝妖
某公藉天
子威靈猶
不能制區
區之狐貍
德之不修
歟彼濃墨
塗面淋漓
如鬼者生
平行爲恐
更不逮某
公狐蓋借
此以警之

厲鬼，益爲捧腹。令其自白，則亦嫗爲戒止。嫗側一少女，色殊忿忿，因以掌擊其面，淋漓如漿，初不意其爲墨也。語次，以衣自拭，驚定而笑，兩命僕掌火以入，移榻於外，甫少憩，天已達旦，遂束裝而行，亦不復見主人，懷慚自去。公歸，舉以告人；且曰：「非藉聖主威靈，喫跌當不小。」

總評「陳蕃設榻，以待徐孺，未聞既至而反懸之者，狐兒慢客，且欲撲之，無禮一至於此；賴嫗以片言解紛，不至獲罪於嘉客，可稱賢母，足與陶公堂上之老人，並垂不朽矣！」

註解

巡狩

天千出行
曰巡狩

浮白

謂飲乾舉觴
向人告盡也

瀟湘公主

侯鼎，字仲鼎，南陽人，倜儻少年也。與同邑邵生相友善，邵故貧，惟仲鼎深知之，二人遂爲管鮑交。學文不就，同入武庠，蓋皆仲鼎之力焉。仲鼎有胞舅，蒞任湖襄，因署中經理乏人，馳書召之。仲鼎將往，而慮邵無以養生，予以五

此則文字
妖奇已極
直駕聊需
靈龜公主
而上之

十緡，囑曰：「以此爲弓馬費，善自肄習，來年兄歸，可同赴武闈，奪錦標也。」邵涕泣送之，顏色慘淡，若悲不自勝者。仲鼎爲之快然，淒淒就道，恆以邵生爲念。抵舅任所，衝務棼如亂絲，仲鼎一一條理之，半載甫能就緒。因思邵，且欲爲圖南舉，力請歸省；舅不得已乃遣之。仲鼎素輕財，與皆不受，仍以一僮一劍相隨，囊橐蕭然，絕不類已飽豬肝者。舟抵淮上，避風泊於小港。是夕，月明如水，氣肅如秋，仲鼎方倚窗開眺，適有艤舳巨艦，逆流而南，行甚緩，舟中方夜宴，簫管嗷嘈，嬌歌宛轉，疑爲瓜步巨家，殊不介意。無何，已至舟前，忽聞人大聲語曰：「月色甚佳，何爲行也？亦當停泊於此。」言未竟，諾聲如雷，船遂止。仲鼎聆其音，絕類邵，蓋時時在心者，故一觸卽動。有頃，笙歌頓止，鷓首嚴聲，有人先出辟除曰：「貴主同粉侯出觀江景，盍避之！」船中一時皆肅然。須臾，異香馥郁，飄越鄰舟，撲入腦髓。旋見紗籠數對，自艙中出，望之，狀如列星。卽有紫衣貴人，烏巾犀帶，儼古之王侯，攜二八嬌豔，宮裝如畫圖，容奪

仲鼎於行
旅之間猶
時時念及
邵生古人
車笠之美
恐難再美
於此
願裝如此
所攜之美
人又如此
已可決其
必非生人

仲鼎欲知
其由竊以
音樂酒筵
阻其發聲
不但當局
者心急即
聞者亦復
不耐行文
發聲之至

皎月之光，甚姝麗。侍婢十數，皆衣錦繡，設小榻，累席重褥；二人乃並肩而坐。仲鼎遙觀良久，知爲鬼神，然諦觀之下，紫衣人面容舉止，酷肖邵生，不禁大驚曰：「吾弟其死乎？」蓋因之注目。未幾，麗者凝睇，瞥見疾舟，駭曰：「俗客在此，胡不早言？使人窺見宮儀，從者當有罪。」乃蹙然俱起，入艙未久，有人厲聲詢曰：「泊者何人？」舟子代答曰：「南陽侯相公，將歸故鄉耳。」其人驚曰：「是吾家都尉桑梓也。」卽入稟覆。旋有貂璫二人，來詰里閭。仲鼎隔舟告，紫衣人遽出船頭，大呼曰：「吾兄今日始還乎？固不意弟在此也。」仲鼎審視，果邵生，益愕然！邵請過舟，仲鼎從之。比入艙中，則異采奪目，奇芬襲衣，窗橫孔雀之屏，座隱芙蓉之褥，備極人世華侈。仲鼎未及發聲，邵一揮，金鏞大作，瑤笙錦瑟，急管繁絃，嘈雜一時，雖有言亦如充耳矣。邵乃施榻再拜，禮甫畢，玉磬一聲，八音俱寂，卽伶工亦不知其安在。樂闋，仲鼎始得展詢，詳詰其由？邵微笑不答，惟命肆筵相待，曰：「且盡一夕之懽，勿言舊事，使我故人

，倍增怵怛也！」仲鼎益疑，固詢之？無如綺席張矣，珍錯獻矣，簋豆楚列，撥核旅陳。邵把盞爲仲鼎壽，而樂音復發，其響益繁，盈耳洋洋，前席者能不緘口哉？無已就坐，樽俎之品，率多不知其名；行酒皆宮監，仲鼎愈覺不安。邵又曰：「吾兄非他人，可令婢子來。」言次，外樂盡停，晶簾微啓，早有麗妹十數輩，皆殊色，撥阮搗箏，敲金戛玉，各獻厥技，奏於筵前；繼又發繞梁之音，作驚鴻之舞。於是飲酒樂甚！而仲鼎則竊有弗願也。乘間謂邵曰：「觀止矣！尚有欲言，請輟雅奏！」邵卽以素筮麾之，餘音頓歇。仲鼎因促坐，卽其頓末？邵笑曰：「兄欲聞此，當滿飲三大杯，弟與兄爲竟夕談。」語已，卽飛一觥來，仲鼎慨然飲之。連盡三爵曰：「杯罄矣，可得聞乎？」邵乃盡屏左右，祇留二小鬟捧觴，已與仲鼎合席而酬，始自述曰：「弟與兄別後，竊思學劍讀書，與吾兄成名當世；因厭城市煩囂；徙居表兄之別墅。其地頗多竹木，且閒曠可爲罝圃；乃以兄所賜之半，構精室二楹而居之；晝則馳馬試劍，夜則簡練揣摩，誠吾人藏修之所

及至萬無
可耐始除
迷其由來
文筆靈妙
曲折不亞
於聊齋

也。今歲，仲春既望，月色薄晦，暮鶴冥冥，弟夜坐，正將秉燭宵讀。俄聞戶外小語曰：「貴人寢未？」音似巾幗中人。啓視之，則中官數輩，皆著紫羅衫；謂弟曰：「王與后，將以貴主下嫁，某等奉命來羹除。」弟驚曰：「王何人也？素昧平生。何所見而以棣華相屬？」中官曰：「衡山大帝，貴人豈不聞耶？」弟以生人而爲神婿，語近不祥，乃固辭。中官竟弗聽，排闥直入，鋪設一新然後去。弟入視居室，則書劍弓矢，不知歸於何處；唯有錦幔低垂，繡几羅列，今艙中所陳，半皆吾家之故物。向覺所居湫隘，一旦雜陳諸物，反憎其闊；且未審從何運入，卽弟亦至今不解；禍福未卜，靜以俟之。又許時，中官以氈囊至，出今之所服者，代弟服之。又去許時，引小鬟四人來，皆五采宮衣，執金蓮炬，周視室內，相語曰：「喜無武夫氣，尙可以敵體鳳臺人。」言畢，含笑俱返。則又一中官，忿息而來，報弟曰：「請整衣，公主至矣。」邵語至此，又屏去小鬟，低告曰：「閨房猥褻之事，本不當穢清聽；然兄知我者也，故不忍於自匿。」因接敘前詞

曰：「主將至，弟遙睇之，年可十四五，風姿綽約，天人也！從婢益夥，駕輜軒，張翠蓋，威儀甚都。甫下車，中官令弟以臣禮迎謁，弟有難色。主旁一小鬟，亟搖纖腕止之曰：「王有後命，以駙馬爲陽世人主臣，卽覲吾王，亦行主賓禮，況與貴主爲伉儷乎？」弟乃不拜，以匹敵禮相見。小鬟輩擁主入室，弟始與主對坐，近覘之，玉肌花貌，窈窕端凝，且羞澀不敢仰，俛首無一言。適几上有楮穎，未及收，主微目之。小鬟卽進曰：「主欲與粉侯奪文壇赤幟耶？恐趕趕僅能以矛戟見長，未易辨此。」主乃微哂，弟恚其言，卽搦管而起，大揮一絕曰：「倚天長劍吐虹霓，一嘯何難退鼓鼙；翻笑終軍無氣概，僅將弱冠脫雞棲。」弟蓋自言其志也。主覽之，似覺目笑，且與鬟耳語數四。鬟乃告弟曰：「主云：詩則佳矣！何僅耕無麗句耶？」弟赧然！因命鬟請之於主。主不辭，卽命筆自題一章，弟捧讀之，蓋和前韻曰：「何事王姬駕彩霓？丈夫猶自志征鼙；封侯無骨君須鑿，且擲長纓入鳳棲。」弟諷誦再三，益悅服！方倡隨間，小鬟以紅巾拂几，使弟

瀟湘公主
下嫁殊覺
詭異聞之
者必以爲
文人游戲
杜撰以示
奇異然香
閣不必有
其事不可
無此文蓋
書生落拓
清寒微骨
雖才華文
武而肉食
者或以措
大目之沖
辨之恚何

與主並坐，珍饌自外入，其氣蒸騰，若新出於鼎。鬢以小犀杯，繫紅絲一綫，如合盃然，其色甚赤，飲之醞醞。小鬟語弟曰：「此酒唯合歡用之：所謂瀟湘之「瀨瀨紅」也。主不沾吻，弟亦不能引滿。無何，玉漏三滴，中官入，促鬢歸。鬢乃代主脫簪珥，鬆禮衣，肅然告退。弟與主款洽，無異於常人。第主性貴，不苟言笑，閨閣中蓋庶幾焉。好合之餘，始自述其本末，蓋衡山大帝第四女，初封瀟湘公主，年甫十四五耳。侵晨，鬢卽至，起居於榻前，爲主整衣易履，仍捧之登輿而去。弟室中遂無長物，一仍其舊，卽弟之冠服，亦不知其安往已。至夕復來，則不再乘車，中官亦不相隨，唯小鬟三四輩，夾侍之。主坐則共扶其肩，主行則互持其腋，以主之弱不勝衣也。主耽翰墨，典籍無不涉獵，尤長於陰符，謂得元女之傳，迥非儀秦所習，兼善手談，弟當之輒披靡，良夜相對，頗不岑寂；如是彌月而禍作。」仲鼎聞邵言至此，色變而起曰：「弟有何不測？請以詳細告我。」答曰：「兄姑坐，待弟緬陳。弟自與主遇，飲食服御，仰給於岳家，日用旣裕，

日能酬得
倚公王平
地發跡頗
足爲寒士
張目吐氣
作者撰此
一則其意
蓋在於斯
必沾沾焉
論其事之
有無亦拘
矣

不免稍侈。主每戒弟曰：「慢藏誨盜，大易訓之，君不可過疎。」弟不之信，自恃其武，猶肆爲大言。一夕，果有數賊入吾家，弟猶未寢格之退奔，追諸野，殺一人，餘皆逃去。及歸，主適在室，謂弟曰：「禍至矣，亟白之官，則可免。」可囑而去。弟以邑門旣扃，坐以待旦，昧爽，往視之，屍已無存；妄意羣小欲脫累，故徙之以滅其迹，遂不關心；且錙銖無所失，亦何必履公門，事竟寢。主至夕不來，唯遣嚮寄以寸簡曰：「速至候某處，事猶可爲。」蓋知兄與弟契，故令往投良友也。弟終不信，猶豫至中宵，弛然而臥，雞甫鳴，而捕人至，破扉環室，勢甚詢詢。弟疑盜來復讎，黑暗中又格殺其一，及呼乃覺，弟已無以自明矣。」邵言及此，仲鼎甚驚，毛髮俱竦，瞿然曰：「弟無生路矣，然則何以得免，且至此地？」邵歎曰：「兄且勿驚，願終其說。弟毅然出官，具陳始末。詎羣賊移屍路側，反先鳴之於官，言宵行至某處，有武生邵某，持劍行劫，殺死客夥一人，掠去錢物若干。官拘鄰比，又皆言弟暴富狀。官反覆勘訊，謂弟追盜，不合逮至

于郊，又不卽行控稟，且拒捕傷差，其爲殺越于貨無疑義。弟末由置辯，竟論死。比入狴犴，拘繫甚苦。及夜，見主悄然來，謂弟曰：「不早爲計，今危矣，盍從我歸甯父母乎？」弟亦姑領之，一戟手，桎梏盡脫，遂相攜出獄，潛至江邊；中官早艤舟相待，今將一帆南去，第不知何日再向故園歸耳。」言已淚下，色遂慘然！仲鼎知其有異，不敢復詰，雖中心悱惻，而強忍與言，惟歎其所遭之蹇，慶其今茲之遇而已。時將五鼓，仲鼎之舟，因風駛將發，倩小僮敦促。兩人不忍遽別，戀戀弗已。忽小鬟以一襲至，附耳白邵。邵笑曰：「此豈足以報我鮑叔。雖然，亦姑爲之。」因舉之以贈仲鼎曰：「微物贖兄，聊備舟楫之費，大德尙未酬萬一也。」仲鼎欲辭謝，見其質不甚重，諒爲可受者，遂弗卻。天已將曙，乃執手嗚咽，相視涕零。久之，始過舟，邵仍送之篷底，情話殷勤。及仲鼎回首，再欲有言，則烟水蒼茫，邵之舟已渺，一船皆驚，以爲遇鬼，仲鼎亦爲駭然！迨啓其囊，明珠千粒，價固萬金不啻，始信邵爲遇仙。比至家，未及卸裝，卽詢邵

陪此一書
關世官顯
之昏職可
以愚見安
得衡山大
帝個貽此
書以官
顯而昭覆
益也

生近况，果以事下獄，至夜卒；且述其異，死不於監而於門，跌坐如生，身旁有書一緘，語甚怪。有見之者，竊言其略曰：「曾參非殺人者，乃以殺人告其母，則真殺人者也。母不究真殺人者，反以傷差之故，自戕其子，忍乎哉？今傷差之罪，予已論抵；殺人之罪，誰職其咎？夫虺蜴入室，猶思碎之，况盜乎？盜移盜屍，而證殺盜者爲盜，官竟目之爲盜，非故出故入乎？欲求真盜，則首盜者是。」

末鈴巨印，則故衡山大帝篆文也。官驚祕其事，而捕羣盜，追究移屍之狀，盡寘于法。時邵之屍，仲鼎父已具狀領出，殮之以棺。仲鼎欲覘其異，啓柩視之，則惟衣冠在焉；舉家駭歎！後數年，仲鼎重游湖襄，遇邵於途，車馬儀從甚赫，懷一兩歲兒，與之曰：「敢累吾兄，以此延先祖脈。」仲鼎喜曰：「弟何時得此甯馨物？」邵曰：「已兩獲其雄矣，此其幼者，唯吾兄尙義，故敢敬以相託。」遂付兒于侯，乘軒而逝。仲鼎懷之歸，詐謂己子，使繼邵後。及長，以其產之半析之，人咸誦其厚德，而不知實邵子也。仲鼎自得邵珠，家益裕，聯捷武榜，仕

至協鎮。一夕，夢邵以輿馬來迎，竟無疾而卒。邵生名承先，字履武，亡年猶未冠，同邑人至今猶惜之！

總評「古人云：『一死一生，乃見交情，』其侯與邵之謂乎？方侯別邵而去，固不料其死；及侯遇邵而歸，亦不信其生；究之生者竟死，死者復生，神之力歟？不可謂非侯之功。何則，交情不深，則不必遇邵，不遇邵，則一段奇緣，誰與傳之後世哉？侯不愧於亡友，邵乃不匿于良朋，兩人之交，於焉不朽。」

註解

豬肝

後漢閔仲叔老病客居安邑安邑令命吏日餽豬肝

橐

大舟也

貂

即內監

褚穎

謂紙也

桎梏

刑具也

紫玉

句容民金二，怙恃盡失，有弱弟曰金鏞，附學於近村；年未舞勺，嫂如好女，每從塾中歸，輒有一嫗與之偕，笑語之曰：「小郎君大好相貌，將來宜偶天上人，世間蠢女兒，恐非汝匹也！如欲物色，老婦當爲執柯。」鏞時稚幼，不解所

此嫗之行
甚爲奇突
試柯亦復
如毛遂之
自若令人
莫測其命
意

年幼無猜
情景如繪
令人覽之
發噱

言，然聞其語頗歎羨。如是者數月，見輒云云。鏞終視覷不答。踰年，鏞稍長，漸通情事，遇嫗又言如前。乃赧然詢之曰：「天人何在？可許容童子一識乎？」嫗曰：「諾，予不可偕往，爲予指南，自往覓之。倘有意，可以語我。」因示以其處曰：「距此三里許，有桃花當門而植者，其家卽是也。」語已分袂。鏞朝褰入塾，卽詭詞以告師曰：「家外祖疾甚篤，兄命往省，乞假一日。」師以其敦謹，深信之。鏞離近村，雀躍而往。至其處，果有一家，紅英數枝，掩映於門屏之內。鏞終少小，突然徑入。甫及闔側，旋聞人聲譙訶曰：「誰氏小兒郎？髮猶未燥，便思作偷花賊耶？」鏞驚視之，則一鷄皮翁，年近古稀，含笑自內出。鏞本聰明解人意，毫無慚怯，直前揖之。翁以左手扶持，以右手撫其頂，哂曰：「是兒來意頗不善！」鏞朗然答曰：「聞此中有天上人，特來一晤，亦何不善之有？」翁曰：「是又劉家癡老嫗多饒舌！雖然，來意不可虛，盍從我入。」遂攜之入門，草堂三楹，面桃而建，瀟灑無纖塵。中列琴書，饒有隱居氣象。翁與鏞小坐，卽

呼紫玉將茶來！俄見布帘半啓，果有垂髫少女，年齒微長於鏞，以漆盤貯瓊，捧茗而出。鏞孜孜以視，豔如出水之蓮，風神婉麗，媚媚動人；雖童子無知，亦不禁爲之眷注。翁命玉酌客；鏞竟茫乎不覺。翁乃大笑曰：「情固生而有種也。」因詰之曰：「汝見天上人，此心亦卽少慰乎？」答曰：「心想矣，而故願未酬！」翁又笑曰：「必如何始滿汝願？」鏞曰：「得與若人處，志乃足。」翁又笑曰：「談何容易！」旣而曰：「此事亦非大難，汝能居此不返，當令玉日與汝戲。」鏞欣然許諾，無戚容。翁乃大悅！便出菓餌，俾二人同食。玉亦甚愛鏞，嗚嗚推讓，如賓主然。翁顧而樂之曰：「阿玉得此，庶不憂其負負矣。」徑任其嬉戲，不之闕。鏞夜則與翁同榻，晝則與玉同遊，或鬥百草於花前，或捉迷藏於月下，疊肩交臂，攜手牽裾，雖無牀第之私，不減倡隨之雅；嬰年兩兩，絕少爭心；弱歲雙雙，儼有樂趣；蓋天性然也。居年餘，飲食衣履，一出於翁。然而年皆漸長，情竇亦漸通，眉目之間，各有狎昵之意。一日，玉晏起，隔窗纏足，鏞從牖外窺之。

，見其潔白如雪，纖細如錐，嫩藕半枝，嬌蓮一掬，遂不勝情動。遙謂之曰：「予得阿姊爲妻，此生實無遺憾矣！」語未竟，翁自外入，色似甚悲！訶之曰：「曠子不可畜，乃欲竊我掌珠耶？」鋪因踉蹌不安！翁又禁玉，不得與鋪戲，怒目相加，將施夏楚。鋪益懼！託爲旋溺，逃竄而歸。及至家，門閭頓更，景物非故，垣邊手植小柳樹，既已合抱參天。大驚！亟款其戶，卽有杖者出應門，品貌酷類其兄，而年逾六旬，似又非是。因詰以金家！愕然曰：「卽予是也，孺子何來？與予家有甚瓜葛？」鋪乃述其大端。杖者笑曰：「何謬也！予父母歿已多年，聞有叔名鋪，童時赴塾讀書，至暮不歸，已飽於豺狼之口；故生子。不令就學，田間以老。叔卒于某歲，距今已七十年，卽今尙在，亦既八旬，頭童齒豁矣；豈猶婉孌如是哉？」鋪不之信，猶力與之辯。金家壯者，皆杖者子孫行，聞之，怒曰：「何物乳臭兒！來冒人祖公耶？」欲飽以老拳。鄰翁亦八十許人，聞其鬥，乃自離落窺見之，遽出呼曰：「是誠有異，汝曹不可妄爲！」因語杖者曰：「若叔

盤窗異草
始由鄰翁
揭出遇仙
二字使以
上文字悉
化烟雲文
奇之妙至
此以極

一夜之間
鬚長髮白
大是奇事

與我同塾，面容猶能彷彿，此兒頗相肖，得無若叔遇仙乎？」杖者曰：「嘻！以何爲質而信之？」鄰翁曰：「子稔知其脅下有黑子，狀若七星，長者以爲仙人相，如有之，當是若叔，可無疑。」鏞卽袒以示之，果符翁言，且述兄嫂行事及面龐，纖悉俱合。杖者乃率衆羅拜，以爲真仙。鏞亦自笑而不信。姪乃延叔入家門，鄰翁與鄉里，咸來造訪，話幼時事，宛在目前，直至更深，始散去。鏞獨寢一室，鼾睡達旦。晨起，覺頰下有物，捋之，則鬚長寸許，白且如絲，乃大駭！身亦暴長，與成人相埒，不勝太息曰：「久居仙境，長若嬰童，今處塵世一宵，鬚髮皓然，無怪乎碌碌者之易老也。」遂不別姪而行，仍詣翁處，則滿目松楸，無復宅第。方躑躅間，俄見曩昔之媪，蹣跚而來，心乃大喜！直前揖之；媪茫然竟不相識。鏞又自白其名。媪粲然曰：「使爾中壽，爾墓之木拱矣，何以金家小郎子誑我耶？」鏞又剖悉言之。媪笑誦毛詩二句曰：「未幾見兮，突而弁兮，癡老子揖我，豈尙欲煩我作伐乎？」鏞歎曰：「子髮如此其種種，何心奢望，但得附

以鏡一照
即可返老
還童此極
必是神仙
僅一再爲
鑄作合未
知是何因
果

仙人驥尾，或能長此蒼蒼，亦幸耳！」嫗忽正色曰：「欲覓仙緣，當求佳偶，良姻尚在，子不可自墮厥志。」因出紅綾丈餘，付之曰：「持此向東南，見有林木，望空拂之，其人固宛在也。」鏞究以耄老爲嫌。嫗袖出一鏡照之，曰：「汝又童矣。」視之，果翩翩少年，自拈白髭，倏已盡禿，益大悅！向嫗再拜，嫗與鏡頓失所在。因如其教，行未數里，果值平林，鏞亟以帕擲之，中裏一物，及地，忽化爲麗人，掩笑整衣，實紫玉也。驚喜如狂！急前把袂。玉哂曰：「冰上人始終無賴，強主婚姻，令人頗不可耐。」鏞又拜而乞憐！玉甫與之握手，東行數百步，恍如雲霧，旋得一巨宅，峯環水繞，棟宇巍峨。未入，早笙樂大作，翁與十數人，皆吉服出迎，不再齒及前事；惟盛張錦筵，舉行嘉禮。鏞亦由此辟穀，得成地仙。後數年，降乩于其族中，補敘其梗概如此；且附以詩曰：「情緣引到洞中天，再履紅塵已惘然；鏡裏長春無白髮，枕邊短夢少青年。瑤笙不羨秦樓鳳，錦瑟羞揮趙女絃；直上雲霄最深處，幾回含笑話桑田。」嗣是不再降壇，旬日，

事傳白下。

總評：「人謂仙家日長，人間日短，固已。然以七十餘年，僅博得山中一歲，其多少尙可數計哉？幸而適返，乃得成仙，使竟居此不復，不幾以十數齡之黃童，轉盼爲八旬餘之白叟，其去夜臺，猶有幾日耶？余因謂仙家日短，究不若人間之日長。」

評曰：「幻極矣！而言之若鑿鑿可據，生龍活虎，直令人無從着手。」

註解

怙恃

父母也

舞勺

禮十有三年學樂誦詩舞勺

作伐

商言爲媒也

白下

唐武德時更名金陵爲白下

古塚狐

易州之西，有古塚，不知幾千百年，有碑碣，亦莫詳其姓氏，俗以爲荆卿之墓；疑卽當時以衣冠葬處也。一日，有鄉民，送妻歸寧，夫婦各跨一蹇衛，道經塚側。婦因來路已遠，頓思洩便，乃棄乘趨榛莽間。夫騎正駛，莫之能知，行半里許，始覺相失在後，乃駐俟之；久且弗至，心乃疑，亟返轡蹤跡之；則唯有所

荆細刺樂
功雖不成
而易水作
歌白虹貫
日其氣
足以上變
天象武非
禹政之比
何物村婦
敢以便溺
穢及窈窕
狐之施虐
蓋所以懲
戒之也然
覆衣裂裳
寸絨不存
則未免太
甚矣

乘之驢，散齧於草際，人竟渺然，夫大駭異！搜墓畔，見婦之衣袴，紛掛於蓬艷
蔓草間。時正有狼患，疑其已飽餓口，遂收其遺服，慟哭而歸。乃婦實未死，方
洩畢而起，俄聞人語紛拏，有二隸自塚中出，鬣毛如蝟，狀甚怖人，直前欲執之
；詈曰：「何處狂婢！穢我正人門庭，繫之去，敲扑無恕。」婦驚而奔，衣縷忽
若蟬蛻，不轉瞬，既已自禡，婦羞縮不能步，隸追益急，不得已而伏於叢棘，以
冀倖免。旋聞隸笑曰：「只此足以辱之，毋苛求！」言已寂然。婦究不敢出，匿
跡終夜，肌革盡傷。及曉，不能歸，返索故衣，則皆烏有；正惶急欲尋死所。適
行人數輩，策蹇而來，至其前，見婦白身，狀若瘋癩，因驚詢其故？婦乃忍辱，
背告之，雖能少掩其私，然而尻骨之隆隆，臀肉之纍纍，莫不瞭如觀掌。幸乘中
一人，聞言駭曰：「是子妹也，」亟解衣使蔽其體。婦始敢迴睇，則其兄方奉父
命來速妹，初不意相值於此也。婦不禁涕出。兄乃以所控之驢，載之遄歸，且馳
告其夫，使釋厥惑。後人時見有二狐，出游於塚上，其色蒼黃，執之即不見。乃

知婦所遇者，蓋卽此耳。狐豈有慕於高漸離之義，而爲悲歌，特保其塚歟？噫！亦異矣！

總評「村婦無知，擅污高士之壘，裸而辱之，狐亦善解人意矣。猶憶少時，聞諸老父云：「直省多平屋，每值溽暑，民家之婦女，輒寢于其上，倘逢陰晦，或與龍交。」嗟乎！彼何人斯？褻衣且不可以嚮日，乃敢露穢于星月之前，龍非性淫，特以懲創之也，有家者不宜知警耶？」

註解

荆卿

卽荆軻戰國時人爲燕太子丹刺秦王者

尻骨

脊骨處也

臀肉

人身背股上端與腰相連之部位也

高漸離

亦人名用卿之反

崔十三

杭人有賣海鮮者，其名曰李念一，酒酒而漁色，尤好龍陽君。雖產僅中人，而耿耿逐逐，惟此是求，妻子之飢凍弗恤也。同里崔十三恆依之。十三，年僅成童，貌逾好女。母早卒，惟父在，又以病廢，家甚貧，以故念一嘗拮据相助，冀圖片刻之歡，而未遂所欲焉，蓋十三聰慧，善揣人意中事，雖以家寒親老，借潤

敘十三父
若家貧以
明其無法
而倚賴念
一非不知
念一爲人
之不堪也

其父訓誠
之詞嚴而
且正無怪
乎十三能
知自愛以
全璧歸
也

匪人，而刻意防之，守身如處子，念一遂不得染指。癸未夏，念一以事如海寧，往返數日程，力請於十三之父，欲與十三偕，意固將決一死戰也。十三之父不欲，曰：「童子何知，君亦自往可矣。」念一益固請，而十三弱即好弄，樂於遠遊，又從中慫恿，父不得已而遣之。濱行，密語十三曰：「若人素有輕薄名，兒之家倚之，不得不聽汝往；但以全璧去，以全璧歸，吾可以見先人于地下，兒亦可謂克孝矣。否則，我也，或不能知，而鬼則知之，必不容汝入崔氏之廟。」十三領諾，即辭父行，鄰比多有竊笑者，以爲崔父貧病失心，特置子于虎口之下，其不被啖者，未嘗有焉。乃十三自負己智，欣然與念一同舟，與之飲則飲，與之誼則誼，了無畏忌；即念一亦自謂魚游釜中矣。舟行至暮，十三出篷底間眺時，念一酣臥，未暇相從。十三目視水光波流，倏忽上下，慨然曰：「人不自立，瞬息下流，殆與此水無異耳。」有觸於懷，因竊念曰：「今夕與若人同艙，彼若以力，將如之何？豈我一嬰童，而能與壯夫相抗哉？且適聞言語涉邪，幾於矯手頓

足，我果何策以禦之？」籌思無計，因而自悔，方且四顧徬徨，潛然泣下。忽上流一扁舟，御風而行，載一中年婦，與一少艾，狀類母女，女蕩漿而母搬罽，殆漁家也，舟行將近，少艾顧十三而笑曰：「個兒郎！隻身如葉，陷于泥沙，能救之遠避狂暴耶？同病宜憐，母不可不有以拯之。」婦亦笑曰：「兒之言，可謂既登彼岸，不忍溺人者矣；況是兒亦孝子，不宜坐視。」乃卽懷中取一冊，其巨如掌，僅十餘頁，裹以他物，投之十三曰：「孺子得此，可以保身矣。」舟如奔馬，十三驚顧之，早已相去里許，輾轉之頃，帆影已沒。十三幼從父讀，頗通文，而啓其冊，細閱之，則皆閨中戲術，無他奇。十三乃攢眉曰：「子焉用此，媿殆給我爲笑乎？」旣而思之，若運以機智，術亦良得，遂祕之袖中，而念一已醒，遽呼十三。十三入，詰以焉往。答曰：「適在鷓首觀江景耳。」念一乃笑曰：「以汝之容光，不懼蛟龍攫去耶？」因又嘻嘻言曰：「今宵能共榻，當以所得之半，贈若以瞻親；不然，三尺水卽汝安宅，將葬爾于江魚腹中，不得復返矣。汝父老

悉其既尤
復悔而以
寤赴清流
誓不汝從
爲要挾念
一已入乎
攀之中矣

病，詎能向我索人。」言之咄咄相逼。十三聞之，甚有懼色，頓憶冊中移燈就火之法，頗可以濟燃眉。乃朗然曰：「兄之愛我，苟非木石，皆知感；但予穉年，不諳情事，且畏羞，倘得沈醉，任若爲之，予亦不惜此身。」念一大悅！慨許之，自出登岸行沽。十三亟覓楮穎，就燭取冊觀之，則急口令耳。凡三令，舉十數言，備極男女狎昵之語。且令曰：「能誦如流水，而無笑容者，乃免罰。十三一書之于箋，而自爲默記，亟藏其冊。未幾，念一復入，置酒將飲。十三曰：「無令不歡，且今日之事，更非可默然相對者。昨日鄰家，得口令數行，頗可以司觴政，請與君行之。」念一自恃捷給，毅然而應之曰：「諾！」即各滿引三爵，索令共觀。十三又曰：「若年長我一倍，必不予欺，如不遵予令，而索予歡，予寧赴清流，誓不汝從。」念一亦允之，無難色。十三始出令相示，約以一大白。念一甫寓目，已笑不能仰。十三又自請先行，每一發聲，更故作睥睨以動之。念一之情已蕩，心遂無主，不得已而亦誦之。未及一行，早已粲然，十三執觴行罰，

日間授冊
夜來相助
一片灑情
至堪欽佩
十三于此
苟不動心
何異無情
之木石吾

又不姑恕；再誦，又復如是；三誦。益不能成，俄頃之間，連酬十餘爵。念一既已醺陶，遂不作他想，誦之愈急，愈不能如令，漏下二鼓，念一竟玉山頹矣。十三又連勸二盞，已不克啓吻，知其深入醉鄉，心始少放。此蓋以所欲蕩其心，復以所難箝其口，不必滅燭徒薪，而烈燄頓熄，管子所謂「因禍爲福」者也。十三既以智醉念一，別無憂虞，方能拂榻就寢。忽聞彈指聲，自啓艙門視之，燭光之下，一人掩笑而入；迴顧焉，則頃者所遇之少艾耳。喜而致謝，兼叩其突來之故？女笑曰：「恐君未易辨此，故來相助一臂。今既潦倒，此夕無虞矣；明日再效吾法，必當有驗。」十三始得諦觀女貌，淡豔幽妍，自覺形穢，殆天人也。十三情竇已啓，適與念一戲，慾火久熾，見女反身欲歸，乃笑而留之曰：「姑少坐，容我酬恩其可乎？」女覺其意，微哂曰：「子尙已躬不閱，猶妄思魔障人耶？」飄然出戶，倏忽遂不見。十三驚詫良久，復取其冊展玩之，倦極而眠，不覺東方之既白。晨起視念一，兀自朦朧，且被酒不能起，乃甘言以慰之曰：「昨夕所飲

無多，兄尙酩酊若彼，冥然漠然，深爲弟憂。」言訖，巧笑承迎。念一寃不悟其以趨爲避之計。是日也，念一病宿醒，至夜方愈，遂誓不復飲。十三亦不能復；乃用冊中反客爲主之謀，挑之以言曰：「兄今者，深爲酒困，不可再有所戕，客夕之約，能姑俟之異日乎？」念一側首以示之曰：「不能！」十三曰：「予昨者，亦爲情擾，竟夕不眠，此時亦憊甚矣，兄能容我小憩，夜深自來就兄，弟信人，決不爽約。」念一弗卽諾。十三又曰：「否則兄來就予，予當假寐以待，但不可著衣驚弟，使寤則忸怩，或至于妨命，亦未可知。」念一又不禁色笑，驟然從之。十三密索于艙中，得短挺，長可尺餘，藏諸衽席之下，竟與念一分榻而臥，而潛擁此挺于懷中；挾持利器，念一固不及知焉。慾熾情炎，反側不寐，傾耳卽聞有齶聲，知十三已入黑甜，急不能待，遂悄然以起，白身鞞履，而往就之；潛啓其衾，亦不之拒，且膚香襲人，情益莫遏，方將其枕持擁，而十三之身，忽已轉側向外，仍復鼾眠。念一如其所教，不敢驚；因解屨登榻，自趨裏牀。乃身甫

卽以其人
之道還治
其人之身
熱之不禁
撫掌大呼
曰爽快極
矣

貼席，而十三若夢中忽覺者，遽呼曰：「可人來乎？」突以巨物，少避中堅，直擣後隊，肛門皆破，幾及翠丸，其痛不可當，而前徒之精銳者，不覺倒戈莫舉矣。念一痛極大呼，而手足儼如縛束；許時，十三始僞爲乍寤之狀，顧而視之，殘燭未燼，因急藏其槌，佯笑曰：「是吾兄耶？予適夢與美人戲，彼唾我無偉具，予于暗中摸索得一物，頗粗壯，因以戲之，不意兄至，夢囈無知，負罪良多矣！」遂故爲親昵，欲與爲歡。念一驚定痛生，外腎似有浮腫，厥腎更暴疼如割，不及問鼎，諾諾而退，呻吟達旦；此又閨人與女伴相戲，乘其無備而中傷之策也。念一始疑十三，謂其有心規避。乃十三夙興卽起，奉事益謹，言語益甘，儼有呵胥舐痔之意。念一疑復少釋，第負重傷，損及不毛，雖仍前不悛，亦幾于用武無具矣。忍痛二日，已抵海寧，扶杖市中，索其前道，信宿而子母皆得。十三感歸，促之啓行。念一亦不終耽延，遂復登舟，劍亦漸平，色念復動；初猶不敢卽逞，將及杭界，忿然曰：「此行實爲是人，非祇圖彼戔戔；今去故鄉伊邇，而志不克

妙趣絕
懸淫之法
附出不窮
愈演愈奇
少年子弟
與園門弱
質尤應熟
讀此書以
爲保身祕
訣

遂，何以生爲；雖潰爛而死，亦命也，務畢吾願而後已。」然亦竊疑十三，遂陰謀亦欲醉之，使其無能脫賺。暮泊鎮市，挽轍人沽酒割雞，而已仍前作狼狽之狀。乃十三聰覺者也，早已如見其肺肝，因取冊暗中覽之，又得良圖，名曰「移花接木。」其法用圓竹一節，滿貯蒜汁，而以生麵和膠封其口，密置釜底。臥後先澗以津，務令如脂如葦，無少窒礙。彼來故不予以門戶，俟澗之再三，然後自爲指南；急以所備者，自前而後承迎之，膠着熱肌，困結不解；汁浸厥物，痛入心脾；誠懸淫之奇計也！然須預伏白刃，防其反噬，以爲不虞之備。十三得其術，心益喜！覓之舟人，得膠少許，惟竹不能猝辦；忽于榻側獲之，則固念一所截，用以貯其碎金者。因笑曰：「卽以其人之物，還治其人之身，大快大快！」遂一如其教，而預備焉。念一又茫然不知。及昏，歡笑共飲，託醉先眠。十三布置已盡完密，俟其至，請嘗試之。念一果暴痛，如觸蛇蝎，並取燭自視，則纍纍者雖故偉長，然已代之以竹矣。急以手脫之，又牢不可拔，魄忿交集，將致命于十三

既保身體
又獲利益
非母女授
以秘笈安
能得此無
怪其念念
不忘也

。而十三早挺刃而起，數之曰：「汝視然人面，而務爲狗彘之行，敗人家風，污人子弟，罪已在于不赦。汝數數誘予，加以強橫，予念同鄉久契，少懲于前，汝不知洗心滌慮，改絃易轍，今宵仍萌故態，予因聊試小術，俾汝革心；竟乃迷而不悔，怒目視予，予已置身度外，不復作桑梓之想矣。」言已，欲自剄，且號呼殺人，盈艙鼎沸，同舟共泊者，皆驚起。須臾畢集，視二人則裸如也。知爲逐臭之故，爭笑而詢之？十三且泣且訴，歷陳其狀；衆皆咋舌以爲奇。環矚念一，既已面無人色，痛不能言。戲視其腰，則松不生于腹上；而竹乃產于臍下，遂不禁鼓掌大笑，爲之闕堂！又無人屑于援手，唯舟工懼其隕命，貽累于己，始代爲脫之，盡力而後落，其必擁腫，不中繩墨可知也。衆命與十三胥着衣縷，而後以正言責之。念一俛首知罪。客中有尙義者，將代十三鳴之官。念一泣懇數四，衆又爲之居間，始令具一伏罪狀，而以所得所有者，盡以輸之十三。聊示罰過之意。達旦，卽驅之罄身離舟，另覓小艇歸里，永不許擾十三家；擾則執狀赴縣，衆將

至此始揭
出純孝二
字點明全
篇宗旨讀
者宜知十
三之金身
誠善並得
美稱皆自
一念之孝
而來也

鳴鼓而攻，必不恕。念一敗塗地，莫敢與爭，遂垂頭自去；抵家，猶臥床褥者匝月，蓋淫心亦既少戢焉。舟中人以十三爲智，咸愛重之，競市酒肴相餽問。乃十三深慮念一，恐其報復，心欲還歸。無如距家僅一日程，而風色少逆，至夕猶泊于曩昔遇女之處。十三心識其地，乃笑曰：「黃石公猶在乎？報韓者已歸，可以從赤松游矣。」及寢，有人款戶徑入，視之，則贈書之媪也。喜極趨迎，延之坐而謝之！媪謂之曰：「憐子純孝，是以相救。今日子之恥已雪，而我之事未終，故深夜特來與子議。」十三無難詞，直諾之曰：「再生之恩，無不如命。」媪曰：「子居此水數百年，縱橫自得，近有無知孽妖，強欲奪吾宅，兼思翫吾女，故遷跡他鄉，且多構奇策以禦之，其中利害，尙有甚于子所行者。幸爲龍王鑒察，屏渠遠方，并召我母女；前此邂逅，正予旋歸之日也。因自奇其計，遂以授之子子，果得免患。然子有女在，不遂遠游意，將委之于人，非子不可。倘得子之金諾，則我可脫然無累，往朝南海，成其正果矣。」十三聞言，喜出望外，亟以

婿禮拜見。媼大悅！起曰：「今夕頗良，可使迨吉者，來事夫子。」遂忽忽而去。未幾，侍婢數人，捧麗人自外而入，裝飾如貴家，絕非向之落魄者比。睨之，果卽前者少艾，益慰所懷。于是歡欣與語，女終靦靦不答。其母又來促之寢，乃屏燭下帷，解衣同夢，海棠濕雨，杜鵑啼春，竟不知夜之幾何矣。昧爽，媼卽至，贈婿以赤金二笏曰：「多與恐汝不任，然已可吃著此生矣。」徑留女自返，女亦不甚流連，粧訖，輒與十三對坐，他人往來，皆莫之見；卽十三亦倏然不見其妻，乃怪而問之？笑曰：「妾實神人，彼醜醜商，又烏能見予哉？」將至鄉里，女與十三謀，別舍于外，而使十三馳告于父曰：「舟中皆謂兒智，有客願以女嫁兒，兼贈重金；彼適有遠行，不獲親來講姻誼，先遣其女于歸矣，敢請父命！」崔父聞子言念一事，喜其智足衛身，不負父教，因慨然許之；草艸婚儀，令子迎婦歸，始合卺焉。鄰比聞十三完璧而歸，且知念一爲所傷，病不能起，皆歎息以爲異，竟不疑女之自來。女事翁孝，事夫順，理家有則，且以藥療崔父之疾，

病良已。十三又出金置產，儼然素封，夫婦承歡。數載父歿，遂棄其業，不知所之。唯念一尙在，則已貧病交迫，家無斗管矣。

總評「余不矜十三之智，而矜十三之孝，且不爲十三幸，而每爲十三危；何也？向使不遇授書之人，則十三已爲砧上之肉，雖智足自衛，又烏能出庖人手耶？抑安知非天鑒其孝，陰令賢母爲之造謀，俾其全璧歸趙哉？故貧家之子弟，與其學保身之十三。毋寧爲不輕身之十三。苟無十三之孝念，必將飽飢秀色而歸矣，豈僅作門外漢，竟至焦頭爛額乎？孝矣哉十三！危矣哉十三也！」

註解

漁色

音食戀女也者如漁者之捕魚以網取之無所擇也

鵠首

謂船頭也

鼾聲

吼平聲睡鼻息聲也

鼾眠

鼾音翰猶言熟睡也

白雲叟

錢塘山水，爲天下之冠，聞者多不能游，恆引以爲憾。宰是邑者，又以功令森嚴，簿書況瘁，鮮克與湖光山色，接晨夕盃酒之歡，亦官游恨事也。臨清盧之

椿，以孝廉銓補浙省，去錢塘僅咫尺地，乃爲公務所羈，卽有事謁院，亦倥偬不及一游，每抱昌黎滕王之感。盧有幕賓，失其姓名，號曰白雲叟，異人也。居恆輒謂盧曰：「大丈夫得展驥足，出宰百里，苟非名勝之邦斯已耳；脫遇六橋三竺之勝，不能駕一葉之舟，與畫船簫鼓，競逐于湖上，則不免唐突西子矣。」盧深領其論，然以密邇如蘭亭，接壤如耶溪，猶以一官瓠繫，不克身親，而西湖又安望哉？期年，叟忽語盧曰：「君有湖山之興乎？明日撫公檄下，使君繼樂天坡老之任矣，速理征棹，可遂壯游。」盧以瓜期未及，且政聲未登卓異，不信叟言。詰朝，方據堂理事，果有隸以紅箋至，則已調補錢塘令矣。乃大喜！服叟先見，因與之謀曰：「君言雖中，我事倍前，三鼓放衙，五夜退食，晦猶奔走于道路，明卽偃僂于戟轅，卽有淡粧濃抹者，何能駕言出游，以適我願乎？」叟微笑曰：「君自不欲暇耳，果能概從吾言，卽以孤嶼爲家，以冷泉爲室，以淨慈靈隱爲客座，以兩峯一水爲園亭，吾未見有廢事也。」盧猶未信，及攝篆者至，乃啓行抵

能知遇調
之信確是
異人

僅能口說
未經證
無論何人
皆不之信
況盧公粉
穢身萬難
出遊其不
信也則宜

杭，履任三日，叟即請于盧曰：「湖船已具，來朝當與君徧游佳勝。」盧訝曰：「新礪初試，游及未能，我與君皆有所司，何暇及此？且令上官聞之，彈章將不遠矣。」叟笑曰：「予固謂君不欲暇也，事果有礙，予豈敢以孟浪貽君憂。」盧曰：「然則君將奈何？」叟曰：「君無漏言，翌日，仍戒輿馬，飭吏役，起居如常，予自能偕君一往。」盧愴惘不定，姑諾之。次日午後，盧方出衙署，將謁撫公，忽輿側有人啓曰：「白雲叟先生敬候。」盧不自由，身已降輿，見騶從十數，擁一小轎車，趨迳道左，執事甚恭，亟引盧登之，歛然遂發，疾如風雨，不轉瞬即出錢塘城門，盧心竊訝焉。自計未竣公事，即作嬉游，益非善策；然已無如之何。甫至湖干，果有大游船，艤以相待。盧方下車，叟忽從蓬底出，俟其登舟，即握手言曰：「吾兩人皆有代庖，曠此開身，不妨作十日遊也。」盧茫然，視其船，蘭槳桂楫，華美異常，驚愕者久之！及入艙中，早有歌兒數輩，明眸皓齒，朱履鮮衣，趨跽乎左右。盧顧問叟曰：「此輩何來？」答曰：「廝養也。」既

仙人作用
何物不可
咄嗟而至
虛以凡人
視衷自以
慳惑莫解
也

廣隱心未
淨一再以
官守衙務
榮懼所以
雖遇仙人
亦不能擺
脫一切道
途物外也

坐，綺席高張，珍饌雜進，放乎中流，且行且飲。又有美人四五，皆妙選，羽衣星璫，麗容稚齒，自簾中出，爲主人捧觴。盧益莫測所自，詢之？叟答曰：「家樂也。」盧因笑曰：「先生館穀在於子，頗亦拮据，作客未聞有此，今紛紛致佳麗，誠所不解。」叟微哂曰：「君視寒士如死灰，竟不能一燃耶？適遇賢地主，舉此以贈，不敢獨享，因願與君共之，何以疑爲？」盧默然。酒行數巡，已至湖心亭，因捨舟登眺，亭中早設錦榻，盧與叟藉地而坐，觥籌交錯，歌舞前陳，遙望游舸如蟻，泛泛於蘇堤之下，或聽鶯，或觀魚，或憑欄而懷古，或卽景而敲詩，前唱後予，左絲右竹，簫管浮水，珠翠迷煙；而南北峯之變態，既有萬千；西子湖之澄波，又復四映；誠人間巨觀也。盧至此，百慮盡空，一絲莫掛，唯與叟浮白痛飲；良久，叟又邀盧過岳墓，繞南屏，訪幽於林逋宅邊，探奇於蘇小塚側，侍者皆從；香風里許，見者以爲神仙中人。少焉，月升於東，照徹萬頃，游人盡返，盧亦思歸。叟笑曰：「約以經旬，何遽欲返棹耶？」盧曰：「一其若官守與

衙務何？」叟曰：「渠自能辦此，我與君不消逆慮。」乃不聽盧，仍返舟命泊於絕勝之處，對月張筵，開樽重飲，清謳豔舞，眩目醉心，直至醅醕始寢。凌晨又換小艇，不攜裙屐，尋幽索勝，靡所不經，每至一佳境，即有人設飲，亦不知其誰何。暮歸，仍宿於舟中，衾褥之華，供具之備，猶勝衙齋遠甚，但不遣美人侍，將臥，即紛然各散，莫解其焉往；私以問叟？笑而不答。自是終日泛湖；或巨艦，或扁舟，山行以騎，陸行以輿，浹旬而足跡殆遍，盧亦沈酣其中，樂而忘返。一夕又飲，漏下已三，叟忽謂盧曰：「攝事者過勞，我輩盍暫歸。」盧曰：「門局矣，歸恐不獲。」叟曰：「姑盡三爵，有予在。」乃以巨觥進盧，相對大酌，盧不覺沈醉，隱几而臥，及醒而轉側，則宅門已發槲矣；張目審視，身固在書室榻上，僕役趨侍，徑起着衣，人亦不以爲異。時宅眷猶在舊治，無可與言；方盥濯，有小童奉叟命，以一冊進曰：「邇日之事，略具其間，請公強記之，庶幾應對無失次。」盧草草一覽，恍然曰：「嘻！予前此殆非身往也。」因祕而不宣，

叟之與盧
殆有夙因
者歟導之
以游玩歛
之以歌舞
更明示之
以神仙之
妙術不過
欲虛散屨
富貴相借
入道耳惜
乎不知
悟且見疑
於夫人故
撥然而返
不再戀戀
矣

仍出供職，照所登者行之，百不失一。及謁上憲，見同官，皆嘖嘖贊其明敏！已亦竊笑，乘間以故詢之，叟終不肯言。嗣後時出一游，或三日，或五日，雖不若向者之久，而樂亦無殊；以故山林之勝迹，靡所不探，盧以其事近怪，即親知無敢少洩。未幾，眷屬至，仍游如前。年餘，甫向內子私述之。驚曰：「無怪乎有時如木石也。君自履新任，多宿外寢，妾往覘之，昏睡若無所知，舉撼之，亦弗能醒，心竊懼焉！以為軼掌所致，而侵晨即起，蒞事如常，又復索解不得。且聞僕言，某先生亦恆如是，今而知此中有術焉；然宜慎之！倘去而不返，妾將奈何？」盧亦微笑而罷。由是事頗漏於署內，人多窺測，叟遂不再相邀，盧請之，亦不攜往，唯曰：「恐夫人滋懼也。」又兩月，盧以循良，驟擢州牧，叟乃請去曰：「西湖已有東道主，不再司君刀筆矣。」強之行，終不聽，遂爲買山於湖上，築茅而居；未數旬，即遁迹不見。盧至州治，所屬有邑丞，明或土也；忽得奇疾，鼾睡輒覺日，至夜深始醒，則曰：「予病矣，爲眞君召去，代紀錢塘縣事，煩

劇殊不勝。明晨，仍須一往。」言已瞑目，雞未鳴，早人黑甜；人皆以爲異！旬終乃愈。後竟不時舉發，一臥數朝，幸不甚久。然叩其頰末，則曰：「真君囑予勿言，言將有禍。」暨盧下車，丞來庭謁，視盧之左右，皆若熟識，且能舉其名。盧聞其異與已符，乃屏人與語曰：「君之越俎以代者，實我也。君才實倍於予，行當薦剡，必不使久屈於下僚。」因言其異，相視駭嘆。丞果藉盧力，遷縮銅章，但不識爲叟捉刀者，又何人耳。

總評「長才屈於短取，疇能試以鉛刀；雅吏困於蠹塵，鮮克親夫鳥曠；叟之此舉，可謂兩平其憾矣。尤喜其爲幕中人揚眉吐氣，不致以寒酸之態。見量於肉食者流；不然，雖與之游，安知不謂爲彼之福，而非我之力耶？流連再三，輒爲之喜動眉宇。」

評曰：「功名與邱壑相左，祇爲不能分身耳。果有此術，卽爲五斗折腰，亦所不辭；矧夫出宰名都，坐膺厚祿乎？搢紳先生有山水之癖者，能不神往於

斯人。一

註解

昌黎

唐韓愈昌黎人故後人稱之曰昌黎

代庖

代人作事也

刀筆

謂司筆墨之事也

薦剡

猶薦章也

遼東客

先大父官瀋陽時，遇一僧，狀貌奇偉，談吐有豪氣，不類緇流；而自額以上，肌削皮癯，嗒焉若喪其骨；怪而問之？僧亦不諱。蓋當國初，海內甫定，宵小之徒，聚於萑苻者，尙餘什一，僧固其間之巨魁也。聚黨十數，某執牛耳，某次之，僧又次之，下此者，咸聽指揮，伏於遼東道上，行劫者屢矣。一日，有販珠貝者，結伴十餘，來自海上，所攜皆值千緡。暮投旅舍，屋數楹，寥落無他物，惟一敝困置屋隅，則故盛米者也。客視之，俱不介意。衆中一人，貌聳而神清，負一劍，斯須不釋。俯而窺此困，微哂曰：「噫！鼠子之死期至矣。」衆未及詢，以爲李斯之偶有所見耳。將寢，此客忽言曰：「今夕當有舐篋者，諸君不可以不備。」衆愕然！始詰其故？客乃剪燭據扉，移去其困，屋隅有巨穴，窺之深黑

，其中洞然，并歛其困而驗之，儼一無慮之厄，實則盜出從入之徑也。衆皆驚震，謀欲他徙。客曰：「徙果能免乎？慎毋恐！有某在此，必不使君輩喪其寶。」因命衆枕費而臥，卽震響亦勿張皇。已乃掇矮几，坐穴側，帷燈仗劍，屏息而伺之。衆亦股慄不能眠，假寐以待，覩其劍，光芒射一室，凜然不可以近，誠利器也。乃傳舍主人，果與僧等劇盜爲表裏奸，見客卽往馳報，羣寇畢集，將俟其寢而襲取之。客舍之後，地勢卑下，兼有坑坎，深丈餘，匿空旁出，壘土爲堦，以上通其隧，蓋皆盜所預構者。於是盡入塹中，然後議進。其首賊以爲無患，毅然先登；約鑽至穴口，有聲如裂帛，其人早墜於隧外，撫之腥血污掌，已失其元。舉大駭！低噪有風，人心惶惑；而盜之舊規，長者亡，次者必繼。某居僧上，義不容辭，逡巡而復登，未幾又隕，則頭顱亦棄於室內，盜皆大譁，繼之以入者，非僧誰屬？僧於此時，神氣沮喪，欲不入而不能，欲入而又甚恐，前車旣覆，後車仍往，其心惴惴！無已，始奮然入隧，趨起良久，彷彿有光。旣達穴口，不敢躁

此則敘劍
客誅暴如
神覆琴於
雲際天矯
騰挪不可
彷彿

進，窺探倉皇，旋覺寒氣侵肌，毛髮盡豎，戰戰然欲返，而慮爲人嗤，姑以首爲嘗試。甫露其頂，未及眉睫，恍若有物，如冷雪遽沃其腦，早已冥然無所知；而身墜矣。羣盜燭之，凶門以前，天庭以後，削去者三寸，而人尙微餘殘喘。後無繼者，從賊大潰，僅昇二屍及僧去。僧至翌午始甦，敷以藥，半載乃痊。因懷然曰：「草木餘生，不可再作孽矣。」亟散其衆，出家於某寺中。後數年，邂逅傳舍主人，詰以客之所爲？始得其梗概。且言某某之首，次日客行，亦不知其所在，室中亦並無血漬，唯目予而笑曰：「夕來多感玉成，異時當有以報。」言訖徑去，予亦懸懸者數月，今幸無恙，再不敢與盜爲緣矣！僧聞主人言，亦爲之三嘆！嗟乎！客其劍仙之流，隱迹於負販者乎？僧遇先大父時，旣已六旬，此其壯年事也。比及先大父秩滿回都，東道之民，竟有夜不閉戶者，而行人之無虞，又何待問哉？

總評「使盜盡殲於隧，其奇必不傳，仙其留意於是乎？不然，人皆及肩，此

獨摩頂，何不擊之胷中耶？卒之猛放屠刀，遂登彼岸，非藉慧劍之力，有以斬除食癡，烏能至此。當爲之勝曰：「決其二以示威，留其一以警衆，」仙之意深矣！又舊傳一婦人，子身夜績，有偷兒穴壁將入，婦聞聲起視，賊已仰臥隙中，濡首而進。婦視之，笑曰：「若欲眠耶？不可以無枕。」乃以紡磚藉其首下，賊遂不能進退，挺然於穴隙間；天明，呼鄰人執之送官。噫！婦之智，亦客之流亞歟？」

註解

荏苒

(左傳)鄭國多盜收人於荏苒之澤故後人稱盜賊曰荏苒

眉睫

獻言眉目也

弱翠

恬吟密誦
自以爲元
著超超又
人積習大
都如是而
不知暗中
已爲人齒
冷矣

固安王立猶，以長才屢中副車，年三旬，猶未售也；唐恆輒鬱鬱不樂！庚午復入場屋，考事既竣，以母病過歸，未遑候捷音。抵家，母亦小愈；王親視湯藥，棘闈之事，固未嘗去心。一夕母寢，細君亦倦臥，王獨坐，誦頭場三藝，津津不自勝。慨然曰：「如此佳文，擲地當作金石聲，豈朱衣猶不肯肯耶？」語未竟

詩頗清新
園中人得
此洵非易
易無怪王
生爲之心
折也

，聞牆角啞然，似有竊笑者；因大駭，疑爲穿窬；而笑聲嬌細，不類衣冠者。亟起，往視之，則一二女郎，眉目如畫，碧衣朱裳，手拈菊花一枝，冉冉而去，忽不見。王詫爲妖，心甚怖！不敢復誦，遽就寢。閱兩日，將近揭曉，興復勃然，篝燈展卷，孑然一室之中，恬吟朗誦，刺刺不休。女郎倏然而至，匿笑入室，直前以柔荑掩其卷曰：「如君此等文，止堪供覆瓿用耳！猶絮絮不置，聒人好夢耶？」王大驚！燈下視之，容光滿月，鬢髮如雲，誠絕色也！心雖悚懼，然夙以名流自負，竟見嗤於婦人女子，意甚不平。因起而揖之曰：「卿亦知文耶？恐覆瓿者，正未易逮此。」女郎微笑曰：「以子聞之，將毋同。」王益不忿，徑牽其袂使坐曰：「試閱吾文，如此黃絹幼婦，而不以桂枝相許，姮娥真盲矣！」女郎坦然就坐，仍笑曰：「姮娥不盲，君心自盲耳。」即取案上丹鉛，批閱之，嬌波不瞬，纖腕不停，鉤之勒之，不須臾而三藝皆徧，未署八字曰：「桂林半枝，撮取爲幸。」王見之，於邑無色，取而視焉，披窳導窳，無不切中，乃悅服，亟請

其名！女郎笑曰：「若當執贄爲弟子，何汲汲詢人姓氏耶？」王又固請，乃曰：「成氏，小字弱翠，家固與君伊邇也。」遂與王談論古今文藝，皆一一能指其瑕瑜，王益心折；因索其吟咏，卽以手中菊花爲題。翠援筆疾書一律曰：「採菊東籬學隱淪，指尖猶帶露華新；奇擎掌上鴉黃淡，笑數風前鳳嘴勻；摘去秋光寒翠袖，分來佳色豔羅巾；不因把玩香盈手，錯認金釵欲贈人。」王流覽再四，贊曰：「清新秀豔，香奩集得未曾有！」翠又笑曰：「此與君文，差堪伯仲，不意亦蒙謬賞。」王大慚！欲留之宿；辭曰：「與君爲文字交則可，若及其他，君家牀頭自有，誰能保醋娘子不攢眉耶？」言已徑去，旋失所在。王心竊愛慕之，每夜獨居，以俟其至，而跡竟杳然。數日後，通邑喧傳，某州中某，某縣捷某，固安祇一副車，詢之？則已也；益服翠之藻鑒不爽。至夕，私具酒菜，屏人孤電祝曰：「翠娘子，盍惠顧乎？」語甫畢，身後吃吃有笑聲，迴視之，則其人已在室中。因延之坐，謝曰：「法眼不差！卿真我師也。」翠曰：「倖中耳，豈真先見哉？」乃

一經多事
即生魔障
豈惟女子
爲然吾願
世人瞻翠
之言而深
加警惕

並坐歡譫。翠漸忘形，夜既深，猶未言去。王遽挽之就枕，歡洽之際，退避逡巡，猶然處子也。翠因歎曰：「本圖與君爲嚶鳴，今乃與君爲伉儷，筆墨中亦有魔障，信乎女子不可多事。」及曉乃去。自是無夕不至，縱跡詭祕，王不言，家人亦莫能覺。一日，謂王曰：「妾家距此祇數武，而君竟不一謁丈人峯，似亦缺事。」王曰：「然！」即挽其攜往！翠曰：「君明晨託言訪戴，步出村東，妾來導引，乃可行。」王從之，詰朝具衣冠，趨赴村外，翠果相俟於野。見王曰：「來乎？」王曰：「來矣！」奔就之。翠卽袖中取紅巾，代王障面，笑曰：「請郎移玉！」王舉趾如踏敗絮，柔不勝履，心甚恐！勉隨之行。有頃，聞翠語曰：「至矣。」揭其中，則竹籬茅屋，風致蕭疎，早有一老翁，扶杖候於門外。見王拱揖曰：「遠涉勞苦！」翠指而告王曰：「此翁也。」王視之，龐面古服，鬢髮非常，遂執子婿禮。翁遜王入，草堂數椽，絕修潔，似無煙火氣。寒暄畢，卽有垂髮女童，捧茗至，酌之清芬。茶已，翁乃謝曰：「小女子幼失所恃，煢然無依，今以之累君子

王生詩誠
欠通然舉
之贈亦未
免太甚若
於斯時猶
不變色而
起不特太
無氣節且
恐爲仙人
所屏棄矣

，老夫慚甚！」王唯唯遜讓。翠即起入內，躬親視具，咄嗟之頃，殺核羅列。王起執瓊爲翁壽，翁亦相酬。交酢甫畢，翁呼女童曰：「請姊來！王郎非他人也。」翠果含笑而至，促坐共飲。翁因叩王場中作。王慮爲翁嗤，囁嚅不敢言！翠笑曰：「父勿問，好煞亦在孫山外矣。」翁怒之以目曰：「此豈事夫子之禮耶？」弱翠乃默然。酒既少酣，翁指庭際芭蕉，丐王珠玉。王酒後興豪，頓忘掃眉才子在坐，遂口占曰：「清陰如柳碧如苔。」翠纒黛曰：「擬不於倫，著想妙在能俗。」王不顧，又吟曰：「伴盡紗窗翠色裁。」翠掩口曰：「前旣溝中着泥，此真水面拋石矣！」蓋譏其欠通不通也。王有愧色，乃不復作。翁強之。沉思良久，始續曰：「剪剪春衣秋雨裏。」結句急未能就；翠遽曰：「子已代郎得之矣。」因朗吟曰：「綠毛獅子到塔來。」言訖大笑！翁亦不覺粲然。王不堪其謔，變色而起曰：「妻不以我爲夫子，何能居此！」翁謝過！王不聽，拂衣出門，則四面青山，茫無人徑，莫能識其來路矣。正棲皇間，俄一牧牛兒，獨驅驛驢，橫笛而來。王

亟逆而詢路？兒曰：「若非我家新婿耶？何惶急至此？」王因憤訴其故。兒曰：「歸無難，但乘我牛背，可返也。」王勉從之。兒令王瞑目，彷彿行雲霧中，不一刻而抵其家。王張眸，始知爲村外，遂棄乘，兒乃辭去。王挽之，問其程？答曰：「君所至者，四川峨嵋山也。」因以川連一裹貽王，人與牛皆不見。王駭然歸家，亦不宣言，竊自憤曰：「夫不若人，匹婦猶以爲羞，況女中之仙乎？」於是深自刻勵，下帷苦讀；期年，業大進，自取前作，玩味久之，笑曰：「予自視亦如蘓矢矣！」益奮厥志，而每思翠不置，究不復來。壬申，竟魁於鄉，癸酉，復捷南宮，在京候職旅邸，正無聊賴，翠忽舉簾入，王驚喜！起逆之。翠斂衽莊容謝曰：「妾恃房帷之愛，偶爾戲言，觸怒夫子。又累君迷蹤陵谷，幾不能歸，負罪邱山，不敢復見。今聞聯捷藥榜，喜不自恃，不得已而覩顏趨賀。自此一別，遁迹故園，無面目與君偕老矣。」語竟欲行。王笑而曳之曰：「勿作態，夢想眠思，誰以汝爲憾耶？」翠乃笑曰：「思則有之，不憾妾；烏能中哉？」王怪而

詰之？翠曰：「妾固日侍左右，君自不知耳；」因並坐，爲王緬述「父怒女辱婿，詞逐於野，遂化身爲牧牛兒，以紅巾爲牛，送君歸里。又以無所棲止，借居君齋，但不敢或現其形，何嘗一日離側哉？」王猶未信。翠言「某日讀某文，某日作某藝，」纖毫不爽，皆別後事也，王乃不疑。亦謂曰：「非卿嘲姍，無以致此，今之飛黃騰達，胥吾卿一激之力也！樂羊之妻，不得專美於前矣。」翠亦深謝。至夜，久別新婚，歡倍疇昔。翠因口占賀王曰：「一聲臚唱展蛾眉，忘却臨歧雙淚垂；今日與君重舉案，御香好向鬢邊吹。」明日，翠與王謀，移寓他處，矯稱新娶之妾。翠遂晝見，人亦無訝之者。王後以二甲觀政，因家於京。王妻亦尋卒，乃以翠爲繼室，生子一女二。數年，託言思父欲歸甯，遂去不復返。

總評「仙之成性，祇一智瓊，此殆狐也。其談詣之妙，具有曼倩之才，而能於戲謔之中，相厭夫子，致身青雲，豈長舌之婦可侔哉？乃翁亦風雅，於所居足見一斑，且安知非父女協謀，使天壤王郎，因激而爲今時逸少耶？吾故

故不敢目之爲狐，而以爲眞仙。」

註解

副車

科舉時代稱鄉試之副榜貢生也

藻鑑

謂品藻鑑察也

刻勵

刻苦自勵也

不爽

猶不誤也

考勸司

刑曹多公，掌數司之篆，斷獄明敏，本朝淑問之臣，爲之首屈一指矣。某年決一重獄，旣行刑後，公臥私第，夜半聞剝啄聲，絕似署中隸役。方將展詢，僕卽以一緘入。公寃之，蹶然而興，隨索衣冠，命僕馬，乘騎出門，隸爲前導，行甚駛，但不趨西而就東，公心訝焉！蓋公之宅在京城之東偏，居恆赴部，輒西行，今返東嚮，然亦疑之而不能詰。無何，抵一門，重樓赫奕，雉堞繩峨，則京之齊化門也，益駭然，且慮門扃，無由飛越。比及闔閤間，封鎖依然，隸引之，竟從根闌之間，策馬而出，亦毫無窒礙，公更爲之震驚！出城又行里許，至一大署，金碧交輝，彷彿如嶽廟。隸白曰：「至矣。」公乘騎，隸導之，入門而南，至一所，亦若部之分曹。隸止公於門外，遂入報。旋有人來延請，公從之入，甫達門

人曰關天
冥冥中自
應特別注
重世之司
刑名者宜
以此爲座
右銘萬勿
目爲迷信
而渺視之
也

屏，早有官人十餘，降階迎迓，冠帶亦與已相類，貌頗謙抑，視之，皆漠不相識。衆揖公入聽事，遜以賓席，公固辭，然後坐。仰視堂額，粉地朱文，榜曰「考勸司」亦不解爲何署。衆俱列坐，左右獻茗。啜已，公詢衆官閥，且諮見召故。東側首坐一官，品秩與公埒，答曰：「君陽官，僕等皆陰吏也，冥冥中與君爲寅友，今已有年前嘗閱案卷，見君斷才，不勝心折。近因一死獄，微涉不平，故特屈君至此，幸勿疑訝！」公聞言驚怖！疑爲身死，亟起立請命。衆延之復坐，審曰：「君壽算正長，何遽慮此。」命吏以一卷呈公，則卽近日所斷獄也。其事屬一宦家妾，與僕私，爲主所覘，痛撻之，而未忍遽遣。僕乃持刀夜入，殺其主，夫婦胥遭慘死；究之，開門揖盜者，則一小鬟，年甫十二齡耳。公治斯獄，寸磔僕與妾，而并誅鬟。鬟死，控之獄帝，因有攷勸之命；冥司以故拘公。公覽訖，微笑曰：「好生雖上帝之德，逆倫實人神之忌，鬟之死固近於刻，然以春秋律之，非過也。」遂自誦其讞語曰：「戶不開，則主不死，豈云引虎無妨；少旣獲，

而長亦梟，甯謂待年可恕。」語未及終，衆皆首肯曰：「是其罪也，僕等雖見不及此，然亦知非無辜，前已遣之往生矣。第懸案未結，故煩公來一證。今聞明斷，益令人無從置喙。」言已，公起致謝，將辭歸，衆亦不留。惟曰：「此中固有君之坐地，但宜好爲之耳！」公敬諾下階，衆欲相送，力辭乃止。公出署，隸卽控騎相候，乃循其故道而返。至郡門，仍從隙入，將抵私宅，早漏下五鼓矣。馬忽欲洩，且遺矢於地。公乘乘入室，豁然頓寤，則一夢也。亟呼僕往視，天街寂靜，馬之洩迹宛然，遺矢尙蒸騰有氣；并視其騎，汗血微濡，公乃駭歎不置！

總評「甚哉！刑官之不可爲也！一女之死，鬼神且爲之留心，矧其重於此者乎？多公具老吏之才，極庶獄之慎，猶不免一番考勘；彼喜怒任已。曲直從心者，能由此出，不能由此入矣。考勘司中，旣無坐地；杜鵑枝上絕少歸魂；可不懼哉！可不戒哉！」

註解

淑問

謂善聽訟也
詩淑如皋陶

闔闔

謂曲城中
之市里也

棖闔

棖門類闔
中堅木也

待年

謂年未
長成也

杜一鳴

閱其詩已
知天之所
賦與者甚
厚生而病
瘡正冥冥
中欲其以
瘡數編耳

西商杜某，家巨富，生子而啞，因命之曰一鳴；蓋取驚人之義，以致其屬望之意。及長，絕聰慧，但不能言而已。延師教讀，授以書，注目不移，翌日即能默寫，點畫無訛，師以是奇之！漸能吟咏，所作有大家風，不落尋常窠臼，曾有粉蝶一絕曰：「聊將春色作生涯，宿盡園林幾樹花；不愧吟香渾似我，却教香裏度年華。」詩出，人皆傳誦。父母將爲議婚，一鳴雅不欲，乃書數字止之曰：「兒不肖，病瘡失音，疇肯以紅絲，畀此啞婿乎？即勉有應者，其女未必佳，又誤兒終身事，願父母徐以待之，俟兒自覓緣，或者得償夙願，容未可知也。」杜夫婦止此弱息，不忍拂其意，見字俯從，遂罷執柯之使。明年，一鳴已十七，父又將商於他省。一鳴作書白父，言「兒功名無望，讀書亦類弁髦，盍從父出游，少識關山之路；縱以啞廢，猶可以商世其家，不愈於默坐井中，而箕裘亦墮哉？」父喜其志，遂爲治裝，使從行。一鳴欣然就道，所過名山川，輒有題詠，其尤膾炙

函谷關一
律雄渾豪
邁亦害
於啞哉

人口者，莫如函谷關一律。其詩曰：「雄鎮固金湯，耽耽視六王；地吞百越盡，祚翦二周長。雉堞存餘烈，丸泥少異方；青牛背上客，長笑過咸陽。」由是以筆代舌，罔知一鳴不鳴也。其父將往漢口，行及淮上，遇風，舟幾覆。一鳴初涉江湖，未諳趨避，風甫定，即私出船頭，將窺瓜步之勝，十八姨又至，波浪兼天，帆檣上下，一鳴立身不住，遂顛越於江心。舟中人既未及覺，一鳴又不能號，須臾順流而下，不止百里。及至風威稍霽，其父尋兒，竟歸烏有；明知葬於魚腹，長江無際，何自冥搜，惟招魂設祭，痛哭而返，遂不復有南游之志矣。乃一鳴初入汪洋，心胆皆落，亦不作再生想。詎意少飲西江，遽沉水底，旋有捉生替死者，紛沓俱來。譁曰：「代予者至矣。」俄一道士，竹冠布衣，攢杖疾趨，熟視一鳴而駭曰：「此啞進士也，汝曹意將奚爲？」乃叱散羣鬼，握一鳴之腕，分水徐行，江皆壁立。及岸，以杖爲指南，示之曰：「由此而西，自有佳境。」更探囊中，以一卷相授，囑曰：「此素女之術，與汝衛身，非誨淫也，須慎用之。」言

道士之詩
僅寥寥二
十字已將
一鳴之奇
遇及後來
之能言籠
罩無遺矣

已不見。一鳴甫輕奇險，神魂瞽亂，不能問；即欲問，亦不能言，私誌之而已。少頃，神甫返舍，視其書背，有字一行，五言絕句曰：「百卉原無主，孤禽甯有聲；三春雖寂寂，遇貴自長鳴。」一鳴知爲佳識，手不敢釋。幸天時盛暑，衣履淋漓，尙無所苦。一鳴依水而前，猶憶道士之教，不復嚮東。乃行未里許，見有巨宅一區，勢甚壯麗。一鳴素不習步，甫及牆陰，吻張足蹙；因小憩於樹下，翹首四望，正當坐處，有垣圯，因雨未及修整者；窺之，綠莎茸茸，別無花木，恍似人家廢園。一鳴少年鹵莽，頓思藉此爲晾衣地，竟踉蹌而起，乘缺以入，內果闕其無人。有一亭，茅覆其頂，四圍皆植瓜蔬，其前又別有崇墉，高竹半出，茂樹拂垣，知爲主人游觀之所。一鳴審視良久，乃即亭邊，盡去衣纓，攤而曝之，計俟燥而後行。驚定神疲，不耐危坐，遂自身臥于檐際；倦極思眠，一時不覺熟寐。半枕初迴，嬌音羣噪，一鳴張目視之，則一二八姝麗，束薄縠之裙，衣輕羅之服，執扇半掩，立于目前。從婢數人，皆怒曰：「何處莽兒郎？敢裸裎寄人

惟其白身
疎衣不着
寸縷乃令
美人得以
窺其妙處
遂加青眼
耳

廡下？」一鳴不能出聲，惟以手示之意。衆乃笑曰：「是兒固生而啞者也。」然美人微睨其具，意似不勝歎羨，忽與婢耳語數四，婢皆有笑容。美人遽返身曰：「羞殺阿儂，目既爲人所污矣。」遂冉冉先去。一鳴懼禍，將起着衣而奔。婢知其意，直前曳其臂曰：「娘子怒汝唐突，將白主翁治汝罪，汝乃思遁耶？」一鳴猝不及脫。又一婢空息而來曰：「娘子命將賊去，施敲扑矣。」衆婢皆笑，推挽以行。一鳴愧懼交并，不得已而從之。歷門數重，都未暇視。至一室，珠簾低亞，翠幔高張，彷彿似深閨，益不敢入。婢擁之履闥，又不見美人何許，心少安。衆寘一鳴于曲室，反扃其戶，笑曰：「以此爲棍，不消著袴矣。」遂皆嘻噱而去。一鳴頓悟仙言，所謂佳境者，或卽此歟？乃不復懼，屏息俟之。日既暮，婢以榼至，推戶入，以酒食與之，且笑曰：「娘子慮汝餓損，不任鞭箠，以此與汝果腹，汝可食。」一鳴知無虞，坦然舉箸。婢又笑曰：「此中置鴆矣，汝竟敢食耶？」一鳴不顧。啖已，婢攜殘炙去。一鳴仍裸臥，惟思其父，暗自隕涕。已而，漏下

三鼓，聞婢相與語曰：「娘子已不勝酒力，歸卽思睡，可先令在郎臥。」卽牽一鳴出暗室，聞中椒蘭芬郁，銀燭熒煌，繡帷錦衾，絢爛不可名狀。衆簇一鳴登榻，語之曰：「大好福！坦腹此中，不愈于荒亭露宿耶？」一鳴既臥，覺衾枕香軟，神思不禁蕩然。又許時，有紗燭一對，引前之美人來。入室卽自語曰：「癡老子不羞！苦纏阿儂酒，幾誤儂好事矣。」因問婢曰：「裸體兒安在？」答曰：「已在衾中矣。」美人乃笑，親啓其奩，取金分遣諸婢，悉麾之使去；自起闔扉，解衣就枕。甫入帷，卽笑語曰：「郎寢乎？儂來伴若矣。」一鳴不甚解南音，但聞肌香流溢，口脂俯吹，亦旣情熾。美人遽以纖腕探其私，笑曰：「君貌絕文雅，是物何其武也？」因挽之共枕，交合之際，一鳴材旣兼人，美人又葳鎖半啓，初覺艱楚，久乃流通。美人不覺歎曰：「使儂株守雞皮，罕識其樂矣。」因爲一鳴緬述。蓋美人生于蘇郡，淮南某翁之第三妾也。翁無嗣，廣置後房，粉白黛綠者五六人，極一時妙選。翁之正室早卒，諸姬各司其一事。惟美人所居最後，故以

翁不自量
廣置姬妾
使彼紅顏
幾類孤嫗
安得不爲
桑間濮上
之行乎

蔬圃屬之。適因病暑思瓜，親往摘取，得與一鳴遇，遂攘爲己有，他姬固皆不能知。晨起，仍匿之暗處，三餐皆婢爲餽送，漸亦有與之私者。美人知而怒之！婢懼其撻，投首主人。翁大恚！執鞭入妾室，搜諸隱秘，果得一鳴。猝之出，將施扑責。一鳴指口作乞憐狀，翁始覺其啞，且視其容，美如冠玉，益大喜！棄策邁歸。美人固未識翁意，惴惴然肌戰汗淫，持一鳴哀泣曰：「儂誤郎，百身莫贖！」一鳴亦霰棘垂涕。正倉皇間，翁使人來呼妾，且囑曰：「莫驚若人！」美人視然隨去，俄頃歸房，眉目曲似有喜色。挽一鳴就坐，檢衽啓曰：「主翁將有所浼，郎其勿辭！」一鳴以手詢之？美人亦以耳語之，兩俱欣幸！則主人深喜其啞，將借以播種，庶幾無漏言；于此乃悟道人賜書之由，并其詩之前二句亦驗。美人又白翁命，欲爲杜易女粧，免人涉疑。一鳴亦領之，無難色。美人大悅！乃命婢報翁曰：「事諧矣。少頃，卽易弁爲斂來見也。」美人遂親爲一鳴縮鬢，施朱粉，添蕪澤。粧猶未竟，忽聞簾間笑語曰：「偷花賊！旣已敗露；羞殺淫婢子矣！」又

翁有自知之明故獲一鳴樂得捉爲替身俾擊雖窮窮得以悉償所欲

枯楊生柳雖亦有之然一之已甚詎能再

曰：「分我一盃羹，不愈于獨吃此嚇耶？」音皆嬌脆。入則美人四輩，俱妙齡，長袖濃粧，顏色豔絕。見一鳴美，目羣矚，均有欲炙之意。美人遜之坐，亦笑曰：「非儂則若輩皆枯瘠以死，何能爲？」衆復粲然！一鳴粧訖，美人又爲之更衣；衆目諦觀，則絕代之姝，良無以過，益歡怍！導以同見主翁。主翁聞言撫慰，命婢呼以六娘子，因置酒與諸姬飲；謂之曰：「有此好替身，不須怨我老悖矣。」言已大笑，衆爲闐堂。及夜，翁命以次當夕，勿開爭端，乃笑而避去。諸姬擁一鳴，另入一美人室，戲曰：「代耕人至，黍稷可藝矣。」自是習以爲常，不數日而徧。一鳴已諳素女術，盡得其歡心，諸姬親之如骨肉，愛之若珍奇，呼以啞郎，不啻性命。凡啞郎一衣，衆爲親製；啞郎一食，衆爲親調；爭妍獻媚，惟恐啞郎不歡；妙舞清歌，惟恐啞郎不悅；而啞郎亦遂顛倒于百花中，無復有桑梓之念矣。至此又悟粉蝶一詩，亦爲語讖。期年，同日舉二雄，翁冒之無媿色，賀者盈門，猶以爲積德所致。未幾，三索又得男，人乃疑訝，竊疑其不經。繼焉弄瓦，旋

乎今乃一
而再再而
三弄璋弄
瓦相繼不
絕安得不
令人生疑
哉

復弄璋，比歲之間，已男五女二，里巷喧傳，路人弗信，而親族之惑益滋；然以有翁在，不即發。又踰年，翁以病卒，訟乃興。訴之于某直指，明時嘉靖五年也。直指以議禮忤旨，出爲兩淮鹽道。翁之族皆商，故愬之。直指覽狀，笑曰：「老翁得子，一夔足矣，何塾塾之若是哉？」乃拘諸姬至。一鳴雖故女粧，究能掩。至案，欲械之，忽發聲籲屈曰：「久被幽囚，今覩天日，何反欲刑我耶？」諸姬具其能言，舉色駭！直指怪而詢之？具以實告，官吏猶未信。一鳴乃緬述頗末。直指聞遇貴長鳴之語，色甚喜！曰：「予固治啞之御史也！」竟不窮詰。憐一鳴文弱，且事非本心，不科其罪；惟判令諸商，盡收翁之遺產，而以諸姬母子悉歸一鳴，翁族無敢違。一鳴遂攜眷僑寓淮上。諸姬詢之曰：「君向者不鳴，今何不顧驚人耶？」一鳴曰：「予亦不自解，頓覺欲言卽言矣。」諸姬皆歎異！直指有女，美而才，及笄猶未字也。會作詠燕詩曰：「非向金閨惜羽毛，雙飛祇慮近蓬蒿；雪衣籠內終嫌媚，霜爪風前亦憚勞。」吟至此，苦思不就，因自矢曰：「有

能續成者，吾卽事之。」直指出其詩，以示紳士，踵之者凡數十人，悉揮去。後聞一鳴能詩，召使續之，意固有在也。一鳴援筆立成曰：「落月屋梁眠自穩，飛花籠幕舞偏高；香泥啣罷清波靜，又逐爐煙傍袞袍。」女覽之，喜曰：「郎在是矣！」直指從其志，遂贅一鳴爲壻，且勸之讀書。爲納粟，遂捷南闈，將赴都取應，始攜家西歸。時杜翁夫婦失兒，互相惆悵，父母思子，漸喪其明。一日，門者報曰：「郎君歸。」皆怒訶之！及入拜于膝下，迫視之，果一鳴，驚詢其故？細爲緬陳，咸大喜！無何，諸美畢至，拜謁舅姑，益大悅！歎曰：「向思其一而不得，今且數矣；吾兒冤緣之言，良不謬！」由是含飴弄孫，目復如初。一鳴安置妻孥，遂赴公車，竟于是歲成進士，鄉人盡知其疾，因以啞黃甲目之。一鳴旋點詞林，迎父母，奉養于京，克盡子職。諸姬藉直指力，挾貲數萬，皆翁家物，杜益大裕。迄今西人論富，猶推巨擘云。

總評「人之英華，多因言洩，啞則克全其天；然則何以能鳴也？曰：「聲色

當前，真元剝蝕，雖欲不鳴不得也。迨至登藥榜，騁雲遠，本來之面目，無復存矣。」故人之爲杜賀者，余深爲杜惜；何也？一鳴驚人，固不若不鳴之爲愈也。」

評曰：「守口如瓶，啞之謂也。乃瓶亦有洩時，翁遂徒貽笑口，不亦哀哉？」

註解

窠臼

猶言現成格式也

病痞

不能言也

裸裎

謂赤身也

素女

古之巫房中術者

酒狂

秀水梁生，胆最細，醉後乃巨。居恆對客，恂恂若處子，及酣，拔劍斫地，慷慨悲歌，旁若無人，人因以酒狂目之。中歲斷絃，將覓鸞膠，急切未得。一夕，同人會飲，酒既微醺。或戲之曰：「聞某太守女，旣笄而天，貌則美甚，今寄櫬於五聖祠，風清月白，時一現形。君旣解，盍往就之。」梁已半酣，卽起曰：「諾！」且笑曰：「兄等執柯，予不敢辭，明日祈攜一樽至婚所，爲予稱慶。」言已趨出。同人皆鼓掌，以女無現形事，往固無妨也。乃梁趁月色，踉蹌而行，抵

孔子曰惟
酒無蓋不
及亂蓋類
蘊足以亂
性沉酣之
際雖白刃
當前亦非
所顧如梁
生之縱酒
任性其不
喪生廢命
也幸矣可
不成哉

祠已子夜將半，恐爲祝知，乃踰短垣入。稔知女柩在西廡，趨就之際，陰風砭骨，酒已微醒，胆遂怯，逡巡欲返。俄聞酒香襲鼻，跡之，則佳釀一瓶，陳於廊下；就而飲焉，其味香冽，竟沉醉，頓憶前事，直詣柩所，叩棺而祝之曰：「甌生不才，適虛琴瑟，聞卿時出遊戲，曾不使予一晤乎？」言訖，棺內寂然。梁又笑曰：「是所謂槁木死灰，不可復燃者，予何慕焉。」反身欲歸，因足輒，復顛於地。俄聞柩中嬌語曰：「郎勿旋返，妾來矣。」語未已，劃然震響，女早立於身畔。睨之，面痿黃如土色，肌膚削盡，無復人形，且以纖手相握，冷侵骨髓。梁醉中，罔知畏避，惟大噓曰：「友誑我，何不逮予所聞？」以手麾之使速去。女似赧然！良久乃曰：「君蓋好色者，妾之斗酒徒具矣。」悻悻而退，棺復作牛鳴。梁亦驚汗，宿醒不沃而自解，顛躓而奔，歸家卽臥病牀褥。詰朝，同人以酒來，詢其新婚得意否？梁瞑目搖腕止之曰：「勿復言，君等幾以此殺我。」因細述其事，衆不之信，羣往祠中驗其實。及至廡下，視女棺，已裂寸許，窺之，果如

梁所見，不勝驚異，咋舌而返！梁因是戒飲，不復狂。

總評「人必因疾而後歿，歿之時，必羸尪無甚可觀。乃傳記多豔稱之，似乎非物之理矣。此書一出，可證羣言之謬。近有鴛鴦灰一文，頗爲哀豔，附錄於左；文曰：「惟娉婷之豔質，固宜久貯於金閨；何荏苒之韶華，不能獨寬於玉貌；徐娘老去，豈盡風流；蘇小死亡，終歸枯槁；非株林之夏，難言三少雞皮；縱博陵之崔，詎免一坏馬鬣；故當其鏡鸞照影，我見猶憐；迨至於釵鳳辭粧，人誰可喜？宛轉於鮫綃帳裏，骨已支牀；呻吟於翡翠衾邊，肌難盈把；雞頭無剩，此鄉不號溫柔；秋水徒存，阿堵惟傳慘淡；既已香消粉褪，翻疑濃染鴉黃；何堪垢漬塵污，漸覺斜侵黛綠；春纖瘦盡，鷹爪時殘；雲鬢揉殘，蓬頭莫整；此李夫人特匿病態，而喬小青故留生容者也。泊乎總帳風寒，佳人難再；鴛帷夢斷，好物弗堅；楊柳纖腰，恍如強項之令；櫻桃素口，儼同反舌之禽；籠玉腕於紅綃，莫聞寶劍；蟲香鈎於白練，怎步金蓮；

黃土傷心，銀瓶固哀其落井；青燐怵目，翠鈿亦共此埋塵；松柏青青，空思眉牕；風霾黑黑，枉冀足音；夜臺無再返之香魂，泉壤有將銷之豔骨，羅衣化蝶；不掩冰肌；錦衾成灰，難藏弱體；蓮萼值雕零之日，剝面不僅無皮；橫波當立涸之時，剝目何嘗有肉；香溫玉軟，祇留雞肋根根；臉杏腮桃，惟見瓠犀落落；燒殘劫火，蟬鬢飛烟；貼近寒泉，雪膚化水；無論玉環飛燕，同此紅粉骷髏；一任花蕊梅精，未必綠窗滿目；興言及此，奚爲掩卷神馳；結想於斯，無事披圖意亂；苟向百年而暮色，誰能千載以偷香。噫嘻悲哉！倩女久成蘭麝土；嗚呼朽矣！才人莫斷雨雲腸；不信予言，請臨彼穴！」

註解

斷絃

喪妻也

鸞膠

猶言續也

襲鼻

謂直入鼻中也

祝天翁

渭南有鄉民，祝姓，失其名，性樸訥，以農爲業，每遇耕獲，輒祝曰：「天盍佑我！」人遂謂之祝天翁。暮年鰥居，有一子，亦學翁，年已而立，猶未偶也。

。父子莞然，出作入息，比隣多憐之！或勸曰：「翁之髮短矣，爲兒納婦，不有人體彼南畝耶？」翁笑曰：「天佑我！筋力尙健，俟予衰老，伊婚未遲也。」聞者咸嗤其貪吝！一日，翁他出，子獨力作，忽聞叢莽中有人笑曰：「丈夫之髡出矣，猶未授室耶？盍援我，予爲爾婦。」子驚顧，迴野無人，因復耕。旋又聞聲，語曰：「不援我，將縲此一世矣。」子頓悟，前此某家有女，未嫁而孕，父母怒！縊之，草葬於此；大怖而奔，歸至家，猶惴然，股肉戰戰弗寧！及翁歸，詰輟耕故？子以實告，翁不信，叱曰：「汝惰農自安，以妖異相誑耶？」驅之使就廬舍，不予之歸。子在田中自計，鬼若來此，誠無地可避，盍納之；少識裙下樂，死亦無憾；因不復懼，假寐以俟，向恐揮之不去，今且慮招之弗來。候至宵深，倦極思寐。俄若有人小語曰：「我來矣，何寢耶？」子亟起視之，星月皎潔，女果豔粧如平生，掩笑而至。子故熟識，不再問名，遽擁之就枕。女本蕩婦，子亦偉男，遂相得甚歡。事訖，子詢女曰：「若言爲吾婦，其信然乎？」女曰：「業

鴉雖囑強
而事事信
天子雖愚
慈而孝以
順父此等
人乃天真
未繫者故
彼蒼憐之
賜以鬼妻
俾延一脈

已婦矣，何問焉？」子曰：「不然！所謂婦者，事吾親，育吾子，操吾家計，良不止爲一夕之歡。」女曰：「此亦非大難事！妾爲父母所賤，歿後厝之淺土，霜露沁骨，灌莽纏骸，更懼爲豺犬所措，徒飽饑口；君能徙妾高阜，且深埋之，當爲君鬼妻，一切如命。」子疑其罔己，詰曰：「鬼亦能誕育如人耶？」女答曰：「能，凡人暴卒者，魂氣凝聚不卽散，能施能受，妊娠如常，此自然之理也。病而後歿，則不能矣。」子因笑曰：「然則汝之所懷者，亦將臨蓐矣。」女頰頰久之，始曰：「君毋誚妾，疇昔良有此事，但胎隨人死，且在屍中，今之許君者，魂也。」子信其言，益深眷戀，直至村雞羣唱，女乃辭去。子歸，不敢告父，夜則荷舂插而往，俟候良久，人跡渺然，徑詣女子葬處，且祝曰：「若無誤我！」甫啓尺壤，卽得女屍，月下諦視，面色如生，猶未朽。子乃極力負之於岡，爲深坎而瘞之，插柳其上，記認而歸。比至廬居，女早曼立相待。見子喜曰：「君信人也！掩骼之德，百身莫酬矣。」子曰：「盍先犒子，因挽之歡會，謀及長策。」女

曰：「阿翁凡事皆諉之於天，君卽以此結之，隨所見皆曰天佑，翁必不疑。翁疑，則人亦可以無疑，從此喪殮嗣續，妾請任之；但不克顯然并曰，并代君乳哺耳。」子欣然從其計，女復別去。無何而翁來，語子令返，言偷兒欺子耄老，將踰牆，汝仍歸宿我處！蓋翁心多疑，非實有是事也。子心竊喜！遂復歸，女果夜至。命之寢，則曰：「婦職宜先盡也。」遂爲子縫紉，夜分始寐，雞未鳴卽起，操箕箒，躬炊爨，約足一日之需，乃皇然去。翁歸就食，見其整潔異平時，甚訝之！疑子所爲，都又不類；躊躇間，子乃笑曰：「父勿言，此天佑也！兒歸，物已具，亦莫解其由；旣而思之，非天意何？」翁果釋然。嗣是遂以爲常，而不之怪。後數旬，女雖不晝見，亦不歸，遂就暗室，爲子操家計，飲食以時備具，無煩預辦矣。子詢之？答曰：「妾得君陽氣，晝亦可居，但畏見人耳。」及秋農忙，父子僭作，女雖不親饋，子至，卽貯筐筥與之；一救一水，極其茲芬，村中有室家者，反愧之！翁信爲天佑，不之詢，每欲以此矜人，子恆止之，乃不言。女又

囑子，私爲市綿，暇則紡績，爲禦寒計。衣之污者滌之，敝者新之，未及飛霜，絮衣咸備；進之，翁知爲天佑，弗問也；惟隣比稍稍疑之；而父子醇謹，亦不敢妄爲臆度。期年，女誕一男，寘諸空室。子奔告翁曰：「有一襁褓物，不識所從來，今在子室中矣。」翁卽歸視，門戶悉扃，呱呱者果在榻上。驗之，貌類其子，乃笑曰：「此天慮我無嗣，而錫汝以寧馨也。」卽覓有乳者字之，坦然無疑。然自此隣比之惑益起，默相伺察，祝子所居之室，晝則有機杼聲，夜則有刀尺聲，食則有烹飪聲，寢則有歡笑聲，將不詰其父而詰其子，衆猶未發，女已知之，謂子曰：「妾與君子，緣盡於此矣。」子驚詰其故？泣言曰：「妾以生前不淑，爲天所怒，雖投繯未足以蔽辜；上帝以阿翁醇謹，事皆聽之彼蒼，而君又命中無偶，故假手於妾，以延此一脈，妾亦得藉以懺罪。今既似續有人，是妾之事畢，卽君埋骨之德亦報矣；行將往生他處，何必戀戀枕席，駭人耳目哉？」言訖欲行，挽留之，終不肯止。且囑曰：「翁享兒婦之奉，祇宜有此一年，速備後事，恐

卒然不可爲諱。」乃去不復來。及隣比詰查，祝子徑以情告，衆殊未信，跡之實然；惟翁反以爲妄，愀然謂衆曰：「鬼敢貪天之功，以爲己力耶？」人咸笑之！明年，翁果卒。子服闋欲婚，忽患痿，遂以疾廢，祇女所生者承其祀，而椒聊蕃衍，不數傳，竟成巨族矣。

總評「女之來，蓋爲翁，非爲子也；觀其能修婦職，翁乃又得享人子之奉，可知矣。不然，拮据一生，有子無婦，猶之乎乏嗣矣，曾能含笑於泉下哉？事皆諉之上天，已得多少便宜處，而天又報之以此，善善從長，天乎！又何異於聖耶？」

評曰：「一片空花，仍踏實地，南華有誕，而無其真，是誠經營慘淡而成者。」

註解

繆居

謂無妻也

廬舍

田中之舍也農人恆宿此以防宵小

呱呱

初生小兒啼聲也

暢生

暢生名正，字無畏，秦之三原人。初爲黃冠，後乃棄而歸儒，能文章，獨參理解，嘗謂「老氏五千言，人猶索悟，豈尼山之道，反不若西度函關者耶？」以故所爲制藝，頗能發揮聖賢義蘊，而詞藻則有未逮。其人事母孝，家僅溫飽，每食必具甘旨，承顏順志，奉養有方。年三旬，母卒，哀毀過度，竟成骨立，未幾亦死。乃生實不知爲死，魂輕若絮，飄飄然御風以行；歛見白光亘天地，盤旋無定。生逐之，瞬息數百里，光忽頓斂，卽得一山，其高幾千萬仞，嵯峨怪狀，無路可登；且陰霾籠罩，暗無天日。生自念「我何以至此？將毋世之所謂陰山者歟？」因悟其死，不禁大慟！忽憶母在冥途，藉此定省，計亦良得。遂轉悲爲喜，因循麓而前，覓路登躋。方將攀援而上，遙聞金石絲竹之音，若拊雲璈，若鼓錦瑟；聆之，音在半天。俄有羽葆一簇，來自絕頂，五色陸離，儼如阿閣之鳳，覽德輝而下，倏忽已達平地。及近視之，則幼童數十人，年皆六七齡，絕無衣褲，惟著錦肚兜，下繫竹馬，其肌肥白如玉，各執樂具，持幡幢，跳舞而至。生方錯

孝爲百行之先
暢生能孝其母
則根本已立
況乎理學文章兼

愕！既已來前，以四輪蒲車，延生上坐。生勉從之，而笙樂大作，諸童挾持上昇，早已飛越險阻矣。無何，卽至一處，瑤宮璇室，雲霞蔚然。其門高大而軒敞，金漚浮戶，玉獸當階，榜曰：「九天衡文之署。」生將下車，童子止之，竟蜂擁以入。歷門數重，甫達廳事，早有紫衣貴官約十餘，趨前迎迓，扶策而下。一官捧黃絹，狀若誥勅，南面立讀，生始俯伏聽宣；則非天帝玉旨，實西王母之詔也。文約數百言，不克記憶，其意則以「瑤池諸侍者，各晉仙階，法宜更換；茲於人仙鬼狐中，遴選數百人，以供職役。而從前女侍，率皆文浮於行，致以風流香豔，爲世譏評，今故力挽其流，不用玉樓諸修文，典司考務；以生學正行優，特加徵聘，并勉其留意採拔，……」生乃稽首而謝！諸官進冠服，貂蟬豸繡，赤鳥朱衣，儼有欽命氣象。旋列綺筵，天廚供饌，諸人皆側立，惟捧勅者主席相陪。詢其官闕？則清華上班鄭康成。酒數行，旋即撤去，生覺微醺，而氣骨堅凝，精神爽朗，與在生時無異，心竊喜！須臾，衆官稟曰：「天符不可久稽，且君陽祿

擅其長以
之主試誠
無愧色

未終，仍宜旋返。闈中已鎖院矣，請卽命題。」生以故事諮鄭，鄭以詩對。生曰：「近體律絕，多近浮薄，」乃擬題曹娥祠，過露筋廟，令作五七言古各一首。題下數刻，諸卷皆集，生一一披閱，共取十人。鄭少之，又益以十五人，其餘皆落第。及唱名，其一爲吳靜婉，本中州士人女，守貞而歿，今年祇二十，呂純陽憫之，薦以爲西王母侍兒者也。其過露筋廟，詩有「肌膚可糜心不糜，海枯石爛天爲泣」之句，生取以冠軍。外此則王曇影，宋修華，皆仙人之翹楚者。天狐有二，亦俱積行數千年，不墮色界；鄭因爲生慶得人。榜甫發，鄭卽齋卷赴西池。旋有麟玉女官，馳馬偕來，宣王母口勅曰：「師生分定，見固無妨；諸媛先謁門牆，然後赴闕。」生辭謝不獲已，而香風拂拂，彩袂翩翩，靜婉率衆美俱入，天樂鏘鳴，羅拜堂下。生視之，玉筍一班，遠勝狄門桃李，肅然卽退。女官又傳王母命，倏生以文星一枚，書香成束。且告之曰：「此係無形清貴，非比人間玉帛，可以承筐是將者；君得享此，子孫翰墨綿綿，與世不絕矣。」生再拜祇受！鄭

亦稱賀！試事畢竣，仍命竹馬兒童，送生回陽。生念母，亟叩之？女官答曰：「尊堂在世無大過，且有善行，昨已往生富貴家，無相憶也！」生乃掩淚更衣，登御出署；都不由舊徑，俄頃已達里門。生悅諸兒秀美，時尙無子，思欲得之爲嗣。乃以手挽扶輪兒，堅不肯放。兒大啼，生亦霍然，恍如夢寐，蓋死已一朝夕矣。家人因時日不吉，未遑就殮，見生起作，大駭而奔！生力止之，語以故，衆始欣然！生三日而杖，五日而趨，不旬日而全愈，且能知隔堵事，兼升丈餘之屋，皆前所弗能者，人始信其遇仙。但生以儒道自閑，不甚矜異。忽一夕，乘月小步，聞空中嬌音，語曰：「夫子別來安否？」生知爲鐵網明珠，仰詢之？倏然下止，則雲輦二乘，各坐仙媛，一卽吳靜婉；其不甚稔者，自通姓氏，則宋修華也。舉乘輿，亭亭而拜。生大喜！延之座上，命坐與談。靜婉致諸姬意，以金丹雪藕數十品，拜獻其師。生不受，曰：「陸氏之莊，誠不宜荒，但此非塵世物，有而匿之，是自私也；出以示人，惑衆滋甚，決非吾儒所宜爲，無敢祇領！無已，日

有此清德始可爲仙
女之仙者則修文院
中濟濟多士西王母
何必苦天上文星而
別求人間才士也

前公宴所飲仙漿，并製卷佳紙，覺得見賜，叩惠良多！」修華笑曰，「師言誠細事，行將奉上。」語未絕，卽有青鳥一雙，翔集砌下，一負朋酒，一束錦囊；啓視之。其酒紺碧色，溶溶如春水。細玩其箋，淡紅若新花，膩不著指；因詢二姝以所製？靜婉對曰：「酒卽瑤池玉液，不須醞釀而成；紙則十丈蓮花，擣而製之者也。」兩人又請見生妻。生初不許，再四固請，乃呼之出見，俱以師弟禮拜謁。靜婉以金步搖，修華以玉條脫，敬以執贄。生亦令妻却之，咸嘖嘖嘆服其清德！晤語良久，始辭歸，仍駕其車，冉冉升空而去。初，生妻瞥見二美，宮粧如畫圖，駭懼不知所出！及知是藥籠中物，乃始謂生曰：「君有此高弟，無難立致仙班，卽不屑，亦可望作富家翁，何爲盡辭所餽？得毋近於磴磴？」生笑曰：「予媿刑乎此，固非卿輩所知；」因并戒以勿洩！自是二女不再來，然生家凡有所需，生妻一動念，翌日卽於粧次得之，金帛珠繡，如數而予，費用因以小阜；蓋二女知師之介，不欲顯致之也。閱兩年，生舉一子，宛肖所挽之兒，諸姬咸來稱賀。

無弗至者，皆以文翰爲儀，生始笑納，而金錢洗兒，幾以萬計，則固不及知也。兒長絕慧，十齡卽通五經，人以知文星輝映，書香綿延，固方與未艾乎？

總評「人世主司，端藉天上，不謂天上藻鑑，有時亦取諸人間也。蓋其孝足動天，學足型世，原與玉清諸仙卿無異；因而修文院濟濟多士，翻覺頭腦冬烘矣。惟是材衡玉尺，旣崇實而黜華；忽焉花鎖棘闌，不棟金而拾翠；朱衣有眼，董雙成寧落孫山；彤管無靈，李易安終居康了；載廣柏舟之句，婺耀龍頭；羣染柳汁之衣，仙接鳳翅；宜乎傳來衣鉢，不在藥珠宮中；一經品題，感倍芙蓉鏡下已。至於理學文藝，久矣殊途，其能以風雲月露之篇，竟闡道德仁義之蘊者，正寥寥不堪數計也。」

註解

制藝

卽科舉時代之八股文也

蒲車

以蒲製輪之車也

冠軍

卽第一名也

鏡中姬

俞遜，字抑之，淮上人也，贅於瓜步巨家。妻沈氏，美姿容，喜塗澤，頗有

獨擅一代之想。自贅俞，琴瑟綦調，從無脫輻事，姻婭中家室失宜者，多稱羨之！岳家故甚富，舊藏一古鏡，云是唐宋時物，不輕以示人。俞欲見焉，索之妻，數數不能得，心恆歉然。一夜，有盜入岳家，所竊無多，而此鏡並失，家人以爲異；竊意偷兒爲知其寶者。洎旬，俞行市上，見貨鏡老翁，持一鑑，體製絕古，不似近今所鑄。詢其值？祇二緡，遂易之以歸，攜入室中。妻適對鏡整粧，乃戲以投之曰：「若家一廢銅，視爲希世珍，不令人少照容鬢。今鬻於市，價止百錢，絕無有過而問者，予且袖之來矣。」蓋俞故未覩此鏡，因給之云云。乃沈一見，卽驚曰：「是吾鏡也，君果何由得之？」俞亦愕然，始以實告。沈持鏡自照，忽大駭！叱曰：「若何人。」鏡亦朗然曰：「若何人？」徐曰：「予爲郎君姬，宜參正室，不然！醋娘子詎能容。」言訖，沈忽擲鏡自仆曰：「嚇殺子！」鏡亦曰：「撲殺子矣。」俞大驚！取視之，鏡中立一美人，修眉廣頤，豔麗獨絕，以視妻，不啻徑庭之別；因詰其由？鏡曰：「予五代時朱全忠之寵姬也，全忠爲後唐

凡物閉
過久極
妖異沉
鏡又爲
魂麗魄
附麗其
妖作娘
固宜開
可知收
古物之
害無益
矣

所滅，予遂沒於亂軍。後遇仙師，以予血鑄鏡，魂乃附焉；今又數百年矣。聞郎君古雅，願備妾媵之數。俞曰：「毋乃爲禍乎？」鏡曰：「不敢爲禍！祇以供君把玩，且不與人爭枕席歡，無須多慮。」俞乃喜！叩其所能？曰：「少習歌。」於是立鏡於榻側，夫婦並坐聽之；其聲嬌細，而其曲可動梁塵，且其曲亦工雅不羣，遂相對樂甚！已而鏡中之影，自解其衣，體潔白如玉，先裸而後舞，折腰曲腕，獻媚呈身；觀此旖旎之態，夫婦皆情不能禁，竟下帷歡好，置此鏡於弗顧矣。自此皆以爲常，不數日而俞病，勢且危殆。岳知之，亟索此鏡，叱女曰：「曩者不與兒輩見，正爲此中有妖異，禍人者屢矣。予以祖遺，不忍碎之，豈堪朝夕摩弄耶？」因寘之鐵櫃中，加絨封焉。延醫視俞，半歲始痊。後岳卒，竟失鏡之所在。

總評「此鏡可與畫屏美人並傳，殆妖物也。然助他人之歡，不逞己之慾，竟以此見識，翳獨何哉？且安知非陰附閨軀，故夫婿不禁其蕩耶？若無鏡在，

奚爲燕婉之好未至十日而失形？博物者必深知之。」

註解

瓜步

地名在江蘇六合縣東南

歎然

心不足也

朱全忠

後梁太祖初名溫

程黑二

國初，遼東有無賴子，其名曰程黑二，勇力絕倫，趨捷善躍，嘗升百尺竿上，疾若猿猴；然藉此而爲盜，罕有能禦之者。里中素封，不堪其憂，因嚴爲之備。黑二聞而自計曰：「予藉此爲業，聚輒散去，所存無幾。且年近三旬，妻子俱無，此生半爲虛擲，今又見防於人，何能鬱鬱復居此？」於是罄其所有，分俵於所識窮乏，一竿一囊，蕭然遠引。瀕行，向諸富家辭曰：「向之竊者，皆我也；今將他往，不再擾君清睡矣，幸毋以予爲念！」遂發。人既異之，且喜其遠去，可以高枕無憂，咸置酒相慶。黑二倉卒出門，罔知所適；竊思京師富庶，且廣大可以藏身，遂由東而西，道途資斧，皆取給於竿，無少乏。一日，行及山谷，野曠無人，日已暝，無所棲止。黑二素習宵行，亦漠不爲意，跋履夜半，忽見谷中

有高第，頗宏壯，有似巨家。因自語曰：「沿途類丐，殊亦不堪，胡不借溝道旁，以壯行色。」乃揭竿疾趨，至則烏革鞞飛，屋以百計，較之故鄉之富者，猶過之，益大喜！倚竿於垣，攀援而上。窺之，燈火半明，猶有未寢者，此則其宅後也。黑二見無行人，方欲踰越，又因路不能稔，伏暗中，靜伺良久。歛聞有人低語曰：「參橫斗轉，銀漢將斜，夜深矣，那人多半弗來。」又一人曰：「果爾，則蘭姑真僥倖，但恐不免耳。」語畢而笑。及近覘之，則二小鬟，出自夾弄，吃吃而去。黑二知有側門，跡之，果得其處；因潛啓雙扉，入則花氣襲鼻，竹聲聒耳，恍惚似有佳境。中屋三楹，繡簾半揭，燭光直射於階除。心怯，無敢前，仍伏於牆角。須臾，有人如好女，出自房中，倚櫺而嘆曰：「可人期不至，專結惡姻緣。」已而低曰：「今夕倘再來，予弗能生矣！」言訖，以袂掩面，狀若淒楚不勝者。黑二莫解其旨，亦不甚關心。俄有物，疾如飛鳥，自簷而下；及地，頓化爲人，狀貌雄偉，怪音如鶉，笑而謂女曰：「勿作望夫石，予已賁然來思矣。」

義激於中
頓忘已身
爲盜而奮
勇以鳴不
平即此一
端可知人
之天良具
在甘於脚
髓而不恤
者皆爲外
欲所蔽一
經觸動真
性發越擴
而充之何
難改惡遷

遽擁之入室。女似畏縮不前，其人徑推背以入，戶遂闔。黑二知爲妖，將窮其異，悄悄窗下聆之。聞其人微笑曰：「汝勿怖！今宵固王良造父，駕輕車而就熟路也。」又聞女曰：「幕門湫隘，究不足以容車，可奈何！」其人又曰：「姑嘗試之，汝固強而後可者。」未幾，聞女作呻楚聲曰：「妾已不堪，願留其半！」其人恚曰：「前夕已令人不滿，今仍作態耶？」女似哀懇再四。無何，嬌啼惻惻，慘不可聞。黑二義激於中，頓忘已身實盜。大呼曰：「何物忤奴！苦人閨媛，當以老拳斃之。」語未及終，旋聞室中驚詫曰：「其聲甚勇，予不敢當！盍去諸。」黑二方排闥，物已拔關欲奔。擊之中目，戛然長鳴。視之，修耳偉軀，宛然一衛，早超屋而逝。黑二踴躍從之，倏不見，仍復緣棟而下，則女已整衣迎候矣。直前謝曰：「弱質葳蕤，突遭強暴，非君則命盡於今夕，將何以酬？」黑二始悟已爲梁上人，卽亦無懼色，竟從女入閨；燈下視之，花貌幽妍，丰姿妖冶，實爲目所未覩，而餘淚盈眶，啼痕界粉，固甚可憐人也！因詰其見辱之由，俛而不答；

晉俗所謂
放下屠刀
立地成佛
卽此意也

空壁兒劍
仙也卽經
輪迴亦何
至下佛身
竊其事來
免性認不
爾然文學
却恢復可
喜

徐曰：「此誠夙孽，愧不可言！」黑二笑曰：「阻子歡會，得毋怨我鹵莽？雖然，免于於厄，予亦不能不望報！」女靦然曰：「殘柳良不足攀，然果不見鄙棄，亦願藉此以酬高厚！」黑二又笑曰：「予故不較此，但恐吾子曾經滄海難爲水耳。」於是挽以歡好；女始告黑二曰：「君勿見疑！家皆狐也。妾小字勝蘭，隨父母居此谷中，將盡百年。茲有長鳴侯者，驢也。見妾美，強委禽焉。父母懼其威，勉從之；甫一夕，妾已狼狽矣。今蒙君救，恩戴二天，儻不見憎異類，願侍終身！」黑二故饒膽力，且喜得美婦，殊無所懼；惟詰曰：「狐獨長鬚橋所跨者耶？」答曰：「不然！此聶隱娘之黑衛，非邯鄲道上者比也。其主爲劍仙，能百步取人首級，我輩尤畏之，故不敢與之抗！」黑二駭曰：「若然，則我亦甚危！」女曰：「無慮也！君前身卽空空兒，與聶師同列劍仙，斷不加害。不然！怪亦絕有力，使非有所震驚，何至聞聲遁哉？」枕畔喁喁，倏已達旦。女先起，往白其父母。有頃，男婦羅拜盈屋，遂爲黑二易新衣，張樂治筵，歡然合卺。女知黑二

爲穿窬，勸使改業，入武食餉，常乘一騎回岳家，獨來獨來，人莫能測。隲年，女生一子，長面如驢。黑二欲刃之，女不忍，力勸乃止。黑二後以軍功擢把總，以酒罷官，遂返谷中不出。

總評「狐性之淫，非此獸中之嫖毒，不足以破之。惜乎黔驢無技，又爲黑二所奪，向使長鳴侯得志，彼天下之被狐蠱者，亦當舉酒稱慶，如黑二去鄉時矣。奈何一喝披靡，令勝關得堵快意耶？」

註解

遠引

猶遠去也

淒楚

凄切悲楚也

呻楚

呻吟痛楚也

穿窬

即盜也

拾翠

上元湯汝亨，今時之柳七也。工於詞，亦善詩賦，獨至於文，則猝不能辦。

當風簷寸暑中，猶時搆小令，泊乎納卷，滿紙餽釘，絕無一語可取；以故年屆三旬，青衿猶未上體，日逐逐於童子試帖不爲憂，同人咸惜之！然其詞名，噪乎左右，雖婦人小子，莫不挹其餘芬，似亦人生得意事。丙寅歲，小試又北，兼亡其

詞甚佳無
怪膾炙人
口傳誦不
休也

雌，獨居無聊，乃赴丹徒某公召，流連多日，遂入籍，而仍前不售，士林益姗笑之。落拓之後，其詞愈工，曾有「剪刀」臨江仙曰：「買自并州光似雪，殷勤玉手擎將；絲絲縷縷吐吞忙，燈前輕放處，尺寸費思量。慢道春風如汝快，秋來伴盡宵長；銀缸影裏燕低翔，裁成猶有待，古塞莫飛霜。」由是丹徒之士女，又復膾炙於口，傳誦不休。一日郊遊，過邑紳孫姓，負郭巨家也。以某公故，頗盡地主儀，盤桓至暮而去。孫有笄女，貌絕美，尤嗜詞。偶得湯集，諷詠弗衰，時置一帙於繡筐，凡有所吟，悉和湯韻；雖切依劉之念，而未稔爲何許人。女有貼身婢，拾翠其名，貌亦與女相伯仲。是日窺客，得識湯。見其風神秀逸，雖中歲，而美擬羊車；因陰以語女。女遂思慕不置，竟以此致疾。女父母探知其意，俱嗤曰：「湯生老大無成，將以曲子名家者，何足以當雀屏之選。」亟爲之議婚於蒙家，而給諸婢，使報女曰：「郎卽卷中人也。」翠識女心，果以湯告，女病尋廖。既而知其非是，翠乃自答曰：「予誤阿姑事，阿姑其謂我何？予必遂其志，而後

舅雖迂儒
性甚義俠
不忍姊之
濟體淪入
侯門卽此
一端已是
可敬今之
人恐不能
及矣

無憾。」翠有外家，居城中，其舅爲邑諸生；因翠父鬻女作婢，斥絕之，音問不通；然翠猶能識其處，遂竊女詞一卷，中夜潛出，奔外家。月昏路暗，跋蹻而前，寸趾爲盡裂。至邑門，猶未闢，匿跡叢莽間，宵露沾濡，弗恤也！門啓而入，物色至舅家，適姥倚閭待菜傭。翠乃哭拜於地，僞言「主人狂蕩狀，將以子爲小妻，不從則撻楚，予恐貽外家羞，故急而投姥。」言已，涕泗交下，悲不自勝！姥故憐翠，撫慰之，煦煦焉，亦流涕不止。攜之入，謂曰：「若父直畜產耳！累吾家一塊肉，狼狽至此，夫復何言！」有頃，舅亦自外來，翠起拜謁。舅詰之？得其故，乃奮然曰：「汝值祇十五緡耳，予雖單寒，貨田二畝，可以之畢事，奚忍以姊之遺體，爲人畫屏姬。」翠復泣謝！舅乃與姥謀，暫貸於人，如其數，浼孫之近族，往贖券契。且明告曰：「紳與衿等耳，辱吾甥，猶辱吾也；如不與，勢必涉訟乃已。」某諾而往。時孫氏失翠，聞其舅在宮牆，深以爲慮！及某至言之，始知翠在外家，乃大喜！慨然與之，無吝詞。然在孫女。已如失左右手矣。

生平未獲
解人一旦
忽遇知音
且爲香閨
淑雅能不
狂喜欲顛

翠居姥室，易侍兒粧爲貧家處子，姥與舅爲擇所適。翠私謂姥曰：「兒命薄，不足以當金夫，聞有湯某者，本上元人，貧而鰥，年僅而立，或可婚。」姥以翠言語舅，舅亦薄湯，而姑難其詞。翠乃以一卷授舅曰：「持此詣湯，事必有濟。」舅未及覽，置齋中而他往。甫出，遭湯於途。二人故熟識，因拉之歸，而翠適在書室。見客至，如嬌鳥驚弓，翩然而逝，亦未暇審其爲湯也。舅揖湯就坐，入而呼茶。湯瞥見案頭集，取而翻閱；開卷，則行香子一闋，恍若爲己作者。詞曰：「窗外風清，窗裏煙清，一爐香暫且消停；閒憑玉案，懶閱金經，看蘇家髻，辛家幼，柳家卿。掩卷思生，展卷春生，個中人忒煞關情；吳頭楚尾，徒仰芳名，待坐君牀，捧君硯，與君磨。」湯吟哦良久，手不停披，見集中譽已者什之三；和已者又什之五；其他蓋寥寥焉。乃拍案寥呼狂曰：「女鍾期，願在此耶？」因而不瞬，腕不輟，口無停聲；茗既至，而客誦如故，舅遂戲拍其肩曰：「得意哉！吾兄也！」湯始驚顧而起。謂舅曰：「僕生三十年，文字之知，固無一二，而

巴人下里，和者爲多；然未有相愛若此者，願得作者香名，庶他日可報知己。」
舅取一覽，卽擲去曰：「此閨中斷編耳，兄何辱問？」湯不平其言，忿然言曰：「勿論其情，卽此詞與僕齊驅，當亦香奩之少游矣！兄何大言欺人？」舅見湯意垂涎，乃坐而告之曰：「小甥女初學拈毫，妄有所作，弟已屢訶之；兄爲大巫，胡揄揚至此？」湯聞驚喜曰：「吾兄宅相得人，惜乎女也！若得門楣如我輩，不依然魏家之舒哉？」語蓋亟於自薦。舅默然，徐曰：「卽令雄飛，亦不過與君相埒，且小女子年纔二八，對客猶愁跳，未可以任人并白。」語蓋誚湯而陽拒之。言心，間以他說，不再齒及。湯知所見卽其人，心蓋動搖，不克自主，遂托故辭去。
翌日，徑浼所契，向舅求鸞膠。舅本不欲，而慮拂翠意，惟謝曰：「甥女出身寒賤，恐異時有棄捐之羞，弗敢遽諾！」湯又倩某公言之，婚乃諧。閱兩月，湯卽納采親迎。旣卜吉矣，翠忽謂姥曰：「舊主人固可不使知，但阿姑素厚我，聞渠亦將于歸，盍往視之。」姥以語覩，舅不許！姥爭之力，始與姥偕往。時女以聘

事至此已
無可爲力
而翠卒以
接木移花

非所願。抑鬱弗舒，疾復作，輾轉牀褥間，蓋恆有淚痕焉。豪家亦既下聘，擇日竟與湯暗同。翠至，聞其期，心甚喜！入謁主媼，以舅故，甚蒙優禮。及入閨闈，女見翠，低鬟蹙黛，嬌嗔者久之。甫曰：「若舍我而去，何復來耶？」翠謝過，女遂姥坐，因詰翠近日何作？姥代答曰：「近將事人，針黹亦大忙。」女問婿家阿誰？姥笑曰：「曲子湯相公，何堪垂問耶？」女艷然！粉容頓異，向壁臥，不復言。又許時，姥將攜翠歸。翠曰：「兒與阿姑尙未通片言，宜少留，俟吉期，姥來相迎，不已得綢繆旬日乎？」姥許之，竟先返。翠至晚夕，請女屏人相與語。翠曰：「姑亦知翠之來意否？」女愀然！翠乃嘆曰：「翠因阿姑，此心碎矣！向側聞阿姑言李易安朱淑真事，每爲之泫然。竊意姑非沒字碑，可以隨俗俛仰者。因見姑慕湯某，亟爲德惠其成；不意主人竟許豪家。豪故胸無滴墨者也，姑與爲偶，保不爲二古人之續乎？今來敬獻良策，願姑一言而決。」女聞翠言，意甚變動，亟詢之？翠曰：「湯之落魄，與年齒之長，姑所知也。翠今與之締姻，

之謀成全
才人眷屬
其不可
及其義更
不可及青
衣中而有
斯人吾願
詩命事之

實維阿姑故。姑若思踐前言，以圖兩美之合，翠願以此姻讓姑。倘辭長就少，辭
齎就豐，翠請明日返，自往事之，惟姑裁處，翠無贅言。」女至此，頓解翠意，
不勝感激！無復躊躇，毅然曰：「若以好事讓予，適如我願。雖然，其如豪家何
？」翠不答，女亦會意，知其以彼易此也。但爲己所樂，坦然不疑，惟詰曰：「相
易固大佳！然計安出？」翠耳語數四，女乃喜動顏色！由是處閨中，彼仿此之態
度，此摹彼之聲音，不數日，合同而化，習見者亦猝不能辨，人固莫測其意。女
疾既愈，闔室歡然。浹旬，姥來迎翠，女給之曰：「翠侍我有年，近將嫁，衣飾
不可後於人，我已代製，尙未竣工，統俟佳期，媼蒞暮來，則人與物皆可將去。
」姥素近小利，喜而諾，竟復歸，舅雖怪之，究無如姥何。至日，女與翠，故晏
起。食餘，盡逐婢媪，坐一小閣中，相對整，務極華麗，均以垂珠遮嬌面，衣無
異彩，履少殊紅，非迫視，罕能識別。日過晡，始開其戶，而姥早蹣跚而來，入
閨卽語曰：「老悖無知，爲若舅嘔死矣！盍亟行！」翠命女立而已坐，且肖女聲

亦置周匝
使女之父
母無可措
手乃不得
不遂其所
欲暫顧目
前矣

謂姥曰：「癡老姥！亦大匆忙，誰誤若家小娘子事耶？」因顧女曰：「翠可從姥去，他日相思，不妨往視予。」乃指一巨箱示箱姥曰：「以此贈若甥，慎勿憎其薄。」姥稱謝！翠命婢舁之，同姥出，女亦尾之行，絕不迴顧，亦不再入辭主媪。姥故以肩輿來，乘之遂往，人皆訝其怛然。翠既遣女，仍闔戶兀坐，不見一人。未幾，而城市夕嚴，邑門早閉。豪家亦居城外，距孫祇一水地，故亦及昏始行禮。吉時將屆，女父母雙來款戶。翠料魚鱸已下，往者莫追，始欣然啓入。女父母把袂話別，頓覺有異，乃駭然！蓋前此經理奩具，舉家若狂，婢媼匆匆，亦未暇留意。且女性執拗，父母恆聽其自然，故閉戶獨居，人無敢擾。及夫燈前覲面，結帨施衿，則贗鼎無能盡掩，而春光洩矣。女父大悲！厲聲責問！翠從容而言，情詞慷慨；且云：「自知有罪，待死於茲，請即畢命主前，以報姑之大德。」語竟，出袖中短，即刃欲自刎。女父母皆懼！亟止之曰：「若勿爾爾！待予熟籌。」正言間，而豪家人已至，簫鼓喧闐，門庭若市。孫因與妻謀，竟以翠代女嫁，以

此結局，是無女而有女也。乃慰翠曰：「賤姥子！舍甘就苦，予不復齒，卽以若爲吾女，往適其家，慎毋忘我老夫婦，則幸矣！」言之漉然，翠亦垂淚而謝！孫嚴飭婢媪，并所親亦不與聞，翠竟拜別女父母，頂巾登輿。豪子御輪翼雁，迎娶以歸，卒無人知其僞。翠貌旣姝麗，性又幽嫻，夫壻姑嫜，罔不親愛；孫亦隱忍無言，待之如已出。女至翠家，彩輿早迎門而俟，舅不及辨，促使登車。旣至壻門，牽紅巾入，湯故一面之識，莫判其孰珠孰玉。至夜定情，各有新詞，益恨相得之晚。晨起對操不律，倡和弗輟，女益自慶得所天，亦不以父母爲念。三朝，舅來視甥，女羞縮不出，湯強之。及至晤面，若不相識。舅駭曰：「此非吾家阿翠而誰也？」湯亦驚！女遂陳翠意，二人皆歎異！舅歸，使訪諸孫家，始知翠亦嫁去，乃智祕其事，無敢宣。然翠慮湯貧，女或不安於室，託以舊婢，使人餽以金帛，且覘之。婢媪還報曰：「湯娘子與官人，如一對小書生，共案吟唔，了無倦色；案頭積楮盈指，互以彩毫揮之。揮已復哦，相對大笑，貧固非其所慮也。」

翠知女意，心始安。明年，湯攜女歸里，遭際制台高公，爲構昇平樂府十種，以備大駕南巡。公酬以千金，且言於學使者，荐之入泮。女家既裕，而翠家中衰，子以淫賭蕩其產，患癆瘵而死。翠無所出，復歸於孫。孫夫婦念女恭切，乃以翠爲介紹，始與女晤。女因言於湯，娶翠，列於副室，以酬其作合之美。女生子數人，翠生子一人，湯先卒，女與翠猶在，吾友邵次彭，作湯太母合傳，行於世。

總評『斯事有三奇，湯不以芹桂爲念，而獨嗜夫殘月曉風，甘爲士林非笑，一奇也。女不以華靡易心，而願適夫韋門圭竇，甘爲父母棄捐，二奇也。翠以女之心爲心，遂以女之才爲才，中宵逃竄，大費苦衷；銜玉求沽，備極諂智；始亦不冀其成，卒乃適如所願，甯武子之保衛君，何以異此，是三奇也。雖然，以恆情論之，則必謂女爲翠賣矣；何也？己處豐盈？而使人甘淡泊，玉成人事者，願如是乎？及觀女與湯相得之樂，又能不爽然自失耶？』

註解

餽釘

謂文詞之堆砌也

膾炙

謂詩文之流傳於一時也

羊車

小車也

鍾期

即鍾子期也

不律

謂筆也

小珍珠

杭有蘇李二生，皆納北監，入都應取，以其科名較易也。抵京，則槐黃已迫，遂僦屋於棘闌左側，以爲入場地，不再謀居。然京師之俗，每當計偕之年，其邇於貢院者，不第屋值昂貴，非近十緡不得賃，而物價亦甚騰涌。二生試後，計去揭曉猶遠，且不勝其繁費，遂議他徙，以候捷音。浙僧某，駐錫都門，其鄉人也，因托以覓寓。僧曰：「東城外負郭三里許，有白石精舍者，清淨地也。二君欲之，吾當先容。」二生欣然，卽以之相洩。僧往返祇半日，而二生之裝可束矣，相偕以往。至則松花滿徑，竹影半窗，誠屬祇園雅境，因擇東廡一室居之。僧將告歸，耳語曰：「地近荒僻，勿出游，戒之戒之！」言訖別去。二生方幸得地，足快登臨，僧言甚拂其意，口雖諾而心實不然。次日食後，隨喜本寺畢，卽詢之諸僧，求所以騁目處，皆默然，惟一齒稚者答曰：「距此里餘，地名留雲觀，

明知不是
善地奈何
爲之介紹
臨別諄諄
告戒乃恐
禍作獲罪
故作此態
然而罪已
莫可道矣

頗可游，盍往乎？」他僧皆怒之以目，似怪其云云。二生亦莫解其意，午後，便倩幼僧導往一觀。主僧知之，奔語其徒曰：「汝勿引相公後邊去，性命可愛也！」一生駭然以問，幼僧則笑而不答，仍引之行，轉折茂林中，許時，始至其處，垣墉盡圯，荆棘叢雜，有三楹，略似門戶，視之，舊額猶在，蓋卽向之所云。幼僧導之入，其中古木半仆，如怒龍天矯草際，草深二尺許，幾無人徑，撫之前進，及階而瞻仰，正殿五楹，金碧剝蝕，門窗傾欹，虛靜無人，神像率猶惡可畏，然己面目黧黑，無從識荆。二生流覽一周，啞然失笑曰：「此卽師言可游者耶？何不逮所聞耶？」幼僧赧然曰：「佳境不在此，然吾師有言，不敢私引二君入。」二生又笑曰：「入亦未必果佳，第若師不在，何妨使予得窺全豹。」幼僧欲實其言，因從之。由殿後不過數武，卽得一門，僧以手啓其扉，豁然別有天地，草妍木茂，亭臺掩映，遙聞水聲潺湲，似有池沼。二生喜！舉趾欲前。幼僧遽止之曰：「只此遠觀，已足領略，深入則禍作矣。」二生嗤其妄，方將移步。俄聞亭中有

主僧於寢時猶來聞訊其危可知奈何二生終不曾悟諱莫如深殊爲可歎

人語，音如怪鴉，驚詫曰：「誰家癡郎子！私窺人園，意欲作穿窬盜耶？」諦聽之，頗似壯婦，乃大怖幼僧亟曳之曰：「行行！狐夫人惡作矣，不可留也！」二生皆有懼色，亟反身循其故道，倉皇而返，於路詢之幼僧？答曰：「此某貴人廢園也，爲妖所據，封閉不開；然遇狐夫人不在，猶可游覽，今值之，則弗能矣。」

「二生驚愕久之。及歸寓，主僧問往後園否？皆隱諱不敢言。至夜，二生就主僧閒談，漏下二鼓，始散歸。行及廡下，月色盈窗，遂不復索火，入室解衣，登榻就寢。主僧突如其來，隔牖詢曰：「二君晝游，倘有所聞，可亟言，勿自誤！」

二生仍堅諱曰「無！」僧乃去。二生枕上其哂曰：「此髡何胆怯乃爾？世卽有妖魅，敢傍我蟾宮客耶？」竟熟寐。一夢初回，燕先寤，覺懷中溫栗，髣髴有膩人，疑爲李生，而素不諧謔，試以手捫之，肌滑不可著指；乃大驚！張目審視，則二旬少婦，旣已衾中同夢矣。因撼之醒，致詰焉？婦惟曰：「敬來荐枕，何問耶？」

蘇已久曠，莫能致詳，須臾，衾枕鳴動，好事已成，雖臥榻有人，弗及知。歎好

有頃，昏然沈睡，夢中聞李呼聲，大詫奇事！及醒，則抱中琵琶，早不知其安往；因詢李驚怪之由？李曰：「予夢初覺，枕畔聞鬢雲香氣，似有婦人共臥；視之果然。予心微動，既而思功名事重，且女亦不解其何自而來，爰正心以卻之。渠乃軟款糾纏，百計求合。予正漠然不顧，忽窗隙間，巨目如燈，直射室內，呼曰：『小珍珠！不可擱正人，盍歸乎來？其聲卽晝之所聞者；予甚恐！厲聲呼兄，而兩俱不見。』」蘇聞李言，太息曰：「予殆將死乎？不能心正如兄，已爲此妖所惑，可奈何？」因緬述其事，泣數行下。李姑且寬解之，仍復就枕。及明，李起盥濯，喚蘇不應，迫視之，眉垂目閉，已溘然長逝矣。李惶悚！急呼主僧。僧至，見蘇暴卒，頓足曰：「不早言，禍果及已；然存其一，猶幸也！」李請其故？僧曰：「二君所遊廢園，中有妖，曰狐夫人；實非狐也，以其能役狐，故以是稱之。狐有小珍珠小珊瑚等名，恆能魅人，遇之，從無生者。聞其攝人精血，供養狐夫人。狐夫人因爲之物色，若遇少年登眺，不避狐夫人則可以生，偶爾相遭，

心正二字
爲一篇主
腦故字結
束時一
筆提出

弗可活也。」李遂悉陳客夕事。僧曰：「君心正，當有後福，然早與予言，置經一卷於室中，則蘇君亦可以無死。因其相慨息！李市櫛殮友，即日徙居南城，是歲竟以後俊秀領鄉薦；明年，攜蘇柩歸浙，鄉人多歎惋不置云。

總評「邪不干正，古語信然。况儒者緊要關頭，尤在於正心一語。心既正，則三藏靈經，且可不用，何妖之有乎？苟或不然，衾中之溫輒，既已氣絕於鴻溝；枕畔之香雲，難免消魂於鳥道；泉路有良朋，桂榜失吉士矣。一死一生，讀書養氣之功，其淺深可見於此。」

註解

棘闈

即試院也

計偕

謂徵召之人偕國上計者至京也後因以稱舉人會試者

鄉薦

鄉試中式也

屍變

涿郡有陰陽家，善妖術，凡里中素封，有死者，必重幣邀致之，肆筵相款，乃可晏安，否則禍作矣。某村一富翁，有二子，皆入武庠。翁以老病卒，戚族皆言某有異術，務得渠來，乃可殮；蓋藉以免禍，非僅爲送死也。二子亦聞其人，

以術斂財
貪得無厭
其罪已可
誅矣

心忱之，果以幣往。某適構一宅，不欲出諸己，稔知翁家巨富，將令代爲落成。見其幣，以爲薄，揮去之。翁子又加幣親往，某猶少之，且哂曰：「若非市井傭，可以淺淺了事者；必欲予往，非百金不可！」翁子素負氣，遂反唇曰：「若勿太作意，死生亦有命在，若能斃我全家歿耶？」乃悻悻而返。戚族咸以爲憂，且覓術者，通邑無一人敢應其召，而事不可復挽。聞某與某契，因挽之一行，願如其數。某聞而笑曰：「渠恃富家郎，尙氣過歸，今復求我耶？予觀翁死之時日，今夕子亥之交，當有屍變，故索渠重酬，爲渠鎮伏。既區區者而不予畀，欲我往，非三百金，我亦不屑。」言已，遂揖某出曰：「傳語諸郎君，性命非若草菅也！」某歸，述其言，衆益憂！屍在床榻，且將腐，有櫬不得殮，子心淒楚！不得已，而仍議加幣，情某再往。忽衆中一人忿然曰：「如此貪饕，情實不甘，予荐一人，或可以藏事。」衆詢之？則其人亦業堪輿，術甚奇，但爲某所掩，技不得售；今居左近，可邀而至。翁子實莫能降心，首從其指，遣人往，不須臾而來，

以貌取人
則失之于
羽聖人又
復致慨況
饑輩乎無
怪其見人
濫禮而假
禮不爲禮
也

狀甚褻褻。衆僕假寔不爲禮，竊以爲誤乃公事，必若人。荐者與之言；其人入視亡者，輪指良久，毅然曰：「今辰甚吉，故百無禁忌。」衆乃紛述某言；其人笑曰：「是兒固作孽久矣，今若此，是死期亦迫也。某遇異人，得一術，今夜請嘗試之。」翁子大喜！許以聘彼者酬此。其人曰：「此事子亦不較，惟得諸郎君安逸，庶見予非夸大者。」乃索烏碗三，素毫一，丹砂錢許。時已初鼓，其人就燭下，書符碗內，蜿蜒如蛇形。囑曰：「各宜閉戶寢，勿驚！禍至，予自當之，不相累。」於是裸其上衣，披髮跣足，且藏所餘丹砂於棍際，揉升而上，至屋梁，命人以碗與之，亟麾之曰：「去去！但聞予號，則渠生而我死矣。」衆始駭然！悉屏其跡。其人偃息稅側，更籌條已兩易，竊自念曰：「殆來乎？」俄而村柝將三，寂無聲息，亦倦欲寐；歛見燈影幢幢，風聲淅淅，駭曰：「至矣。」因凝神起坐。未幾，紙衾析析自鳴，屍骸蠕蠕自動，甫轉瞬而臥者已起。其人急以碗擲之，制然震響，應聲面仆，心少安。無何，屍又復作，未取碗，倏爾離床，又急

尸變分三
層寫來令
人聞之驚
心蕩魄竊
爲其人担
憂詎意竟
藉丹砂之
力危而復
安不禁拍
案稱奇曰
是何文心
乃能動人
若斯

擲之，又仆地，竊恐其變，注目直視，無敢移。忽焉崛起，長嘯有聲，若知梁上人，怒目相矚，勢將攫擊。其人自揣，餘此一魄，弗效，予亦莫能生已。急取擲之，屍遂顛，冥然許久，竊自以爲無患，方轉側欲下，屍又蹶然，較前益暴。至是，其人之技窮矣；震懼間，屍已能步，直逼屋梁，距踊而前，其聲嗚嗚若悲泣，遠邇皆聞；其人亦股慄欲墜。少頃，屍至梁下，仰首奮身，疾如飛隼，將以手爪攫其棍。其人大怖！因思非我則伊，勢不俱生；遂摸腰間丹砂，幸尙在，乃悉納於吻，復自嚼其舌，和血嚙之；屍不能支，頹然而倒，且大呼曰：「子與若無鄰，何竟死我耶？」遂無聲。其人徐徐轉動，而筋骸痲痺，有類不仁。已而雞鳴，衆衆入視，屍已不在榻，烏碗瓦碎，散布如星，因相與咋舌！其人方下，取衣着之，且命衆舁屍還故處，語之曰：「亟往覘！某人死矣！」衆如其言，往偵之，破陶之聲，早已達於牆外；蓋某至夕，不見人至，恨恨曰：「若藐我，我必報之！豈術猶有神於我者乎？」乃抱忿而寢。比及五鼓，其妻聞夫大呼……，卽翁

屍之所言也。撫之氣絕，闔室驚惶！此時已就衣衾矣。偵者歸，述其異，咸詫歎！翁子遂舉金酬其人，屍乃入木。後某之子有所聞，因其狀首之官，訟某以術殺其父，官竟不之直。某死未踰年，妻淫子賭，家產蕩然；惟某以此聞於人，咸異其術，至今名噪一郡，已富埒素封矣。

總評「甚矣哉！人之貪也！亡者本無事，而故詐其財，百金亦云厚矣；猶靳之，漸增至三百。吾知卽以三百往，彼人之心，當未盡饜耳。迨至人極計生，撻足者起，不獨褫其魄而斃之，且如扼其吭而奪之，貪壑未滿，遺產如焚，又不止術之殺身也。」

註解

落成

凡建築既成而祭之曰落成

歲事

猶言成事也

楹側

楹上柱之側也

黃灝

太學生黃灝，吳中之巨富也。受知於某邑宰，欲報未由，恆以爲歎。宰好內，後房佳麗數人，猶未足以滿其志。黃知之，多方羅致，將假比翼爲嘲環，而物

欲以女色
報知遇其
人可知其
所以受知
之故尤可
知宜乎招
徠之侮矣

色尙未有得。一日盛夏，巡行田畝，見一美婦人，被服羅縠，行日中，絲絲見膚，瑩白如玉，心竊喜！突然詢曰：「視若之衣，諒非寒素之家，胡爲獨行草露間？豈不畏桑濮之譏耶？」婦聞之，色似不懌；乃以美目睨黃而答曰：「何處輕薄郎？強預人家事，此非汝所宜問也。」言已，徑穿溝洫而去，不復顧。黃慚而退；然竊計得此以獻我公，當不啻瓊瑤之報，第未稔其何如人，無自而致之，悵悵而已。翌日，又遇之壠畔，則珠淚盈頰，形色倉皇，不復若昨之暇豫。黃不自禁，又揖而詢之？婦始肅容曰：「子事，非貴人莫能了，觀君狀貌，似與貴人有素者，盍覲厚顏，一陳顛末。」黃亟叩其故？婦曰：「予家距此五里，夫早歿，徒有翁在。予父母則居東鄉，憐予少，欲歸而嫁之。昨自母家還，以此意告翁，翁竟悍不許，且使予往告父母曰：『若女能嫁邑尊，或不得已而聽之，其他必以認。』予思父母一齊民耳，何能識邑尊。君果有素，幸爲一言，無敢忘！」黃大喜！適符所願，乃毅然曰：「邑尊！吾師也，謹當任之；諒渠田舍翁，何能爲？但

爲鬼爲蜮
官紳結合
一氣小民
安得不受
其魚肉乎
此土劣之
所以不容
于今日也

邑尊恭貴，子雖美，恐不能正位，可若何？」婦因破涕爲笑曰：「蒲柳之姿，得備金釵之數，亦足矣！敢奢望耶？」黃益喜！力任其事，婦乃申約而去。黃卽日星馳，入謁邑宰，面陳其事。宰固漁色無厭者，聞亦欣悅！但慮娶部民妻女，有玷官箴，未敢許可。黃爲之謀曰：「門生假父師之名，以鎮伏鄉愚；父師亦假門生之名，以成全好事；與其父母言，則門生自取；與其夫家言，則臨以父師；事縱滅裂，證者有人，無慮也！」宰喜！從其計。黃甫歸家，婦卽來偵探，示以宰意，無不敬承。明日，偕其父母來，授以百金，成券而退。簿幕，婦卽自茹，攜一小篋，封識甚密；然自始至終，究未與其翁晤；黃亦怙勢，坦然無疑。更爲婦製衣飾，約費數百緡，始擇吉送之赴署。宰見其色，果異尋常，深以黃爲感。及夕入房，情好恭篤，晨起視之，忽更一人，姿貌亦甚平等。宰大駭！詰之，乃泣訴曰：「妾本黃監生之姬也，昨看新人升輿，被渠掙妾同來。公入室，渠卽遁去。公強妾宿，遂承恩寵，欲辯不能，惟有啜泣而已。」宰益驚！躊躇良久，兩命

既戲其姬
又戲其妹
誠之報施
可謂虐矣

與送之歸，且詭言曰：「公昨染寒疾，遂虛洞房，今晨始見其異，敬以完趙，弗敢留！」黃見姬大驚！亟歸視婦，則曉粧甫畢，對鏡簪花，果宛在室中。黃甚恚！面數之曰：「子以何術？攝我愛姬？幾令予不復爲人，退還予金，子自去！」婦聞言，略不爲意，徐答曰：「聊與君戲，何怒也？公與尙在，予今卽請親往。」遂冉冉出門；登輿而去。黃慮其再逞，徧視眷屬，無少缺，因其鍵所居之戶，固自以爲無患。詰朝，方兀坐，其叔自外入，呬呬然，突以首觸黃，瞋目大呼曰：「汝害我！誓不與汝俱生！」黃茫然不解其故，長跽請教！叔忿定，始言曰：「予年半百，止一女，將以贅壻，養此終身；汝以何妖術？送入縣衙，致令狼藉而歸，不堪適人，非害我而何？」黃始驚愕！心知婦所爲，而姑先叩其狀？叔曰：「予已就衰，起甚遲，將出門他往，忽見一輿，爰止戶外，啓視之，則吾女也。持予泣告，言『方對鏡簪花，被汝強致之輿中，瞬息至一處，富麗不似民居，飼以美食，飲以醇酒，夜則有官人來共寢處。』予詢其儀表，則邑尊耳。又言『官人

至且，見而怪之曰：咄咄！此又異事！略詰數言，即令覓輿送之還。謂非汝害之，又誰咎？」黃乃述婦之妖異，舉家證之，叔始緘口隕涕！黃以溫言勸慰。叔甫去，而婦即來，入室笑曰：「黃官人！汝之如君，果無瑕之璧耶？」黃頓悟宰之誑己，忿氣中激，將致命於婦。婦不顧，笑入所居，取其篋以付黃曰：「持此赴縣，委折盡明，予不屑絮言也。」拂衣徑出，早有肩輿候於門，婦即乘之，旋失所在。黃深以爲異，訪諸東村，亦並無其父母。明日，饜篋往邑中，將其驗之。抵署，吏役喧傳宰病，不能視事。黃詰其由？益駭然！蓋宰屢遭訛誤，心覺其妖，遂扃新婦之室。宰至晚，過其旁，忽見婦靚粧曼立，招之曰：「甫承雨露，即棄妾如遺，則秋風團扇之詩，獨不能爲公作耶？」言次，巧笑承迎，宰不能自主，與之偕入，解衣交歡，枕席之情，遠勝疇昔。將曙，猶擁之酣寢，陡覺臂痛如割。張目視焉，則一貓毛巨犬，獠目豺口，正在抱中；驚絕亟起，將出戶，戶實反扃，犬逐之，白身繞屋而走，被創無數。幸婢媪聞其號，破扉相救，犬先奪門

以犬警淫
狐子趨甚

出；有識之者，則典史之狗也。宰驚定痛生，臥不能起。黃固請入見，視於榻前，言及前事，相對赧然！黃出篋，共啓之，中無所有，唯尺素一幅，大書曰：「我本南山狐，偶來塵世內；驀遇脅肩徒，強入參昂隊；賺爾資百金，勞我心三昧；一污畫屏姬，再戲金閨妹；受者尙無傷，令與眠鴛配；以色悅長官，應得風流穢；居位思邪行，當遭韓盧吠；勸君各洗心，良言莫予懟；長歌歸去來，不復語汝輩。」宰與黃覽訖，皆汗下濕衣。後宰遷官，黃遂以叔妹嫁宰，以結其未結之局；嗣是足不履公門，竟以中壽終，狐之棒喝亦靈矣！

總評「獻笑乞憐，已隣於妾婦之道，又復借妾婦以博歡心，黃之不肖甚矣！狐子可兒，卽以其妾與妹爲贖鼎，苟具人性者，能不愧忤死耶？第狐性皆畏狗，此獨能役之，則又狐之仙，而非陷難之狸可比也。」

註解

好內

貪女色也

肅容

謂莊嚴其容也

韓盧

謂犬也

徐小三

京有歌者，其名曰小三，本徐姓之子，貌韶秀，斌媚動人。其父在日，不使歌。父卒，無以贍母，乃就師學之。甫一緩頰，則纏頭盈座，名噪一時。師惜其音，跬步曾不離，深恐爲浮浪者誘；以故年十五，猶從師宿，非晝不得歸。一日，小三之外氏以病卒，其母力請於師，始聽其往；然猶親與之偕，若懷保者，亦極其慎重之意。外氏居郭外，距城猶十數里。小三至，已旁午，哭奠者久之。外家久不晤，強之信宿，師不許，小三亦不敢留，僅飽晚餐，匆遽而返；及出門，則已夕陽西下矣。其出也，本以車。比及歸途，馬忽償轅，遂不克乘坐，師弟徒步以前，頗蹇緩，天早就暝，懸揣魚鑰已下。其師鑿鑿曰：「門闔矣，將安歸？」小三亦云。無已，思投旅舍，而去關猶迂，乃疾行，未及里許，夜已初鼓。時正下弦，無月色，陰晦異常，遙望表道之樹，恍惚如人形。小三大怖！緊依其師肘下，莫敢遠離。正倉皇亂步，俄見火光閃灼，穿林而來，及近視之，則一人執碗燈，青衣矮帽，絕類優人所扮之耆頭。師弟皆大驚！稔知爲鬼，欲避之。其人警

愛徒太甚
遠致宵行
遇鬼可知
萬事不宜
過火也

見小三，若熟識，直前執之曰：「逋逃兒！亦得相遇耶？亟隨我去見都尉，予爲汝受創深矣！」言次，徑挽之行，疾如風雨。小三懼而啼，其師不及奪，亦不及追，轉瞬間，形聲已渺，有懷異而已！乃其人攜小三行，俄頃至一處，始慰之曰：「若勿怖！此間大好，遠勝于汝家！」小三甫敢展視，則朱垣碧瓦，髣髴王侯。小三素游大家，亦不以爲意，惟震恐逋逃一言，且慮歸受鞭扑，他無所戚。行及門庭，閉閤高大，官吏蟻聚，燈火星羅，錦衣花帽之人，難以僕數；見其人，皆聲喑，亦略不顧瞻，徑引小三入。履限數重，至一堂，庭燎輝煌，仰見匾額；題曰「儀鳳雙棲。」小三固不解爲何所，第見晶簾垂地，畫棟凌雲，文窗玉映，燭欲生輝。有頃，簾中似有人影，俄而樂作，簫管敖曹；堂上屢滿。旋有一宮裝婦人，蹇蹇問曰：「歌者來乎？」其人兩對曰：「來矣。」卽把小三之袂以付之，已而趨出。小三隨婦入簾內。庭中設二筵，一南向，一西向。南向坐一人，珠翠重遮，雲衣半露，如廟中所塑之聖姆。西向亦一人，則金貂朱紫，狀若古之勳

一見相憐
此女與小
三始有宿
緣者

成。左右皆美女，凡十數人，或執樂器，或持酒具，俱肅然無聲。婦人命小三俯伏參謁。側坐者詢曰：「聞汝善歌，汝能唱幾何？」小三股慄，不能答。正坐者遽命賜酒，少壯胆力，其音嬌細，略可辨曰：「粉侯勿相嚇，此子之心，尙搖搖如懸旌也。」已而果有二鬟，披髮垂髻，年約十三四，一捧樽，一承盃，笑而觴之。其一衣杏紅衫，淡綠裙，貌尤姣好。小三睨之，心微動，威嚴之下，賜爵弗敢辭，乃跪而飲之。衣杏紅衫者低語曰：「今係貴主千秋，壽曲弗可少也。」遂趨去，迴眸匿笑，意頗相憐。小三益覺傾慕，酒力微酣，胆氣頓壯，舞蹈向上，抗喉一歌，細如囀鶯，高若鳴鶴，堂上皆撫掌稱妙！曲終三闋，胥壽詞，中坐者益喜！嚶嚶而言曰：「是兒何善解人意？」顧侍者以白金二錠賚之。小三頓首以謝，起請貴人命；因歷數曲名。西向者曰：「可任汝意，我固末之前聞。」小三性狡獪，乃擇其素所擅場，及家筵可諷者，隨意賦之，每一曲輒稱善！時夜已過半，中坐者微有倦容，乃顧側席欠伸曰：「粉侯且自娛樂，予體憊矣。」側坐者

早垂青目
自應一索
卽得

曰：「今固貴主誕辰，特以介眉，餘興未盡，何遽起也？」固強之終席，復歌二曲；因對主曰：「是兒若無所羈，必思歸，盍籌所以留之。」主曰：「君將奈何？」答曰：「觀渠聰慧，當非不知情事者，若以一婢爲羈絲，則鷓鴣之翅尙可縛，况燕雀乎？惟貴主命之！」主笑曰：「是兒大好福！駙馬爲汝執柯矣。」因顧小三曰：「都尉將使人伴汝，汝盍自擇，勿致怨月老不公。」遂命侍者環列，聽其自覓佳耦。衆鬢均喜小三，靦然鵠立。小三謝訖，就衆中諦觀殆遍，獨指一人曰：「竊欲此，未敢以爲請也。」衆視之，則衣杏紅衫者，堂上粲然，主與駙馬亦笑曰：「是兒固留意久矣。」乃命於堂側小室，設牀帳，使定情焉。遂皆起，侍人以絳紗籠燭，導引而去；祇留杏紅衫者伴小三。小三請其名，赧顏答曰：「我貴主貼身宮婢，四喜也。素承恩寵，左右弗離，今以之犒子，賞亦厚矣。」言未已，向者宮裝之婦，又偕二婢，以衾枕來，笑曰：「雖兒亦竟能成對哉？可喜可喜！」鋪設欲返。喜使小三拜之曰：「此宮中劉院君，妾之恩母也。」小三拜

之如壻禮。劉大喜！含笑而去。小三爲喜解衣。喜小語曰：「妾尙幼，固不諳此

。」小三笑曰：「予亦試爲之，誰諳耶？」相攜就枕，潦草成歡，然已海棠紅褪

矣。事已，喜謂小三曰：「君知駙馬爲何許人？」小三曰：「余初至，烏能知之

。」喜曰：「妾亦未得其詳，但聞鞏姓，明末人，闔家死難，今已百年，上帝憐

其忠，命其司薊北一帶之禍福，此其佳城耳。子何爲而至此？」小三乃大驚！涕

泣欲號。喜急止之曰：「勿揚聲，屬垣未必無耳也。妾旣從君，不敢不以實告。

然果以妻視妾，亦不至久留於茲。」小三輟淚問之曰：「汝獨非鬼耶？」喜曰：

「然！但從君出，仍可爲人。」小三詰其故？答曰：「妾家距此半里許，固儼然

人也；因病時疫，不能汗，竟暴卒。父母不忍棄，葬於公主墓側。駙馬查妾死籍

，祿未絕，然亦不可以生矣。因以藥活我，留爲侍婢，妾蓋半生而半死者。」小

三深疑其言。喜曰：「凡鬼皆無血，有亦淡然，君試以釵股刺妾，乃可信。」小

三猶豫未忍。喜徑拔簪自刺，潛然流出，色且赤甚；因信之，商所以僭遁。喜曰

鬼非血肉
之軀刺之
而潛然血
出且赤
甚其爲
刺體可知
矣

：「今尙未可，晚夕，當與君計之。」遂披衣先起，囑曰：「是地陰氣盛，慎毋他出！」乃去。小三遵其教，足不窺戶。有頃，聞人語，勢甚喧；卽有謁者入報曰：「都城隍來祝壽。」內曰：「請迴輿，來朝踵謝。」又報曰：「都土地來介禮。」答曰：「勿敢勞！請卽返署。」以下都邑城隍土神殺神之類，惟聞傳呼註冊而已，都亦不甚記憶。小三益戰戰弗寧！與之食，無敢下咽；與之飲，無敢沾吻；默坐垂涕，形如木雞。日將晡，喜從外來，以二桃與之曰：「此人世物，尙可食。」見其餘淚盈眶，面色慘淡，蹙額曰：「若勿作此態，累人敲扑也。」言訖復出。小三啖其桃，味甚甘美，卽亦不飢。未幾，天又昏暝，堂中早燃巨燭；劉又來引小三入，更至一堂，較客夕所見，尤爲輪奐，而軒敞遜之。主與駙馬，並坐一席，如伉儷；先令小三與喜，駢肩參拜，而後命之歌。駙馬覺小三面容有異，音韻非昨，訝之曰：「婢子得毋洩吾事？」卽又笑曰：「予實自誤，外間人固不可留。」乃與主耳語數四，急以手揮之，弗使歌，且呼喜與小三並跪，語之

曰：「予以忠節成神，非鬼也。汝曹事我，壽將不止於期頤。今既有異志，亦不汝責，盍偕歸。」小三甚喜！而喜有慚色。主命婢取釵釧數事，並黃金一笏，賜之曰：「將去作人家，勿再習賤業，辱吾婢也！」二人俱稽首泣謝！駙馬卽令劉引之去，卽交向之蒼頭，使送出。夫婦甫至府外，宅第頓渺。小三迴顧，則一古墓，巍然道左，始信喜言不謬。因與喜謀，將奚適。喜曰：「此間不可復居，居必致人駭怪，可往附近州郡，擇地安家；然後迎母，此策庶乎萬全。」小三從之。因暗不能行，坐憩樹下，蓋猶藉庇威靈，恃以無恐也。昧旦，始趨村鎮，以主前賜白金，覓車治任，載喜啓行；東去二日程，至薊州，出黃金，置產建屋，頗類素封，始遣价奉迎其母。初其師因失小三，懼其母訟，不敢歸。小三之母，哭泣思兒，又貧病無以自給，日漸狼狽。至是得小三書，始知其在薊立業，安然無恙，師始來復，母遂往。年餘，有人自薊入都，詢以徐小三，則抱子矣。

總評「明末國戚盡節者，惟鞏君永固，一人而已。是蓋其英靈不泯，特借歌

者以傳之，非直學楊越公裴晉公，作此一番豪舉也。獨喜之本末，頗近不經；然而疾疫傳染死者，未必皆無祿之人；如是則塚中之活鬼，又不止一喜已也。可發一噱！」

註解

斌媚

謂以柔態取悅于人也

瞻母

瞻養其母也

信宿

再宿也

粉侯

稱爵馬也

花異

湖商汪仲銖，有花癖，園植名花數百本，皆上選；自春屆秋，爛漫無已時，而濃淡相間，燦若雲錦，主人亦未嘗判以畛畦。一夕，與友宿於裏香亭，蓮漏已三，汪酣睡而友尙反側。忽聞閨聲伊邇，且嬌細絕類閨人，心訝焉！披衣起聽。有人語曰：「長夜無聊，願與君之士戲，君姑憑軾而觀之。」又一人曰：「不腆敝賦，敢犒從者，幸勿退避三舍。」言已大闔。友從窗隙窺，覘月色甚明，見有卒伍二隊；一樹赤幟，旆旌亦無雜色，望之如火。一建素幢，衣甲皆類霜雪，瞻之如茶。然詳觀之，兩軍皆束綠裳，修眉媚臉，色豔肌香；實屬閨中麗質。軍中

美人以兵
衣相見正
是雅事情
乎此友胆
小如膽未
能規其究
竟殊爲遠
德

各築高臺，上居魁帥，披金鎖子細鎧，內襯錦袍，亦分赤白，色尤冠乎一軍，執小號旂，指揮而進退之。其徒皆挺白刃，與月爭輝，喧呼酣鬪，圍故不甚修廣，而儼若古戰場，不覺其隘。友大駭！疑爲鬼狐，連詫奇事！外聞有人聲，隨紛如嬌鳥各散，已而寂然。友呼汪與語，汪以爲妄！友遂寢。晨起，啓戶視之，園中之花，赤白各成一隊，無復燦若雲錦矣，始信友言非罔，相對駭然！友亦不信宿而去。

總評「此友絕俗，全無雅態，若能屏息作壁上觀，當亦不殊於垓下。惜乎小鹿心頭！遂令花營頓撤，安知兩隊麗人，不嘗彼爲噉豬腸兒，敗人清興！」評曰：「花亦能讀左盲，邱明將香豔千秋矣。於此覺康成婢子，解誦毛詩，真非人間僅事。」

註解

吟哇猶界限也

不腆

不豐厚也

修廣

長而廣也

鬼書生

故明成化中，商州民有行二者，忘其姓氏，以負販爲業，晝出夜歸，獨行無伴侶，豺狼鬼魅，舉不關心。一夕，歸倍遲，時正深秋，白楊風起，道旁叢塚，彷彿如有嘯聲，實則林中落葉，與封家十八姨，互相唱和耳。二方徑行不顧，忽聞書韻吟唔，隨風聲而上下，或疾或徐，似斷實聯。訝之曰：「予日夕過此，未見一瓦一椽，此誦聲胡爲乎來哉？」因立而傾聽，音響宛在左近，心知非人，乃大叱曰：「天青星皎，何物死魅？敢在此作聲，驚我行旅，會須以老拳飽之。」語未已，其韻忽輟，須臾，非煙非霧，出自塚中；因伏於草間覘之。見有人如書生，博帶峨冠，約略可辨。旣而聞其言曰：「宵深路僻，不宜猶有行人適聞吠聲，似怯予咕嚕者，當以火燭之。」其音頗類楚咻，遽呼曰：「徐家！可速將一炬來！」旋聞嚶嚶響應，卽有火光自墓內出，幢幢然其色甚青而慘淡，當是鬼磷無疑。無何相近，則一少艾，持碗燈以冉冉而來，又宛然人世物，絕不類幽壑所吹者，心竊異焉！書生語以故，將肆冥搜，忽聞少艾笑曰：「予欲人，斯人至矣，

何反震驚如此？」書生亦笑曰：「卿言良是！草中人，固不異冰上人也。」於是徑趨蓬顛，揖二使出曰：「君既不畏吾輩，何爲匍匐於茲？幸勿懷疑！卽出相見。」二果坦然無懼，起立拱揖。睨其貌，美如冠玉，年僅終童。少艾執燭旁侍，意頗肅恭，而衣飾之淡豔，容色之殊尤，則固目所未覩。二知非俗鬼，因謝曰：「歸途過宴，忽聆清吟，竊疑擲揄我者，不意乃士林君子，讀書以消此長夜，予嚙語唐突，萬勿苛責是幸！」書生又笑曰：「我輩何人？豈能爲祟，君似不免多慮。雖然，有事敬求，亦不虛此一遇。」遂揖二同坐於林下，始自白其由來。蓋書生本襄陽人氏，商牧某公，其父執也。書生以小試不利，心竊憤懣，將赴北京援例，以冀科名，故迂道過此，思飽猪肝，以望雲路。惟因少年行邁，未免裘馬甚都，乃爲奸人所覬覦，至此林中，天已昏暮，方將疾驅赴州治；一時伏甲盡起，讒擁而前，書生與二僕，遂皆畢命路側，某公固未及知也。賊旣瀉囊，大失所望，因慮捕盜者蹤跡，遂潛啓窰窰，納屍城內，方始瓜分而散。」書生言至此

，潛然淚下！少艾忽蹙黛曰：「若勿絮絮，使人如割寸心！」書生因指之，語二曰：「此子卽予之地主，生前亦遭妬婦身死，先葬於茲，余與之邂逅九泉，見其深嫺風雅，又復同病堪憐，甚相愛慕，兩美旣合，兼之同穴，但乏斧柯，抱愧鶻鵲，今得君，可以赤繩對繫矣。」言已，又起長揖，二敬諾！因詢其何以主盟？答曰：「余有控牒一紙，內言某與某願爲姻契，卽署君名，言爲作合，祈君代焚於城隍司，則無媒之嫌可免矣。外有白金二錠，係在腰囊深藏者，洵爲置棺一具。暮夜來此，啓塚出屍，將予殘骸入槨，與若人同厝於斯，予當數世不忘是恩！未識君肯援手否？」二一力任無難色。書生乃出金與牒，再拜而付之，然後與少艾和燭而滅，二亦目眩移時，四野蕭森，慄不可留，遂懷金亟返。至家視其物，粲然白鏹，真金也。乃笑曰：「癡鬼！以此與我，將以望棺槨之美，與倡隨之樂乎？開墮者死，人誰不知，予不任受功，亦不任受過，得此生殖足矣，其他何恤焉。」竟私其金，不爲市槨；又匿其牒，不以焚；蓋當受金時，其貪念已萌。

僧冰人爲
伸冤報仇
之地書生
之智真不
可及惜不
幸爲盜所
害否則變
路直上距
有限量乎

旬日，金將用盡，仍出負販，途遇州役繫之去，茫然不知其由。至案，則積賭某某威在，二曾以鬼金償其債，尋變爲楮，故以妖妄訟之耳。二初不肯承，及證佐昭然，乃不能諱；因述其金所自來。官怒其誕！將笞之。忽首者一人，張目直視，大呼曰：「死襄陽某者，卽此曹某也，公可加刑於二。官聞之，駭然！蓋卽書生所云：「父執者。」初知其將至，心甚喜！日使人迎候於郊；已而寂然，方以爲疑。至是聞其死故，大驚！亟詢其狀。對曰：「詳在牒中，二實執之，我城隍司之急足隸也；不能緬述，請卽退。」言訖，其人頓仆。官視羣小，皆變色，乃佯笑曰：「鬼何爲者？此二以妖術遣之耳。」命將二另錮一室，以犬血厭之，明日當嚴鞠；實則陰使之取牒也。衆果心安。官又語之曰：「事未能白，汝曹亦不可返，盍居此，俟償爾金。」亦命散禁於堂側，而潛以健卒邏守之。夜分，二始以牒至。官視之，非婚牘，而實血狀，歷陳刼殺之慘，不勝勃然！亟升座，令役往械各犯，多在夢中；驅至庭，毒加拷掠，乃盡吐實，無一漏網者。案既定，官乃

好色輕財
兄知之狐
亦知之城
璧之爲人
可知矣

親往起其屍，面色如生，時猶未朽。因二言，盛以葬具，與女柩同厝於一邱。既竣，始判令二歸。臨遣，官笑謂之曰：「善爲執柯，勿再誤人好事也！」庭之上下皆粲然！二乃歸，自是胆力雖猶昔，義利亦稍分明矣。

總評「始見書生緩於復讎，而急於圖婚，未嘗不心焉鄙之！及其假僞金，首真盜，談笑復讎，而佳配之有無，竟不必問；始嘆圖婚一舉，亦假途滅虢之計耳，智豈出荀息下哉？若二以貪敗乃公事，而究爲撮合之山，直是庸人儻倖。」

註解

負販

肩負貨物而販賣也

十八姨

謂風也

囈語

夢中語也

邂逅

不期而遇也

于成璧

于成璧。潘陽人，少時從其兄，商於他省。壯歲，將歸授室。其兄付以千金，囑曰：「於路多花柳，慎勿浪費，速歸故鄉，洞房花燭伊邇矣。」成璧果有心於狹邪，雖諾之，而實若罔聞焉，辭兄徑行。途次已所費無算，將抵薊門，秣駒

鐘市，因內急，獨出大解，一望田禾，鬱葱暢茂。時值夏耘之際，阡陌無隙地，乃就其壟而遺焉。便訖，帶猶未束，俄一物突起於前，狀如小豕而長毫，奔逸而去。成璧以爲異，遂逐之。其物由曲徑而馳，絕不反顧。成璧足力不能及，約半里而止，物亦失其所在。將返故道，忽見二麗人，珊瑚碎步，自微行而來。一衣茜紅裳，綠衫，翠鈿金翹，貌甚妖冶。一則荆釵裙布，雅淡修潔，而容光尤照映左右。竊疑一主一婢，未敢詢也！成璧素性耽此，遂躑躅田畔，不能行。二女且行且語，至成璧逐物處，貧女忽四顧而言曰：「姊昨約桑中人，實在於此，今竟不見，須知渠非尾生之流。」富女微笑不答，徐曰：「若勿饒舌，適從遠處望，一似小不才，鼠竄道左，醜態畢露，想認爲過客所窘，言之殊令人赧然！」貧女大笑！兩搖纖腕止之曰：「不可說！追奔者尙在，聞此益令姊無處置身。」語次，漸近成璧前，皆以橫波流盼，良久始徐徐過之。徑甚偃仄，成璧雖側身避路，而嬌香流溢鼻尖，頷略已多，縱非蕩子，亦情不禁矣。二女又迴眸匿笑，毫不作

怪異若斯
而不加疑
豈所謂常
屬者迷耶

羞澀態，愈令人魂銷。美人既去，成璧猶木立不移，其御候久不至，蹤跡之，見其如呆，不禁竊笑！促之歸，將以啓行。成璧曰：「子身適不快，卽此棲息，明日行，當無不可。」御人以非止宿之時，頗有違言，再四強之而後可；遂近覓村店小住。成璧不飲亦不食。惟子身徘徊於壘畔，冀其復遇，而竟杳無其蹤。日將西下，俄見富女獨來，驚喜曰：「佳人至矣！」忽聞禾稈蔽蔽然，有一男子，烏衣元冠，侏儒短小，自茂密中直前擁女曰：「午以爲期，日之夕矣，得毋怨我負約乎？」女似不悅！以袖揮之曰：「子不我思，豈無他士，誰復念汝薄倖也！」其人笑曰：「子勿大言誇人，目前故無可塞裳者。」女卽指成璧而目之曰：「彼人是哉，狂童之狂也且！」其人聞女言，掉頭一視，卽駭然曰：「咄咄！何偏人若是？」意甚倉皇，遽入禾中，竟不見，成璧亦無所疑。女以翠袂招之，遂舉趾相就，女先行，亦入叢禾；成璧尾之入則別一天地，重樓複閣，畫棟雕簷，非復綠縵爭茂者矣；怪而詢之？女笑曰：「君但得佳處棲身，何必問堂構之所自哉？」

於是展錦榻於綉榻，設鴛枕於翠衾，解衣爲歡，肌柔態媚。成璧雖數過俠邪，曾不若是蕩而逸也。事闌，女詰之曰：「君以何業而過此？妾觀玉貌，非僅牽車服賈者。」成璧因告以歸鄉之故，女曰：「婚有人乎？抑擇而後娶也？」成璧曰：「尙無所聘，歸始謀之。」女又笑曰：「歸卽善謀，不過頭蓬葆，面黧黑者，烏足當君伉儷耶？誠能予我千金，當爲君致一美婦，君囊中能足此數否？」成璧喜甚！亟卽以伊誰？答曰：「卽嚮之女伴也，不幸早寡，孑然無依，里中惡少，又數數竊之，倘得侍奉巾櫛，不第渠免斯飢，卽妾亦無所繫繫已。」成璧心旣失主，遂不較價軒輊，惟默計所攜雖少，然貨去衣裝，不難如數，因徑以首領之，且曰：「予與卿好合方新，乃不爲已謀，而汲引他人，得毋以此相餽乎？」女曰：「不然！妾性蕩，不能困守閨中，恆多外遇。不能爲作君家，君亦安所用之？渠果相從，妾亦得以姻媿往來，依然有此一綫，第不以其新而棄我故，則幸耳！」語已，促之使起曰：「旁觀者不無怒目，君且歸，能爲妾留一日，則好事可諧。」

成璧起而整衣，舉目四望，屋宇一空，不惟衾枕俱爲烏有，卽所立之地，亦祇町畦間，乃大駭！女早不知所往，心知其爲妖異，而少年貪色，不以爲虞。歸途日已暝，瞥見土人，張弓持械，如有所追逐者，迫視之，則一牝狐，毛深黑，顛躓於叢莽間；獵犬羣咋，勢甚危急，心憫焉！乘衆未至，取石投犬，犬少却，狐乃得遁；初不知其卽貧女也。及獵者追及，成璧已去，遙聞衆語曰：「此畜仍來甚馴，屢將獲之，奈何復遁耶？」成璧竊笑，亦不爲意。歸邸，鼾然熟寐。翌日，仍托疾不行。食餘，又往候之，富女果先在，喜曰：「君信人也！鍾情如此，又復直諒不疑，予妹所適得人矣！」因詢以金？遽減二百之數，成璧大悅；約以次日交納，女許之！成璧欲與爲好，女辭曰：「姑留精力，以待來者，勿使人言我狂蕩也！」竟不顧而去。成璧返寓，傾囊祇得大半，蓋已耗去什之三四。不得已而售其貨，皆賤其值以與人；不足，又典衣物。幸地介通衢，受者頗衆，拮据一日夜，數始能敷，然已囊空如洗矣。御人本屨倩來者，早已得值，亦不問其理亂。

成璧以多金難攜，罄身往候。踰俟有頃，富女果偕貧女俱至，其衣飾猶荆布也。及見成璧，玉容微頰，似有內愧者，成璧以爲嬌羞，不之異，富女遂使之交拜，且譏曰：「佳兒佳婦歸家，善事高堂，予羸老矣，不堪任受謗詈也！」三人皆大笑！富女別無所言，吃吃自去，成璧將呼止，令取其金。貧女始出言曰：「郎慮金不生翼也，歸而視之，牀頭之物已盡矣，」成璧猶未能遽信，扶女同歸，女笑曰：「叔兮伯兮，覩予與行，今日之謂也。」及至郵亭，尙未嚮晦，然他人舉莫能見女。成璧徑與入室，啓視囊金，封識如故，其中則空空矣。乃信女言，亦絕不驚異，置酒共女合歡。女善諧謔，每一言，成璧輒笑不能仰。旅中人聞之，咸謂其患癡疾！飲至漏下，成璧微叩其由？女似囁嚅不肯言，惟笑曰：「君召客而不具餐，豈以妾爲不能知味乎？試告君，我輩非鬼子母，卽鳩盤茶。君既畏之，何弗避之？」語竟鼓掌，成璧亦爲之粲然！遂相攜而起，羅襦偷解，畫燭羞吹，樂固可想。侵晨同起，女謂成璧曰：「君囊中諒無餘貲，此去猶近千里，何以

好色至於
城壁至矣
而不喪身
滿產者因
有救孤之
一事耳否
則黃金已
入其筒緒
血亦爲所
耗又安能
復返故鄉
靈園前盟

跋涉長途？且妾亦不任風主之勞，妾不如自
許之乎？」成璧猶以爲戲，佯聽其行。女窺籬而出，遂無影響。成璧不勝張皇，
再往候之，富女亦不復見，懷喪而歸。御人已懸車數日，不能復留，不得已而就
道；資用乏絕，行色頓困，遂不敢再爲豪舉，兼程至家，其母已爲訂某氏女，則
其兄預有家郵故也。其女新自關中來，貌絕美，奩具又豐，主婚者乃女之伯姊，
約已定矣，成璧聞而罵，然以浪擲多金，母與嫂皆不悅，不欲速竣其事；延至歲
終，其兄又有信至，兼寄百金，始爲感禮。比入青廬，新婦之貌，宛然熟識；蓋
卽旅邸遇者，乃大驚！叩之？始自陳曰：「妾姊妹，皆狐也，彼居燕南，妾家隴
右，偶詣渠處遊戲，蒙君垂顧，不覺動心；又恥自獻之羞，借彼先容，幸侍君子
，望勿以異類見拒。」成璧愕然！始悟前此詭異，果狐所爲，向特墮其術中而不
省耳，因詰曰：「旣結同心，何竟潛逃？」答曰：「妾慮以不繻，駭君鄉里。故
不敢與君偕行，今日顯然婚嫁，莫起翠疑，不可永以爲好乎？」又詰曰：「何爲

昔樸而今華？」答曰：「凡狐之供具，皆以術攝取於人間，故豐儉因乎其地。妾曩者修道終南，居甚荒野，前此藉君福力，始能潤色如斯，所餘者猶在篋中，姊固一介不取也。」成璧不以爲然！女遽起，自啓其篋，白金充牣其中，驗之果夙昔之物；乃大悅！女因喟曰：「爲此數百金，遂虛我半載歡好！妾初見君，知爲重色輕財，道路揮霍，歸家必遭憎惡，將來益無以營生；乃與姊合謀，暫出君囊，存於妾筒，今日始得爲君有。」言已，以綸付之曰：「敬以完趙，善自經營，兄嫂豈可長恃哉？」成璧聞而感悟，稱謝不置！亦自述其道途艱窘狀，不勝怨艾！是夕，歡倍曩昔。明晨出見親族，皆驚爲畫圖中人。女善持家，成璧以前金私營市肆，獲利不貲，富幾與兄埒。富女不時來視妹，亦間與成璧敘闊。女後連舉二男，忽辭成璧，欲還隴中，堅留之，靦然曰：「妾等與人居，皆以採納自益，故壽永而道可成。目與君遇，姊之意，初欲以妾爲餌，竊君之英華，兼以釣君之貨賄，非有心。」適值妾厄於韓盧，願言偏示，則不忘，曲成燕婉

以一念之仁，遂得美婦致巨富，兼育二子，而享壽壽以終人願，可好幾乎哉。

；今在此數歲，爾索皆雄，雖可以報
留，萬勿以妾爲念！」言訖，富女至，相借以返，遂不復來。成璧始悟所救之狐
，卽其室中人。由此戒殺，亦不言娶，後竟以希壽終。

總評「狐亦有無鹽，異矣！而此則狐中之徐吾也；乃借穴壁之光，竟成墟金
之婦，以狐之黠，奈何碌碌因人耶？及觀奢儉因地之語，始知富者亦借潤於
人耳，獨貧狐也歟哉？狐其小者也。」

註解

躑躅

行不
進也

侏儒

短小
人也

橐金

謂以囊
盛金也

曩者

猶昔
者也

盤留異草 卷上 于成璧

原
书
缺
页